



天马霜衣

上

武侠小说精选
青苹果电子书系列

天 马 霜 衣

(上)

(台湾) 卧龙生 著

目 录

第 一 回	初入江湖	(1)
第 二 回	神秘女郎	(46)
第 三 回	一探桃花居	(88)
第 四 回	相遇六星塘	(126)
第 五 回	天鹤上人	(165)
第 六 回	百毒仙子	(205)
第 七 回	神判周簪	(244)
第 八 回	天龙八剑	(284)
第 九 回	接掌玄皇教	(326)
第 十 回	相聚群英楼	(364)
第十一回	遇险烈妇冢	(403)
第十二回	正反五行阵	(447)
第十三回	危难见真情	(470)

第一回 初入江湖

江南的三月，正是百花盛开的时节，桃红柳绿，景色醉人。临依长江的江浦县境，有一座占地百亩的桃花林，南下金陵的渡江大道，紧傍桃林而过，每日里旅客往来，接踵擦肩，临过这桃花林时，大都要停马下车，走进桃花居，吃上两杯桃蜜露。

桃花居是一座建筑别致，兼营酒饭生意的大客栈，店东主以酿制桃花露，誉满千里，凡是经过这桃花林的人，无不想进入桃花居休息片刻。桃花居的盛名愈来愈大，反而掩去了原有的地名，数百里内，提起桃花居，无人不知。

这经营桃花居的店东主，不但能酿桃花露，而且深具匠心，他在那桃林深处，分建数十幢精致的楼阁，引水成溪，搭木成桥，竹作栏杆，草茵铺地，小桥流水，草长花香，在桃花盛开季节，姹紫嫣红，令人为之目眩神迷，就是桃花谢落之后，亦是触目百花杂陈，绿茵如毡，繁花似锦，景色如画。

在那数十幢精致的楼阁中，以“怡红阁”、“飞翠楼”、“听蝉台”三大院最为著名，而且三大院各成一座院落，除了一座朱门雀桥之外，四周竹篱高耸，别无可通之路。

除了那“听蝉台”存书万卷，可供宿住的客人们读书自娱之外，那“怡红阁”、“飞翠楼”都是别有一番情调，楼阁中各蓄有歌姬舞娘，供客人饮酒取乐。

这日，中午时分，南下的官道上，突然疾驰来两匹长程健马，

当先一人，是一位年约十二三岁的男孩子，唇红齿白，一身黑装，头上扎了一个冲天小辫，一面纵马奔驰，一面左顾右盼，神态之间，甚是欢愉，不住的启唇微笑。胯下健驹，赤红如火，全身上下，看不到一根杂毛，雄伟壮大，一眼之下，即可辨出，那是一匹罕得一见的千里驹。

紧随红马之后，却是一个二十上下的白衣少年，剑眉星目，面如冠玉，猿臂蜂腰，英俊绝伦，只是脸色严肃不见一点笑容。眉头微微锁起，似是有着重重心事。胯下白马，通体似雪，长耳直竖，虽似经长途跋涉，仍显得精力百倍。

这两人虽然并骑而来，但却有着显然的不同，那孩子笑容可掬，逗人喜爱；但那少年却是个充满着忧郁的人，眉宇间似是笼罩着一层愁云浓雾，给人一种沉重的感觉。

这正是桃花盛开的季节，万亩桃林，一齐盛放，抬头看去，一片花海。

“桃花居”三个红字大招牌，迎风招展。

那黑衣童子突然一勒马缰，健马打了一个转身，绕到那白衣少年的身前，低声说道：“大哥，这地方花香景雅，咱们下来喝杯茶，再走好吗？”

那少年略一沉思，道：“好吧！”

黑衣童子微微一笑，一跃下马，顺手牵着那白衣少年的马缰绳道：“大哥下马吧！”

白衣少年缓缓跳下马鞍，他的动作缓慢异常，和他那忧郁的神色一般，给人一种极为沉重的感觉。

两个白裙束腰的店伙计，急急的迎了出来，欠身说道：“两位大爷，里面请。”伸手去接马缰。

那黑衣童子摇头说道：“不行，我们这马儿欺生，你们牵不住，给你一蹄子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”

两个店伙计抬头打量了两匹健马一阵，只见两马雄伟高大，神骏异常，缩回手去，笑道：“既是如此，那就小爷自己牵着走吧！”

“桃花居”建筑在桃林深处，距官道足足有三四丈远，一条白石铺成的甬道，直通店门，两侧桃花交错，香风扑面。

这是座筑建得十分别致的客栈，沿林修筑，绵延数十丈，曲折回环，自成格局。

那黑衣童子把健马拴在两株高大的桃花树上，举步向前走去。

一个店小二突然闪身过来，拦住了那黑衣童子的去路，说道：“小爷这边走。”欠身把两人让入一条小径上。

两人衣着华贵，丰神俊朗，颇有世家公子的气概，加上那两匹健马和鞍前长剑，看上去气派甚大。

那黑衣童子一瞪圆圆的大眼睛，道：“为什么要我们走这一条小道？”

店小二抱拳笑道：“左侧大厅，人声吵杂，多是贩夫走卒歇脚停息之处，这条小径，乃敝店奉迎贵宾之所。”

那黑衣童子微微一笑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大步向前走去。

但见满地绿茵，一片花海，数丈外，阁楼一角，伸展于桃花丛中。

店小二带两人步入了一座素雅的小室中，果然窗明几净，纤尘不染，后窗外一溪清泉，潺潺流过，数丈外桃花林中，隐隐可见红楼绿瓦。

那白衣少年除了眺顾了一下四周的景物外，两条结满着重重忧郁的眉头，始终未展开过，生似这世间任何事物，都已经无法引起他的兴致，不值他展眉一笑。

店小二欠身笑道：“两位要吃点什么？”

那白衣少年不但眉结忧郁，而且也极少开口说话，凝注窗外，头也未转动一下。

那黑衣童子偏头寻思了一阵，道：“什么好吃就拿什么吧！”

店小二先是一怔，继而笑道：“两位爷，想是远道来此，不知敝居之名，不是小的夸口，敝居的酒菜无一不精美可口，陈年佳酿桃蜜露，更是名传千里……”

那黑衣童子一挥手，道：“别说啦！快去拿来。”

店小二笑应一声，急奔而去。

不大工夫，酒菜俱都奉上。

白衣少年缓缓斟满了一杯，正待就唇而饮，突然又放了下去。

那黑衣童子摇头说道：“大哥，你终日愁眉苦脸，一语不发，憋的人心中好生难受。”

白衣少年目注那黑衣童子，满脸歉然之情，说道：“饭店哪来的读书之声？”

那黑衣童子凝神听去，果然隐隐听到读书声，由那桃花深处传了过来，而且夹带着弦管之音，心中大奇，道：“这人发的什么疯，跑到这酒肆饭馆，朗朗诵书，已然大煞风景，竟然还有了管弦伴读，当真是斯文扫地。”

白衣少年遥望着窗外，说道：“龙弟不可诬人，管弦来自正西，读书声却偏西南，两个声音，两处地方。”

黑衣童子凝神听了片刻，道：“不错，这两边桃林之中，哪来的弦管、读书之声？我去瞧瞧好吗？”

白衣少年道：“不行，你又想惹事了？”

黑衣童子笑道：“这次瞧瞧就来，决不惹事。”

白衣少年虽未同意，但也未再出言阻止。

那黑衣童子，右手一扶桌面，疾如离弦流矢一般，穿窗而出。但见人影在桃花丛中闪了一闪，已然消失不见。

白衣少年望着那消失的背影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唉！顽皮的孩子。”

忽然间，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，垂帘起处，奔进来一个长发散垂，神色惶急的少女。

白衣少年正待喝问，那青衣少女突然双手乱摇，示意他不要喝叫，闪身隐入他身后蹲了下去，伸手扯开他的长衫，掩遮住双足。

他心头虽是纳闷，但他一向不喜说话，当下举起酒杯，缓缓饮下了一杯桃蜜露。

刚刚饮完了一杯酒，垂帘又是一动，一个三旬左右，身着长衫的大汉，慢步走了进来。

此人生的豹头环目，浓眉阔口，形貌甚是威武，来时步履无声，显然身怀着上乘轻功。

只见他环目转动，打量了雅室一眼，一抬屁股，就在黑衣童子的位子上，坐了下来。

白衣少年冷冷地望了那长衫大汉，自行斟了一杯酒，缓缓饮下。

那长衫大汉也不用相让，自行抓住酒壶，倒了一满杯酒，

一仰脖子，咕嘟一声，杯底朝天。

两人四目相互望了一眼，仍然是不言不语，似是两人都担心说一句话，会破坏了这紧张神秘的气氛。

一阵清风吹来，送来了幽幽的花香，也使那弦管声音清楚了甚多。

那长衫大汉，突然一把取过酒壶，手不停挥，杯不离嘴，一口气把一壶桃蜜露，喝个点滴不存。

那白衣少年皱了皱眉头，仍是不肯说话。

那长衫大汉放下酒壶，笑道：“桃蜜露名不虚传，果是好酒。”

白衣少年举起筷子，夹起来一簇菜，放入口中，转脸朝窗外望去。

那大汉哈哈一笑，端起菜盘，狼吞虎咽的一阵好吃，几盘下酒之菜，眨眼又被他吃个精光。

白衣少年就坐位抱拳一揖，伸手送客。

那长衫大汉干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怎么？你可是撵我走吗？”

那白衣少年点点头，仍是不肯说话。

长衫大汉笑道：“想要我走不难，得先让我吃个酒足饭饱之后，再走不迟。”言下之意，无疑是不让他吃个酒足饭饱不肯离开。

白衣少年似是已无法再用手势表达心中之意，缓缓说道：“在下有位兄弟，脾气甚坏，他如回转了来，只怕你想走也走不成了。”

长衫大汉道：“有这等事，那在下非得等他回来之后，见识见识再走。”

白衣少年忽然圆睁双目，打量那长衫大汉一阵，道：“你如

不肯早走，等一会吃了苦头，可是不能怨我。”

长衫大汉突然低下头去，说道：“私窝人犯，诱拐少女，你难道不怕王法吗？”

白衣少年听得微微一怔，不自禁地低头向下望去。

那大汉哈哈一笑，探手一把抓了过来。

他身高手长，虽然隔了一张桌子，仍然一把抓住了藏在那白衣少年身后的青衣少女。

那白衣少年正待伸手拦阻，忽听那青衣女子尖声叫道：“哥哥呀……”

那长衫大汉笑道：“刁蛮的丫头，快些回去吧！”拱手对白衣少年一笑，道：“我们兄妹打扰相公雅兴，在下这厢谢罪了。”

白衣少年一面颌首还礼，心中暗暗忖道：“原来他们是兄妹二人，看来用不着我这局外人多管闲事了。”

忖思之间，那大汉已和青衣少女急急而去。

那白衣少年望着狼藉的杯盘，心中忽然一动，探手向腰中摸出，随手抓出一纸白笺，展开一看，只见上面写道：

“愚兄妹为君等身怀千年参丸，跋涉长途，追踪千里，幸得不负此行，谨留香帕一条，以酬君赐。江湖上风险重重，望君珍重。”

下面并未署名，画了一只大眼苍鹰和一只展翼飞蝶。

白衣少年似是被白笺上的字迹，惊得魂魄尽散，呆在座椅上，茫然无措，半晌工夫，才伸手向腰间摸去，果然，那藏参丸的白玉瓶，已然不见，应手掏出来一方素帕。

这是一条雪白的绢帕，右下角处，精工绣了一只绿色的蝴蝶，双翼伸展，栩栩如生，眉目触鬣，清晰可见，绣工的精巧，

极是罕见。

一阵幽幽的甜香，由那素帕中散放出来。

白衣少年望着那素帕绿蝶，白笺留字，默然出神，艳红的脸色，逐渐变成了铁青、惨白。

显然，他内心中有着无比的激动和深仇的痛苦，白笺上的字字句句，都化成支支利剑，插入了他的心胸。

只见他星目中暴射出逼人的神光，眼角间缓缓裂开，鲜血汨汨，流过双腮，滴在他雪白的衣服上。

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，那黑衣童子笑嘻嘻地穿窗而入，一见那白衣少年满腮鲜血，心中大为吃惊，大叫一声，直扑过去。

这一声大喝，惊动店家，一个店小二，急急跑了进来，惶恐问道：“客爷，有事吗……”一眼看到那白衣少年的形态，急急接道：“这位爷中了邪，别动他，小的去请郎中！”转头急奔而去。

那黑衣童子心中烦急，怒声喝道：“哼！我大哥要是有了个什么三长两短，我不拆了你们这桃花居，就不算人。”口中喝骂，双手却暗运功力，在那白衣少年身上几处要穴上推拿。

只听那白衣少年长长吁了一口气，眼珠儿转了几转，说道：“完啦，完啦……”

黑衣童子看他醒了过来，放下了心中一块石头，急急说道：“大哥，什么事？”

白衣少年神智渐复，缓缓收去了桌上素帕和白笺，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龙弟，今天初几了。”

那黑衣童子偏头想了片刻，道：“初七了。”

白衣少年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兼程急赶，一日间可到钟山，咱们还有三天时间！”

那黑衣童子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在说的什么？我一点也听不懂呢？”

白衣少年举起衣袖，拭去脸上血迹，低声说道：“咱们千年参丸被人偷去了。”

黑衣童子大吃了一惊，道：“被偷啦！”

白衣少年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被人偷去了。”

黑衣童子道：“那要怎么办呢？”

白衣少年凝目沉思了片刻，道：“我们只有三天时光，天涯海角，哪里追寻贼人……”目光凝注在手中的素帕之上，心中忽然一动，道：“龙弟，小兄倒是想起了一方法，虽然未必定可收效，但事到紧急之处，只有姑妄一试了。”

黑衣童子急道：“什么法子，快些说吧！”

白衣少年道：“千年参丸，关系着师伯的生死，如若找它不回，小兄万死不足以赎其罪。”

黑衣童子忽然流下泪来说道：“大哥要是死了，我也不愿活在人世。”

白衣少年长叹一声，附在黑衣童子耳边，低言数语，突然大喝一声，向后一仰，连人带椅子翻了过去。

那黑衣童子尖声叫道：“大哥啊，大哥啊……”放声大哭起来。

这时，店伙计已带了大夫，急急赶到，听得那黑衣童子哭叫之声，急冲而入，问道：“小爷，你先别哭，大夫来了……”

黑衣童子双手掩面，哭着说道：“你们这桃花居的酒菜之中有毒，活活把大哥毒死，大哥啊！你死的好苦呀！”哭着说着，怒火大起，飞起一脚，踢在桌子上，一张方桌，应腿而起，只听一

阵哗哗啦啦之声，杯盘横飞，桌子穿窗飞出，撞在桃花树上，千朵桃花，纷纷滚落下来。

那店小二怔了一怔，暗道：“这小娃儿好大的腿劲，这一脚要是被他踢上，怕不要摔到三四丈外。”一面打躬作揖，口中连连说道：“小爷，你先别闹，救人要紧，先让大夫瞧瞧，看令兄害的什么病，你有话再说。”

黑衣童子缓缓放下了蒙面双手，道：“我不管他害的什么病，反正人是死到了你们桃花居，这笔帐非得和你们桃花居算不可！我于小龙年纪虽是不大，但可不是什么好惹的人。”

店小二道：“于爷，你先闪闪路，让大夫瞧瞧令兄的病势再说。”

于小龙缓缓向后退了两步，道：“我大哥已经绝了气啦！”

店小二一侧，道：“王大夫，你过去瞧瞧。”

王大夫推一下鼻梁上架的老花眼镜，蹲下身子，抓过那白衣少年的右手，伸出三个手指头，按在腕脉上，一面摇头，一面说道：“不行啦！手脚已冷，脉息已停，唉，你们准备后事吧！”站了起来，转身而去。

店小二愣了一愣，道：“这么快！”

于小龙突然伸手一挥，抓住了那店小二的右腕，道：“你们桃花店……”

只听那店小二高声叫道：“哎哟，于爷，你轻一点，我的腕骨要被你捏碎了。”

于小龙冷冷说道：“你先替我大哥偿命，我再找你们店东算帐，然后一把火，烧得桃花居寸草不留。”

店小二惶恐急道：“小大爷，有话好商量，哎哟，你慢一点，

我这左臂要残废了。”

于小龙看他疼得满脸大汗，直向下淌，一松手，道：“快去，叫你们店东主来，我大哥死在你们桃花居中，岂能就这般罢休不成。”

那店小二吃足了苦头，哪里还取出言顶撞，连连抱拳作揖，道：“小爷请在这里等候片刻，小的立时去请店东主来，他老人家来了之后，定然会有个交代。”也不等于小龙答话，转身急急奔了出去。

于小龙望着那店小二仓皇而去的背影，忍不住微微一笑，蹲下身子，低声说道：“怎么样……”

白衣少年突然睁开了紧闭的双目，说道：“龙弟，此事何等重要，你竟视作儿戏，毫无忧苦悲凄之色。”闭上双目，不再理他。

片刻之后，店小二带着一个年约六旬左右的老人急急行来。那老人高颧尖腮一望即知是个老谋深算的人。

于小龙冷冷地望了那老人一眼，道：“你就是这桃花居的店东吗？”

那老人缓缓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！”

于小龙道：“我大哥在你们这桃花居中，岂能白白死了不成？”

那老人摇头叹道：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令兄死于此地，在下亦为心作伤，但死亡之因为何？还很难说，于相公咬定是食本店酒菜，中毒而死，对我们信誉，影响甚大……”

于小龙人虽聪明，但他终是年纪幼小，如何能和这些老于世故之人斗口，当下听得火冒三丈，怒声喝道：“不管我大哥怎么

死的，反正死在你们桃花居，你不认帐，我就先拿你来偿命，然后一把火烧光你们桃花居。”

那老人呵呵一笑，手捋长须，说道：“小相公相貌不凡，想是大有来历之人，老朽经营这桃花居将本求利，一不欺压商旅，二不作奸犯科，小相公这几句话，岂能吓唬倒老朽不成……”

于小龙听人家说的入情入理，一时间瞠目结舌，不知如何开口。

那老人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一时难，小相公如有什么为难之处，老朽倒是极愿尽力帮忙。”

于小龙年纪幼小，生来未遇过此等之事，虽已早得那白衣少年相嘱，但一时之间，仍有茫然无措之感，心中默想着如何开口，说出那白衣少年相嘱的几件事情。

只见那老人摇头笑道：“老朽经营此业，近四十年，上至王侯达官，下至贩夫走卒，江洋大盗，都在我们桃花居中住过……”他突然放低了声音，道：“两位华衣骏马，带刀佩剑，自非一般商旅，令兄之死，可能牵扯在江湖恩怨，小相公年纪虽小，胆识武功，俱都过人一等，还望三思老朽之言。”

于小龙暗暗忖道：“这人老奸巨猾，口若悬河，幸好他还未看出师兄装死之情。”当下故作悲戚，掩面说道：“我大哥死亡之仇，不用老丈插手，但有一事相求，还望见允！”

那老人道：“小相公请说！”

于小龙道：“不瞒老丈，我们武林中人剑下渡命，刀下讨生，生死原不算得大事，但我大哥死因离奇，既非暗器所伤，亦非兵刃击中，必得等我们总瓢把子到来之后亡，方可查出死因，眼下想借老丈一所僻静的房屋，暂停尸体，等候我们总瓢把子到来，

查明死因，再行安葬。”

这几句说，果然发生了奇大的效力，只见那老人连连点头应道：“小相公只管放心，一切都有老朽办理。”一面吩咐随在身侧的店伙计，招呼人手，抬那白衣少年的尸体，一面拱手对于小龙赔笑，道：“令兄的丧事，概由老朽料理，但有一事相求于小相公。”

于小龙看他立时改颜相向，心中暗自奇怪，但他表面之上，却装出一副毫无所知的神态，道：“老丈有什么话？尽管请说。”

那老人道：“贵总瓢把子到来之后，还望小相公通知老朽一声，也好容老朽设宴接风，以尽地主之谊。”数十年的见闻阅历，使他深知江湖上仇杀报复的残酷可怖，任何人卷入这漩涡之中，都将为之家破人亡。

于小龙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这个，还得在下先行禀报过总瓢把子之后，才能作得主意。”

那老人手拂长髯，点头接道：“全凭小相公美言了。”

说话之间，那店小二已然带了人手赶到，抬起那白衣少年的尸体，穿林而行，到了一处幽静的瓦舍之中。

这是一座孤立的房屋，朱门绿瓦，打扫得十分干净，室中早已布设了素幔，一具红漆棺木，端放在正中厅上，香烛高燃，素花陈列，气氛极是肃穆。

那老人指命店小二，把那白衣少年的尸体放入了棺木之中，拱手对于小龙说道：“小相公请看看还需要什么，不用客气，只管吩咐就是。”

于小龙凝目寻思了片刻，道：“白绢一丈，笔墨各一，长竿一支，必要高出桃林一丈，素纱幔遮的宫灯一盏。”

那老者连连点头，道：“好办，好办。”拱手一礼，接道：“老朽先行告退……”匆匆转身而去。

片刻之后，一个满身素衣，头裹白纱的店伙计，急急奔来，手中捧着白绢笔墨，肩负长竿而来。

于小龙摊开白绢，挥毫写道：“我兄林寒青灵堂。”七个大字，燃起纱灯，挂上白绢，竖起长竿。

远远望去，一片花海中，突出一根旗竿，白绢迎风招展，异常醒目。

于小龙回顾素衣人一眼，说道：“请上复你家主人，此地有我一人守灵已足，不敢有劳相伴。”

那素衣人抱拳说道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，小的这就告退。”

于小龙道：“转告贵东主，早些把我等兵刃送来。”

不大工夫，那素衣人手中捧着两柄长剑，一支铁笔，急急而来。

于小龙接过兵刃，说道：“未得在下招唤之前，任何人不得近此一步。”

那人连连答应，抱拳而去。

于小龙回顾无人，跑近棺木，低声说道：“大哥，我装得还像吗？”

林寒青低声说道：“贼人狡猾，龙弟不可大意，快退过去。”

于小龙退后两步，突然又趋近棺木，道：“大哥我倒想起了一件可疑之事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什么可疑之事？”

于上龙道：“就是听蝉台上住的那两个读书之人，两人个个精华内敛，分明是身怀上乘内功之人，小弟步上听蝉台时，两人

连望都未望我一眼……”

林寒青接道：“两人多大年纪了，是男是女？”

于小龙道：“一个四旬上下，一个二十三四，两人都是男人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不对，那偷咱参丸之人，乃一男一女。”微微一顿接道：“快退过去，别要被人瞧见，露出马脚来，岂不白忙一场。”

于小龙耸耸肩膀，随手取出一柄长剑，放入棺木之中，缓步走到灵前，燃上一些锡箔，倚棺而坐。

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，天色逐渐昏暗下来，夜暗灯明，那点燃的白纱灯，光亮渐现强烈，灯光照着那飘飞的白绢，字迹清晰可见。

忽然间，传过来一声重重的咳嗽之声，紧接步履声起自室外。

一个蓝衫福履，手握折扇的英俊少年，缓缓走了进来。

于小龙一眼之下，立即认出来人正那“听蝉台”上两个读书人之一。

蓝衣少年犀利的目光，缓缓扫掠了一周，冷漠地问道：“那棺木之中，睡的什么人？”

于小龙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你这人说话好没道理，难到你睡觉，也是在棺木中吗？”

蓝衣少年冷然一晒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那棺木之中，躺的是死人了？”

于小龙道：“自然是死人了，活的还会躺在棺木中吗？”

蓝衣少年道：“既是人已死去，何以棺木不加盖？”

于小龙怒道：“谁要你来管闲事了，快些给我走开去。”

那蓝衣少年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小兄弟好坏的脾气。”举步直对那棺木走了过去。

于小龙右臂一横，拦住了去路，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蓝衣少年道：“婚丧大事，素来不忌客人。”身形一侧，灵巧异常地冲了过去。

于小龙右手疾伸而出，一把向那蓝衣少年肩头抓去。

那蓝衣少年头也未回，但背后却似生了眼睛一般，肩头微晃，突然飘身而起，跃落到棺材旁侧。

于小龙一抓未着，对方已然跃落到棺材旁侧，不禁吃了一惊，纵身一跃，直飞过去。

那蓝衣少年动作看似缓慢，其实快极，只见他举步一跨，人已绕过棺木，探头向棺木中瞧了一眼，道：“果然是个死人。”

于小龙冷冷说：“自然是死人了，还会骗你不成。”

蓝衣少年打量了于小龙两眼，说道：“人既死了，你最好还是合上棺盖，免得使人瞧了，疑心是活人装死。”

于小龙虽然聪慧绝伦，但他究是年纪幼小，一时之间，想不透那蓝衣人言中之意，心中暗暗忖道：这话倒是不错，我如不盖棺盖，自是要引起别人的疑心了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那蓝衣少年步履潇洒的向外走去，一面摇着折扇，口中低声哦吟而行，声音低微，听不清他说的什么。

于小龙目注那人背影消失不见，心中仍不放心，追出室外，四面张望了一阵，确定了那蓝衣少年已走去，急急奔到棺木之旁，低声问道：“大哥，可要盖上棺盖吗？”

林寒青缓缓睁开了双目，道：“我忘记告诉你了，早该合上棺盖才对。”

他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刚才那人的武功很好，说不定和窃取我们参丸的少女、大汉是一伙之人，你要留心他了。”

于小龙想了一想，忽然叹道：“不错，我两次都未能抓得住他，看来他的武功，定然已强过我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合上棺盖之后，不用打开瞧了，再有人来，也不用装着紧张之情，启人疑窦。”

于小龙知他内功精深，强过自己甚多，当下缓缓推上棺盖，一面说道：“我如有紧要之事告诉你，当该如何呢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你只要提高一点说话的声音，我就知道了。”

于小龙道：“如果那窃取咱们参丸之人来了呢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你装出毫不知情的模样，守住厅门，其他之事，都由我来处理，哎！只怕他们不来就糟了。”

于小龙合上棺盖，盘膝坐在一侧，运气调息。

他有了那蓝衣少年一次打扰的经验之后，变得异常小心起来，随时取过长剑放在身边。

太阳沉下了西山，天色逐渐地黑了下来，室中景物也逐渐模糊不清。

突然间，响起了一阵步履之声，传了进来。

于小龙伸手抓起长剑，一跃而起。

凝目望去，店东主长袍马褂，带着一个四旬左右，衣着华丽的少妇，缓步走来。

在两人身后，跟随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，绿衫绿裙，全身如翠。

一个店伙计，手中捧着素花白烛，当先带路。

于小龙一闪身，让开了路，抱拳说道：“有劳老丈。”

那店东主抱拳说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，不论令兄的死因为何，但在我们桃花居中，老朽不无抱咎，特和老妻、小女奠拜一下令兄的英灵，以赎咎愧。”

于小龙目光微转，打量那绿衣姑娘一眼，只见她柳眉星目，肤白胜雪，容色十分姣好，粉颈低垂，隐隐含羞。

那店东主先对停棺一个长揖，低声对随行的店伙计道：“燃起白烛，摆上素花。”

那伙计应了一声，摆好素花，燃上白烛，恭恭敬敬对那棺木叩一个头，退了出去。

于小龙静站一侧，冷眼旁观，只见那店东主和中年妇人齐齐对棺木拜了下去。但那绿衣少女，却不肯下拜，站在两人身后，只不过微一欠身。

那店东主拜过站起，回头对于小龙道：“贵总瓢把子到来之后，还望小兄弟据实相告，令兄身罹横祸之情，代为美言一二。”

于小龙道：“老丈放心。”

那店东主道：“于相公还有什么吩咐，老朽立时命人赶办。”

于小龙道：“多谢老丈关顾，不敢再相叨扰。”

店东主道：“老朽先行告退。”

又抱拳一揖，和那华衣妇人、绿衣少女辞别而去。

于小龙侧头寻思了片刻，突然叫道：“老丈止步。”大步追出室外。

店东主停下脚步，回头说道：“于相公有何吩咐？”

于小龙道：“我们总瓢把子，行踪有如雾中神龙，令人难测，说不定他在今夜之中就会赶来此地，夜晚之中，什么动静，老丈不用惊慌……”

语音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最好在这灵枢周围五丈之内，不许闲人涉足。”

店江主点头应道：“老朽吩咐他们，桃花居提前关店。”转身缓步而去。

于小龙望着几人的背影，逐渐消失于林木之中，才缓缓走回室中，白烛高烧，照耀着索帋纸花，不禁哑然一笑。

月朗星似稀，天暗灯愈明，那一对高烧的素烛，光影耀照室门外面，门外四五尺内，景物清晰可见。

更鼓传来，已然是二更时分。

于小龙缓缓伸了一个懒腰，倚在棺木旁侧，闭上双目。

他究是孩子心性，又明知师兄是在装死，心中毫无悲苦之感，久坐无事，睡意渐生。

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光，忽听得一阵簌簌的轻声，传入了耳际。

启目望去，只见一个全身青色劲装，背上分插双剑的美艳少女，垂手站在素烛前面，星目半长，脸色肃然。

于小龙精神一振，睡意全消，伸手摸摸旁侧的宝剑。

目光转处，只见一条高大的人影，倒射在室门外面。

仔细看去，原来那靠门之处，还站着一个三旬左右，背插单刀的大汉。

只听那大汉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月姑娘，那娃儿醒了。”

青衣女似是根本未把于小龙放在眼中，头也未回地答道：“我知道啦！”

只见她举起双手，合掌当胸，口中喃喃低语了一阵，伸出纤手，取过棺前木案上冥纸，就烛火燃了起来，叹息一声，道：

“林相公阴灵有知，请恕我盗取参丸之过……”

于小龙心头一喜，暗道：“原来真的是她。”左手一拍棺木，右手抓起长剑，一跃而起。

只听那棺木内呼然一声，木盖突然飞起，林寒青疾翻而出。两人动作虽快，但那青衣少女的动作，亦是快速绝伦，一觉中计，立即倒跃而退。

于小龙刚刚站起，林寒青翻出棺木，那青衣少女已到了门口。

室外桃树纵横，夜色沉沉，如若被她逃出室外，再想追查，实非易事。

林寒青心头大急，低喝一声：“站住！”双脚微一点地，人若凌波海燕一般，疾向前面冲去。

青衣女动作奇快，双肩一晃，已到室外。

只听一声轻笑，道：“林兄不用着急，她跑不了。”呼的一股劲道，迫逼过来。

这一击来的大是突然，那青衣少女人已离地而起，准备跃入桃林之中，但对方攻来的潜力暗劲，极是强猛，迫得她不得不伸手硬接一击。

双掌相触，响起了一声轻震，那青衣女跃起的身子，又被震落实地。

就这一缓工夫，林寒青和于小龙已双双追出了石室。

那黑衣大汉，已然拔出身后的单刀，准备出手。

青衣女目光环扫了四周一眼，冷冷对林寒青，道：“男子汉，大丈夫，装死欺人，也不觉着惭愧？”

林寒青一皱眉头，欲言又止。

他最是不爱说话，能不说话，就尽量忍了下去。

于小龙怒道：“好啊！你偷了我们的东西，还要骂我大哥，哼！好不要脸的丫头！”

青衣女不去理会于小龙，却翻腕拔出了一支宝剑，随手挥起了一道寒芒，冷冷对林寒青道：“你已在这桃林内，埋伏下了人手，倒算定我非来不可了？”

那执刀大汉突然接口说道：“月姑娘，要是早听在下之言，也不会中他们的诡计了。”

林寒青双目炯炯，不停在那青衣女和黑衣大汉的脸上打转，已识辨出正是偷窃自己参丸之人，当下说道：“此地就只有我们师兄弟两个人……”

只听一声轻笑，接道：“局外人想看热闹，发掌拦阻，倒叫姑娘见笑了。”

一角暗影处，缓步走出一个身着长衫，手摇折扇的英俊少年，神态潇洒地慢步而来。

林寒青目光一转，打量了来人一眼，却是素不相识。

青衣女冷哼一声，道：“既是局外人，管什么闲事？”

于小龙却已认出来人正是白天来过，听蝉台上两位读书客之一。

长衫人摇了摇手中折扇，道：“在下生来别无所嗜，就是爱管闲事。”

青衣女道：“可是觉着太长命了。”

林寒青突然接口说道：“事由在下身上起，用不着找别人麻烦。”

青衣女缓缓转过脸来，说道：“原来你也会说话，我还道是

个哑巴呢？”

林寒青缓缓伸出手去，道：“还我吧，在下不愿和人动手。”

青衣女冷然一笑，道：“还你什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人参丸，此丸对在下重要无比。”

青衣女冷冷说道：“那人参丸，对我而言，也重要得很，如非重要之物，我也不会偷你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我要救一位长辈的性命。”

青衣女道：“我要救我家姑娘的性命。”

林寒青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姑娘话虽说的不错，但那人参丸乃在下所有。”

青衣女道：“现在在我身上，自然是我的了。”

言词之间，一派强词夺理。

林寒青剑眉轩动，愠道：“姑娘究竟还是不还？”

青衣女玉腕一扬，还剑入鞘，左手平横前胸，冷冷说道：“你赤手空拳，我用兵刃，胜之不武，我也空手陪你……”

林寒青脸上神情屡变，刹那间，连换了数种不同的表情，最后却缓缓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在下不愿和妇道人家动手，只要还了我的参丸，偷窃之事，在下也不愿追究了。”

那青衣女星目一瞪，怒道：“你这人好大的口气。”素腕疾挥，一掌推了过来。

林寒青身躯一侧，灵巧异常地闪避开去，却是不肯还手。

青衣少女一击不中，更加恼怒，双掌连环劈击出手，倏忽之间，连续劈出了七掌。

但见林寒青双肩晃动，穿行在掌影之中，足不离一尺方圆之地，竟然把七掌全都避开。

于小龙目睹林寒青始终不肯还手，忍不住大声叫道：“大哥，你不出手把她制服，要是被她逃了开去，那参丸就永远讨不回来了。”

林寒青心情大为震动，右手突然斜里击出。

他不动则已，这还手一击，却是迅快绝伦，凌厉无俦，那青衣少女只觉右腕一麻，全身的劲力忽然失去。

一侧观战的长衫少年，突然咦了一声，手中摇动的折扇，突然停了下来，显然，他已被林寒青出手一击的手法，大感震动。

林寒青飘然而退，低声说道：“龙弟，快去搜她。”

忽然一声虎吼，那黑衣大汉挥刀生风，横斩过来。

于小龙长剑一伸“吞云吐月”，当的一声，封开了那黑衣大汉刀势，飞起一脚，踢了过去。他年纪虽小，但出手的迅快、诡辣，却是甚为罕见，一脚踢出，长剑也同时出手“分花拂柳”，摇摆之间，颤起一片剑花，迫得那黑衣大汉，疾向后面跃退了五尺。

林寒青疾跨一步，低声叱道：“龙弟不要伤人，快去搜寻参丸。”

于小龙嘻嘻一笑，翻身一跃，落到了那青衣少女身侧，说道：“参丸放在哪里？”

青衣少女脉穴虽被林寒青指力点伤，但她的倨傲之态，却是毫无改变，冷冷说道：“参丸吗？早已在百里之外了……”

于小龙怒道：“究竟放在哪里，快说出来。”

青衣少女冷漠地望了于小龙一眼，默然不语。

于小龙道：“好啊！你要自找苦吃……”右手一扬，长剑还入鞘中，左手抓起那青衣少女的右腕，右手托在她肘间关节之上，接道：“你可想试尝一下，分筋错骨的滋味吗？”

这时，那手持单刀的黑衣大汉，陡的一个虎扑，冲了上来。林寒青横里一跃，拦住那大汉去路，低沉地喝道：“龙弟，不许胡来，快搜她衣袋，只要找出参丸，我们立刻就走……”左臂忽然一伸，回臂拍出一掌。

只听那黑衣大汉一声大叫，手中单刀应声而落。

林寒青身躯疾转，一指点中了那大汉“肩井”大穴。

出掌击刀，反手点穴，快得几乎是同一时间出手。

于小龙年纪幼小，甚少顾忌，果然伸手在那青衣少女身上搜了起来。

林寒青脸色紧张地望着于小龙，希望他早些搜出参丸。

那长衫少年又复潇洒的神态，手挥折扇，冷眼旁观。

倔强的青衣少女，突然沉默下来，低垂粉颈，微闭双目，放任于小龙在身上搜查，始终不发一语。

于小龙搜完那青衣少女全身上下，不见参丸何处，不禁心头火起，怒道：“你把参丸藏到哪里去了？”

青衣少女缓缓睁开星目，眼神中暴射出忿怒的火焰，投注林寒青的脸上，道：“早已告诉你们，那参丸早已交由别人送走，你们不用白费心了，我们技不如人，死而无憾……”

那黑衣大汉插口接道：“江湖之上，险诈重重，月姑娘如是肯听在下之言，此刻咱们已然在百里之外了，唉，你却偏偏大发善心，以盗人药物，逼人自绝为憾，坚持要来灵前凭吊一番，落得这等下场……”

那青衣少女怒声叱道：“谁要你来了，哼！贪生怕死。”

林寒青缓缓说道：“龙弟，你搜查清楚了吗？”

于小龙道：“到处都搜到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解开她的穴道，放她去吧！”

于小龙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什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放开她，让她走吧！”

于小龙这次听的字字入耳，虽然心中存疑不解，却不敢不听师兄之命，推活那青衣少女穴道，缓缓退到一侧。

林寒青走到那黑衣大汉身侧，伏身捡起单刀，还入那大汉身后刀鞘之中，一掌拍活那大汉穴道，一拱手，道：“两位请上路了，恕我不送。”缓缓转过身子，步入室中。

那青衣少女、黑衣大汉，茫然地望着林寒青的背影，心中不知是惊？是喜？

只见林寒青白衣上，波纹荡漾，似是他全身都在剧烈的颤抖着，慢慢隐入了灵帋不见。

那黑衣大汉缓步走到那青衣少女身旁，低声说道：“月姑娘，咱们该走了。”那青衣少女缓缓转过身子，慢步百行，逐渐消失于桃花林中。

那黑衣大汉举手抱拳，遥遥对那灵帋一礼，道：“公子相释之情，在下没齿难忘，他日有缘，定当一报今日之恩。”

于小龙长叹一声，道：“你快些走吧！别让我看的起了怒火，拼受师兄一顿责骂，也得把你杀了。”

那黑衣大汉知他所言非虚，不再答话，转身疾奔而去。

于小龙目睹两人去远，转身向室中走去。

忽听一个低沉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小兄弟。”

于小龙停下脚步，回头望去，只见那长衫少年，手举折扇，面带微笑，望着他微微颌首。不禁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叫我干什么？”

他心头懊恼，说话甚是难听。

那长衫少年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小兄弟年龄不大，火气倒是不小。”

于小龙道：“怎么样？我心头烦得很，最好别招惹我。”

那长衫少年似是有意要找麻烦，竟然举步走了过来。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烦请小兄弟通禀令师兄一声，就说黄山世家李文扬，有事请教。”

于小龙道：“你这人是怎么搞的，你一直站在旁侧看着师兄为失去参丸所苦，心情烦恼，偏要来这里罗嗦什么？”

李文扬折扇轻挥，朗朗一笑，道：“在下出道以来，会过了不少高人，但那些德高望重的武林名宿，也不敢对在下这等无礼。”

只听林寒青那充满着忧郁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李兄不要见怪，在下这位师弟，一向放纵惯了，失礼之处，还望看在在下份上，大度包涵。”说着从灵帋后走了出来。

李文扬拱手笑道：“林兄这灵帋、素幡也该撤除了，此物标新立异，恐将招致武林中人物的好奇之心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多谢李兄指教……”语音微微一顿，目注于小龙道：“龙弟撤下素幡，收了灵帋，咱们也要早点赶路了。”

于小龙应了一声，自去收拾。

李文扬轻轻挥摇了一下折扇，道：“林兄……”

林寒青缓缓转过头来，道：“李兄有何见教？”

李文扬突然行近了两步，低声说道：“兄弟有一件事，想借重林兄大力，助我一臂，唉！兄弟在这听蝉台上，一住近月，就是为着此事……”

林寒青摇头接道：“在下还有要事，必须得早日赶往金陵。”

李文扬脸色微微一变，道：“既是林兄无意相助，在下自是不便相强，打扰了。”转身缓步而去。

林寒青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李兄留步。”

李文扬停下脚步说道：“林兄还有话说？”

林寒青缓缓走了过来，道：“常听家母谈起黄山世家，武林中侠声第一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黄山世家，誉满天下，不知要兄弟如何相助？”

李文扬沉吟了一阵，低声说道：“这一片桃花林中，表面只不过是一座迎来送往的客栈，其实卧虎藏龙，包藏祸心。一件震惊武林人心的阴谋，正在这繁花似锦的桃花林中进行。”

林寒青轩动了一下剑眉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林兄初履此地，不知这桃花居中之秘，怡红阁、飞翠楼，极尽声色之娱，可是有谁知道那娇躯纤纤，容色如花的歌姬舞娘，竟然是一个个身怀绝技，多少武林高手，都无声无息地毁在轻歌曼舞之下！”

林寒青双目中暴射出炯炯的神光，显然，他已为李文扬言词所动。

李文扬突然停了下来，小心异常地凝神静听了片刻，接道：“听蝉台藏书万卷，供人遣读，有谁知他们却是要借那万卷藏书，招引奇人，别展阴谋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李兄此言可有凭据吗？据在下所知，那位店东主，虽然阴沉一些，却也不似江湖中的人物。”

李文扬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林兄来的很巧，今日正是他三月一度的聚会之期，凡是稍有地位的首脑人物，都将赶往前去，据兄

弟打听所知，这三月一度的会期，对他们至为重要，兄弟费尽了心血，一直无法打听出那主持大事的首脑之人，林兄赶巧，才有得这般平静……”

林寒青道：“方才李兄所言，这桃林掩藏之下，蕴藏着一件震撼武林的阴谋，不知指何而言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此事说来话长，一言难尽，此地不是谈话之所，林兄如有兴，何不乘夜色郊游一番，也好借机长谈。”

林寒青略一沉吟，道：“李兄厚爱，敢不应命。”

这时，于小龙已收好了素幔灵帋，缓步入室。

林寒青低声说道：“龙弟去牵来咱们的马匹……”

语声未住，突然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，奔了过来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两个店伙计，举着纱灯带路，急急而来，那长衫福履的店东主，急急奔来。

于小龙低声说道：“大哥，店东主来了，你是不是躺入棺木中吧！”

林寒青道：“我既现身，只怕已为他们所见。”

李文扬低声说道：“不妨事，兄弟已代林兄清查过四周的环境，他们伏下的几处暗桩，都被我代为清除，林兄暂躲入棺木之中也好，看他们要耍什么花样？”

林寒青点头说道：“龙弟，记着问他们要回马匹，咱们连夜起程。”一抬左脚，身子突然平飞而起，轻巧绝伦地隐入了棺木之中。

他刚刚藏好身子，那店东主已急急地奔了进来。

李文扬身躯一闪，隐入门后，于小龙却快步迎了上去，挡在门口。

他右手横着长剑，神气十足地说道：“深更半夜，你慌慌忙忙跑来干什么？”他少不懂事，言词率直，听来甚是强横。

两个店伙计，疾快地分向两侧，满脸阴沉的店东主，却急步走了过来，目光闪动，打量了于小龙一眼，道：“小兄弟，光棍眼睛里不揉沙子，老夫阅人千万，岂能当真在阴沟里翻船，请令兄出来，老夫想问他几句重要之言。”

于小龙究是年纪幼小，不解江湖上的险诈，吃那老人出言一诈，不自禁回头向那棺木望了一眼，一面摇头答道：“不行，你有什么事，对我说也是一样。”

躲在门后的李文扬听得一皱眉，暗道：这不是不打自招么？

只听那店东主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年纪幼小，只怕作不得主。”

于小龙大眼睛眨了几眨，道：“你这人怎么搞的，人死了，哪里还能说话？”

那店东主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不吃敬酒吃罚酒，再不闪开，可别怪老夫翻脸无情，以大欺小了。”

于小龙一瞪眼，道：“怎么，你想打架，那是最好不过。”

那店东主似是未料到年纪幼小的于小龙，竟是这等蛮横，不禁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年轻轻的这般蛮横，倒是少见……”

只咱一个娇脆的女子声音，接道：“不要和他多说废话……”

桃树深处，缓步走出一个全身绿衣的长发少女。

于小龙目光转动，打量了那小女一眼，发觉正是刚随这店东主，致奠师兄灵前的少女。

只见她轻移莲步，袅袅娜娜地走过来。

于小龙正待喝叱，忽听耳际响起了李文扬低沉、柔和的声音，道：“小兄弟，暂按下心头之火，不妨和他们虚于委蛇，在下料他们来此，必有用心，多让他们说几句话，还可找出蛛丝马迹……”

那绿衣少女，目睹于小龙凝神而立，默不作声，不禁油生怒意，身子一侧，直向室中冲去。于小龙平胸而举的长剑，突然横里一伸，寒芒电闪，划起一道银红，拦住了去路。

那绿衣少女前冲的娇躯陡向后一收，疾退了两步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无怪这等狂傲，敢情是有两下子。”

于小龙正待发作，忽然想起李文扬相嘱之言。忍下怒火，笑道：“想闯进来，如何能成，咱们先谈，如若你们说出道理，我自然会让你进来。”说话时，神情肃然，一本正经。

李文扬听得暗暗笑道：“这孩子倒也难缠得很。”

那绿衣少女沉吟片刻，道：“你们可是从华山来的吗？”

于小龙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不错啊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绿衣女微微一笑道：“你那位装死的师兄，可是叫林寒青吗？”

于小龙道：“也不错，怎么样？”

绿衣女点点头，道：“这就不会错啦！”

于小龙道：“什么不会错啦！”

绿衣女接道：“告诉你也不妨事，你那位装死的师兄，带有一瓶千年参丸，行李马鞍，我们俱都查过。不见那参丸何在，想是定然带在他的身边。”

于小龙皱皱眉头，暗自忖道：这事当真奇怪，我们携带参丸之事，极为隐秘，不知何以这样多人知道？

只听那绿衣女接道：“我们原准备在长江渡口处，下手抢夺，却不料你们竟然留宿这桃花居中了……”

话至此处，突然声色俱厉地接道：“话已说明白了，生死两条路，任凭两位选择，想生离此地，那就乖乖的献出千年参丸。”

于小龙眨了眨大眼睛，笑道：“我这人就是不怕死，但不知死路如何？”

那绿衣女耸了耸柳眉儿，道：“人小鬼大，看不出你倒是难惹啊！”

于上龙耸耸肩膀，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姑娘比我大不了几岁，又是妇道人家，竟然能做起打劫商旅的事来，可惜是姑娘找错人了。”

绿衣女微微一怔，道：“怎么找错了，你适才之言难道是说的谎话？”

于小龙摇摇脑袋，道：“我从来不说谎言，你打听的一点不错，我们确实带了一瓶参丸，就是怕你没有本领抢去。”

绿衣少女一掠长发，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我还道找错人了。”身子一错，突然向上欺来，食中二指一骈，点向于小龙“玄机”要穴。

于小龙右腕一振，闪起了两朵剑花，斜里削去。

那绿衣少女手法甚是奇诡，玉掌翻转之间，竟然避开了剑势，一掌拍向于小龙的握剑右腕。

于小龙眉头一皱，疾快地向后退了两步，避开一击。

那绿衣女娇躯一侧，紧随而入，右手掌势追打，左手却从头上取下一枚金簪。

于小龙大声喝道：“留心了。”长剑一变，绝学突出，长剑三

起，寒芒波涌，登时又把那绿衣女迫出室外。

绿衣女左手金簪倏然伸出，直向于小龙长剑之上点去。

于小龙右腕收回长剑，左手却拨下肩上铁笔，一招“笑指天南”，迎胸点去。

绿衣女疾收金簪，飘然而退。

于小龙道：“怎么？不打了？”

那绿衣女冷冷说道：“你剑中夹笔，招术异常神奇……”

于小龙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知道就行了，我说你找错人了，你现在明白了？”

那绿衣女道：“我虽无胜你的把握，但我决不致败你手中，咱们如若定要分出胜败，只怕不是一两百招内，可以决定。”

于小龙道：“你能迫得我拔笔助剑，武功确实不错，不过我要提醒你一件事，要是我大哥真的没死，你可万万不是他的敌手。”

绿衣女默然不言，寻思一阵，突然说道：“你武功之强，大出了我意料之外，但你们决走不了，不留下参丸，别想生离此地。”

于小龙摇头说道：“我不信，偏要走给你们瞧瞧。”突然一个箭步，窜到那店东主的身前，一把抓去。

两个执灯大汉，正待来救，却被于小龙飞起一脚，踢中左面一人膝盖关节之上，痛得啊哟一声，连人带灯笼，滚出了七八尺远。

右面一人吓得一怔，于小龙掌势已到，啪的一个耳刮子，打得翻了一个跟头，栽倒地上，半天爬不起来。

那店东主是强过那两个店伙计，身子疾快地退了开去，避开

于小龙一抓之势。

于小龙收拾了两个店伙计，一个急转，人似旋风，疾快地冲到那店东主的身侧，双手一挥，一齐抓去。

那店东主避开了左手，被于小龙一把扣拿住了右手脉穴。

奇怪的是那绿衣少女，一直冷眼旁观，却不肯出手相助。

于小龙手指加力，那店东主登时疼出了一头大汗，两道目光，却投注在那绿衣少女身上，满是乞求之色。

那绿衣少女淡然说道：“他是个不懂武功之人，你杀了他，也是无用。”

于小龙道：“我要他交出我们的行李马匹。”说话之间，内力暗涌，那店东主登时发出了痛苦的呻吟之声。

但他始终不敢答应，只是望着那绿衣少女，显然，那绿衣姑娘，并非那店东主的女儿。

那绿衣少女忽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把马匹给他们吧！让他们走。”

那店东主如奉纶旨，连声对于小龙道：“小大爷，你先放开我，我这就命他们去牵来两位马匹。”

于小龙道：“好吧！我也不怕你逃出天去。”松开五指，放了那店东主。

那店东主活动了下手臂，低声对两个随来的店伙计说道：“快去取来这位小大爷的行李马匹。”

于小龙冷冷说道：“还有我大哥之物，虽然他死了，但他的东西却是一件也不能少。”

那店东主连连点头答应。

片刻之后，两个店伙计急急奔来，道：“马已鞴好，行李在

此，小爷请查查看少不少东西？”

其实究竟带了多少东西，于小龙也弄不清楚，但他却若有其事地仔细检查了一遍，道：“马在哪里？”

左面一个店伙计道：“马匹现在桃林外面……”

隐身在门后的李文扬，施展传音入密的功夫说道：“小兄弟，让他们把令兄隐身的棺材，也抬出去，放在马背之上带走。”

于小龙正觉着无法处理，听得李文扬指示之言，立时精神一振，神气十足地说道：“你们把那棺材抬上。”

两个店伙计怔了道：“就我们两个人吗？”

于小龙道：“我帮你们。”

两个店伙计缓步走了过去，合抬一边，于小龙独自抬了一边，出了桃林，果然，两匹健马早已备好，等候在桃花居外，于小龙照李文扬的吩咐，把棺木驮在马背上，捆好行李，纵身跃上马背。

忽见人影一闪，那绿衣女疾快地追了过来，说道：“令兄当真的死了吗？”

于小龙道：“哼！生死大事，岂可随口胡说？”

夜色幽沉，春寒料峭，拂面江风，仍带凉意，于小龙茫然催马而行，逐渐加快了速度。

只听江涛奔腾，传了过来，抬头看去，只见前面一片茫茫江水，原来已到了长江岸畔。

只听一个低沉的声音，来自身后，道：“小兄弟，停下来！”

于小龙一带马缰，回头看去，只见长衫折扇的李文扬已到了身侧，不禁暗暗吃了一惊，忖道：“这人好快的身法！”马上棺木盖子，突然飞了起来，林寒青挺身一跃，飞出棺木，他素来不爱

说话，只望着李文扬点头一笑。

李文扬道：“在下原以为林兄和这位小兄弟，遭了桃花居中潜伏的奸人毒手，本意赶来相救，及至见林兄出手之后，方知遇上高手，不是兄弟颂赞林兄的武功，你那出手几招的奇奥，实乃兄弟生平所见最强之人。”

林寒青似是想谦辞几句，但口齿启动，却未发出声音。

李文扬目光凝注在林寒青的脸上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兄弟原本想请林兄相助，查明主持桃花居的幕后人物，但兄弟此刻却又改变了主意。”

于小龙道：“改变了什么主意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据兄弟侧面探悉，这桃花居中进行的阴谋，虽然兹事体大，但一时之间，不致发作，林兄身携千年参丸，跋涉千里，仆仆风尘，赶来金陵，想必有什么重要之事？”

林寒青点点头，于小龙抢先接道：“我们要赶往金陵青云观，给一位长辈送药，如今药物遗失，唉！我大哥平常已是愁眉苦脸，不爱说话，如今又遇上了这件事情，自是心情更为沉重，不愿多言了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青云观主，和兄弟家门有旧，在下伴随两位同行，或可略有小助。”

林寒青缓缓接道：“那一瓶千年参丸，费了家师无数心血，为此身受重伤，必须要闭门养息，如今药物失去，实叫兄弟无颜再见师长……”他充满忧郁的星目，突然眨动了两下，登时暴射出两道寒芒，接道：“药物虽然失去，但在下亦得去青云观，面见长辈请罪，然后再回枫叶谷中领受责罚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林兄暂不必太过忧苦，据兄弟所知，青云观主

的岐黄之术，极是精深，待兄弟见着青云观主之后，和他商量一番，看看能否用其他的药物代替。”

林寒青淡然一笑，双目中的神光，忽然敛失，又恢复那种落落寡欢，满脸忧郁之情。

于小龙缓缓解下马背上驮载的棺木，弃置地上，低声对林寒青道：“师兄心地仁慈，才落得眼下的愁苦，如以小弟之意，把那窃取咱们参丸的一男一女抓了起来，严刑相逼，不怕他不说出那参丸的去处，那时咱们循踪追查，追回参丸，并非难事。”

林寒青望了于小龙一眼，未置可否。

李文扬道：“眼下唯一可虑之事，乃是那桃花居中潜伏的奸人，他们决然不会就这般放过两位，必然追踪而来，据兄弟暗中窥查所得，那暗中主持之人，似是一位极为阴沉毒辣，而又文武兼资的高手，他们的眼线耳目，恐怕也遍布江南……”

说话之间，忽听一阵银铃叮咚之声划空而过。

林寒青、于小龙不自禁地抬头向上望去，但夜色深沉，两人目力虽好，也是无法看得清楚。

李文扬突然伸手从怀中摸出一个铜哨，放在口中，吹出了十分响亮、悦耳的声音。

于小龙看他吹得甚是好玩，忍不住问道：“你吹什么？”

李文扬笑道：“恐怕是舍妹放来的信鸽。”

于小龙点头说道：“啊！我常常听师父说起过江湖之上，有一种信鸽，能够传讯千里之外……”

只听一阵鸟翼扇风之声，一个壮大的白鸽，疾扑而下，落到李文扬肩头之上。李文扬收了铜哨，就鸽翼之下，取出一节竹筒，打开竹塞，取出一张白笺，左手将怀中火折子取出，迎风一晃，

燃了起来。

白笺上寥寥数语，李文扬极快看完之后，随手捡了一段枯枝，就火折烧了起来，借余烬就原函之上，匆匆写了数字，然后折好白笺，放于竹筒之中，一拍白鸽，笑道：“白花……”两字刚刚出口，白鸽当时振翼而起，破空飞去。

林寒青突然说道：“李兄请留此地，等待令妹，兄弟要到青云观去了。”

李文扬笑道：“我已在复函之中，约她在青云观中相见，青云观主对舍妹最为钟爱，且有传技之赐，而且舍妹才智极高，对丹道之学，素养甚深，或可对林兄小有帮助……”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时光不早，咱们该赶路了。”

于小龙忽然拍拍自己的健马，说道：“你年纪大我几岁，请骑马赶路吧！”

李文扬笑道：“小兄弟盛情心领。”放步向前行去。林寒青、于小龙牵马相随，眨眼间已到江边。

放眼望去，但见浪涛滚滚，有如万马奔腾，一眼不见边际，于小龙道：“这等夜晚，哪里还有船渡江泥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此处本非渡口，纵是在白昼间，也无渡船。”

忽听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，混入了江涛声中，传了过来。

三人齐齐警觉，一齐回头望去。

只见两条人影，疾逾奔马般，电击飞驰而来，倏忽之间，已到了三人跟前。

于小龙目光转动，只见两个长发披垂的少女，并肩而立，其中一个，正是在桃花居中，和自己动手的绿衣少女，另一个身着蓝衣，年龄、容色，都和那绿衣少女不相上下，一身玄色劲装，

背上斜斜插着一柄长剑。

李文扬背身而立，面对江水，二女只能见他背影，却无法看清楚他的面貌。

于小龙松开马缰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们追来干什么？”

那玄衣劲装少女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想讨一件东西。”

于小龙道：“什么东西？”

玄装少女道：“千年参丸。”

于小龙扬了扬手中长剑，道：“先问它肯不肯？”

那绿衣少女已和于小龙动手相搏过一次，知他所言非虚，但那玄装少女，却已为于小龙言词激怒，刷的一声，抽出长剑，欺身而上，娇声叱道：“你找死吗？”一剑“天女挥戈”当胸刺去。

于小龙挥手一剑“云雾金光”，散出一天剑花，金铁交鸣声中，挡开那玄装女刺来一剑，笑道：“我要活上八十岁以后再死。”口中说笑，手中剑势却已凌厉无俦的展开反击，封开那玄装少女一剑之后，立时疾攻三招，登时把那玄装少女，迫得向后退了一步。

那玄装少女似是未料到一个年幼童子，剑招竟是辛辣稳健，兼而有之，心头大为震骇，回顾了那绿衣少女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妹妹快请回去，搬求援手，我和他们缠斗……”

于小龙大声接道：“哼！只怕你们谁也走不了啦！”

玄装少女略一定息，立时重又欺身攻上，长剑疾挥，力攻于小龙。

此女剑势甚为诡异，全力出手，形同拼命，剑锋指袭之处，无一不是于小龙的要害大穴。

于小龙剑法虽然胜过强敌一筹，但在急切之间，想击败对

方，亦是大不容易之事。

双方剑势往还，各擅其妙，斗到分际，但见白芒飞旋，暴散出一片剑幕。

那绿衣女全神贯注两人动手情形，神色间流露出无比的紧张。

忽听于小龙一声大喝，那交错飞旋的白芒，突然敛收不见。两条人影，倏然分开。

于小龙横剑而立，小脸上一片肃穆之色，那玄装少女却双肩晃动，身不由己地向后连退了五步，手中长剑脱落地上，左手按在右面肩膀之上。

那绿衣女似是早已预知这玄装少女要伤在于小龙的剑下，毫无意外之感，黯然叹息一声，缓步走了过来，说道：“你伤得很重吗？”

那玄装少女，强自忍着伤疼，道：“我伤的不轻，只怕这一条右臂，要整个的废了。”

绿衣少女缓缓捡起地上长剑，道：“我知道，我也打他不过。”

玄装少女倚在那绿衣少女身上，道：“你快些逃命走吧！回去了也是难以活命。”

绿衣女凄凉一笑，道：“逃到哪里去呢？他们的眼线，遍布大江南北，躲到天涯海角，也要被他们抓了回来。”

荒凉的江畔，幽沉的夜色，两个黯然相对的少女，低泣轻语，构绘成一幅凄凉的画面。

于小龙回顾了师兄一眼，缓缓把长剑还入鞘中，拱手对二女说道：“你们走吧！”

那绿衣少女缓缓取出一条白绢，包好那玄衣少女的剑伤，手

牵手儿，直向江边走去。

于小龙看的大感奇怪，忖道：难道这两人要游过江去不成？

但见二女挺胸仰首，一副慷慨赴死之情，直向那滔滔江流中行去。

林寒青低喝一声：“姑娘且慢。”纵身直掠过去。

他身法奇快，疾如掠波燕剪，一跃之间，已到二女身后，抓着二女衣领，生生把两人拖回岸上。

那绿衣少女回顾了林寒青一眼，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林寒青缓缓退了两步，道：“两位何苦寻死？”

绿衣少女道：“你管不着……”似是自觉言语太过失礼，又急急接了一句，道：“我们没有一条活路，自然是非死不可了。”

林寒青忽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，两位姑娘只不过抢不到那千年参丸罢了，此物原为人所有，对两位毫无损失，如此就要寻死，也未免太轻贱性命了。”

那玄色劲装少女，突然流下泪来，说道：“我们打你们不过，那参丸是永远得不到了，回家去，要受三刑加身之苦，那还不如死了的好。”

李文扬突然接口说道：“何谓三刑加身？”

两个少女对望了一眼，点了点头，由那绿衣少女说道：“反正我们快要死了，告诉你也不要紧，那三刑就是水刑、火刑、人刑。”

林寒青非到必要，素来不愿说话，虽然听得不解，却是不愿多问。

李文扬却轻轻一挥折扇，道：“水刑、火刑，顾名思义不难了然，但人刑却是从未听过，两位可否说明白些，使在下也一广

见闻。”

但见二女脸生红晕，缓缓垂下头去，默不作声。

李文扬才智过人，目睹二女神色，若有所悟地啊了一声，道：“两位既不愿说，那也罢了，但天下之大，何处不可以安身立命，难道定要回去不成？”

那绿衣女摇头说道：“我目睹不少姐妹们逃命天涯，但却未见到一个人能得如愿，一旦被捉了回去，那凄惨的际遇，叫人连想也不敢想它……”话至此处，忽然打了一个寒颤，倏然住口不言。

李文扬略一沉吟，道：“不知如何才可以使两位放弃那寻死之念，在下或可效力。”

那绿衣少女望了林寒青一眼，道：“除非那位相公，肯以千年参丸相赠，我姐妹才可以免除三刑之苦。”

李文扬呆了一呆，茫然不知所措。

原来他自恃黄山世家在武林的威望，以及广阔的交游，心想为二女介引一处声威并重武林的安身立命所在，并非困难之事，却不料二女竟然向林寒青讨起千年参丸来了。

林寒青淡然笑道：“千年参丸早已被人窃去，两位姑娘晚了一步。”

那绿衣女奇道：“那千年参丸，既已失去，你为什么还要装死？”

林寒青皱了皱眉头，缓缓从腰间取出一方素帕，道：“两位请看过这方素帕，当知我所言非虚了。”

绿衣女取过素帕，看过那帕上留字和后面的飞蝶苍鹰，说道：“如若相公肯以这素帕相赠，或可救我们两人之命。”

林寒青呆了一呆，沉吟不语。

要知那一瓶千年参丸，对他的关系重大，这方素帕却又是寻找千年参丸的唯一线索，一旦赠人，这唯一线索，亦将失去，是以沉吟难决。

那绿衣女缓缓送过素帕，说道：“相公既觉有碍，我等自是不便相强，但求相公不再干涉我们寻死之举。”牵起那玄衣劲装少女，直对江中行去。

浊流茫茫，波浪汹涌，二女只要一踏入水，立时将被江流吞噬。

林寒青突然高声说道：“两位止步。”急急追了上去。

绿衣女黯然说道：“求求你让我们沉入江中去吧！既可保全我们的清白，亦可落得全尸。”

林寒青庄严地问道：“你知道这方素帕确可救得你们两人之命吗？”

那绿衣女点点头，道：“这素帕后面留下的飞蝶、苍鹰，定然代表那盗药之人，有此线索，我们就可以复命小姐了。”

林寒青缓缓递过素帕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两位就拿去复命吧！”

绿衣女伸出手去，当要触及那素帕之时，突然又缩回去，道：“你真要送我们吗？”目中泪光盈盈，凝注在林寒青的脸上。

林寒青道：“自然要当真了。”放下素帕，回身行去。

那绿衣少女捡起素帕，忽然间破啼为笑，回头对那玄装少女说道：“咱们不用死啦！”神态之间，一派天真。

李文扬突然横跨一步，拦住了两人去路，道：“两位姑娘慢行一步，在下有事请教！”

绿衣女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两位姑娘所言复命小姐，敢问两位口中的小姐，可就是主持那桃花居的首脑人物吗？”

绿衣女沉吟一阵道：“我们听命小姐，但她是否是首脑之人，那就不清楚了，你如有胆子，为什么不去见她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请问如何求见？”

绿衣少女道：“飞翠楼上访绿绦。”拉着那玄衣少女，急急奔去。

李文扬望着二女急急奔去的背影，轻轻叹息一声，欲言又止，却转过脸，低声说道：“林兄，江湖之上，险诈百出，你这般诚心待人，如何能在江湖上走动呢？”

林寒青淡然一笑，望着那滔滔江流，默不作声。李文扬知他不喜多言，也未放在心上，缓缓说道：“看来咱们今宵是无法渡江了。”

忽然间，在那奔腾的江流中，出现了一片灯火，一只快舟，急驰而来。

李文扬阅历丰富，一望之下，疑心大起，低声对林寒青道：“林兄，深夜之中，哪来的这等巨舟，咱们快隐起身子，查看一下究竟。”

于小龙机灵异常，目光一转，遥见数丈外几株大树，和一座突立的坟头，夜色中一片阴暗，景物难辨，接口说道：“咱们藏到那里去吧！”

李文扬点头笑道：“小兄弟倒是细心得很。”

当先奔了过去，于小龙牵着两匹健马，紧随在李文扬身后而行，两人疾快地隐入那突坟之后。

林寒青却似茫无所觉一般。负手站在江边，但对两人举动却

视若无睹。

那急驰而来的快舟，渐渐地接近了江岸。

船上的灯火，愈见明亮，人影在船头上闪动，三面高张的风帆，开始收落，行速突然减低下来，显然，这艘巨舟，已然准备靠岸。

一个高大的黑衣人，站在船头上，举起腰间悬挂的号角，吹出了震耳声音。

静夜里，这声音可传达十里之外。

巨舟缓缓地靠近江岸，一条踏板，伸搭岸上，舱门开处，当先出现了两盏纱灯。

林寒青目光转动，只见两个执灯人，竟然是身着青衣的小婢，步踏木板，缓缓登岸。

紧随两青衣小婢身后，是四个十四五岁的黑衣童子，一般的服色，一般的高矮，每人斜背着一支长剑。

血红的剑穗，在夜风里飘荡。

船头上仍有着很多人在忙碌，穿梭行走于甲板之上，不知在忙些什么？

船中烛光辉煌，显然，仍有人守在舱中。

两个高举纱灯的小婢，静静地站在一侧，长长的发辫，随着那剑穗飘荡。

四个斜背长剑的黑衣童子，却疾快地奔向林寒青的身侧。

林寒青缓缓转动目光，望了四周黑衣人一眼，仍然把目光投注在那滔滔的江流之上。

这四个黑衣童子，显然是没有对敌的经验，四人各站了一个方向，团团把林寒青围了起来，刷的一声，抽出了长剑。

奇怪的是四个人并不立刻出手，只是呆呆地望着林寒青，看样子，似是在等什么？

只听一个低沉的声音，遥遥从船舱中传了出来，道：“娘娘命下……”

四个黑衣童子立时平伸左臂，曲肘平胸，右手中长剑斜斜搭在臂上，肃然而立，一副诚诚敬敬的神情。

但闻那低沉的声音，重又传了过来，道：“把那偷窥之人，押上船来。”

四个黑衣童子欠身应道：“领姑娘玉旨。”身躯移动，长剑挥举，让开了一条道路。

左首一个黑衣童子喝道：“上船去吧！”

林寒青目注江流，恍如不闻。

那黑衣童子怒道：“你这人耳朵聋了吗？”长剑一挥，疾斩过去。

林寒青目注那劈来的剑光，仍然凝立不动。

那黑衣童子长剑极有分寸，眼看剑锋将要触及林寒青时，突然一挫右腕，收回了长剑，口中却大声喝道：“要你上船去，你听到没有？”

林寒青剑眉轩动，星目中神光一闪，但只不过一瞬间，立时又隐失不见，回顾了四个黑衣童子一眼，缓步向前行去。

第二回 神秘女郎

四个黑衣童子，如临大敌一般，各出长剑，闪闪寒锋，紧逼着林寒青四处大穴。

不论哪一个黑衣童子，一加手劲，林寒青将立即重伤剑下，溅血当场。

但这位忧郁的少年，确有着过人的胆识，抑或是自恃身负绝技，全不把紧逼在四大要穴上的长剑放在心上，坦然举步，神情冷肃，缓缓向那巨舟行去，登上踏板，步上船头，只见甲板上，站立了十几个黑衣劲装大汉，肃然无声，气象十分庄严。

船舱中传来一声娇柔的低声道：“带他入舱。”四个黑衣童子长剑一振，寒芒闪了几闪，低声喝道：“进艘中去！”

林寒青目光四顾一阵，才缓缓步入舱中。

只见两支粗如儿臂的巨烛，熊熊高燃，四盏垂苏宫灯，一排并悬，四周舱壁，一色的黄绫幔遮，八颗龙眼大小的明珠，分嵌在舱顶黄绫幔遮的壁板上，明珠吃那强烈的烛火一照，闪动着明亮的宝光。

靠后壁横放着一张黄缎布幔的桌子，桌后锦墩上，却是空无一人。

林寒青打量了那金碧辉煌的船舱一眼，背负起双手，仰面欣赏那舱壁间一幅山水图，图下面并无落款，似非出自名家的手笔，气势、笔劲，都不够雄伟，但白云缥缈，孤雁独飞，一女卓

立在山峰之上，却别有一番意境。

只听一阵环珮叮咚，舱门壁角处，缓步走出来四个绿衣小婢，护拥着一个黄衣妇人，姗姗而出。

林寒青目不转睛的盯在那一副山水图上，直似不觉着有人入舱。

只听一阵银铃般的声音传来：“你见了本宫，为何不行礼？”

她声音虽然娇若黄莺，但却别含有一种威严之气，林寒青不自觉转脸望去。

一瞥之间，不禁一呆，原来那黄衣妇人声音虽然娇脆动听，但一张脸却生的丑怪无比，疤痕斑斑，青白杂陈，在一身金碧豪华的黄绫宫装托衬下，愈显得丑陋可怖，不敢再看。

只听那黄衣女人娇若银铃的声音，重又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你这人见了本宫，也不行礼，胆子倒是不小啊！”

林寒青淡然一笑，仍是默不作声。

那黄衣妇人怒道：“你这人可是耳聋了吗？”

林寒青眉头微耸，缓缓应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他语气之中，冷漠轻松，毫无一点畏惧之情。

他的轻松冷漠，反而使那黄衣女人为之一怔，沉吟了良久，说道：“举世之间，从未有人胆敢这般藐视本宫之言。”

林寒青抬头瞧了那黄衣妇人一眼，又缓缓垂了下去。对那喝问之言，恍似不闻。

那黄衣妇人看他冷漠之情，心头更是恼怒，厉声喝道：“我不信世上当真有不畏皮肉受苦之人，先打他二十皮鞭。”

并肩站在那黄衣妇人身后的四个青衣小婢，一人应声而出，探手从那木桌之下，取出一条皮鞭，挥手一鞭，抽了过去。

林寒青突然一个转身，让开三尺，皮鞭挟风，掠衣而过。

那黄衣妇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原来是个自恃武功的狂生！”

说话之间，那青衣小婢已抡开皮鞭抽击过去，只见她玉腕挥动，横扫直劈，满舱中，响起一片呼呼啸风之声。

林寒青双肩晃动，穿行在纵劈横击的鞭影之中。

那青衣小婢一连抽击了二十余下，始终未能击中林寒青一下。

只听那黄衣妇人冷冷喝道：“住手啦！”

青衣小婢玉腕一挫，收了皮鞭，一张粉脸羞得赤红如火。

林寒青仍然是一副冷漠神情，使人无法捉摸到他是喜是怒。

忽听环珮叮咚，那黄衣女人竟然离开了座位，缓缓走了下来，伸手从那青衣小婢手中取过皮鞭，说道：“无怪你这等狂妄，原来是有所仗恃，你能在足不离数尺方圆之地闪避开了那纵横交错的鞭影，自然非绝佳轻功莫可。”

林寒青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你们把我挟持在船舱之中，不知是何用心？”

那黄衣妇人忽然微微一笑，露出一排整整齐齐的牙齿，说道：“凡我的坐舟行经之处，从无人敢暗中窥探……”语音忽然一顿，凝神听去。

她的声音美悦动人，齿如编贝，又白又小，但美齿妙音，却托衬得她那一张疤痕斑斑的怪脸，更加难看。

林寒青突然转过身子，缓步向前走头。

那黄衣妇人玉腕一振，手中皮鞭突然疾飞而出，直向那林寒青双腿之上卷去。口中冷冷说道：“只要你能躲过我手中皮鞭三招，你就可以安然下船而去。”

林寒青一提真气，身体随着抽来的皮鞭，一个倒翻，又站在实地之上。

他动作的灵巧和迅快，使那黄衣女人，大大的吃了一惊，微微一怔，才抡动皮鞭，横里扫去。

林寒青右手一拂，袖口之中，突然银芒一闪，点击在那黄衣妇人的皮鞭之上，劲力强猛，竟然把那皮鞭弹震开去。

那黄衣女人眉头一耸，冷冷说道：“身手果然不凡，”玉腕一振，手中软软的皮鞭，笔直地点过来。

林寒青剑眉微微一扬，左手一挥，竟然硬向那皮鞭之上抓了过去。

掌指和鞭梢将要相触之际，那黄衣妇人手腕一沉，笔直点来的软鞭，忽然由中间向下折垂，将要着地之时，又向右面拐去。

这等分力折鞭的变化，实乃武林中罕闻罕见的绝技，林寒青万万没料到，她点来的一鞭之上，竟能同时用出了三种不同的力道，一时应变不及，鞭梢正抽在右膝之上。

黄衣妇人虽能在软鞭之上，分用出三种不同的力量，击中了林寒青，但那鞭梢劲道大减，已难伤人，一击中敌，立时投鞭于地，转身而去。

他闻环珮叮咚，黄色的背影，消失于壁间舱门不见。

林寒青呆呆地站着不动，脸上神情，更见忧郁。

四个黑衣童子齐齐拔出长剑，一排守住舱门。

林寒青星目转动，打量了四周一眼，缓缓举步行去。

他忧郁的外形和内在的胆识，刚好成了极端对比，有着常人难及的履险从容，似是那四个黑衣童子不拔剑守住舱门，他一时间也不会生出冲出舱去的冲动。

忽听一声娇叱，一个青衣小婢缓缓走了过来，低声说道：“相公且慢。”

林寒青脚步一顿，回过头来，目注那青衣小婢，仍然一语不发。

那青衣小婢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相公，请暂时留步片刻，等候娘娘旨下。”

林寒青星目眨动了两下，冷冷说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那青衣婢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这人只会说这句话吗？”

林寒青淡然一笑，又举步向舱外行去。

四个黑衣童子长剑齐挥，寒锋交错，闪起一片剑幕。

林寒青突然冷厉地喝道：“挡我者死！”一侧身，疾向舱外冲去。

四个黑衣童子，长剑并出，寒芒电闪，分向林寒青四处大穴刺去。

林寒青看似漠然无备，但出手却是疾如电奔，右手一挥之间，已然抓住了一个黑衣童子的右腕，借势一抡，响起了一阵金铁交鸣之声，另外三支长剑，齐齐被弹震开去。

那黑衣童子虽然仍然握着长剑，但已失去了运用之能，心中大为震骇。

林寒青挡开拦路剑势，跃出船舱，流目回顾一眼，不禁一呆。甲板上站着的黑衣人，每人手中都握着兵刃，看几人站的方位，似是排成了一座拒敌的阵势。

林寒青对那八个手执兵刃，满脸杀气的黑衣人，视而不见，目光却望着四面滔滔的江流发呆。

双方沉默的相持着。

那四个黑衣童子，虽已追出舱门，但他们对林寒青的武功，已生出畏怯之心，不敢再随便出手。

只见林寒青的神情，愈来愈见萎靡，似是忽然间得了重病，体力不支，缓缓坐了下去。

但他出手一击威势，仍然深深的留在那些黑衣人的脑际之中，他虽然坐了下来，仍然是不敢逼近身去。

夜风如啸，江涛震耳，听澎湃怒潮，显然这巨舟已到了江心之中。

足足过了有一顿饭工夫之久，两个青衣小婢，联袂行了过来，说道：“娘娘有旨，请相公后舱一叙。”

林寒青缓缓站了起来，微一颌首，竟然随在二女身后行去。

那两个青衣小婢，实未料到，这冷傲不群、身怀绝技的少年，突然变得这样柔顺起来，心中大为奇怪，暗暗忖道：此人性格当真是变化万端，莫可预测。

林寒青在二女前导之下，缓步而行。

穿过那豪华堂皇的大舱，左首带路的青衣小婢，突然掀开壁问黄绡，说道：“相公请。”

林寒青左右回顾了一眼，举步行入舱中。

那青衣小婢放下扯起的黄绡，带上舱门。

这是一座布设十分精致的雅室，四壁一色天蓝，一张精巧雕花的石桌面上，早已放好了四样精致的佳肴，一壶美酒。

那蓝衣妇人早已卸去珠翠宫装，改穿了一件天蓝色的拖地长衫，长长的秀发，披在肩上，面窗而立，江风吹飘起她的长发、衣袂。

林寒青打量了四周的形势一眼，靠在舱壁上默然不言。

只听一个娇脆甜柔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你觉着我很丑吗？”

林寒青微一启动双目，仍然默不作声。

那甜柔的声音，重又传了过来：道：“我叫柳媚儿，但这名子很少有人叫过，别人都称我金娘娘，你要怎么称呼我？”

这次林寒青连眼皮也未睁动过一下。

金娘娘继续说道：“你怎么不说话呢？”

她缓缓转过身来，只见林寒青紧闭着双目，不禁长长一叹。

林寒青道：“你把我挟持上船，究竟是何用心？快些放我下去，要不然……”

金娘娘格格一阵大笑，道：“要不然怎样？到我这江上行宫之人，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。”

林寒青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哪两条路？”

金娘娘道：“一条是为我所用，投我门下；另一条是沉尸江中，为鱼虾所食。”

林寒青缓缓把身体倚在舱壁上，闭着双目，忖思逃走之策，不再和她多费口舌。

金娘娘虽然纵横大江，威名远扬，不知征服了多少武林高手，但面对这位冷漠镇静，莫测高深的年轻人，实有些无可奈何。

但她究竟是久历江湖之人，见闻广博，心知对此等之人，生死威逼，名利相诱，都将白费心机，他漠视生死，轻贱名利，唯一之法，就是等他开口，再就他言词之中，找出他的弱点，加以利用、胁迫。

每个人都有弱点，只是他们的弱点不同而已。

金娘娘阅人无数，各色各型的人，她都见过，当下转过身去，

面窗而立，望着那满天星辰，一片江涛。

果然，林寒青久而不闻对方之言，反觉着有些不耐起来，不自禁地睁眼望去。

只见她仍然是自己入舱时所见的情形，面对窗外，似是正在欣赏着夜阑时江上景色。

林寒青耸动了一下剑眉，心中暗暗忖道：“如今这巨舟已驰入江心之中，欲待迫返巨舟重靠江岸，只有施展擒王的举动，一举制服金娘娘，迫她下令返舟靠岸。”

夜风中，突然飘传来呼唤大哥之声，语音凄凉，充满着焦急。

那是于小龙的声音。林寒青一听之下，立时分辨了出来。

一个念头，疾快地由他脑际闪过，他不能再等待下去，放任巨舟，沿流而行，他双目中闪动起震慑人心的寒光，突然一跃而起，直向金娘娘飞了过去，右手一伸，疾抓而出。

金娘娘虽然是背他而立，但却似背后生了眼睛一般，林寒青刚一发动，她突然转过了身子，娇躯一闪，避开了五尺。

辉煌烛光的照射下，只见她杏眼柳眉，粉面朱唇，一双圆大眼睛中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，瑶鼻通梁，樱口菱角，微带笑意的娇声说道：“看不出你还会暗施算计。”

林寒青忽觉脸上一热，说道：“你如不快把巨舟靠岸，可别怪我出手狠毒了。”

金娘娘盈盈一笑，娇媚横生地说道：“此地何地，此时何时，阑夜深闺，美酒佳肴，动手相搏，脚来拳往，岂不大煞风景？”

她脸上已不复见那斑斑疤痕，言笑之间，风媚无限，充满着一种成熟妇人的诱惑。

林寒青镇静了一下心神，冷冷说道：“我兄弟在叫我，我必

须要早些登岸。”

金娘娘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当今之世，还无人能够管束到我的行动。”

林寒青身子一转，疾快地欺攻而上，右手飚然拍出一掌。

金娘娘秀肩一晃，娇躯横移三尺。

林寒青怕那拍出掌力，伤了舱壁，突然收回掌势，反臂点出一指。

金娘娘轻撩长衫，露出了一双雪白的玉腿，举步一跨之间又避开了一反击，笑道：“你如当真想打，不妨用些酒菜，咱们到甲板之上，好好的打上一场，分个胜败出来。”

她举动轻灵美妙，虽是在性命相搏之中，亦不忘姿态的优美、动人。

林寒青两击未中，右掌突然一收，平胸而击，人却迅快绝伦的追了上去，左手“挥麈清谈”斜斜拍了过去。

金娘娘格格大笑，道：“当心别打破了案上酒杯。”笑声中腾跃而起，闪开一掌。

林寒青冷哼一声，趁她尚未落着实地之际，平胸的右掌突然推出。

这一掌计算得恰到好处，金娘娘脚将着地的同时，林寒青的掌力，亦山涌而到。

哪知这看去娇媚绝伦、明艳照人的妇人，确有着惊人的武功，只见她玉臂一挥，身子突然直拔而起，玉腿一收，在有限的空间，一个倒翻，把娇躯投入了那木榻之上。

林寒青呆了一呆，收住攻势，暗暗地赞道：这女人好俊的轻功。

只见她翻落的姿势，优美异常，平平的把一个娇躯仰卧到榻上，举手理一理乱披在脸上的长发笑道：“你不能再打了。”

只听那呼叫大哥之声，一句接一句，传了过来，混入那澎湃的江涛声中。

林寒青脸色沉重，凝目寻思了片刻，突然向舱外冲去。

但闻一声娇叱“站住！”金娘娘突然一跃而起，疾如电闪般，直射过来，纤纤玉指，横里抓来。

林寒青一骈食、中二指，点向了金娘娘的脉门。

金娘娘掌势一沉，反向林寒青“曲池穴”上点去。

但见两人掌指翻转，忽升忽沉，倏然之间，对抵五招。

这五招变化迅快，招招间不容发，攻拒之间，各尽其奥。

金娘娘忽然长叹一声，道：“但凭你和我这几招近身相搏，就该送你回去了。”

她忽然收敛起放荡的笑容，变成了一脸庄肃之色，接道：“能得相见，总算有缘，请坐下吃杯水酒，我这就下令回舟，送你登岸。”

这位美艳的妇人，笑起来媚态横生，荡意撩人，但这脸色一整，却又庄严肃穆，一派颐气指使的高贵风度。

林寒青只觉这瞬息之间，她已然完全换了个人，那雍容华贵的气度，隐隐尚有一种震慑人心的威严，当下颌首作礼，道：“多谢娘娘的盛情，只是我那师弟幼小，等我久不归去，心头定然大为焦虑。”

金娘娘突然合掌一击，舱门启动，缓步走进来一个青衣小婢，神态恭谨，垂首肃立应道：“候娘娘玉旨。”

金娘娘道：“要他们转舵驶回原地，送这位相公登岸。”

那青衣小婢，应了一声，欠身退下。

金娘娘缓缓落座，指了指对面坐位，说道：“急也不在一时，请坐吧。”

林寒青略一沉思，落了座位。

金娘娘伸出皓腕，纤纤玉指，握住了酒壶，先替林寒青斟满了一杯酒，又倒满自己面前酒杯，说道：“当世武林，都知道有一位金娘娘，纵横江湖，但见过我真正面目之人，却是少之又少，除了我几个随身侍婢之外，也不过三五个人罢了。”

林寒青轻轻咳了一声，端坐不言。

金娘娘只道他要说话，等了半晌，仍是不见开口，不禁微一笑道：“你可是不爱说话吗？”

林寒青点点头。

金娘娘道：“你的武功和冷漠，极是少见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娘娘的武功，不在我之下。”

金娘娘举手理一下长披秀发，说道：“如你是三旬过后之人，具此武功，那也不算稀奇，难得是你这点年纪，却有这等身手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娘娘过奖了。”

金娘娘忽然叹一口气道：“今夜一别，不知日后是否还有缘再见，相公可否把姓名见告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林寒青。”

金娘娘盈盈一笑，道：“你几岁了。”

林寒青怔了一怔，默不作答。

金娘娘也不放在心上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看你冷漠、忧郁的脸色，倒是像七老八十之人，唉！年轻人竟然有这忧苦沉重的性格，想来定然是有一段伤心的往事？”

她语音一顿，又道：“如我看的不错，你该有二十岁吧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虚度二十一岁。”

金娘娘缓缓垂下头去，背过身子，良久之后，才缓缓转了过来，双目中含满了晶莹的泪水，微笑说道：“我长你一十四岁，叫你声小兄弟，不算托大吧！”

林寒青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金娘娘道：“江湖儿女，该不受俗繁礼法之束……”两行晶莹的泪水，滚下双腮，接道：“如我那兄弟还在世上，该和你一样大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令弟呢？”

金娘娘道：“三岁失踪，至今下落不明，唉！但愿皇天保佑，使我们姐弟有重逢之日。”

林寒青看她凄然之情亦不禁黯然神伤，心想说几句慰藉之言，但又懒得出口。

金娘娘拂拭去颊上泪痕，接道：“我那兄弟长得和你很像，虽然他留给我的只是儿时音容，但却无日不缠绕我的脑际，在我想象之中，他年已成长，该和你一样的升高大了。”

林寒青突然长叹一声，欲言又止。

金娘娘缓缓站了起来，端起酒杯，道：“船已将靠岸，咱们分手在即，我敬你一杯酒。”

林寒青也不谦辞，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突听一个柔音细细的声音，传了进来，道：“启奏娘娘，舟已靠岸。”

林寒青站了起来，抱拳一礼，转身大步而行。

金娘娘突然沉声喝道：“兄弟止步。”

林寒青停了脚步，回首望来，只见金娘娘缓移莲步，追了上来，说道：“你虽无意视我为姐，我却有心认你为弟，不论你把我看的何等下贱，但我却从你音容相貌中找回了失去的弟。”缓缓伸出玉掌，托着一个金牌，接道：“这枚金牌，算姐相赠你一件薄礼，也许你日后，会有用着它之处。”

林寒青略一沉吟，道：“恭敬不如从命。”接过金牌，瞧也不瞧，随手放入了衣袋之中。

他们然是一副淡然和忧郁的神情，似是世间，人人物物都无法激起他感慨之情，豪壮之气。

金娘娘黯然一笑，道：“愿皇天为我们安排个重见之日，再见兄弟时，希望你已经扫除了忧郁的神情，世间有无数伤心之事，但也有无数的美丽回忆、可爱事物，兄弟珍重，恕姐姐不送了。”

林寒青一拱手，大步出了内舱，穿过豪华舱厅，踏上了甲板。只见七八个佩带兵刃的黑衣人，个个肃容而立，齐齐抱拳相送。

林寒青目光一转，看踏板已接岸上，缓缓举步而下。

于小龙早已在江畔等待，一见林寒青步下船来，急急迎了上去，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急死我啦！”

只见李文扬助间挟了两个三尺长短的木桩，急急奔了过来，一见林寒青安然登岸，微微一笑，缓缓放下木桩。

林寒青望了那两根木桩一眼，心中大为感动，心知李文扬准备借这两根木桩浮力，冒险踏水，赶往那巨舟相助，但他为人一向不喜对人说感谢之言，只不过微微颌首一笑。

李文扬低声说道：“这巨舟颇似传言中的江上行宫，林兄竟

然履险如夷，安然回来，兄弟实在佩服，想适才一番恶战，定然是惨烈绝伦。”

林寒青摇头一笑，道：“他们并未迫我动手，就把我送回来了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

只见那巨舟之上，缓缓放下一只小艇，收了踏板，扬帆而去，三帆齐张，片刻工夫，已走的消失不见。

那小艇却直划近岸边。

操舟的是两个青衣小婢，林寒青隐隐辨识出，其中一人，正是带自己进入金娘娘内舱之人。

只见一个青衣小婢走了过来，欠身对林寒青道：“小婢等奉命操舟，送相公渡江。”

林寒青凝目向那小艇望去，只见那小艇两端尖长，其形如梭，看容量，也不过可站三五个人而已。

于小龙接口说道：“你这船一点点大，如何能渡我们三个人和两匹健马。”

那青衣小婢笑道：“不要紧，这梭形快舟，浮力甚大，只要那马儿不要在舟上跳动，就可安然渡过。”

于小龙不敢妄作主意，回顾了师兄一眼，道：“大哥，咱们要不要坐她们的船？”

林寒青略一沉吟，道：“你去牵马来吧！”

于小龙依命而去，片刻工夫，牵着两匹长程健马，走向江畔，两个青衣小婢，先把两匹马牵上小舟，笑道：“三位上船吧！”

李文扬当先一跃，落在船上，林寒青、于小龙也紧随飞落小舟。

二女动作纯熟，一女掌橹，一女掌舵，一叶扁舟，疾向江心冲去。

江涛震耳，波浪起伏，小舟裂浪而行，水花飞起，衣服尽湿。

舟至江心，波浪愈大，快艇载重过多，吃水甚深，起伏之间，船缘和江水几乎成平面，看去甚是骇人。

幸得二女操作纯熟，运橹转舵，避浪而行，足足耗去了半个时辰之久，才渡过江面。

于小龙手牵着马，当先下船，李文扬紧随登岸，举步跨下快艇，急急向前行了几步，才回身招手说道：“有劳两位姑娘。”

二婢齐齐含笑答道：“不敢当，相公珍重。”

掉头摇橹，疾驰而去，倏忽之间，隐没于起伏的江涛之中。

李文扬暗中留心观察，只见林寒青头上的汗水逐渐消退，紧张脸色，又恢复了淡淡的忧郁，心中大感不解，忖道：“此人适才那等神情，直似突然间得了什么急病，但此刻看来，却又完好无恙，愈想愈觉不解，越思越是困惑。

但他丰富的阅历经验，使他不肯轻易发言，只把此举反复思想后，闷在心头。

三人登岸之后，立时向钟山青云观赶去。

李文扬轻车熟路，放腿而奔，林寒青、于小龙虽有代步，但因李文扬没有坐马，只好牵马赶路。

大约有二个时辰，东方天际旭日将出之际，三人已到青云观外。

这青云观建筑的规模，并不算大，占地只不过半亩大小。

三人刚到青云观外，忽听那紧闭的观门，呀然大开，一个四旬左右，长髯垂胸的道人，迎了出来。

李文扬抢在前面一步，说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，有劳道长驾亲迎。”

那原来这道人正是他们要找的青云观主。

只见青云观主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李公子竟然也赶来了。”

李文扬笑道：“久日不见观主，思念甚切，特地赶来拜访。”

那道人连连说道：“贫道那里敢当，几位快些请入观中待茶。”两个道童，由那道人身后，闪了出来，去接于小龙手中缰绳。

于小龙望两个道童一眼，递过马缰，却伸手取了马背上的行李。

青云观主目光闪了几闪，两道冷峻的眼神，缓缓由林寒青和于小龙脸上扫过，说道：“哪一位是林公子？”

林寒青一抱拳，道：“晚辈林寒青，道长可是青云观主知命子老前辈吗？”

那道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正是贫道，令堂已遣飞鸽传书贫道，说你最近几日要到，贫道已然引颈相望，等待多时了。”

林寒青黯然叹息一声，垂下头去。

知命子微微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诸位请入观中。”转身带路，向前走去。

李文扬、林寒青、于小龙紧随在知命子身后而行，两个道童牵马绕入了另一条小径之中。

穿过了一座满植花树的庭院，登上了七层石级，绕入大殿左侧一座精致的院落中。

一排花树，环绕着一座瓦舍，知命子带三人直入那瓦舍之中，只见木椅竹几，打扫得纤尘不染，一个眉目娟秀的道童，垂

手站在一侧。

知命子低声说道：“三位请坐……”目光一转，望着那道童说道：“献茶。”

那道童应了一声，退了出去，片刻之后，手中托着木盘，走了进来。

知命子低声说道：“三位请自用茶，贫道去去就来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老前辈请便。”

知命子点头一笑，匆匆出门而去。

李文扬似是觉出情势有些不对，回顾了林寒青一眼，道：“林兄。”

林寒青原本忧郁的脸色，更显得忧郁了，双眉愁结，若有无限心事。

只听他轻轻应了一声，抬起头来，说道：“李兄有何见教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林兄早已认得青云观主吗？”

林寒青摇摇头，道：“不认识。”

李文扬不再多问，伸手端起茶杯，呷了一口，陷入了沉思之中。

沉默延续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，连那终日挂着笑容的于小龙，也似是受到了强烈的感染，一张嫩红的小脸，紧紧的绷起，端坐不言。

大约过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，知命子面带微笑，缓缓而入，说道：“林公子。”

林寒青抱拳道：“老前辈。”

知命子道：“周大侠又渡过二次险期，林公子总算赶上了。”

林寒青脸色大变，全身也微微颤抖起来，但却说不出一句话

来。

知命子大感奇怪，微一沉吟，道：“令堂传书之上，提到你带来了起死回生的千年参丸……唉！”他长长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为了周大侠的伤势，贫道已然尽了最大的心力，总算撑过了这段惊涛骇浪的日子……”

李文扬突然插口说道：“难道除了那千年参丸，周大侠的伤势，就无法医好吗？”

知命子摇头说道：“除了那千年参丸，贫道还想不出有何药物能够疗治周大侠的伤势。”

他微微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他身上连受一十七处剑伤，三剑深伤筋骨，内腑之中，又被掌力震伤，全凭深厚的内功，支撑着，奔行至此，贫道虽然略通医理，但术难回天，这等惨重之伤，实非一般药物能够疗治，一面飞鸽传书枫叶谷，报告凶讯，一面遣人搜购药物，以延续周大侠的生机。”

林寒青突然插口说道：“道长可否带晚辈去探视一下周大侠的伤势。”

知命子沉吟了一阵道：“他此刻已然是气若游丝，生机濒绝之际，昏迷近日，迄未醒过，林公子要见他，最好是待他服过千年参丸，神志稍复之时，再看不迟。”

林寒青突然站了起来，道：“晚辈可否到周大侠的病室外面，看他一眼？”

知命子道：“林相公何以急欲一见周大侠呢？”

林寒青两目圆睁，眼角迸裂，鲜血汨汨而下，道：“晚辈带来的一瓶千年参丸被人偷去了。”

知命子如受突然一击，全身震颤了一下，道：“参丸被人偷

去了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唉！被人偷去了，晚辈有负慈母之命，丢掉了参丸，误却周大侠的性命，虽万死不足以赎罪。”

知命子虽然为人沉着，但遇到此等之事，亦有些茫然无措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那参丸在何处被人窃去？”

于小龙抢先答道：“就在桃花居店中，事情不能怨我师哥，别人又不是抢去的。”

林寒青一语不发，但眼角的鲜血和汗水，却如雨滴一般，滚落在白衫之上。

李文扬道：“追寻失去参丸，非一朝一夕之功，眼下紧要之事，是要道长多用一些心思，暂保周大侠的性命。”

知命子缓缓站起身子，强自按捺下心中的激动，淡然一笑，低声对林寒青道：“参丸既已被人窃走，林公子也不用太过伤心，贫道当尽我之心，以延续周大侠的性命。”

林寒青缓缓举起衣袖，拂拭一下脸的血迹泪痕，缓缓说道：“在下遗失了千年参丸，如若因此延误了周大侠的性命……”

忽听一阵鸟翼划空之声，一只通体雪白的八哥，穿门而入，就落到李文扬的肩头之上。

李文扬一皱眉头道：“舍妹这寸步不离的雪媚儿，突然飞来青云观，好生叫人不解……”

只听一个清脆的笑声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大表哥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难道就不会有人偷了她的雪媚儿么？”

李文扬微微一怔，还未来及开口，一个全身青衣，头梳双辮，年约十四五岁的少女，已缓步走了进来，带着一脸天真的憨笑，一步一跳的蹦到了李文扬的身侧。

她目光环扫了室中一周，当她目光转注到林寒青的脸上时，不禁微微一呆，低声对李文扬道：“大表哥，这人哭什么？”

李文扬对这位犹带稚气的表妹，似是无可奈何，轻轻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你一个跑来了？”

那青衣少女道：“不行吗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你偷了她的雪媚儿，定然害得她心急如焚，她要肯饶了你，才是怪事。”

青衣少女道：“哼！怕什么？我在妆台上留下了字，告诉她到金陵青云观来找青云观主……”

知命子对这少女，似不相识，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姑娘找贫道作甚？”

青衣女嫣然一笑，道：“常听表姐夸你剑术高强，来找你领教、领教。”

知命子愣了一愣，道：“李姑娘信口胡说，姑娘岂可相信。”

青衣少女道：“你不用怕，我只是找你比个胜败出来，咱们无怨无仇，我也不会伤你。”她年纪虽小，但口气却是老大得很。”

李文扬急急吼道：“不许胡说！”

那青衣女抿嘴一笑，望着知命子道：“等会咱们比武之时，不要让我大表哥看见。”

知命子看她年纪幼小，犹带稚气，对她狂妄之言，也不放在心上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贫道浪得虚名，只怕不是姑娘对手，我看还是不用比试算了。”

李文扬急急说道：“我这位小表妹自幼被娇宠惯了，一向语无伦次，道长不要和她一般见识。”

知命子笑道：“贫道一把年纪了，哪里和她一般见识。”脸色

忽的一整，肃然对林寒青道：“林公子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老前辈有何吩咐？”

知命子道：“那窃取参丸之人，可曾留下什么痕迹吗？”

那青衣少女突然插口接道：“老道长……”

于小龙冷冷地望了那青衣少女一眼，道：“你少说两句好吗？人家在谈正经事情。”

那青衣少女呆了一呆，怒道：“哼！你是我什么人？要你多管闲事，不要脸。”

于小龙道：“你骂哪个？”

青衣少女道：“就是骂你！怎么样？”

于小龙怒道：“你可是不想活了？”双眉耸动，大有出手之意。

那青衣少女突然欺进一步，右手挥掌击了过去，左手纤指随出，点向于小龙的肋间，口中喝叫道：“你凶什么？我非得好好教训你一顿不可！”

于小龙闪身避开，一招“手挥五弦”斜斜劈了过去，接道：“好啊！看咱们教训谁？”

说话之间，两人已对拆五招。

林寒青目光一转，看两人动手相搏得十分激烈，攻拒之间的手法，竟然是各极其毒，出手袭击之处，无不是立可致人死地的要害大穴，不禁一皱眉头，大声喝道：“龙弟住手！”

李文扬也同时喝道：“小表妹，快些停手。”

于小龙听得林寒青喝叫之言，依言停了下来，但那青衣女却似打的兴致甚高，借机又拍去一掌，于小龙想不到她竟然不肯停手，一时间闪避不及，被她一掌正击在左肩之上。

这一掌力道甚强，只打得于小龙不自主地前冲行了两三步，

才拿住桩。

李文扬道：“唉！淘气的丫头。”右手疾出，一式“腕底翻云”迅快绝伦地向那青衣少女的腕脉之上扣去。

青衣少女右腕一缩，反手一指，点向李文扬右肘间的“曲池穴”。

她似是陡然警觉到不对，手指刚刚点出，立时又缩了回去，秀肩一晃，退后五尺，幽幽说道：“大表哥，你真要打我吗？”

李文扬叹息一声，回头对于小龙道：“小兄弟受了伤吗？”

于小龙道：“打什么紧，就凭她那一点力气，我站着不动，让她打上十拳八拳，也打我不死。”

那青衣少女怒道：“哼！你吹什么牛？别说十拳八拳了，我一拳你也禁受不住。”

于小龙道：“你刚才不是打我一拳吗？我现在不仍然好好的活着。”

青衣少女道：“我刚才那一拳没有用力，如若用上气力，你早就躺在地上不会动了。”

一对小儿女都是个性好强之人，言词之间，也是不肯相让，你一言我一语，吵得甚是激烈，但他们争吵的言词之中，却是仍然带几分赤子之心。

林寒青轻轻叹息一声道：“龙弟，你少说一句吧！”

于小龙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，耸动了两下肩膀，道：“我不同你吵啦，哼！要不是怕惹我大哥生气，今天非得好好教训你一顿不可。”

那青衣少女怒道：“谁怕你了？哼！不是大表哥从中劝阻，我今天非得打你个半死，才能出了我心头的气。”

这次于小龙果然不再还口，紧绷着小脸，瞪着一双又圆又大的眼睛，一语不发，胸中起伏不定，口中不停的长长吁气。

他的神情，叫人一眼之下，就可以看出他在勉强忍耐着胸中的气忿。

李文扬看那青衣少女仍然口若悬河，话如连珠，指手画脚的不停喝骂，立时冷冷叱道：“小表妹，你打了人家一拳，又骂了人家，还觉着吃了亏吗？人家不理你，并非是真的怕你。”

那青衣女指手画脚说了半天，心中气忿，似乎平复，但李文扬这几句又激起她心头怒火，但是对方是大表哥，骂不得，打不得，一股委屈之气，无法发泄，眼圈一红，滚下来两行泪水，举起一双雪白的小手，蒙在脸上，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。

李文扬摇了摇头，抱拳对林寒青，道：“林兄见笑，我这位小表妹，被家母宠坏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十三四岁，正是淘气顽皮之时，我这位龙师弟也是一样，李兄去劝劝她吧！”

李文扬缓走了过去，轻轻在那青衣少女肩头拍了一下，笑道：“小表妹，不用哭啦，我要你二表姐把她心爱的雪媚儿送给你。”

青衣少女突然放下蒙在脸上的玉掌，破啼为笑，道：“当真么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大表哥几时骗过你了……”

语气微一停顿，接道：“不过，你此刻要好好的听话。”

青衣少女偏头想了一阵，笑道：“好吧！”缓缓走到李文扬的身侧。

她一片天真娇憨，发起怒来，胡闹乱缠，不可理论，但文静

起来，却是一本正经，站在李文扬的身旁，一语不发，庄容正色，一派大家风范。

两人闹了一阵，好不容易安静下来，李文扬长长吁一口气，沉声对知命子道：“道长，请仔细的想上一想，除了那千年参丸，世上还有什么药物，可以救周大侠的性命？”

知命子沉吟一阵，道：“药物虽有，只是求之不易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道长可否说出那药物之名，让在下想想看，可否找到？”

知命子双目中神光一闪，突然放声大笑，道：“我倒忘了黄山世家藏有无数的奇药珍物了！”

李文扬道：“先祖虽然搜集了甚多的奇药珍品，但并非包罗万有，周大侠伤势奇重，但不知是否有可资疗他伤势之药？”

知命子道：“万年雪莲子……”

李文扬道：“这个寒舍倒有几粒。”

知命子道：“千年灵芝液。”

李文扬凝目沉思了一阵，道：“此物似听家母说过，大概也有收藏。”

知命子喜道：“只差一味药了，如若贵府中藏有此物，不用千年参丸，一样可以使周大侠重伤得救，神功尽复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什么药物？”

知命子道：“最为难求的药物，公子家中，既然藏有，想来这药物定然是有的了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世上事，常有出人意外之变，道长还是先别高兴。”

知命子道：“千年毒蟒之胆，和在两种奇药之中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此物虽似有存，但已被家母舍作救人之用，恐怕是没有了。”

知命子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虽有那两种百世难求之药，但少了那毒胆中和，药力将大大减去了甚多神效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不管舍下是否收藏有那毒蟒之胆，姑妄写在书中，如若能赶在舍妹启身之前，那就可以带来了。”

知命子举掌轻轻拍击一响，一个道装童子，急急奔了进来，垂手而立，说道：“师父相召有何吩咐？”

知命子道：“你取文房四宝来。”

那道童应了一声缓步退出，片刻之后，手托文房四宝而入。

李文扬提笔写了三种药物之名，然后，抓到雪媚，把那书信系在那只白色的八哥足上，说道：“此鸟极是通灵，而续飞力十分惊人，不论行程多远，从来是一气飞到。”手腕一抖，雪媚儿振翼破空而去。

拱手对那知命子一礼，说道“观主久居金陵，可知那桃花居中的隐密吗？”

知命子道：“久有耳闻，但却未曾目睹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晚辈倒是亲眼看到了几宗可疑之事……”语音微一停顿，又道：“不过那主事之人，似是一位极善心机的厉害人物，不但防护谨严，而且布设的不着痕迹，不深入留心，很难看得出来。”

知命子道：“这么说将起来，林公子那千年参丸，亦是桃花居中人盗窃的了？”

李文扬略一沉吟，道：“那倒不是，那窃药之人，似是已追踪林兄甚久，适巧在桃花居中下手而已……”目光缓缓凝注到林

寒青的身上，接道：“林兄在无意之中，却安排了一场二虎相斗的好戏，而且这场好戏的序幕，已然展开，只等待舍妹赶来金陵之后，咱们就可以决定是否参与这场搏战之中。”

林寒青愁锁的眉头，突然展动了两下，欲言又止。

他甚少在江湖之上走动，对江湖上的奸诈、险恶，所知不多，李文扬大赞自己预布二虎相斗之言，大为不解，但他素来不喜多话，欲问又休。

李文扬似是已看穿了林寒青的心理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林兄可是怀疑兄弟所说的话吗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只有些不解玄机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那窃取林兄参丹之人，留下了一方素帕，在那方素帕上大胆的留下了标识，这说明对方大有来头，敢作敢当，而且事出预谋，早有准备。”

林寒青点头应道：“李兄高明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桃花居中之人，亦似是早知道了林兄身怀参丸之事，只是他们下手晚了一步，被别人捷足先得，而且他们原定劫夺林兄参丸之策，也因林兄参丸的提前失窃，空费了一场心机，事出预料之外，又值他们首脑集会之期，主事无人，措手不及，便宜了那两个窃药男女，得以从容逸走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李兄的卓识明见，使在下五体投地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桃花居主事首脑，规令森严，此事可由那二女坚决赴死之情，加以证实，林兄赠以窃药人留下的素帕，固可救了二女之命，但也将引起桃花居和窃药人之间一场纷争……”

知命子突然插口接道：“只怕也要替青云观带来一场麻烦。”

于小龙茫然问道：“怎么又会给青云观带来一场麻烦呢？唉！

我是越听越明白了。”

知命子微微一笑道：“桃花居守护森严，布置得不露一点痕迹，那证明他们极不愿别人知道那桃花深处，窝藏着一处发号施令的绿林大寨，你们发觉了他们的隐秘，他们决然不会这般轻轻的放过你们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在下料他们还无暇顾及此事，林兄在桃花居中施展出几乎震慑世俗的武功，足以使他们减去轻敌之心，但他们目下志在参丸，高手势非集中抢夺那参丸之上，我想那桃花居主事人，还不至糊涂到二面分袭强敌……”

他挥动了两下折扇，大声笑道：“青云观主在江南武林道上，名重一时，桃花居中主事人，要动青云观，必先得想上一想。”

知命子淡淡说道：“不来则已，来则如排山倒海，狂风骤雨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观主放心，我李文扬招惹出来的麻烦，决不袖手旁观。”

知命子突然抬头，望望天色，道：“周大侠快要醒了，贫道要去病室中探视一下，诸位请在此稍坐片刻。”

林寒青突然插口说道：“老前辈，在下可否跟去看看？”

知命子微一沉吟，道：“好吧！但他此刻尚在晕迷状态之中，不宜去人太多，惊扰到他。”

李文扬笑道：“我等在此相候，林兄一人随去就是。”

知命子道：“周大侠伤势如无变化，贫道去去就来。”站起身子，举步向外行去。

林寒青紧随身后行去。

穿过了两座庭院，直入大殿，林寒青看得暗暗奇怪，忖道：“怎的把周大侠重伤之躯，放在这大殿之中。”目光转动，只见空

旷的大殿之中，除了那高大的神像之外，别无他物。

只见知命子直对那神像走去，身子一转，隐入了神像之后，探出手来一招，立时又隐失不见。

林寒青突然加快了脚步，疾奔过去。

原来，这神像和大殿后壁之间，有着一段距离，这时那后壁正中所在，已然启开了一座门户，知命子正站在门外相候。

林寒青抢行两步，走了过去，只见一层层的石级向下行去。

知命子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周大侠生性耿直，疾恶如仇，绿林道中之人，伤在他手下的不知凡几，他的声威，数十年来，一直震荡着江湖，但他的仇人也遍布大江南北，贫道昔年两得周大侠援手，保得一条性命，此时贫道虽已看破了红尘中事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再置身于江湖是非之中，但面对昔年的救命恩人，贫道怎能不尽心力……”说话之间，缓步向前行去。

林寒青刚刚下得两层石级，忽见知命子回手在壁间一拂，那扇开启的门户，突然自动的关闭了起来。

转了几个弯子，甬道突然又向上升去，丈余外处，突呈开阔，两个道装佩剑的少年，并坐一道石阶上，一见知命子，立时迎了上来。

知命子低声问道：“周大侠的伤势怎么样了？”

左面一个年纪稍长的道童答道：“未见恶化，也无起色。”

知命子道：“他可曾清醒过吗？”

那道童道：“没有，服药之后，一直未睁过一次眼睛，但他呼吸均匀，似是睡得极为香甜。”

知命子举手示意林寒青不要说话，转步向前行去。

两个道童转身抢上石阶，在壁间一推，一扇石门应手而开。

门里面是一座布设雅静的房间，靠左面一角落，突立一座五尺高低的石鼎，一座宽大的木榻上，仰卧着一个高大的身躯。

那人的身上，包满了裹伤的白绢，头脸上也包着白色绢布，全身上下似乎都为白色的绢布裹满，显然他全身都有着极重伤势。

隐隐可闻低弱但却均匀的呼吸之声，他睡得似甚沉熟。

知命子低声说道：“这是贫道修习内功的丹室，筑建十分隐秘……”一阵喝叱之声，传了过来，打断了青云观主未完之言。

知命子脸色一变，低声对那两个守在门口的道童说道：“你们出去查看一下。”

两人应了一声，疾快退去。

林寒青低声问道：“道长，可是有人摸来了青云观吗？”

知命子道：“来人不在观中，这座丹室，已通石室，在观后一座浅山之下，贫道为了周大侠的安全，已把观中几名弟子，一齐派出去，在这丹室之上，派有两名巡守之人，这喝叱之声由丹室之上传来，唉！这丹室筑建的虽然隐秘，但因距离地面太浅，如是遇上了通达筑建之学的高手，不难被查看出来。”

林寒青正待答话，突听一阵步履之声，传了进来，一个道装少年，急奔而入。

知命子道：“可是有人找入观中来了？”

那道装少年道：“咱们青云观，已经被人重重围了起来，李相公已和一人答上了话。”

知命子回顾了木榻一眼，低声对那道装少年说道：“你留在此地，照顾周大侠……”目光一转，移注到林寒青的脸上，接道：“咱们出去瞧瞧看，来的是哪一道上人物？”当先迈步行去。

两人匆匆出了甬道，开启了大殿密门，已听到争吵之声，传了过来。

知命子弹了弹身上灰尘，步出大殿。

林寒青缓步随行身后，出了殿门，只见李文扬带着于小龙和那青衣姑娘，一字排列在大殿前面的行人道上，拦挡住一群疾服劲装的大汉。

那为首之人，身高八尺，虎背熊腰，脸色赤红，虬髯绕颊，背上背了一个金光灿灿的巨轮，腰间围了一把软刀，神威凛凛。

只听那大汉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兄弟极不愿和黄山世家结下梁子，我们找的是青云观主，李兄最好是不要多管闲事，惹火上身，那又何苦？”

李文扬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百年以来，黄山世家以管闲事传诵于世，先祖的遗规，兄弟岂敢不从。”

那大汉还未答话，青云观主已高声接道：“张大侠别来无恙，不知大驾光临，有失迎迓。”

那大汉环目转动，打量了知命子和林寒青一眼，抱拳道：“特来拜望观主。”

知命子合掌说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，有何见教？”暗中却施展“传音入密”之术，对林寒青道：“此人乃江南武林道上，有名难惹人物，人称金轮神刀张大光。”张大光敞声一阵大笑，道：“无事不敢惊扰观主清修，今日造访，想请教道长两件事情。”

知命子道：“有何教言，贫道洗耳恭听。”

张大光道：“兄弟要事先说明，在下此事，并非本意……”

知命子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张大侠是奉命而来了。”

张大光那赤红的脸上，泛起一片羞愧之色，轻轻咳了一声，

道：“正是奉命而来。”

知命子缓步迎了上来，一面笑道：“不知奉何人之命？”

金轮神刀张大光突然仰望望天，缓缓说道：“当今武林之世，能够命兄弟之人，有得几个……”

知命子笑接道：“是以贫道有些不解了。”

张大光道：“观主不用冷讽热嘲，你只要知道在下是奉命而来，也就够了。”

知命子道：“张大侠既不愿说出奉了何人之命，贫道自是不敢相强，但不知见教何事？”

张大光道：“第一件事，向观主打听一个人的下落。”

知命子笑道：“贫道早已跳出武林是非，不闻问江湖中事，除了三五故友偶相走访之外，已不和武林同道往来。”

张大光道：“观主倒是推得干净，但兄弟打听之人，除了道长之外，却是很少有人知得了。”

李文扬一看青云观主和张大光答上了话，自己究竟是客居身份，不便强自出现，喧宾夺主，只好退到旁边，默不作声冷眼旁观。

知命子略一沉吟，肃容说道：“是哪一位？”

张大光道：“那人大大有名，声威远播，南七北六一十三省武林道上，无人不晓。”

知命子道：“张大侠不用绕圈子了，那人究竟是谁？”

张大光道：“铁面昆仑活报应神判周箕。”

知命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果然是一位誉满天下的高人，万家长生佛，是非神判，铁面无私，绿林道闻名丧胆……”

张大光接道：“兄弟不是听观主说道来了，我要问道长的是

周簪的下落。”

知命子神情从容地笑道：“武林中盛传其人之名，可惜贫道却缘悭一面。”

张大光脸色一变，冷冷说道：“观主请睁开眼睛瞧瞧，有道是善者不来，来者不善。”

知命子目光环转，四顾一眼，说道：“白日青天，朗朗乾坤，好一片清明世界。”

张大光冷冷说道：“青云观佳木葱茏，但却当不得一把无情之火。”

知命子笑道：“张大侠可知道这放火之前呢？”

张大光厉声说道：“可是要兄弟先杀几人吗？”

知命子道：“不错，放火先得杀人……”

李文扬冷冷接道：“杀人必得偿命！”

张大光环目中杀机闪动，凝注着知命子，道：“兄弟是看在咱们昔年一场相识的份上，才不惜苦口婆心。”

知命子接道：“盛情心领，感激不尽。”

张大光道：“周簪外中一十七剑，内受三阳掌力所伤，漫说是血肉之躯，就算是铁打金刚，也难逃得性命，观主维护一个重伤待毙之人，未免太不值得了……”

语音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也许他早已死去，观主为了保护一具尸体，树下强敌，智者不取。”

知命子道：“强如你金轮神刀张大侠，贫道也无能找出一位周大侠来顶数。”

张大光回目一掠身后八个高矮不同、肥瘦各异的大汉，冷冷说道：“观主可听过东海双蛟之名吗？”

知命子心头一震，神色为之大变，但瞬息之间，又恢复了镇静之色，说道：“贫道不问江湖中事久矣！对近年崛起武林的高人，甚少听闻。”

张大光纵声大笑，道：“道长已色厉内荏，尚望你再思兄弟之言，为着一具尸体，何苦树下强敌。”

于小龙忽然插口说道：“哼！你这人罗罗嗦嗦，说起来没个完，快些给我滚出去！”

张大光目光一转，投注到于小龙脸上，怒声喝道：“好胆大的娃儿，你是什么人的门下？孺子黄口，杀你不武，这笔帐当记你师父头上。”

于小龙冷笑一声，耸了耸肩头，道：“你不用找我师父，找我也是一样。”

张大光眉宇间杀机浮动，但瞬息间又平静下去，显然，他对青云观主的威名，有着甚大的顾虑，不理于小龙，却拱手对知命子道：“和兄弟同来的八位朋友，都是东海双蛟门下——”

微微一顿之后，又道：“观主还请三思，为一个奄奄一息之人，是否值得和东海双蛟这等强敌，结下势不两立之仇？”

知命子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任张兄舌翻金莲，贫道未见着周大侠，也是枉然。”

那排在张大光身后的八个大汉，似已忍耐不下，为首之人，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既然事情难以善结，张兄不用再好言劝说了。”

金轮神刀张大光高声接道：“如若兄弟没有确实的消息，证实那周簧在你青云观中，兄弟也不敢无事生非，打扰观主，眼下事情已成僵局，如若观主坚持不肯说出周簧下落，那就不能怪我张某人不够朋友了！”

林寒青仍然是一副愁眉不展的忧郁神情，呆呆地站着不动，对眼下的争吵之事，一副漠然无睹之态。

知命子仰脸望天，缓缓说道：“贫道虽已跳出三界以外，不问江湖是非，但也不愿受人要挟，张大侠这等步步逼迫，未免欺人太甚了？”

张大光冷冷说道：“观主执意不听兄弟良言，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”

缓步向后退出八尺。

这些人未到青云观前，早已商议好了，先礼后兵，先由金轮神刀张大光指名索人，青云观主知命子如若坚不买帐，再由东海双蛟门下弟子出面，以武力解决。

但大出张大光意料之外的，是黄山世家的李文扬，竟然不早不晚的赶来此地，这一世家，在武林之中侠名远播，历数代威名不衰，而武功博杂，交游广阔，各大门派，以及江湖正道人物，大都和黄山世家，有着极为深厚的交情，绿林道上人物，一提起黄山世家，无不退让三分。

但东海双蛟门下，却是未把李文扬看在眼里，张大光向后一退，立时缓步向前逼近。

张大光施展“传音入密”之术，低声对东海双蛟的门下说道：“那身着长衫，手握折扇的少年，乃黄山世家中第三代弟子，家学渊博，不可轻敌，看他神情，似是已决心要帮助青云观主，和咱们为难，此人年比虽是不大，但却是不可轻视之敌，诸位要小心一点了。”

东海双蛟门下的八大弟子移步欺进之时，已然齐齐拔出了兵刃，大有立时出手之势。

知命子表面之上，虽仍保持着镇静神情，心中却是暗自愁虑，东海双蛟，虽然是近年崛起江湖的边荒水寇，但势力却已侵入江南武林道上，凶威所指，无不慑服，心想这一战不论胜负如何，从今之后，青云观这片清静之地，必将兵连祸结，永无宁日。

只听那为首大汉高声喝道：“杂毛老道，还不亮出兵刃受死，等待什么？”

知命子肃然的脸上，泛现出一股怒意，冷冷说道：“贫道托身玄门之日，已经封剑不用。”

那为首大汉右手中握着一根龙头金丝软鞭，手腕一振，软鞭抖得笔直，接道：“你要自取死路，怪不得人！”

只见一个道装少年，急急奔了过来，手中捧着一柄拂尘，递到了青云观主面前。

知命子缓缓从那道装少年手中取过拂尘，肃然说道：“贫道和东海双蛟，素不相识，更谈不到恩怨二字。”

那为首大汉怒声喝道：“好大的口气，今日如不把你这座青云观踏为平地，东海双蛟的门下，还有何颜在江湖之上立足。”一抖软鞭，笔直地点去。

知命子微一侧身，手中拂尘疾卷而起，斜斜向那软鞭之上缠去。

这一柄小小拂尘，握在知命子手中，威势不输刀剑之类的兵刃，一拂之间，力道强劲绝伦，快如电闪，卷在了那大汉的软鞭之上。

那大汉心头虽然大为震骇，但口中却冷哼一声，猛然一挫腕势，硬把击出的软鞭向后收了回去。

那拂尘乃是异常柔软之物，缠在软鞭之上，坚牢异常，那大

汉一挫腕势，虽然把软鞭收了回去，但却无法把缠在软鞭上的拂尘抖震开去。

知命子突然一震手腕，内力骤发，向后一带，双方彼此用力一扯，知命子纹丝不动，那大汉却被带的马步浮动，向前一栽。

那为首大汉一回合之间，吃了这大的苦头，心中大为忿怒，大喝一声，呼的一招“横扫千军”击了过去。

知命子拂尘一挥，一招“平步青云”突然飘飘而起，避过一招。

那大汉连发两招，均未击中强敌，心中更显恼怒，软鞭运转，呼呼风啸，刹那间幻飞起漫天鞭影，排山倒海一般，直向青云观主罩了过去。

知命子身法灵活，行云流水一般穿行在那漫天的鞭影之中，手中拂尘轻挥淡扫，但却把那大汉凌厉的鞭势，化解于无形之间。

金轮神刀张大光冷眼旁观，心中暗生凛骇，忖道：青云观主的威名，果非虚传，再有黄山世家的李文扬从中相助，插手其间，看来今日这场纷争，只怕难以讨得便宜……

忖思之间，突听那施鞭大汉哼一声，缠战之势，陡然分开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知命子肃然的脸上，泛现出一片青白色，冷冷说道：“贫道虽无伤人之心得，却不愿伤于人手，你再三施展毒手相迫，自是怪不得贫道了。”

原来，那施展软鞭的大汉，久战不胜，突出奇学，暗运功力，施出“阴风指”，陡然点出一指。

他在纵横的鞭影中，突施绝技，果然一击得手，知命子只觉一股阴寒的暗劲，正撞肩头之上，心知已受对方的外门毒功暗

算，不禁激动杀机，强提真气，稳住伤势，反手一招“天河垂约”，拂尘抵隙而入，击在那大汉后背之上。

他在重伤之下，出手甚重，那根根鬃尾细丝，都贯注了强劲的内家真力，那手执软鞭大汉，实未料到，对方在中了自己东海“奇技”阴风指后，居然还能运功反击，只觉一阵奇疼攻心，拂尘击中之处，登时皮裂肉绽，鲜血淋漓。

东海双蛟门下，一看首座师兄吃了大亏，齐齐挥动兵刃冲了上来，准备联手而出。

李文扬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东海双蛟门下教出来的弟子，竟然是倚多为胜的无耻之徒，可是想群殴吗？”

那青衣少女和于小龙，早已看的心头难耐，急欲出手，只是没有出手机会，李文扬这一接口，两人不约而同的一齐跃出。

两支剑卷云飞雪，左右夹击，分向对方攻去。

于小龙刚才吃了那青衣少女一顿排头，心中窝藏了一肚子气，诚心要占先着，借这和强敌动手的机会，给那青衣少女一点颜色看看，长剑一探之间，抢先向最前一个大汉的前胸刺去。

那青衣少女起步略晚，剑势反被于小龙跃起之势所阻，但她却又不甘就此停手，剑锋一转，反向那身受重伤的大汉攻击。

这一对小儿女，年纪虽然不大，但一个家学渊博，已得真传，一个是名师苦心培育的高足，两人都是从不解事时，已开始奠基，学武的时间，和年龄几乎无分轩轻，又都是好胜心极强之人，一出手，竟都是生平绝学。

那当先冲上的大汉，心中只防备李文扬和知命子，根本未把于小龙放在心上。

眼看于小龙挥剑刺来，随手一挥手中雁翎刀，一招“大鹏展

翼”，大开大阖的斜封上去，心想这一击纵然不能把于小龙手中宝剑震飞，至少可弹震开去。

哪知这一念轻敌，竟招致杀身之祸。

只见于小龙疾刺而出的剑势，忽然一偏，斜里上撩，人随剑进，剑护身躯，当的一声，竟把雁翎刀滑封到一侧。

那大汉觉出情势不对时，已是晚了一步，雁翎刀已被于小龙长剑封出门外，一时间收刀不及，匆忙应变，疾退三步。

于小龙剑如附身之影，陡然向前一送“春云乍展”，幻起了一片剑芒，不容那大汉再变身法，剑势抢先疾变“玉女投梭”，寒光一闪，应声响起了一声惨叫，锋镝直穿前胸，力透后背，血喷数尺，尸体栽倒。

他一剑伤敌，心头大感舒畅，洋洋得意地回头望去。

目光到处，只见那青衣少女手中的寒芒疾转如轮，那已受重伤的大汉手中软鞭还未及举起，剑势已逼近身侧，寒芒盘旋，那大汉生生被截作两段。

李文扬看得一皱眉头，还未来及开口，耳际间已响起两声厉叱，一把厚背鬼头刀，一支亮银链子枪，挟带着一阵卷风轻啸之声，齐齐攻向那青衣少女。

那青衣少女宝剑疾翻，身随剑转，灵巧异常地避过两般兵刃，剑势一转，“云龙三现”，幻起了一片剑花，分向两人袭去。

于小龙更是大奋神勇，左手一翻，拔出肩上铁笔，笔攻剑斩，分袭四个大汉。

东海双蛟门下八个弟子，已然死去了两个，余下六人，两个和那青衣少女打在一起，于小龙则独斗四人。

林寒青凝神注视着场中的搏斗情势，暗自运气戒备，只要一

发觉于小龙有不支情形，立时出手相助。

金轮神刀张大光神色紧张得凝注着场中搏斗的情势，青云观主知命子盛誉满江湖，武功高强，早在他预料之中，但于小龙和那青衣少女的凌厉剑招，却是大大地出了他意料之外，但见两人剑势翻飞，以寡抵众，不但毫无败象，而且攻多守少，东海双蛟门下虽然以六攻二，仍是无法抢得上风，愈看愈是心惊，暗道：对方尚有两人未曾出手，黄山世家的李文扬，乃江湖上出了名的难惹人物，武功不在青云观主之下，那白衣少年气定神闲，决非等闲之辈，看来今日这一战败多胜少……

忖思之间，忽听于小龙大喝一声，一剑“流云掩月”，长剑幻起了一片蒙蒙的剑气，大片白芒，掩袭而至，铁笔暗藏于剑光之下，笔锋到处，惨叫震耳，东海双蛟门下，又一个血溅当场。

那青衣少女眼于小龙连连抢去先着，又伤一人，心中又急又气，宝剑突变，施出家传绝技“一帆普渡”，剑势挥转之间，寒光大盛，拨开链子枪，人剑并进，剑锋抵隙而入，逼开鬼头刀，斜斜斩下。

一声惨叫，那手握鬼头刀的大汉，竟然被斜肩劈成两半。

东海双蛟门下八大弟子，转眼间伤了一半，金轮神刀张大光再也沉不住气了，摘下背上金轮，抖开腰中缅甸刀，厉声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四个激战中的大汉，眼看师兄弟伤亡一半，心中惊痛交集，但这一对金童玉女般的娃儿，武功既好，出手又狠又辣，再打下去，唯有死亡一途，听得张大光大喝之声，立时借阶下台，各自急攻一招，疾跃而退。

于小龙和那青衣少女正待追赶，却被李文扬、林寒青双双喝

止。

那青衣少女望着横在眼下的尸体，忽的展颜一笑，道：“东海双蛟门下弟子，原来都是这等脓包，哼！这点武功，也敢到青云观来丢人现眼。”

于小龙耸耸肩头，扬剑指着金轮神刀张大光笑道：“你摘轮抽刀，吹胡子瞪眼，可是感觉到心中不服气吗？那就不妨自己上来试试，别让这些蛟子蛟孙们白送命了。”他言来神色自若，但语气的尖薄刻毒，尤过那青衣少女。

金轮神刀张大光，目光一掠那横在地上的尸体，冷笑一声对青云观主说道：“东海双蛟门下这一笔血债，记到青云观主的名下了，不出十日，东海双蛟自会亲临青云观讨取这笔血债。”

知命子目光何等锐利，早已看出了张大光在自找台阶，淡然一笑，道：“贫道自封剑归隐以来，从未再伤过人，张大侠尽管请便吧！”

张大光还刀入鞘，说道：“兄弟见到东海双蛟之时，自当据实相告今日之情。”转身向观外行去。

这几人来得气势汹汹，但却闹个灰头土脸而去。

于小龙一捏宝剑，喝道：“站住……”仗剑追了上去。知命子拂尘一挥，低声说道：“放他们去吧！”

于小龙狠狠瞪了知命子一眼，缓缓把长剑还入鞘中，显然，他对知命子的放人之举，大为不满。

知命子微微一笑，目光一掠于小龙和那青衣少女，说道：“两位小小年纪，竟然有这等精奇的剑学，假以时日，不难成为一代名剑。”

于小龙对知命子的夸奖，毫无欢欣之容，摇着小脑袋，说道：

“放他们回去，正好替东海双蛟留几个带路之人，不错啊！”

林寒青心知这位师弟年纪虽小，但心情却是高傲得很，除了师长和自己之外，谁的话也不愿听，怕他口不择言，冲撞起知命子来，赶忙接口叱道：“龙弟，不许胡说！”

于小龙虽是顽皮倔强，但对待林寒青却是恭敬柔顺，不敢顶口，当下住口不言。

李文扬一拱手，笑对知命子道：“不是在下帮助那位于兄弟说话，你这般的放走他们，实在是太便宜了。”

知命子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周大侠复醒在即，贫道必须得入室守候，不宜和他人再行动手了……”

李文扬道：“其实只要道长不要出手拦阻也就是了，哪里要道长亲自出手。”

知命子道：“诸位先请入室中小坐片刻，贫道去瞧瞧周大侠的伤势就来。”

李文扬点头一笑，带着青衣少女，大步行去。

林寒青低声问道：“老前辈，我可要同行吗？”

知命子道：“这时周大侠苏醒之后能否活得，贫道也无把握，林公子同去一看最好。”

于小龙人小鬼大，虽未闻知命子提说到他，但似已自知不能同去，突然放步而行，追随李文扬和那青衣少女的身后，直入西厢房去。

知命子、林寒青重入大殿，沿密道又回地下密室之中。

这时，那满身包着绢布的人，已然转过了身来，睁着一双环目，呆呆望着两人。

他头上也包满了白色的绢布，除口鼻和双目之外，都被那白

绢密封起。

他的眼睛虽然睁得很大，但却涣散无神，白绢空隙间，露出了几缕萧萧白发。

知命子黯然一叹，轻步走了上去，说道：“周兄元气未复，最好是不要讲话。”

林寒青躬身一个长揖，道：“晚辈林寒青见过周老前辈。”

那老人圆睁的双目，眨动了两下，一缕微弱的声音，缓缓传入耳际，道：“我已经不行了，道长不用再多费心机。”

知命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周大侠只管安心养息，贫道已代周兄觅得疗伤灵药，三五日内，即可送到……”

周簧微弱地接道：“我知道我内外都受了致命的重伤，你不用再白耗心血。”

知命子道：“周兄应该相信我的医道。”

周簧缓缓合上眼皮，说道：“这娃儿是谁？”

知命子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一位武林晚辈，乃贫道故交之子，周兄不宜再说话了。”

周簧果然不再说话，轻微喘息之声，传入了两人的耳际。

知命子轻轻一拉林寒青，缓步退出了密室，直奔待客西厢。

第三回 一探桃花居

李文扬迎了上来，问道：“林兄见过周大侠了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见过了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他的伤势如何？”

知命子反口问道：“令妹至迟需得几日赶到？”

李文扬见闻广博，一听知命子反问之言，已知周簪的伤势有变化，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如若舍妹尚在家，以她脚程，快则三日夜，迟也不会超过五日。”

知命子道：“唉！只怕他已经等不及了！”

李文扬道：“什么？他的伤势有了变化？”

知命子道：“他自被贫道敷过药物，养伤密室之后，神智从无今日这般清醒，贫道担心他伤势要变……”

忽听一个沙哑的声音，传了进来，道：“你这小牛鼻子，也不睁眼瞧瞧你们这座荒山野庙中，有几样值钱东西，还怕老夫偷了你们不成……”

于小龙突然一侧身，疾如流矢般，跃出室外。

那青衣少女眼看于小龙急窜而出，生恐落后，紧随着疾向室外冲去。

知命子一皱眉头，举步向外走去。

李文扬道：“这声音好生耳熟，我去瞧瞧。”喝声中人已向外行去。

不见他撩衫奔行，但举动却是快迅如电，身形一闪，人已抢到青云观主前面。

林寒青突然低声说道：“老前辈留步。”

知命子左脚已跨出门外，陡然转过身子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晚辈那位小师弟，淘气得很，请道长多多照顾，他如问起晚辈，就说我守护密室，侍奉周老前辈。”

知命子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你要到哪里去？”

林寒青凄苦一笑，道：“我要去追回那失去的参丸。”

也不容知命子答话，飞身一跃，破窗而去。

知命子急急叫道：“使不得。”纵身追出窗外。

两人相差也不过眨眼工夫，但知命子追出后窗，只不过遥见一点白影，闪了几闪，隐失不见。

他呆呆地站在屋顶上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好俊的轻功，当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胜旧人。”

只听那沙哑的声音，传入耳际，道：“青云观主在吗？”

知命子神智一清，赶忙跳下屋顶，跃入室中，关好后窗。

一阵步履声传入室中，夹着李文扬清亮的声音，道：“你这老偷儿跑到青云观来干什么？”

知命子转头望去，只见一个五旬左右的瘦矮老儿，留着一把山羊胡子，满脸倦容，一身尘土，大摇大摆地和李文扬并肩而来。

于小龙和那青衣少女，紧随在两人的身后。

那矮瘦老者，突然大迈一步，跨入室中，也不容李文扬为他介绍，一抱拳道：“道长可是青云观主吗？”

知命子合掌应道：“贫道知命子，尊驾贵姓？”

那矮瘦老儿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雅得很，老偷儿杨清风。”

知命子道：“久仰大名了。”

杨清风目光流转，打量了房中布设，道：“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请问观主一声，周大侠周簪，可是落脚这青云观中吗？”

知命子一皱眉头，道：“杨大侠问他作甚？”

杨清风道：“风闻他受仇家暗算，身受重伤，不知是真是假？”

他这等单刀直入的坦然问法，一时之间，真还使知命子无法作答，措词难筹，沉吟不语。

李文扬接道：“怎么？老偷儿，你也做了东海双蛟的爪牙了？”

杨清风愣了一愣，道：“老偷儿这名号虽然不雅，但自信还有几分骨气，李公子这话未免问的太小觑我老偷儿了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那你打听那周大侠下落作甚？”

杨清风突然放声大笑一阵，道：“昔年老偷儿受过他救命之恩，特地赶来探看一下，顺便送上一瓶疗伤之药……”

语音一顿，突转凄凉道：“万一不幸，周大侠已经去世，老偷儿也要在他的坟前祭奠一下，聊表寸心。”

知命子道：“周大侠伤得很重，只怕不是一般药物能够奏效。”

杨清风道：“如是一般药物，老偷儿脸皮再厚，也不好意思送到青云观来。”

知命子道：“什么药物，可否先容贫道一看？”

杨清风探手入怀，摸出一个玉瓶，递了过去，道：“如若老偷儿没有走眼，这该是参仙庞天化调制的千年参丸。”

知命子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周大侠确在我青云观中，得你杨兄这一瓶千年参丸，周大侠一条命算是捡了回来，贫道这里代为谢过。”

说完，单掌合胸，欠身作礼。

杨清风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我老偷儿受过周大侠救命之恩，也该当一报，在下也不再打扰观主，就此别过。”说完就走，转身急奔而去。

知命子望着杨清风的背影轻轻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此人虽负偷儿之名，但为人却是豪放得很。”

李文扬目光一转，不见林寒青，不禁一皱眉头道：“林兄哪里去了？”

知命子素来不善谎言，李文扬这一追问，立时张口结舌答不出话，呆了半晌，才一跺脚，道：“唉！他如多等候片刻工夫，也不会负咎而去了。”

李文扬吃一惊，道：“他到哪里去了？”

知命子道：“他因周大侠伤势严重，非得千年参丸始能相救，抱咎失药追寻遗失参丸去了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天涯茫茫——他要到哪里去找？”

知命子：“唉！阴差阳错的是这瓶失了的参丸，重又回到了我们手里。”

李文扬忽然惊叫一声，道：“糟糕！”

那一直未开过口的青衣少女，突然接口说道：“大表哥，什么事糟糕了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林寒青外和内刚，虽然身位绝世武功，却无法应付江湖上的险诈，何况……”

知命子似已经意会到李文扬言中的未尽之意，也不禁失声接道：“李公子可是怕他孤身涉险去找那参仙庞天化吗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不错，这失去的参丸，有如投在海中的沙石，天

涯辽阔，他又毫无可资追寻的线索，如何一个找法，但想到此丸乃参仙庞天化炼制之物，极可能去找庞天化了。”

知命子眉宇间泛现出一股焦急之情，道：“果真如此，那就危险太大了。”

李文扬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庞天化孤芳自赏，从不和武林同道来往，只怕家母也不识他。”

知命子接道：“据贫道所知，中原武林同道中，和参仙庞天化攀得上交情的，只有武当派外家名宿，十方老人桑南樵。”

李文扬接道：“十方老人桑老前辈，在下倒是识得，只是此人有如闲云野鹤，行无定处，一时那里去找？”

忽听那青衣女失声叫道：“啊！那小鬼头哪里去了？”

李文扬、知命子同时听得一怔，转脸看时，果然于小龙已然不见。

李文扬一跺脚，道：“该死，倒是忘记留心他了。”

那青衣少女道：“咱们快些追吧！”

李文扬道：“其人轻功不弱，只怕此刻已走出数里之外，咱们哪里还能追赶得上？”

知命子道：“唉！当真是一误再误，贫道一生之中，就未做过这等糊涂之事。”

且说林寒青离开了青云观后，一路施展轻功提纵身法，疾如破空流矢一般，直向江岸奔去。他为了赶路，避开了人行官道，认定了方向越岭而行。

一路上从不停歇，赶到江边，已累得汗水湿衣。

一叶渔舟，渡他过了大江。

林寒青扔下一块黄金作盘资，大步行去。

他心急如焚，匆匆而行，直向桃花居中奔去。

桃花依旧，盛放迎风，桃花居仍然是座上客满。

林寒青略一犹豫，直向店中闯去。

他心中对桃花居，早已有了个概略之念，绕过那环绕桃林建筑的酒棚，直向桃林深处行去。

白石小径上，飘落了几片早谢的花瓣，曲转在密茂的桃林中。

转过了几个弯子，到了一处岔道所在，林寒青停下脚步打量了一下四周的形势，沿着正中一条道上行去。

这景物幽美、花红草绿的桃花林中，看似悦目如画，毫无戒备，实则每一段距离之中，都有着森严的戒备，林寒青行约四五丈远近，忽由两株巨大的桃树之后，转出来两个身着青衣的少年。

这两人年龄都在二十左右，长的甚是俊秀，只是眼神闪烁不定，隐隐流现凶光，面色苍白不见血色。

林寒青目光一掠两人，仍然举步行去。

两个青衣少年忽然转入路中，挡住了去路，笑道：“客人要到哪里去？”

林寒青冷漠地说道：“飞翠楼。”

两个少年同时微微一愕，道：“飞翠楼？”

林寒青默然不语，只把两道凌厉的目光，投注两人身上。

两个少年，打量林寒青一阵，左首一人缓缓说道：“大驾可是要造访绿绦姑娘吗？”

林寒青微一点头。

两个少年相互望了一眼，左首一人道：“绿绦姑娘的约会，已

定到三日之后，有劳大驾留下姓名，三日之后再来。”

林寒青冷冷说道：“在下今日非得见她不可！”举步向前行去。

两个少年四顾一眼，不见人踪，立时欺身而上，左掌一挥，疾向林寒青前胸迫去，口中冷冷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林寒青右手飚然而出，抓住了左面一人，默运内力，向前一带，横向右面一人撞去。

那人只觉半身酸麻，全身力道完全失去，才知遇上了高手，心头大为震骇。

右面一人眼看同伴的身子，硬向掌势上面撞来，只好一收掌势，急跃而退。

林寒青早已成算在胸，哪还容他逃走，右手松开，急跃而上，一把抓住了那人衣领，低声说道：“动一动我就震断你的心脉，要你立时气绝当场。”

那少年果然不敢再动。

林寒青随手一掌，拍在那少年背脊之上，说道：“你们两人都被我震穴斩脉的手法，伤了要穴，七日之内，不能妄运真气，和人动手，否则吐血而亡。”

两个少年穴道虽然受制，无能反抗，但双目中却流现出一片狡诈的光芒。

林寒青冷冷说道：“你们如若不信，不妨暗中运气试试。”说完之后，推活了两人穴道。

那两个少年依言一试，暗提真气，果觉背脊之上，两处穴凝血不行，真气倏然中断。心头大为震骇，立时改颜相向，欠身说道：“我等有眼不识泰山，望大驾恕罪。”

林寒青冷漠地说道：“暂时委屈你们一下，待我离开之时，再解开你们被点的穴道。”

向前行了几步，突然又回头说道：“记着你们两人的生死，已完全操在我掌握之中，半月之内，伤穴不解，太阴经脉，即将凝结爆伤，终生一世，不能再习武。”

两人虽然默不作声，但却连连点头。

林寒青不再理会两人，大步直向飞翠楼前走去。

一片高耸的青竹，环绕着一座高楼，两扇青竹编成的篱门，半掩半闭。

林寒专一推篱门，大步行了进去。

一个容貌清秀的小婢，快步走了上来，欠身说道：“大爷你可走错门吗？”

林寒青冷漠一笑道：“这可是飞翠楼？”

青衣小婢道：“不错，客人要找哪一个？”

林寒青道“绿绫。”举步向前行去。

那青衣小婢，急急说道：“姑娘没空，请客人留下名，改日再来吧！”

林寒青道：“我今日一定要见她。”

那青衣小婢道：“不行，姑娘眼下正在筵客。”

林寒青不再理她，大步行入灯门。那小婢也未追来。

大厅中一色的紫绫垂遮，四张红漆太师椅上，摆着雪白的坐垫，四个壁角，放置了四盆花，香气浓郁，扑鼻沁心。

除了这华贵摆设之外，宽敞的大厅上，寂无一人。

林寒青目光一转，只见大厅左侧近壁，有一座白绫铺垫的木梯，立时举步而上。

走完了十八层木阶，又是一座敞厅，九个浓装少女，一排并坐在敞厅一侧，看了林寒青一眼，缓缓伸出玉掌道：“姑娘的筵客请帖？”

林寒青摇头答道：“没有。”

那婢女道：“没有受召之贴，来此作甚？”

林寒青转眼望了望那上登三楼的木梯，道：“我要找一个人。”

群婢齐喝道：“找什么人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绿绫。”右臂一伸，接道：“闪开去，在下不愿出手。”

群婢怒声喝道：“好大的口气。”七八只纤纤玉手，齐齐向林寒青抓了过来。

林寒青剑眉转动，俊目放光，横臂一扫，逼开群婢掌势，左手突施一个擒拿手法，手掌翻转之间，抓住了那正中婢女右腕，用力一带，那婢女登时被带的打了一个转身，直向群婢撞去。

他出手一击，先声夺人，群婢无不大骇，齐齐向后跃退。

林寒青借势一个闪身，穿过群婢，直向楼上奔去。

群婢似是自知难以拦挡，竟然都停步不追。

三楼上又是一番景色，前半部厅房并列，后半边却是一座宽敞的凉台，绿绫遮天，红毡铺地。

凉台上盛筵未散，两个身躯魁梧的大汉，正举杯对饮。

一个容色照人的绿衣丽人，端坐在两个大汉之间，白绢掩口，眉目含笑，一双大眼睛不停的转动，在两个大汉的脸上打转，顾盼间风情万种，媚态撩人，瞧得那两个大汉，神不守舍，林寒青在那凉台站立良久，两人竟似毫不知觉。

还是那绿衣丽人神智未昏，眼角流动间，看到肃然卓立的林寒青，突然取下了掩口白绢，正容而坐。

两个大汉相对呵呵大笑，饮了杯中之酒，目光转动，突然发觉了林寒青，脸色忽然一变，齐齐推杯而起。

那背东面西坐的大汉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好小子，胆子倒不小。”一按桌面，急窜而出。呼的一拳，迎胸劈到。

林寒青听他一拳生风，知对方武功不弱，身躯斜斜一转，一个“倒踩七星步”，闪过那拦路大汉，闯入了凉台之中，目注那绿衣丽人，冷冷喝道：“你就是那绿绫吗？”

那绿衣丽人，神色镇静，嫣然一笑，道：“贱妾正是绿绫，相公大名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你不用问我姓名……”

那面东背西而坐的大汉，突然一掌，击在木桌之上，冷然接道：“好狂的口气，格老子先要教训你一顿再说。”

林寒青看他落掌之处，指痕宛然，心中暗道：“好雄浑的内力，此人倒是不可轻敌……”

这时，那当先出手的大汉，已然返扑回来，一式“饿虎扑羊”，右手五指箕张当头抓下。

林寒青双肩一晃，又闪开了数尺，仍未还手。

那面东背西的大汉突然离位而起，疾冲而上，举手一拳，击向林寒青的后背。

林寒青横里跨了一步，避开一拳。

两个大汉一前一后，同时展开了迅快的攻势，拳掌交错，虎虎风生。

林寒青穿行在拳掌交错之中，始终不肯还手，但他身法奇

奥，任两人拳脚如雨，竟是一拳也打他不中。

那俊美的绿衣丽人，似是甚为欣赏三人打斗之情，面带微笑，凝神相注。

那两个大汉攻势愈来愈猛，但林寒青的身法却是愈来愈见奇奥，步若行云流水，不论两人掌拳如何猛恶，始终无法沾得他一寸衣角。

那绿衣丽人微笑渐敛，神情也逐渐转变得十分严肃，缓缓站了起来，走到三人身侧，高声喝道：“三位不要打啦！”

其实只有那两个大汉在手不停挥的一味迫攻，林寒青始终未还过手，但那绿衣丽人一喝，两个大汉立时倒跃而退。

林寒青虽未还手，但他亦觉到这两人的武功，十分高强，掌力雄浑，乃两个强劲之敌。

那绿衣丽人目光一掠林寒青，盈盈一笑，道：“二虎相斗，必有一伤，三位如若这般相斗下去，不论哪个受伤，都是一件大煞风景的事。”

那两个大汉拳脚齐飞的猛攻了数十招，竟然未能打到林寒青一拳一脚，心中大为震骇，那绿衣丽人出言一劝，也就借阶下台，默不作声。

林寒青微微锁着眉头，忧郁中带着一片冷漠，对那绿衣丽人相劝之言，未置可否。

他一身雪白的衣服，因急急赶路，溅得满身泥浆，但却无法掩蔽住他那英秀之气。

那绿衣丽人欠身对林寒青施了一礼，道：“绿绫薄命弱女子，身操贱业，迎来送往，幸得各位恩客们荣赐宠爱，得以小享盛名，公子如不见弃，尚请入席小座，贱妾当重整残席，为公子接风

……”

语音微顿，嫣然一笑，目光斜斜掠过那两位大汉，接道：“不打不相识，有道是英雄相惜，三位这一战，真是棋逢敌手，将遇良才，贱妾虽然不甚解武事，但也看得出，决非一半个时辰之内，能够分出胜负……”她自说自语，不容别人插口，柳腰款摆，欠身肃客。

林寒青也不答话，一转身大步行到席前，自行坐了下去。

绿绫莲步细碎，也随在林寒青身后入了席位。

那两个大汉紧追在绿绫的身后入席。

绿绫轻击两掌，立时有两个青衣小婢，应声走了过来，绿绫吩咐二婢撤去残席，重整酒筵。

不大工夫，美酒佳肴，齐送了上来。

林寒青的漠然和冷峻，使那两个大汉，无法和他攀谈。

还是绿绫举起了酒杯，笑对林寒青道：“公子高姓大名，何以知得贱妾？”

林寒青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无名小卒，说出来姑娘也不知道。”

绿绫盈盈一笑，道：“公子既不愿说出姓名，贱妾自是不便要强。”目光一掠那两个大汉，接道：“这两位乃江南武林道鼎鼎大名之人，苏州常天键，扬州鲁白平。”

林寒青微一颌首，道：“久仰大名。”

常天键一抱拳，道：“不敢，兄台似非江南武林道上之人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来自遥远边荒。”

鲁白平接道：“兄台身法奇奥，乃兄弟等生平仅遇高手，在下借花献佛，奉敬一杯。”

林寒青端起酒杯，就唇欲饮之际，突然又放了下来，缓缓说

道：“在下力不胜酒，素不沾唇，有负兄台雅爱了。”

绿绫微微一笑，目注苏扬二杰，说道：“公子既不吃酒，咱们岂能强人所难，贱妾代他奉陪一杯就是。”也不问两人是否同意，举杯就唇，一饮而尽。

常天键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姑娘既肯相代，我等索性奉敬一个双杯如何？”

绿绫一扬柳眉儿，目光一溜林寒青，笑道：“只怕是路柳墙花，难以看在公子眼下。”

说完话，果然又自行斟了一杯，一仰而干。

鲁白平双目中神光闪了两闪，突然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荣承款待，已然酒足饭饱，不便再多打扰，就此别过。”

常天键一抱拳，道：“在下也要告辞。”

绿绫缓缓站起，欠身说道：“今日未能使两位尽兴而返，贱妾甚感抱歉，容待异日作东，再奉两位一醉。”

常天键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如得宠召，自当依限赶来。”转身大步行去。

鲁白平冷冷地看了林寒青一眼，拱手说：“后会有期。”转身急行而去。

绿绫望着两人的背影，消失于夕阳晚霞之中，微微一笑，回顾了林寒青一眼，道：“苏扬二杰含怒而去，只怕这笔帐要记在公子的头上了。”

林寒青冷冷说道：“我和他们无怨无仇，有什么可记之帐？”

绿绫笑道：“美色醉人，情剑溅血，古往今来有几个英雄豪杰，不是伤败女人手中。”言来眉开眼笑，一片自负神色。

林寒青冷冷说道：“但在下却不是慕姑娘美色而来。”

绿绫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公子人中之龙，自不能和常人一样。”

林寒青脸色仍然是一片冷漠，对绿绫的颂赞之言，也不知是喜是怒？

阴沉的绿绫，实有着惊人的镇静，任凭林寒青恶言相加，但始终不动声色，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公子剑眉星目，风采动人，可惜这身衣着使公子减色不少，贱妾深闺之中，尚藏有两套男装，公子请换过衣服，咱们再剪烛长谈如何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盛情心领，我看不用了。”

绿绫微扬眉梢，大眼睛眨动了两下，道：“公子这般推辞，实叫贱妾难以猜想出公子来意？”

林寒青冷峻的目光，缓缓由绿绫的脸上扫过，道：“简单得很，在下来讨取一件东西。”

绿绫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什么东西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一条绢帕。”

绿绫樱唇启动，格格一阵娇笑，道：“我还道是什么大不了的珍贵之物，原来是一条绢帕，公子既然登上了飞翠楼头，不论你为何而来，就是我绿绫的客人，先请开怀畅饮几杯，贱妾立时奉上绢帕。”

林寒青万没想到，讨回绢帕之举，竟然是如此的顺利，不禁微微一怔。

绿绫伸过来纤纤玉手，端起林寒青面前的酒杯，又把自用的酒杯推到林寒青面前说道：“武林中人，贱妾见过不少，人人都免不了多疑之心，公子自是难以例外，请用贱妾之杯，对饮一盅如何？”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林寒青仰脸望着耿耿星河，答非所问地说道：“时光不早我

要走了”。

绿绫柳眉微耸，一抹杀机，闪掠而过，但一瞬间，又恢复动人的笑容，接道：“相公请稍候片刻，贱妾去取绢帕。”

站起来，举步行去，但见她莲步细碎，腰肢轻摆，走得风情万种。

林寒青冷眼相视，看她走入室中。

但见火光一闪，室中亮起一盏纱灯。

林寒青迅快地移动方位，选择一处视线辽阔之地，直视着隐入室中的绿绫。

窗棂上倒映出一条人影，移动了一阵，突然静止不动。

时光在林寒青等待中，悄然溜去，顿饭工夫过去了，不见绿绫出来。

林寒青等得不耐，不自觉地举步向室中行去。

半掩朱门，遮去了室中一半景物，也遮住了室中的绿绫。

林寒青正待举步而入，忽然心中一动，暗道：夜暗孤楼少年男女，我岂可闯入她的闺房，当下重重的咳了一声，还未开口，室中已传出绿绫娇媚的声音，道：“相公太拘谨了，飞翠楼不是王侯宅，贱妾亦非贞烈人……”

林寒青冷笑一声，一脚踢开了半掩朱门。

目光触处，不禁一呆。

只见绿绫身着亵衣，披一层薄如蝉翼的白纱，斜倚榻上。

林寒青忽然别过头去。冷冷道：“我不愿杀你这个妇道人家，快些还我绢帕，我要走了。”

绿绫道：“绢帕在我枕下，你自己过来取吧！”

林寒青怔了一怔，终于缓步行了过去，突然伸手向枕下摸

去，果然取出了条雪白的绢帕。

展开看去，白绢无痕，一阵阵幽香，扑入鼻中，哪里是自己要寻之物，不禁大怒，正待发作，忽觉眼前一黑，暗道：“不好！”举掌向卧榻上的绿绫劈去。

他功力刚聚，掌势劈落一半，内功似发未发之际，人已难再支持，但感头重脚轻，双脚突软，身子摇了几摇，倒摔在地上。

不知过去了多少时光，林寒青由晕迷中清醒过来。

睁眼看时，四外一片漆黑，手脚抬动，起了一阵叮叮咚咚的金铁交鸣之声，敢情全身已被铁链锁了起来。

林寒青镇定了下心神，运足眼神望去，但见四壁都是坚牢的石壁，不见一丝天光，原来这是一座专以用来囚禁重要人犯的石牢。

林寒青觉着这石牢深入地下，不禁暗自一叹，忖道：我料敌有误，死在这地牢之中，那也是自取其咎，但周大侠等候参丸，却如大旱之望云霓，奄奄一息，急待抢救，如若因此误了性命，实是一件终身大恨大憾之事。

思忖之间，忽觉壁上响起了一阵轧轧之声。

林寒青轻启双目，凝神望去。只见一侧壁上裂开了一个尺许见方的方孔，一片灯光透射而入。

一只纤纤玉手，托着一个木盘，由那方孔中送了过来，紧接传过来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，道：“林相公请进食用之物。”

一股浓烈的酒芳肉香，扑了过来。

闻到那酒肉的香气，林寒青确觉着有些饿了。

正在想着该不该进一点食用之物，以保持体力，忽听一阵铁索叮咚之声，一只枯瘦有如鸟爪一般的怪手，突然由一侧伸了过

来，抢过了那只木盘。

林寒青凝目望去，只见一侧壁角处，坐着一个衣服褴褛枯瘦的老人。

他头上长散发乱，脸颊上也生满了杂乱的胡须，掩遮去了面目，使人无法瞧得清楚。

只见那裂开的方孔，逐渐地合了起来，囚室中，又恢复一片黑暗。

林寒青目力过人，虽在黑暗之中，亦可辨识出那人的停身之处，且可清晰地看到他的举动。

那个枯瘦的老人，好似饿了甚久，一手端着木盘，一手不停的取食盘中之物，狼吞虎咽，馋相毕露。

林寒青暗暗的叹息一声，忖道：这人不知多久没有吃过东西了。

那人虽然生的枯瘦矮小，但食量却是惊人，片刻工夫，竟然把一盘食物吃的点滴不剩。

但他似是意犹未尽，把仅余一壶美酒，也一口喝了下去。

他似是吃的十分舒畅，放下木盘酒壶，拍了拍肚子，抬头望了林寒青一眼，忽然动了歉咎之心，缓缓问道：“小娃儿，老夫连你的一份也一并吃了，下次他们再送食用之物，老夫点滴不尝，还了你的一份就是。”

林寒青摇摇头答道：“我不饿。”

那枯瘦老人进过食物之后，精神大振，双目中神光闪了几闪，笑道：“不饿，哈哈，小娃儿，除非你打算饿死在石牢之中，或是内功的修为已达不进食物之境，要不然你非得吃他送来的东西不可……”他似是自己勾起了伤心之事，豪气忽消。

长长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老夫已在石牢中渡过一段不短的岁月了。”

林寒青忽觉心头一凛，暗道：如若终生一世，被囚在这暗无天日的石牢之中，那当真是生不如死了，不自禁地问道：“老前辈被关了甚久吗？”

那枯瘦老人举手抓住一头乱发，凄凉地说道：“详细的日子记不清了，约略算来，总该有两年了吧！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两年……”

那枯瘦老人大声接道：“你可是觉着很短吗？”语音一变，又转的十分凄凉，接道：“两年虽然是不能算长，可是你别忘了这是一座暗无天日的石牢，在这里过一天，比一年还要遥长，七百个日夜，等于过了七百年一样！”

林寒青忽然想到了枫叶谷中的慈母，还在等待着她的爱子归去，不禁一阵黯然神伤，轻轻叹一口气。

那枯瘦老人忽然纵声大笑起来，声音宏亮，刺耳惊心，在这四面石壁坚牢的斗室之中，更显得声如暴雷，动人魂魄。

林寒青暗中一提真气，和那刺耳笑声相抗，心中却暗自警惕道：这人的内功不弱，看来恐不在我之下。

笑声延续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，才停了下来，说道：“小娃儿，你可是怕了吗？哈哈，只要你在石牢中渡过了两年时光，只怕要变得和老夫一般的狼狈不堪。

林寒青凝目望了那老人一眼，默不作声。

那枯瘦老人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小娃儿，你怎么不讲话呢？”

林寒青答非所问地接道：“老前辈被囚在这石室中两年之久，就没有打算过逃走吗？”

那枯瘦老人忿然说道：“他们早知一般的囚室，决难困得住老夫，是以，这囚室修得坚牢无比……”他抖动身上的铁链，接道：“就是这锁身铁链，也非一般普通的钢铁打成，坚固无比……”这老人似是已有些心神错乱，突然改变了口气，问道：“小娃儿，你的武功不错啊！不知令师何人？”

林寒青星目闪了一闪，道：“徒忌师讳，恕难奉告。”

那枯瘦老人怔了一怔，笑道：“我那虎啸气功，在这斗室之中，威力极大，一般武林高手，也是难以承受，但你竟能听而不闻，若无其事。”

林寒青缓缓闭上双目，倚在石壁上。

那枯瘦老人眼看林寒青对自己所说之言，浑似不闻，不禁大怒，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哼……小小年纪也敢对老夫这等无礼。”

林寒青睁开眼睛，望了那老人一眼，微微一笑，仍然默不作声。

那枯瘦老人脸色忽然一变，声音十分柔和地说道：“目下咱们已经是一个患难与共的局面，哈哈，老夫若是饿死在石室之中，只怕你也难以活得。”

林寒青口齿启动，欲言又止。

只听那枯瘦老人说道：“他们已六七天未送饭给我吃了，今日送来了美酒佳肴，看来老夫沾了你的光啦！”

林寒青转头叹息一声，仍然默不作声。

那枯瘦老人怒声喝道：“小娃儿，你可知道老夫是什么人？”

林寒青摇摇头，微微一笑。

那枯瘦老人道：“你在江湖之上行走，想来定然听过老夫的名头了？”

此人大概是被囚时日过久，难得有人和他说话，一开口滔滔不绝，偏是遇上林寒青不愿说，闹的他只好自说自话。

只听那枯瘦老人重重的咳了一声，接道：“小娃儿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瘦猴王这绰号你听到过没有？”

在他想来，林寒青听到瘦猴王三个字，定当大大的吃上一惊，哪知事情竟是完全出了他意料之外，林寒青只不过淡淡一笑。

那枯瘦老人大为震怒地喝道：“瘦猴王韩士公就是老夫。”

林寒青轻轻叹息一声，仍未理他。

韩士公霍然站了起来，带动了全身的铁链，一阵琅琅作响，接道：“瘦猴王韩士公你没有听人说过，那老猴儿三个字你大概听到过了？”

他在急怒之下，连老猴儿三字也脱口而出。

林寒青被他吵得无可奈何，只好淡淡地接了一句，道：“原来是韩老前辈。”

韩士公喜道：“老夫被囚两年岁月，武林仍然盛传着老夫之名吗？”

林寒青摇摇头。

韩士公道：“咱们素昧生平，那你如何知道老夫之名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刚刚听说。”闭上双目，倚壁睡去。

韩士公心中虽然大为气怒，但却对林寒青没有法子，冷冷说道：“哼！有朝一日，出了这被囚石室，老夫非得好好地教训你一顿不可。”

林寒青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老前辈不要误会，在下只是不愿说话罢了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年轻之人，老成点好。”

只听一阵轧轧之声，重又传了过来，林寒青有了上次经验，心知响过一阵之后，必然要有变化，挺身坐了起来。

果然，一阵响声过后，石壁间裂开了一座石门，两个手执长剑的青衣少女，举着一盏灯走了进来。

韩士公霍然站了起来，右臂一伸，疾向那当先而行的青衣小婢抓了过去。

只听一阵铁链叮咚之声，他掌指尚距小婢尺许，铁链已尽，无法抓到。

原来他被锁之时，早已计算好了，韩士公掌臂伸直仍然相距那石门有着一段距离。

当先那青衣少女冷哼一声，回手一剑，横削过去。

韩士公身躯一转，疾快地让过剑势，铁链叮咚，一掌劈来。

他自知掌指难以触及对方之身，是以，这一掌暗运内劲劈了出去，一股强劲的掌风，直向那两个青衣少女劈了过去。

斗室中响起了一片轻啸，威力似是极为强大。

两个青衣少女齐齐向一侧跃开，避开了一记强猛的掌风，掌风击在石壁上，响起了一阵隆隆的轻震之声。

林寒青暗暗忖道：这人好深厚的内功。

两个青衣少女避开了一击之后，疾快地冲到了林寒青的身侧，说道：“林相公，我家姑娘有命，想请林相公移住一处新居。”

林寒青站了起来，问道：“你们要带我到哪里去？”

当先那青衣少女道：“姑娘吩咐要把林公子送到一处风景幽美的住处去住……”声音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我们奉命而来，但望林公子不要使我们为难。”

林寒青微一点头。那当先的青衣少女提起了纱灯，说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二女一先一后，挟持着林寒青，举步向外行去。

林寒青举手对韩士公一挥，道：“老前辈珍重。”随同出了门，穿行在一条两尺宽窄的甬道中，林寒青身上披着沉重铁链铁锁，走起路来，一片叮叮咚咚的响声。

绕过了几个弯子，到了一岔道所在，那当先而行的青衣少女，突然回过身来，盈盈一笑，说道：“林相公乃聪明之人，最好不要妄生私自逃走之心，唉！那将徒招杀身之祸。”

林寒青冷冷地看了二女一眼，默不作声。

那说话的青衣少女，缓缓从怀中摸出一个黑色的布带接道：“委屈相公，要蒙上你的双目了。”

林寒青心知无能推脱，索性缓缓闭上双眼。

那青衣少女粉腕挥扬，蒙上了林寒青的眼睛。

林寒青但觉右腕被人牵了起来，大步向前行去，落脚之处，急剧的高升，似是在踏行着石阶。

突然右手被人一按，停了下来，耳际间响起一个娇笑之声，一只手解去了蒙面黑布。

凝目望去，那两个青衣少女，已然出门而去，只可见两个窈窕背影。

这是一座布置雅美，陈设豪华的静室，一个阔大的敞厅之外，还有一间暗室，室门大开，陈设清晰可见，锦帐绣被，穷极富丽。

林寒青目光转了几转，见天光透了进来，敞厅和内室，各有一座天窗，只是那天窗内外，都有铁条编织成的铁网网起，看来天窗铁条，粗如大指，纵有极好的武功，但在脚不着力之处，也

是难以拧断，不过，已可确定这座静室已然高出地面。

这时，室中虽然有天光透入，但却有些昏暗不明，想来外面当已是黄昏时分。

回头望去，只见二女走出的室门，仍然敞开，只是七八尺外，就向右侧弯去，也不知是否就是通往地下石室之门，他入室之时，双目被紧紧地蒙了起来，也无法分辨来路，想二女临行之际，留下警言，那座室门又敞开不闭，定是有极利害的埋伏，自己身上还披带着粗重的锁链手铐，行动甚是不便，倒不如暂时静坐下来，运气调息，先行设法弄断身上的铁锁手铐，再冒险逃走不迟，也不进那室内，就在外厅一处壁角坐了下来。

他本待盘膝而坐，运气调息，哪知心神一宁，潜伏心中的诸般愁苦之事，尽皆涌上心头，听那知命子口气之中，隐隐暗示出甚多疑窦，似是周簪的生死，和自己关系甚大，他又想到了自己迷茫的身世，自有记忆以来，日夜都在恩师严厉的督促之下，苦苦习练武功，慈母座前，苦读诗书，但每当他问起父亲时，都被慈母怒颜喝止。

他想到师父对待自己的神态，督促习武时，故是严厉肃穆，但平常总是和颜悦色，迹近放任，见到母亲时那等恭顺尊敬之情，也大大地出了常情之外，年龄渐长，识见逐渐增长，隐隐得知母亲不但满腹经纶，而且亦似身怀绝技，但她却从不肯和自己谈起武功。

正觉思潮汹涌，突听娇笑传来，一个秀美的红衣少女，手中托着木盘，款步行了过来，说道：“适才送上酒饭，都被那老猴儿抢去吃了，相公腹中恐怕早已饥饿得很。”缓缓放下手中木盘。

那木盘上放了一壶美酒，一盘薄饼，四碟美肴，酒气芬芳，

茶香扑鼻，引得林寒青腹中一阵饥肠辘辘。

那红衣小婢俏目转动，扬起纤指，指着那一盘薄饼笑道：“我们江南人向来食米，但三姑知道相公来自西北道上，恐怕不惯米食，特别亲自下厨，做了一盘薄饼，遣差小婢送来。”

林寒青望了那酒菜一眼，暗道：今晚逃走之时，只怕难免要经历一番恶战，进点食物，也好长长精神。但见那红衣少女站在身旁，瞪眼相看，腹中虽甚饥饿，却也不好取食。

待了一阵，那红衣小婢仍不见林寒青食用，忽然自行斟了一杯酒，倒入口中，又取了一张薄饼，捡些菜肴，包饼吞下，笑道：“相公请放心食用。”转身纵步而去。

林寒青虽带有手铐，但并不妨碍饭食，吃了张薄饼，只觉香脆可口，不觉间，把一盘薄饼尽皆食去。

那红衣小婢进来收了杯筷，微微一笑，捧盘而去。

这些人对他，似是都很客气，举止之间，毫无敌意，但他一向不喜和人搭讪，心中觉得奇怪，却也不愿多问。

片刻之后，又进来一个素衣少女，送来了一壶香茗，一个精磁茶杯，悄然替他斟满，自行退了出去。

天色逐渐入夜，室中更见黑暗，林寒青目力过人，虽在夜暗中，仍可视物，提聚真气，贯注双臂，用力一挣，却不料那手铐紧牢异常，竟然无法挣断，心头吃了一骇，暗暗道：如若无法断脱身上锁铐，逃出此室，也难以和人动手。正待施展“缩骨法”先退手上铁铐，再设法挣断身上的枷锁，忽见灯光闪动，又是两个少女走了进来。

当先一个，手提纱灯，身着红装，正是白天送来酒饭的小婢，第二个一身绿衣，也是婢女装束，两人赤着双手，含笑款步而来，

神态轻松，显无恶意。

那红衣少女举起手中纱灯，说道：“我奉命来请相公……”忽然住口不言。

林寒青霍然站了起来，举步欲行。

那红衣小婢本想故卖关子，引他相问，却不料林寒青听而不闻，豪迈鹰扬，后果凶吉，全不放在心上，不禁一呆，只好转身带路，向前行去。林寒青随在红衣女子身后，那绿衣少女走在林寒青后面，出了石门，向外行去，只觉由高而低，分明又向地下行去，林寒青心中暗觉奇怪，想到，难道他们又要把我送回那石牢之中？

甬道曲折，戒备森严，每一处转弯所在，都高吊着一盏纱灯，灯下站着一个黑衣大汉，林寒青看那些黑衣大汉，除了右手握着兵刃之外，左手中都抱着一尺五寸长短的匣弩，一个个神色冷肃，眼看行过，既不拦阻，也不多看。

甬道九转，景物一变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一座广大的敞厅，厅中烛火辉煌，人影排列，鸦雀无声。

那绿衣小婢，突然紧行一步，走在林寒青身侧低声说道：“姑娘命我转告相公，如若教主相询之时，且勿出言顶撞……”

林寒青道：“什么教主？”

绿衣少女道：“相公不用多问，但望照我转告之言就行了，其他之事，自有姑娘为相公打点。”脚步一缓，落在林寒青的身后。

行到了厅门前面，那红衣婢女，突然放下了手中纱灯，躬身说道：“林寒青带到。”

只见厅中走出一个面容凶恶的大汉，一把抓住了林寒青手

上的铐链，大步向厅中行去，两个护送林寒青的婢女，却齐齐退了回去。

林寒青一面举步入厅，借机打量了一下厅中形势，只见十二个身躯高大的黑衣人，环立在敞厅四周，僵直不动，每人的脸色，都是一片阴沉，靠后壁间有一座突起的木台，放着三座雕花的虎皮金交椅，木台左面站着两个青衣童子，右面并立着两个黄衣女童，前面放着一座尺许高低的玉鼎，鼎中冒出了二寸高低的蓝色火焰，缕缕青烟，袅袅升起，满室中，都是清香之气。

敞厅辽阔，纵横不下五丈大小，两侧靠壁间，摆了十几张木凳，已坐了不少人，有男有女，面上都被黑布蒙起，手带着铐镣枷锁。

那面容凶恶的大汉，把林寒青带到了一只木凳之处，低声说道：“坐下。”从壁上提过一条铁链，扣在林寒青的枷锁之上，用黑布蒙上双目。

过了片刻，突听钟声响起，连续三鸣，重归寂然。

林寒青双目被一层厚厚的黑布蒙着，无法看到大厅中的情形，但闻步履声响，分明有人进入了厅中。

缭乱的步履声，倏忽间，停了下来。

一个柔音细细的声音，断续地传入耳际，那声音过于低微，林寒青只听到：“……武功甚高……收归教下……”

林寒青只觉眼睛一亮，蒙面黑布，被人解去。

这时，那突起木台上的虎皮金交椅，已然坐满了人，最右一位，竟在是飞翠楼上的艳妓绿绫。

左面一人白面无须，身着青衫，看去十分文雅，但脸色阴沉，双目半闭半睁，生似由熟睡中刚刚醒来。

正中一人，脸上戴了一个奇形面具，身着黄衫，手上也套了一副黑布手套，除了可见双目中精光闪动，全身上下，都在衣衫面具的隐藏之中。

青衣文士举掌轻击两响，低声喝道：“带上叛徒。”立时有两个黑衣大汉，由南面壁间木凳上拖过两个女子，推到那石鼎前面，解开蒙脸黑布。

林寒青仔细看去，只见那两个女子，都是十八九岁的年纪，长得甚是俊俏，只是脸色苍白，烛光辉照之下，不见一点血色，身躯微微颤动，显然，心中极是畏惧。

坐在木台右侧的绿绫，突然冷冷喝道：“胆子不小，竟敢背叛教规，私行逃走……”

二女正待出言相辩，绿绫已抢先说道：“见了教主，还不跪下？”二女果然应声拜伏地上。

那青衫文士冷冷地接道：“你们结伴私逃，已足处死，纵然有什么正当的理由，那也不用说了。”

林寒青听得暗暗一叹道：这是什么话？明知对方有理，却是不准诉说。

只听那青衫人接道：“抬上水刑伺候。”大厅壁角处，一道垂帘，突然张开，八个身躯奇高，赤裸着上半身的大汉抬着一具铁锅，大步行来。

铁锅下面，连着一个高大的石炉，炉中火光熊熊，锅中装满了清水，放在石鼎之前。

只见一个大汉伏身一挥，拨开石炉火门，炉中火势陡然转烈，青色光焰，冒起来两尺多高。

林寒青看得心中一动，暗道：所谓水刑，难道要把一个人放

入那沸水之中，活活地煮死不成，唉！这当真是惨绝人寰，闻所未闻的惨刑。

那拜伏地上的两个女子，眼看锅中清水，阵阵向上翻腾起来，团团的热气，弥漫而起，想到那将被浸入沸水之苦，忽然齐齐跃起，拂动手中铁铐猛向天灵穴上击去。

那青衫文士似是早已料到二女必有寻死一着，冷然一笑，道：“想死吗？哪有这等容易。”

右手一拂，二女举起的手臂，突然软软的垂了下来。

林寒青目光锐利，看那青衫人拂手一挥之间，一粒细小的银丸，疾射而出，心中暗吃一惊，道：此人武功不弱，竟然会“米粒打穴”之技。

但听那青衫人沉声喝道：“动刑。”八个赤裸着上身的大汉，应声奔了过来，把那两个少女吊了起来，移动铁锅，缓缓松开索绳，二女自膝而下，尽皆浸入那翻腾的沸水之中。

那两个少女似是自知哀求呼号，尽归无用，索性紧咬银牙，强忍着沸水灼肌的痛苦，一言不发。

但见索绳缓放，二女入水渐深，片刻工夫，已在胯际，二女虽然已存必死之心，但也难以忍受，终于发出了尖厉的惨号之声。

那惨号之声，尖厉凄凉，动人心魄。

林寒青只觉由心底冲上来一股激忿之气，大喝一声：“住手！”

声若春雷，满室中回音缭绕，久久不绝，烛影摇红，光焰闪烁复明。

那青衫文士左手一挥，立时由守在刑旁的大汉，牵动索绳，

把两个受刑的少女，吊了起来。

林寒青星目闪动，仔细看去，只见二女胯下的衣裤，紧紧贴在两腿之上，隐隐可见二女腿上高肿的水泡，不禁黯然一叹！

只见那青衫文士两道冷森的目光，缓缓移注林寒青的脸上，淡然一笑，道：“你喝叫什么？可是想代她们受刑吗？”

林寒青冷冷答道：“武林中各大门户有不少立规甚严，但犯戒之人，尽可按门规处置，用这等残酷之刑，加诸在两个妇女身上，岂是英雄行径？”

那青衫文士冷然一笑，道：“本座正是按门规行刑，本教中三大法戒，违者必得行遍水、火、人三大酷刑。”

林寒青呆了呆，道：“这未免太残忍了。”

那青衣文士目光移注到绿绦的身上，微微一笑，问道：“姑娘所指，可是此人吗？”

绿绦点头一笑，道：“此人武功不弱，如能收归教下，当有大用。”

那青衫文士未置可否，淡然一笑。回头看了那八个身躯奇高、面容凶恶的行刑大汉一眼，道：“把她们喷醒过来，继行火刑。”

八个大汉齐齐应了一声，立时分散动手，用冷水喷醒了两个受刑少女，抬下石炉上的铁锅，青色的火苗，登时高高冒了起来。

青衣文士忽然举掌一拍，道：“撤了他们的蒙面黑绢，让他们长长见识。”此人阴沉恶毒，眼看两个如花似玉的少女，在自己令谕之下，双腿肌肤尽被沸水烫溃，竟是神色如常，若无其事。

但见环伺在敞厅中的黑衣大汉，齐齐动手，片刻之间，把两壁间诸人的蒙脸黑绢，完全解去。

林寒青目光触处，心头突然一震。

只见一个带铐披枷的大汉，和一个容色憔悴的少女，并肩而坐，看她失去神采的双目，显然已受过了甚多的折磨。

两人亦似是发觉了林寒青，目光一接之间，流露出无限讶然的神色。

原来这大汉和那少女，正是留下绢帕偷窃他参丸之人，想不到竟然在这等地方遇上，而且彼此都已失去了自主。

瘦老人韩士公，也在其中。

林寒青缓缓闭上双目，暗暗想道：未料到这桃花居中，竟然是一个庞大的匪穴，那身着黄衣，带着面具，故作神秘之人，定然是这个匪穴的首脑，那青衫文士，和高张艳帜的绿绫，都是这匪穴中的首要人物。

忖思之间，突然响起了两声尖厉的大叫，划破了敞厅的沉寂。

林寒青不禁又睁开了眼睛望去，只见两个高高吊起的少女，身上各刺了两支火针，那石炉上尚架着数十枚五寸长短的银针，青色的火焰中，银针都烧成了一片赤红。

两个带有手套，赤裸着双臂的大汉，手掌挥动，又从那火炉中取出来四枚银针，疾快地向二女身上刺去。

又是两声惊心动魄的惨叫，响彻了敞厅。

林寒青仔细看去，发觉了那行刑大汉火针刺入处竟都是人身上的穴道，不禁心神大震，暗道：如此手段，慢说是血肉之躯，纵然是铁打铜铸之人，只怕也难以忍受得了。

但闻惨叫之声，连续传来，片刻工夫，二女身上各刺了一十二枚火针。

林寒青心情激动，怒火高烧，但身着枷锁，手上的铁铐，都是百炼精钢冶制而成，坚牢无比，无法挣脱，虽有救人之心，却无救人之力。

只听一缕柔细的哀求之声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教主慈悲，请赐我等速死，弟子等在九泉之下……也不忘教主的大恩大德……”声音凄凉哀怨，字字伤心断肠。

那带着面具，身着黄衫之人，只用两道森冷的目光，扫掠了二女一眼，恍如未闻那烙人肝肠的哀求之声。

那青衫文士，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这不过是一点小小的苦头，举手一挥，接道：“暂给我收押水牢，让他们再动动人刑。”

两个黑衣大汉，应声跑了过来，把满身火针、重伤奄奄的二女架了下去，那八个身躯高大、面目凶恶，赤裸着上身的行刑手，却守在敞厅未动。

林寒青暗暗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不知哪一个又要受这等惨绝人寰的毒刑了！”

但见那青衫文士，突然一睁半闭的双目，扫掠全场一眼，笑道：“敝教的活动，一向隐秘，故而武林中人，甚少知道……”

忽听一声大喝道：“老夫想起来了。”

林寒青转头望去，看那说话之人，正是韩士公。

青衫文士一摆手道：“愿闻其详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如若老夫猜的不错，你们该是一向横行西南道上，隐身在云贵山区中的玄皇教……”

那青衫文士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韩大侠确不愧见多识广之人，本教确然一向活动在云贵之区，如今天下祸乱已动，本教教主，胸怀悲天悯人之心，网罗武林同道，共谋大事，重整河山。”

韩士公冷冷说道：“旁门左道，岂能成大事？”

那青衫文士冷笑一声，目注绿绫，说道：“这老猴儿如此狂妄，不让他吃上一些苦头，他也不知利害。”

绿绫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此人在江南、中原一带，素著盛名，大部武林同道，都是他故旧相识，是以我擒他之后，一直未肯加害，想不到囚了他两年岁月，仍然未改他的狂傲之性，至于如何处置于他，听凭作主。”

那青衫文士一转脸望着那带着奇形面具、居中而坐的黄衫人，抱拳说道：“教主裁示。”

黄衫人也不讲话，微微摇首。

青衫人道：“教主待会儿还要接见佳宾，既无赐示，不敢再多劳教主的心神了。”

那黄衫人缓缓站了起来，转身缓步而去。

绿绫和那青衫人，齐齐站起，躬身相送。

那环伺敞厅的黑衣人和八个行刑大汉，更是个个屈下一膝，拜拳过顶，跪拜相送，直待那黄衫人的身影在四个男女童子护拥之下，步入厅角暗门之中，才站了起来。

那青衫人目送教主去后，回顾了韩士公一眼，道：“本教教主慈悲为怀，不忍以重刑加害于你……”

忽听一声急促的钟声，传了过来。

那青衫人和绿绫，脸色同时一变，霍然站起身来。

绿绫急急一挥手，跃下木台，疾奔而去。

青衫人目光环扫了敞厅一眼，说道：“暂把他们带入水牢。”

八个身躯高大的行刑人，抬起了铁锅石炉，仍从来路退了回去，十几个黑衣人却一齐动手，分别把厅中锁铐之人，蒙上黑布，

带离敞厅。

林寒青只觉一人牵住了自己手铐，向前行去，由高而低，片刻之后，水声潺潺，似如跳入了一小溪中，两膝以下，尽都浸入了冰冷的水中。

只听一个沙哑的声音骂道：“老夫如若能脱困而出，要不把你们这座桃花居踏为平地，我瘦猴王就算白在江湖上混了几十年……”

这正是韩士公的声音，只听他愈说愈气，话也愈讲愈是难听。

但那些牵带他们进入水牢的黑衣人，个个都似有着极好的修养，竟然无一人还口相骂。

林寒青双目虽被黑布蒙了起来，但听觉无损，觉得铁链抖动，似是被锁了起来，接着水声轻响，那些牵带群豪而来的黑衣人，似都退了出去。

韩士公骂了一阵，无人理会他，也就自动停了下来。

忽听一女子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林相公。”

林寒青听那声音就在身侧，但这水牢中不下七八个人之多，无法确定是否还有姓林之人，一时间，倒是不便答腔。

那女子叫了一声，无人相应，微一停顿，提高了声音道：“林寒青。”

这一次直呼姓名，林寒青再无怀疑，接口应道：“姑娘有何见教？”

那女子听得林寒青答应之声，就在身侧，放低了声音，道：“你那一瓶参丸，恐怕也被他们抢来了，唉！只望偷窃你那参丸，能医好我家小姐之病，却不料遭玄皇教中人生擒。”

林寒青想到了那参丸的重要，不自禁地问道：“你们不是早已把参丸遣人送走了吗？”

那少女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那是骗你啦，我们到你灵前奠祭之时，早已把参丸藏了起来，告别之后，重又取了参丸，急程赶回府去……”

林寒青暗暗叹道：“江湖上的人物，当真是个个诡诈，当时我们竟然被她们骗了过去。”

他为人涵养甚好，想到都已落到这步田地，也懒得出口责怨别人，默不作声。

只听那女子接道：“早知如此，我也不会偷窃你的参丸了，害了我们自己不算，也连累了你。”

林寒青暗道：这话倒是不错，不是为了我那瓶参丸，我也不会重来这桃花居，被人囚禁此地了，口中却淡淡应道：“过去的事，不用再提，在下目下却有一事相问姑娘。”

那女子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姑娘可确知那瓶参丸，在玄皇教人的手中吗？”

那姑娘沉吟了一阵，坚决地说道：“我想不会错的，我们被玄皇教中人施展暗算，昏倒林边，醒来已然被押解来此，那瓶参丸，藏在我的身下，自然是被他们取去了。”

林寒青暗暗想道：“那瓶参丸关系着周老前辈的生死，听青云观主之言，此人似是和我家渊源甚深，要不然母亲也不会派我和龙弟亲送参丸到此了，师父也不会为盗取参丸，身受重伤，怎生得想个法子脱去此困，取回参丸。”

他萌动了强烈的脱身之心，暗中筹思策略。

那女子久久不闻林寒青相应之声，忍不住又叹息了一声，

道：“我家姑娘，姿容绝世，世无其匹，唉！可怜天妒红颜，使她先天中却得了一种绝症，终年为病魔困扰，日必晕厥一次，我们老主人虽曾遍邀天下名医，但药石罔效，仍无法疗好姑娘罹得绝症……”

忽然间响起了一阵步履之声，一个嗓门粗重的声音，说道：“哪一位叫林寒青？”

林寒青答道：“在下便是。”

只听步履声直对他走了过来，解开铁链，道：“走吧！”

林寒青道：“哪里去？”

那粗重声音接道：“杀不了你，尽管放心。”

林寒青冷笑一声，站了起来，大步行去。

那大汉一把抓住林寒青手铐上的铁链，说道：“在下替你带路。”

林寒青只觉手上铐链一紧，被人向前牵去。

那人有意试验一下林寒青的武功，奔行之间，忽快忽慢。

林寒青只觉奔行的旅程，逐渐地增高，似是在向上爬去，而且盘折曲转，不知转了多少弯子。

那带路之人陡然停了下来，说道：“阁下的轻功卓绝，耳目灵敏，佩服，佩服。”

林寒青缓缓放下抬起的右脚，默然不言。

只听一个女子娇声说道：“解开他脸上的蒙面黑布。”

林寒青只觉女子口音甚熟，颇似绿绫的声音。

忖思之间，忽觉眼前一亮，蒙面黑绢已被解除。

林寒青的预料不错，果然三尺外锦墩上，端坐着美艳的绿绫。

这是座布置豪华的香闺，一阵阵脂粉香气，扑鼻沁心。

两个手执短剑的青衣小婢，分站在绿绫的身侧。

只见绿绫举手一挥，道：“你退出去吧！”

林寒青转眼望去，一个玄色劲装的大汉，正转身向外行去，一瞥间，只看到那大汉半个面孔，皮肤细白，长像似颇英俊。

绿绫伸出来纤纤玉指，指下右侧的木椅，盈盈浅笑，道：“相公请坐。”

林寒青回顾了那木椅一眼，移身就坐。

绿绫扬了扬柳眉儿，笑道：“贱妾阅人甚多，但却从未见过像林相公这般沉默寡言之人，如非必要，从来不愿开口……”她自嘲地娇笑了一阵，接道：“林相公可曾想过吗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想什么？”

绿绫道：“生死之事？”

林寒青冷冷说道：“没有！”

绿绫道：“贱妾可以奉告。”

林寒青目光环扫了全室一眼，默然不语。

绿绫道：“好一个孤傲的人……”举手理一下垂在鬓角的长发，接道：“目下的情势，我可以使你生，但也可以使你死，这一点，你该是很明白了！”

林寒青淡然一笑，仍不言语。

绿绫星目流转，看左右二婢，一个个怒容满面，大有立时发作之势，赶忙挥手一笑，道：“两位请入内室。”

二婢应命转身，款步而去，临行之际，仍然怒自瞪了林寒青两眼。

林寒青听得心头大为奇怪，暗暗忖道：她对手下使女讲话，

怎生这等客气，还要加上一个请字。

绿绫遣走二婢，缓缓站起身来，右手扬处，突然由袖口之中，疾飞出一道白光，掠着林寒青右额擦过，啪的一声，钉在一根木柱之上。

林寒青目光一转，看那钉在木柱上的暗器，原来是一柄纯钢飞刀，已深入那木柱一寸多深。

耳际响起了绿绫格格的大笑之声，道：“那一柄飞刀上淬有剧毒，不论何等武功高强之人，也无法耐受那飞刀上的剧毒，只要伤到你一点皮肤，立时将中毒而死，见血封喉，歹毒无比。”

林寒青缓缓把目光移注到绿绫的脸上，道：“姑娘此言是何用心？”

绿绫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让你想一想生死之事，如若刚才我那一刀，伤到你的肌肤，你此刻早已魂游地府，气绝而死了。”

林寒青只把两道目光，投注到绿绫的身上，脸上仍是一片冷漠神情。

绿绫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的年龄，正像初生的旭日，前途是何等的远大……”她凝目寻思了片刻，又道：“依你出手的武功而论，足可路身于当今武林高手之林，固然你的师承天资，是一大原因，但也非十几年时间苦练不可，如若我的推想不错，你该出身于武林世家，初生之后，就开始习练武功，轻轻的年岁，卓绝的身手，如若就这样死去，实在太可惜了。”

林寒青冷漠一笑，道：“姑娘有什么话，只管明说出来吧，在下素不解弦外之音。”

绿绫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此刻如想杀你，只不过举手之劳，但也可解开了你手上铁铐，身上枷锁，放你离此。”

她轻摆柳腰，款举莲步，缓缓向前走去，一面接道：“凭藉血气之勇，一死了之，故可逞一时豪爽之气，但你是否想到白发老母，倚门相望，等待她爱儿归去，何况你这般英气勃发，身怀绝技之人，死了实在是太可惜啦……”她突然转过脸来，两道清亮的秋波，盯注在林寒青的脸上，缓缓接道：“我一生心狠手辣，从未对人动过慈悲心肠，死伤于我手下的武林高手，不知凡几，既入我手，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，一条是受尽千般折磨而死，一条是投身在玄皇教为我所用，生死两途，任凭选择……”

她轻轻叹息一声，又道：“奇怪的是，我对你似乎特别有缘。”只见她探手入怀，摸出一个金牌，笑道：“这枚金牌的主人，你可认识吗？”

林寒青凝目望去，只见她手中的金牌，正是金娘娘相赠之物，不禁一怔，道：“认识。”

绿绫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是她的什么人？”言中之意，显然认识这金牌的主人。

林寒青沉吟良久，答不出话。

他为人拘谨，只觉很难把金娘娘认他作弟之事，说出口来。绿绫收了金牌，嫣然一笑，道：“其实不用你说，我也知道。”

第四回 相遇六星塘

林寒青奇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？”

绿绫神秘一笑道：“是装糊涂？还是当真的不知道。”

林寒青双目一瞪，怒道：“我林寒青是何等人物，你不要胡说八道。”

绿绫笑道：“这些事在江湖，不足为奇，我也不愿问你，眼下倒是有一件重要之事，要你早些决定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绿绫道：“你决定了自己的生死没有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我得要仔细的想上一想。”

绿绫微微一笑道：“好吧！你一个人在这里想一会吧，我给你一顿饭工夫去想，等一会我再来问你。”说完，果然转身向内室走去。

宽敞的客厅中，只剩了林寒青一个人。

四周一片沉寂，听不到一点声息。

林寒青长长叹息一声，凝目沉思，形势迫得他不得不用心考虑对付眼下处境之策。

他已由绿绫那坚定语气中，意识到自己确然面临着生与死的关头，同时他也发觉到绿绫并无能决定自己生死，主宰生死的是那青衫文士，至于那装束诡奇，始终不发一言的黄衣人，却给人一种无法测断的神秘，他可能当真是主宰大局的玄皇教首，也

可能是那青衣文士用以掩人耳目的傀儡。

突然间，响起一低柔的声音，道：“林相公。”

林寒青吃了一惊，转脸望去，只见一个全身绿衣的少女，傍立身侧。

他只管筹思脱困之事，竟然不知这少女何时到身侧，隐隐间认出这少女正是向自己讨取那绢帕之人。

那绿衣少女神色间现露出不忍之状，低声说道：“难女承蒙仗义赠帕，得保性命，免受三刑之苦，衷心感激不尽。”

林寒青只觉一股羞愧，泛上了心头，暗暗地忖道：“我既赠帕於她，如今却又为帕而来，失陷被擒。”

那绿衣少女不闻林寒青答复之言，似是心头甚为焦急，接道：“贱妾不能在此多留，相公如有需贱妾效劳之处，快请吩咐！”

林寒青缓缓把目光投注到那绿衣少女身上，低声说道：“姑娘可能设法，解去我手上铁铐吗？”

那绿衣女仔细地望望林寒青手上的铁铐后，摇头说道，“绿绫姑娘已知相公武功高强，一般的铁铐，难以锁得住你，特地用了这面铁合金手铐，此铐坚牢无比，一般的铁斧也难砍断，据贱妾所知，此铐共有两副，一副锁在那老猴儿的身上，想不到这副却加用相公之身。”

林寒青一怔，默不作声。

只听那绿衣少女又道：“两副铁铐，早已准备用于武功卓绝之人，因此……”

林寒青知她所言非虚，淡然一笑道：“在下并未希望姑娘相报。”

那绿衣女道：“唉！我虽不能相救相公，但却听到一件事，只

要相公能暂时忍受一时的屈辱，不论我们教主和绿绫姑娘，都不会伤害相公。”

林寒青听得大为奇怪，道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
那绿衣女道：“在下曾偷听教主和绿绫姑娘谈起留下相公的性命，大有用处，贱妾深知相公乃义烈之人，难以忍受屈辱，一怕时间想不开，自绝而死，特来相告一声，留得青山在，岂怕没柴烧，相公留下性命，总有脱困之日，贱妾如有机缘，亦必出手施救……”

林寒青接道：“承蒙相告，在下当谨记斯言。”

那绿衣女道：“相公千万不可自行寻死。”急急奔了出去。

林寒青寂寞的等待了一个时辰之久，仍不见绿绫转来，那绿衣少女亦未再来过。

正觉等的心中焦急，突然眼下一亮，一片灯光，直射入来，那两扇闭起的石门，也缓缓打开。

一个提着纱灯的童子，大步行了过来，那童子身后，紧随着那青衣文士，由内室中绕了出来。

大开的室门中，却缓步走进了绿绫。

那青衣文士，先对林寒青拱手一笑，道：“本座等不知林兄来自枫叶谷中，以致多有开罪。”

林寒青心中暗暗忖道：不妨应付他两句，让他取下我的手铐再说。当下点头应道：“好说。”

哪知那青衣文士，似是早已看透了林寒青的心意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林大侠已然忍耐甚久，还请委屈一阵。”

他老奸巨猾，隐隐间，已告诉了林寒青，不可妄生断铐逃走之心。

林寒青目光一转，投注到缓步行来的绿绫身上，心中暗暗想道：那位穿绿衣的姑娘，果是没有骗我，此人在玄皇教中，身份、地位，仅低教主，突然对我这等客气，自非无因了。

但自己初出江湖，籍籍无名，不知有什么可用之处？

那青衫文士目光一扫那提灯童子，那童子立时从怀中摸出一方黑布，又把林寒青的双目蒙了起来。

耳际间响起那青衫文士冰冷的声音，道：“林大侠如不想皮肉受苦，那就且勿妄图挣扎。”

林寒青只觉身子被人提了起来。

行去不大工夫，忽觉清风拂身，花香扑鼻，似是已出了地下密室，感觉之中，被人放置在一座车上。

片刻之后，车声辘辘而起，向前行去。

林寒青双目无法见物，但凭听觉，感到那马车愈行愈快。

忽听砰然一声，紧接啊哟一声大叫，车身颤动，一阵急风吹了进来，似是有一人，被击出车外。

一阵哈哈大笑之后，一个低沉豪迈的声音说道：“好小子，你在老夫两条臂上，钉了金针，却没有想到老夫还有双腿可用吧！哈哈！”

林寒青听那声音，颇似石牢中一度相遇的韩士公，忍不住问道：“韩老前辈吗？”

韩士公又是一阵哈哈大笑，道：“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了，咱们在车上又碰上头了。”言笑豪迈，全未把生死之事，放在心上。

林寒青还未来得及答话，韩士公又抢先说道：“那守车的小子，被我一脚踢下车去，哈哈，但望那一脚踢到他关节要害之上，纵然不死，也要他落个残废。”

但闻车身又是一阵轻响颤动，那被踢出车外之人，似是重又跃回车上。

只听韩士公喝道：“好小子，你好长的命啊！”

一声冷笑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老猴儿咱们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，这一路上，有得你老猴儿的苦头吃。”

只听韩士公大声笑道：“你在老夫双膝上钉了金针，但老夫还有嘴骂人，你割了老夫的舌头，老夫在心里骂你，除非你杀了我，哼！老夫活一天！咱们这笔帐就不能算完。”

林寒青突觉双膝一麻，也被钉了两枚金针，想是那人怕林寒青依样葫芦，照样踢上一脚，先发制人，在林寒青的双臂双膝之上，也钉下了金针。

韩士公又骂了一阵，想是那押送之人，也知惹他不起任他叫骂，来个充耳不闻，无人接腔，韩士公也骂不起劲，过了一阵后，自行停了下来。

只闻辘辘车声，马车不时跳动起来，大概那马车奔行极快，道路不平，经常颤动甚烈。

两人关节要穴上，都被金针钉了，难以挣动，只有任人摆布。

奔行的马车，突然间停了下来，那押送之人，也跳下车去。

远处传过来谈话之声，但那声音细小，两人虽有着甚好的耳朵，也无法听得清楚。

片刻工夫，响起了一阵杂乱的步履之声，似是有不少人走近了马车。

林寒青只觉一只手伸了进来，硬把自己提了出去，心中虽想反抗，无奈几处关节要穴，都被金针钉了起来，力难从心，气得冷哼一声。

耳际间又响起韩士公的喝骂之声，道：“老夫生有双脚，要你们这般孙子动手孝顺么？”

林寒青暗暗忖道：“他被囚禁了两年之久，火气仍是如此之大，想他未被囚禁之前，定然是一位脾气暴急之人，三言不合就要和人动手的人物。”

只听韩士公喝叫之声，陡然小了下去，渐不可闻。

林寒青心中大为奇怪地忖道：“奇怪呀，分明他骂声未停，何以会陡然消失？”

忖思之间，忽觉自己的身体，被人放入了一座木箱之中，三面都是木板，竟是无法再翻转伸动，不禁吃了一惊，暗道：“这不是一具棺材吗？难道他们要把我活活埋了不成！”

他目难视物，但凭听觉，似被人放入了一具棺木之中。

一阵轻微的木板相触之声，呼吸忽觉异样，似是被人合上了棺盖。

只觉棺材被人抬了起来，向前行去。

林寒青暗暗想道：“完了，完了，想不到我林寒青初入江湖，一事无成，就要被人活活埋去，可怜老母，尚在倚门相望，盼我早日归去，龙弟还在那青云观中等待着我。”

百感交集，万念丛生，但他一向不愿多言，虽然已觉出死之将至，也懒得开口相问。

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，忽觉棺盖被人打开，一个冷冷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接着！”一个馒头递了进来。

林寒青本待拒食，忽然一想此时此刻之中，必须设法保持体力，再想法拔出穴道上的金针，挣扎作最后的一拼。

阵阵波涛声，传入了耳际，听盈耳水声，似是乘舟行于江心。

呼的一声，棺盖重又合了起来。

林寒青轻轻叹息一声，举起手中的馒头，啃了一口。

这是一段恐惧而却平静的旅程，就情势而论，林寒青自知无能和任何来临的福祸相抗，一切听命运摆布。

逐渐的，林寒青已能适应这种生活，长久的思虑，使他觉着心神疲累，迷迷糊糊中睡了过去。

他不知昼夜，也不知过去了多少时光，似是世界所有的人人物物，都已离他而去。

突然间，船身起了一个剧烈波动，林寒青随着波动摇晃起来，一阵剧烈的摇动过后，林寒青忽然发觉了自己的右臂已可自由地伸动。

原来船身一阵剧烈的波动后，右肘间“曲池穴”上钉的金针，竟然被铐链挂上，带了出来。

这无疑在必死中，找出了一线生机，林寒青迅快地拔下全身关节要穴上钉的金针，扯下蒙面黑布，但他知枷锁手铐，无法挣断，也不白费气力，心中却暗暗拿了主意，虽有铁枷手铐在身，但也不再任人摆布，适当之机出手一拼。

一阵兵刃相击之声，传了过来，隐隐可闻，林寒青心中一动，举手轻轻向上托去。

棺盖微启，立时有一阵江风吹了入来，兵刃交击之声，清晰可闻，果然正有人在船上动手。

林寒青缓缓放下棺盖，考虑是否该破棺而出？

突觉一声大震，似是有人跃上了棺盖，紧接砰然一声，不知什么击在了棺木之上。

林寒青好奇心动，轻托棺盖，侧一目向外望去，只见一个黑

衣大汉舞着一把单刀，和人相搏，那人身子隐在棺旁，无法看到，手中却施用一把虎头钩，刀光钩影，打得十分激烈。

那黑衣大汉手中的单刀，显然不是那虎头钩的敌手，被迫得只有招架之功，连连向后倒退。

突然响起了一声大喝，又一个全身黑衣的大汉，疾跃而入，来势奇快，身子尚未站稳，手中单刀，已疾快地递了出去，当的一声，震开了虎头钩。

那原先的黑衣大汉，眼看就要落败，忽有援手及时赶到，立时精神大振，双刀并举，反击过去。

只见那虎头钩，向后缩去，显然已被那双刀配合的反击之势，抢了先机，迫得向后退去。

林寒青无法辨识出哪一方面是玄皇教中人，也无法看到施用虎头钩的人，是什么样人物。

兵刃交鸣声中，突然响起了一声惨叫，林寒青缓缓放下了托起的棺盖，暗暗叹息一声，忖道：“不知是哪一个受了重伤。”

一阵激战过后，一切又恢复了幽寂，行舟复归平稳，但林寒青的思潮，却是波翻浪涌般，展现脑际，他觉着自己实不该就这般束手待毙，任人摆布，钉穴的金针既除，蒙面的黑纱亦解，目可视物，手可拒敌，虽有铐锁加身，但未始不可挣扎一战……

心念一转，又想到目下正处身浊浪滔滔大江之中，小舟一叶，破浪而行，纵然能冲破围困，击退押守的敌人，但也无法操舟靠岸！

忖思之间，行舟突然停了下来，林寒青隐隐觉着棺木又被人抬了起来。

但觉棺木已离行舟，被人抬着奔行，大约有十几里路，棺木

突然停放下来，略一停息，又被抬了起来。

但这一次的行程甚近，不大工夫，又被放下。抬棺人掉头而去，并无人开棺查看。

林寒青终于忍耐不下，等了一会儿，右手扬起，托住了棺盖，挺身坐了起来。

目光转动，一片幽黑，天色已经入夜，停身处，是一座砖石砌成的空屋，大约有三间大小，三具棺木，并放在一起。

林寒青缓缓推下棺盖，一跃而出，探首向外看去，星光闪烁，这是个无月之夜。

静室中两扇木窗未闭，似是毫无戒备，林寒青行了几步，举手一拉，木门应手而开。

原来门户竟是虚掩。

林寒青正待举步出门，忽然想起了韩士公来，暗道：“那人虽然有些怪僻，但他为人豪爽，不失英雄气度，岂可置之不问。”心念一转，重又走了回来，推开正中一具棺盖。

只见一个面上蒙着黑布的少女，身上钉着无数金针，仰卧在棺木之中，想是吵闹不休，口中还堵塞一块白绢。

林寒青虽然目力过人，但在这等夜暗之中，那女子脸上又蒙了黑布，仓促之间，也无法看出是谁，略一沉吟，放下了棺盖，回头又推左面一具棺盖。

这一具棺木中，果然是韩士公，他的形貌特殊易记，一眼即可看出，只见他嘴上也为一块白布堵了起来，不禁哑然一笑，暗道：“我说呢？怎么久久不闻他骂人之声，原来也被人堵了嘴巴！”

正待取出了口中之物，心中突然一动，忖道：“此人甚爱叫骂，如若取出他口中的绢布，难免要大声喝骂，以舒心头闷气，

倒不如先解去他脸上蒙的黑布。”

他虽带有手铐，但并不妨碍掌指，当下暗运内力，解掉了韩士公脸上蒙目黑布。

韩士公双目转动，不停在林寒青脸上打量，因他口不能言，身不能动，只有双目中的眼珠儿，可以动用自如。

林寒青低声说道：“老前辈且勿叫骂。”伸手取下他口中堵塞的绢布。

韩士公道：“快些拔下老夫右臂上的钉穴金针。”

林寒青微微一笑，暗道：“此人当真性急，也不问我如何脱险，此地何方，竟要我先拔去他钉穴金针。”

心中在想，手却依言施为，拔出他双臂和双腿上的金针。

韩士公钉穴针既除，一挺而起，跃出了棺木，仰面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林寒青摇摇头，代表了答复。

韩士公似已知他不喜多言，也不放在心上，回顾了正中那棺木一眼，道：“那具棺木中有人吗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是一位姑娘。”

韩士公回头看林寒青一眼，突然大步走了过去，推开棺盖，解开那少女蒙面黑布，取出口中堵塞之物，拔下她双臂双腿上金针。

这些动作接连施为，始终未仔细看过棺中之人一眼。

林寒青看得暗暗敬佩，赞道：“此人的仁侠胸怀，当真非我能及！”

只听一阵衣袂飘动之声，那女子也跃出了棺木。

林寒青仔细看去，赫然竟是那盗取自己参丸的少女。

韩士公打量了那房中形势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他们能把咱们三人车舟转载地得送到此，这地方应该是防备得十分森严才对。”

那青衣少女接口说道：“也许他们认为咱们身上要穴关节，钉有金针，难以挣扎行动，才这般的放心，门窗不闭，戒备不严。”

韩士公摇摇头，道：“据老夫数十年的江湖阅历而言，表面戒备愈是松懈，实则防备愈是森严，咱们不可大意。”

那青衣女忽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咱们身带枷锁，手有铁铐，如何能够和人动手相搏，冲出此室呢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老夫昔年曾被一号重枷锁身，牛筋缚臂，均被我运气挣断，这只手铐，不知是何物做成，竟然这等坚牢，挣它不开。”

林寒青接口说道：“咱们带的这手铐，乃钢铁合金打成，坚牢异常。”突然举步而行，走到那青衣少女面前，双手运力，捏在那青衣少女的手铐之上，用力一拉，那青衣少女手腕上戴的手铐，立时应手而断，片片碎裂，洒落一地。

韩士公微微一笑，赞道：“好俊的功夫！”

那青衣少女目注林寒青，盈盈一笑，道：“多谢相救。”

林寒青也不谦逊，缓缓转过身去，向室外行去。

韩士公究是多见识广之人，眼看林寒青举步向外行去，立时沉声喝道：“站住！”林寒青愣了一愣，停下了脚步。

韩士公突然纵声哈哈大笑起来。

那青衣少女听得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你这人怎么笑得这大声音？”

韩士公停下了大笑之声，道：“怎么？你们当真认为咱们此

刻的举动，没人看到吗？”

那青衣少女冷冷接道：“你这一笑，自然要被人听到了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如若老夫几十年的江湖没有白走，判断不错，只怕咱们破棺而出的一举一动，早已在人家的监视之下了。”

林寒青目光转动，只见四周门窗关合，纵然室外有人，也是难以见到室中景物，心中有些不信，暗道：“除非你这笑声惊动了他们……”

韩士公似是已瞧出林寒青和那青衣少女，都流露出一信的神情，又是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两位可是不信，那你打开门来瞧瞧。”

林寒青疾行一步，举手轻轻一拉，木门应手而开。

就在他开门同时，耳际间响起了韩士公的声音道：“小心了。”

果然，大门一开，两道森寒的白芒，疾快地扫了过来，来势劲急，挟带着一片轻啸之声。

林寒青早已有备，双臂一振，用手中铐链接了一招，人却向后疾退了三步。

只听当的一声，金铁交击，铐链竟和那飞来的白光，迎个正着。

林寒青只觉那击来力道，既快又猛，不禁心头微微一凛，暗道：“如非那韩士公早已劝我，骤然无备，只怕要伤在这一击之下了。”

室外面飘传来轻声的赞美，道：“好小子，竟然能用手上的铐链挡老夫一剑。”

林寒青凝目望去，只见当门放着两个大铁笼，铁门紧紧闭起，也不知笼中放的什么东西，只见那铁笼的高大和坚牢，当非

普通之物。

一个蓬发乱须的巨头，由两个铁笼之间，探了出来，两只巨大的眼睛，闪动逼人的神光。

林寒青吃了一惊，暗道：“这蓬发之人的眼睛，这等巨大，身躯怕不要在一丈开外了吗？”

一时间，林寒青也无法分辨出，适才那赞美之言、出手之人，是否就是这蓬发大头的巨目人，但见他手中握着一柄寒光闪动的长剑，当下一拱手，道：“阁下剑上的力道强劲亦甚少见。”

那蓬发大头缓缓缩回那铁笼之后，隐失不见，只露出半截寒光闪动的长剑。

回头望去，只见韩士公望着那两个巨大的铁笼，呆呆出神。显然，这变故，也大大的出了这久走江湖的老人意料之外。林寒青心中本有甚多疑问要问，但见韩士公若有所思的神色，也就懒得开口了。

倒是那青衣少女忍耐不住，说道：“喂！老前辈，你在想事情，还是被吓呆了？”

韩士公慢慢地回过头来，望了那青衣少女一眼道：“老夫在想那个大头巨目的人。”

那青衣少女嗯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如认识他那就好了，只要他能稍微移开铁笼，咱们就可以冲过去了。”

韩士公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难道当真是他吗？这是不可能的事啊！”

林寒青听得怦然心动，接道：“韩老前辈，他是哪一个呢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南岳疯人。”

林寒青和那青衣少女同时一皱眉头，接道：“南岳疯人？”

忽见那铁笼之后，缓缓举起一块木牌，上面写道：“相逢何必曾相识，同是天涯沦落人。”

忽听韩士公大声说道：“南岳疯人，你还识得我韩士公吗？”

铁笼后传出来南岳疯人兽嚎般的声音，道：“老夫怎不识得你老猴儿？”

林寒青向来不愿说话，听韩士公一插嘴，乐得闭口不言。

韩士公道：“你既识得故旧，今日对兄弟要如何处理？”

铁笼后又传出怪嚎的声音，道：“只要你们不离此室，老夫决不动手。”

韩士公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兄弟有一事相询，此宅主人，何等人物，竟然能使你南岳疯人，弃置一世英名不顾，甘心为人爪牙，替他看守门户。”

南岳疯人道：“老夫已书牌相告，相逢何必曾相识，同是天涯沦落人。”这本是两句凄伤之言，从他那兽嚎一般的声音中叫了出来，更显尖厉刺耳，动人心神。

韩士公冷哼一声，随手闭上两扇木门，抱头坐在地上，一语不发。

忽听木门呀然一响，一个气度庄严的长衫少年，缓步走了进来。

韩士公横身拦住去路，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那气度庄严少年的身后，紧随着一个面目娟秀的小童，手中提着一盏白绢制成的灯笼，在那灯笼顶端，嵌着一颗明珠，吃那烛火一照，反射出一片强烈的光芒，满室幽暗，尽为逐走。

那少年神情严肃、冷漠，目光挥扫，打量了韩士公和林寒青等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在下复姓皇甫，几位贵姓？”

他神情虽然冷肃，但言词之间，却是甚为和气。

韩士公朗朗应道：“老夫韩士公，那位姓林。”

那庄严少年点头说道：“瘦猴王……”

韩士公道：“那是江湖朋友们送的诨号。”

那庄严少年转身对林寒青一拱手，道：“这位林兄的大名，可否见告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林寒青。”

那少年自言自语地连续默念了三遍，似是忆不起林寒青的来历，倏然住口不言，目光却转注到那青衣少女的身上，道：“姑娘的芳名，可否见示？”

那青衣少女沉吟一阵，道：“我叫寒月。”

那少年两道眉头微微一耸，道：“各位最好别作逃走的打算。”

韩士公接道：“那可不一定。”

那少年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们正在查问一件事情，水落石出之后，如若和诸位毫无关系，不但立刻释放三位，而且还要送赠川资，恭送离此；如若各位任性要逃，只怕要闹成混乱之局……”

他仰起脸来，轻笑一声，接道：“诸位能够自行除去穴道关节上的金针，破棺而出，这份功力在下十分佩服！”

他的目光又投注到那青衣少女的身上，接道：“这位姑娘已然把身上的刑具褪下，想是已准备走了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你可是觉得那南岳疯人守住此门，我等就无法冲得出去？”

那少年肃然的脸上，微微泛现出一缕怜悯之情，道：“唉！他

的武功，虽然十分高强，但际遇却是可怜得很。”

韩士公怒声接道：“南岳疯人无情无义，如不遭些报应，岂不是天道聩聩了。”

那面容严肃的少年，又是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怎么？你认识他吗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哼！岂止认识，昔年我曾在南岳，陪他度过了三月时光，那时他正身罹重病，生机濒绝，韩某人衣不解带，直待他渡过大危，病势痊愈，才告别南岳，想不到这小子忘恩负义……”

那气度庄严的少年冷冷地截断了韩士公的话，道：“那南岳疯人沦落至此，自有苦衷，纵然他和你故交情深，也是无能助你。”

韩士公为人虽然豪迈爽快，但他究竟是久走江湖，甚擅心机之人，初见南岳疯人不识故旧，心头大为激怒，他生性急躁，脾气一来，灵智立闭，破口大骂起南岳疯人，但被那少年言语一点，立时镇静下来，暗道：“他隐身在两大铁笼之后，决非无因，南岳疯人孤僻冷怪，疯疯癫癫，他这一生之中，可以说甚少投缘知心，唯独对我感恩极深，如非情不得已，决不会视若陌路……”

只听那气度庄严的少年，冷然接道：“家父一向主张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是以，六星塘从不和江湖人物来往，不论天下何等混乱，江湖上纷争何等激烈，只要不找上我们六星塘来，在下等向不过问，但如有人侵犯我们六星塘寸地尺土，伤了我们六星塘一草一木，不管是什么人物，何等的英雄，都别想逃过我们的追踪、报复，但我们六星塘也从未伤过无辜之人，只要诸位和此事无关，一经查明，立时恭送离此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令尊何人？在下或曾相识。”

那少年道：“家父诗画自娱，一向不求闻名江湖，说出来，只怕你也不识，何况子忌父讳，不便奉告。”

韩士公默默忖思：六星塘，这地方在武林之中，果是不甚闻名。

他久在武林道上闯荡，相识满天下，凡是武林中有名人物，纵然未曾见过，亦必听人说过，但这六星塘，却是从未听谈过，一时间，沉思不言。

静室中突然沉寂下来，一阵夜风吹来，飘起了几人衣袂。

林寒青一向不愿说话，心中虽是疑窦重重，但见那少年一副冷冰冰的面孔，更是懒得开口。

倒是那青衣少女忍耐不下，接口问道：“究竟是什么事？把我们也牵扯进去，可否说个明白？”

那少年冷峻的目光，一扫那青衣少女，冷冷说道：“诸位本已经为人所擒，我们出手相救，迎接至此，诸位纵然被我们多留两日，那也是应该之事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咱们在江湖上走动之人，讲求的是恩怨分明，你们相救之情，老夫等自是感谢，但这留难之恨，亦使人心气难平。”

那少年似是大为不耐，眉头一耸，冷漠地说道：“诸位不用承情，至于心气难平，任凭报复。”霍然转身向外行去。

韩士公怒火又动，大声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那少年左脚已跨出室门，听得喝叫之言，重又停了下来，回过头冷冷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韩士公一抱拳，道：“先谢相救之情。”

那少年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不用了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明人不做暗事，烦请少庄主转告令尊，韩某人等如若能闯得出六星塘，异日再当面谢。”

那少年道：“诸位如若自信能够闯得出去，悉听尊便。”

韩士公纵声大笑，道：“老夫说走就走。”

那少年道：“只怕未必能如你之愿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少庄主口气咄咄逼人，想是这六星塘中，早已为我等设下了重重埋伏，如若在下等紧随少庄主身后闯出，纵有埋伏，也未必就敢发动。”

弦外之音，无疑提醒林寒青等，此时此情，乃大好的逃走之机。

那少年神情一变，道：“不妨一试。”

韩士公哈哈大笑，道：“韩某人走南闯北，经历的凶险无数，少庄主如能拦住在下，韩某人才肯心悦诚服。”双肩一晃，直向室外冲去。

他虽在桃花居中，被囚了两年之久，但这两年的岁月之中，时时存脱身之想，武功并未搁下，反而因祸得福，摆脱了绕身事务，勤修内功，武功进境甚多，这举步一冲之势，疾逾电闪。

林寒青曾在那石牢之中，接了他一记掌力，知他内力雄浑，非同小可！闪身一侧，袖手旁观。

那少年眼看韩士公疾冲而来，冷笑一声，反臂拍出一掌。

这虽是平平常常的一掌，但因那掌势劈出的时机和指袭的部位，无一不是恰到好处，韩士公又带有铁铐，无法分掌招架，竟然被一掌迫了回来。

韩士公怔了怔，暗暗忖道：“他这一掌并无任何奇奥之处，何

以竟把我逼了回来，这娃儿倒是不可轻敌！”重又举步向前行去，不过，这一次，他已不是猛冲，而是暗提功力，缓步而行。

那少年挥手一摆，随行的执灯童子，应手退出室外，高高举起灯笼。

韩士公虽然看不出那少年掌势的奇奥之处，但已不敢大意，相距少年两三步处，停了下来，双掌一合，推了过去。

他内力深厚，合掌一推，掌势未到，掌风潜力已然逼到。

那少年又是一声冷笑，左掌“孔雀开屏”，斜里一拨，身子随着掌势倒转，避开了韩士公正面掌力，右手疾翻而出，五指直向韩士公腕脉上面扣来。

他出手招术，看上去毫无奇幻之处，但平淡中却深得稳实二诀，攻袭的方向和部位，竟都是人不易封架，而却又是必救之处，韩士公推出的掌力被他一拨引开，重心偏向一侧，而那少年乘隙侧袭，一掌抓来，虽是普普通通的擒拿手法，竟然又被逼的退后二步，才避过一击。

韩士公骇然而退，望着那少年出神。

他见多识广，连连被人迫退，已知遇上了高手劲敌，那少年并非侥幸取胜，自己无法封架开对方的掌力，亦非因为是身有锁铐。

林寒青突然欺身而上，带铐双手一合，道：“在下领教几招。”

那少年冷冷答道：“尽管出手。”

林寒青看他逼退韩士公的手法，都是极为平常的招术，掌下也用一招“童子拜佛”的平常招术，推了过去。

那少年肃然而立，直待林寒青推出的掌势将要近身之际，右手忽然一式“腕底翻云”，斜斜翻了上来，五指半合半张，拂向

林寒青腕上脉门。

这一招亦是极为平常之学，凡是习过武功之人，几乎是无人不会，但他那半合半张的五指，却是与众不同，而且他出手的时机和出掌方向，无一不是恰到好处，刚好是林寒青招术用老之时。

林寒青心头一震，疾快地退了两步。

那少年却冷笑一声，霍然转过身子，缓步而去，在那执灯小童的导引之下，绕过两个巨大的铁笼，消失在夜色之中不见。

林寒青望着那少年消失的方向呆呆出神，陷入了沉思之中。

韩士公突然一跺脚，叹道：“唉！刚才你那一招‘童子拜佛’，如若去势再缓一些，招术不老，变一招‘挥麈清谈’，当可破了他一招‘腕底翻云’。”

林寒青缓缓说道：“虽那一式招术用老，但我要是变化成‘剪花手’，震他腕脉……”

韩士公低声吟道：“剪花手，剪花手好，老弟，这一招变得绝佳无比，他如不及时而退，非被老弟镇住脉穴不可，可是老弟，你当时怎么不变啊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他那半张半合的五指，如若一齐弹开，纵然不算他弹出的内力指风，亦要陡然长出寸余，拂伤我的腕脉。”

韩士公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咱们不该先出手攻他了。”

林寒青摇摇头，道：“老前辈和他动手之时，晚辈见他连用平常的招术，逼退了老前辈，旁观所见，还认为他不过深得稳实二诀，以静变招快攻；及至亲自出手之后，才知料敌有误，对方不但深得稳、实二诀，而且手法平实中蕴藏奇诡，已然化腐朽为神奇，表面上看去，他出手的招术平淡无奇，实则暗藏杀招。”

韩士公默思适才动手情景，不禁轻轻一叹，道：“老弟说的不错，想不到在此地遇上了这等高手。”

林寒青缓缓回过身去，低声对那青衣个女说道：“姑娘不用多费心机了，咱们走不了啦！”

那青衣少女接道：“走不了，难道咱们坐以待毙吗？”

这三人同临于危难的境遇之中，极自然地生出了一种相怜相惜之情。

患难，使他们连结在一起。

韩士公轻轻地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老夫走南闯北，会过无数高手，想不到今日竟然栽倒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娃娃手中……”

那少女突然长长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如若我家老主人在此，那人再强十倍，也无法拦住我们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你家老主人是什么人？你竟敢发这大口气？”

那青衣少女道：“哼！提起我家老主人的名号，举世无人不生敬佩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你说了半天，究竟是哪一個？哼！女孩子家，说话总是吞吞吐吐，说不清楚的。”

那少女道：“我家老主人么……”忽似想起了什么重大事情，倏然住口不言。

林寒青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老前辈，看来咱们想闯出此室，已是极难之情，但晚辈……”

那青衣少女接道：“我有法子……”

韩士公冷冷说道：“你别打岔好不好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让她说吧！”

青衣少女道：“咱们合力推倒一扇墙壁，避开正门……”

韩士公接道：“不用说了，这法子老夫不用去想就知道了。”

青衣少女冷冷说道：“你急什么？让我先把话说完了，你再接口不迟。”

韩士公听她说得庄严，果然不再讥笑，两道目光，凝注在她的脸上。

只见那青衣少女整整衣衫，端容而坐，合掌当胸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姑娘请赐谅寒月，动用五彩神筒之罪……”

韩士公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喂！女娃儿，你在跟谁说话？”

寒月道：“对我家姑娘说话。”她说得严肃庄重，如有其事，韩士公虽然明知这室中再无别人，也不禁回顾了一眼，说道：“唉！你家姑娘，是何等人物，竟然得你如此敬重？”

寒月肃容接道：“绝世才女，一代红妆，唉！可惜她身罹了不治绝症，终日里缠绵病榻，受尽了病魔缠身之苦……”目光一掠林寒青，接道：“如非想搭救我家姑娘之命，我也不会偷你那年参丸了。”

林寒青淡然一笑，默不作声。

韩士公道：“咱们逃走之事，不知和你家小姐有何关连？”

寒月道：“我家姑娘才气纵横，前无古人，能制甚多稀奇古怪之物，足以惊世骇俗。”

韩士公冷冷说道：“前无古人，这口气不觉着太大了吗？”

寒月道：“我还觉不足以形容出我家的姑娘的绝代才华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好吧！就算她前无古人，你接着说吧！”

寒月道：“我家姑娘，心思灵巧，擅制各种奇怪之物，寒月得蒙宠爱，侍候姑娘……”

林寒青听得心中一动，暗暗忖道：不知她口中的姑娘，是何

等模样的人物，竟得她如此崇爱敬仰。

只听寒月接道：“我在离开之时，得我家姑娘恩赐一物，名叫五彩神筒，告诉我遇上什么危难时，只要施放此物，就没有人再敢追我了，我怀在身上，一直舍不得用，看来今日是不用不行了，承你们两位替我除去了枷锁手铐，我施用五彩神筒，帮助你们逃走，那也算报答你们之恩。”

韩士公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老夫不相信世间有此等奇怪之事。”

寒月怒道：“你不信算了，你不敢逃走，就一个人留在这里等死吧！”

林寒青心中也不相信，但见寒月满脸怒容，不再直接相询，转着圈子问道：“姑娘的五彩神筒，不知可否拿出来让在下等见识一下？”

寒月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好吧，你们闭上眼睛，我取出来给你们瞧瞧。”

韩士公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女孩子家，花样当真是多。”

他口中虽然反驳，双目却依言闭了起来。

林寒青更是早就闭紧了双眼。

大约有一盏热茶工夫，耳际间响起了寒月娇若银铃的声音，道：“好啦，你们睁开眼睛。”

韩士公凝神望去，只见寒月双手捧着一个三寸长短，粗如大指之物，不禁一皱眉头，道：“我瞧这五彩神筒，还是你自己留着吧！”

林寒青运足目力，只看到一个长筒，实在无法分辨出它的妙用何在？但他一向不愿多话，转过头去，不再瞧看。

寒月心头大急，怒声喝道：“怎么？你们都不信我的话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动手相搏，是玩命之事，扶弱济贫，援救妇女，是大丈夫的本分，姑娘不用耍花枪，我们也要设法先助你脱身的。”

寒月心头大急，高声喝道：“好啊！你们都不相信，我就放给你们瞧瞧。”站起身来，直向大门冲去。

韩士公探手一把，抓住了寒月右腕，道：“你要找死么？”

寒月怒道：“快放开我，哼！不给你们瞧瞧这五彩神筒的厉害，你们也不知我家姑娘是何等聪明的人物了。”

她不脱少女稚气，心头一急，说话也有些娇憨口气了。

韩士公先是一怔，继而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反正老夫也不愿束手待毙，倒不如痛痛快快干上一场，死亦无憾。”

松开紧扣寒月的五指，暴喝一声，一掌向壁上推去。

他的掌力威猛，虽是遥远推出一掌，也震得壁动屋摇，落尘弥目。

林寒青暗暗想道：“如不甘心受他束缚之命，那是免不了一场恶战，倒不如先脱此室之困。”

心念一转，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老前辈，在下助你一臂之力。”举步行近墙壁，潜运内力，双手按在壁上，猛力向前一推。

哪知这堵墙壁，建得甚是坚牢，林寒青全力推出一掌，震得屋瓦滚滚而落，墙壁仍然屹立。

韩士公大步冲上，双掌合力推出。

这两人的力道合在一起，不下两千斤，那砖壁虽牢，也是禁受不起，只听一声轰然大震，尘土飞扬，墙壁倒塌了三尺宽窄的缺口。

就在砖壁倒塌的同时，两扇木门呀然而开，耳际间响起了南

岳疯人豹吼般的一声怪叫，一股强劲潜力，直奔过来，如一股激射的瀑布，划裂了弥目的尘土。

韩士公大声喝道：“女娃儿快走，老夫挡他的掌势。”双掌“推山填海”，平胸推出。

两股强猛的劲力一撞，激旋成风，满室飘荡。

寒月娇躯一晃，首先跃出室外。

林寒青目睹韩士公接下了南岳疯人一掌，人也被震得向后退了一步，立时横跨一步，说道：“老前辈请先退出，晚辈试他一掌。”

韩士公已知他武功高强，也不谦让，低声说道：“不可恋战。”疾跃而去。

林寒青先发制人，不容那南岳疯人再度挥掌攻来，挥掌先发一招。

尘土弥目，林寒青掌势略偏，强厉的掌风撞击在木门上，砰然大震中木门应手碎裂。

裂木声中，传过来一个细微、但却十分清晰的声音，道：“韩老弟，多多珍重，六星塘中人，个个身手不弱，为兄却不能助手护送了……”微小的语声中仍不失那怪厉的声音，入耳即可分辨出是南岳疯人之口。

林寒青暗暗一叹忖道：此人并未忘去故旧，必有难言苦衷，心念转动之间，人已跃出室外。

抬头看星河隐现，这是个浮云掩星的深夜。

一排排繁茂的花树，淙淙盈耳的水声，风拂花影，送过来阵阵清香，停身处竟是个占地甚广的花园。

韩士公和寒月并立在四五尺外相候，林寒青加快脚步，奔了

过去，低声说道：“南岳疯人未忘故交，他出手攻袭老前辈实有不得已的苦衷。”

寒月目睹林寒青走出危室，眉头一展，道：“奇怪呀，为什么没有人来拦阻咱们的去路呢？”

韩士公冷肃地接道：“女娃儿不用高兴，就老夫数十年的江湖阅历来说，这种情形，更是可怕，不是这些花树中暗藏埋伏，就是别有所谋……”

寒月道：“哼！你若害怕，我走在前面开路。”右手执着五彩神筒，大步向前行去。

韩士公摇摇头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不是瞧你是个女娃儿，老夫非得出手教训你一顿不可！”他口中虽在呵责寒月，人却举步随在她身后而行。

林寒青走在最后，暗运功力戒备。

穿过三四排花树，仍是毫无声息，既不见有人现身拦阻，也不见有什么事物发动，广大的花园中一片死寂。

这出奇沉寂，反而使久走江湖的韩士公有些暗生凛骇之感，陡然停下脚步，说道：“事情有些不对，咱们推倒那砖屋的声音，何等强大，怎的竟然未惊动六星塘中之人？而且囚人禁地，何以竟是没有防守？”

话还未完，突听身外五六尺处，一排花树后面，传过来一声冷笑，道：“如若是认时务的，最好是自动地退回去吧！”

韩士公自觉年纪甚大，见闻广博，在这三人之中，自应是领袖人物，当下接口说道：“哪一位朋友，请出来答话。”

花树后又传出一声冷哼，道：“各位已然陷入了重重的包围之中，只要一声令下，见血封喉的绝毒暗器，立时将密如骤雨，

由四面八方袭向各位的停身之处……”

韩士公流目四顾，果然发觉自己三人已然停身重重花树环绕之中。

他久经大战，临危不乱，当下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区区几件暗器，岂能奈何老夫。”

花树后又传过那人冷峻的声音，道：“在环绕三位四周的花树之后，隐藏有一十二张连珠匣弩、八具梅花毒针，那就不防试试……”

那声音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六星塘虽然是铜墙铁壁，但却从未妄伤过一位武林朋友，三位如肯自动退回，在下等决不出手，如若妄图冲出，那就不要怪我等出手毒辣了！”

韩士公回顾了林寒青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据老夫数十年江湖阅历，此人之言，句句真实，一十二张匣弩，也许不会使咱们手足无措，但八具梅花针筒，却是极难对付，看来咱们今日极难生离此地了。”

林寒青剑眉一耸，道：“好马不吃回头草，岂能被一十二张匣弩和八具梅花针筒，吓唬回去不成，老前辈断后，晚辈当先开路……”目光一掠那青衣少女，接道：“寒月姑娘请走在中间。”暗中提聚功力，大步向前走去。

迎面花树阵中，又传出那冷峻的声音，道：“诸位当真是硬闯六星塘吗？”

林寒青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诸位今宵纵然能把我们伤在连珠匣弩和梅花针筒之下，只怕六星塘也将付出巨大的代价。”说话之间，举步向前行去。

只听当的一声锣响，一排弩箭啸风而来。

林寒青早已运集了全身的功力，蓄势戒备，扬手一挥，劈了过去。

一股强凌的掌风，应手而出迎拦在那一排弩箭上，十几支弩箭，尽为那强风震得偏向一侧。

花树后响起了一声冷笑，道：“好雄浑的掌力，接我一记拳风试试！”呼的一股劲风，直撞过来。

林寒青右掌一扬，正待推出，忽觉一股劲道由身后涌了过来，迎着那拳风击去，耳际响起来韩士公的声音，道：“老夫试试如何？”

两股劈空劲气，相撞一起，立时激旋起一股强风，吹得三尺内花枝抖颤。

这一招硬打硬接，竟然是势均力敌，未分强弱。

韩士公心头凜然，暗暗忖道：“此人不知是六星塘中的何等人物，内力竟然是如此的强猛，看来这名不见经传的六星塘，竟然是藏龙卧虎之地。”

忖思之间，箭风啸空，又是一排弩箭疾射而来。

林寒青双掌平胸推出，全力击出一掌，又把一排弩箭震开，但那弩箭已若长江大河一般，绵绵不绝地划空而来。

这弩箭来势疾劲，势道甚强，林寒青连发数掌后，已觉出形势不对，心中暗暗忖道：“我如不停运用内力劈打弩箭，决难持久，时间一长，累也要活活把我累死，必需得想一个长久之策才好。”

但那弩箭分由不同的角度中射了出来，林寒青身有枷锁，手有铁铐，身形运转，挥掌击打之间，极不灵活，静站原地，挥掌击箭，尚可勉强对付，但如要跃飞扑进，那就大感为难了。

六星塘中之人，似是早有预谋，弩箭疏而不密，每排总是一十二支左右，而且发箭之位，轮流变换，生似有心把几人困在当地，并未把三人制于死地之心。

韩士公突然运拳打出两股疾猛的劲风，震偏了一排弩箭，低声对林寒青道：“据老夫默查这弩箭来路，隐隐暗合五行变化，这六星塘的主人，实非平常之人，借花树布成奇阵，隐藏匣弩手于花树阵中，单是这份才智，就足以使人佩服……”

林寒青接道：“晚辈亦觉着这箭路来势奇怪，忽前忽后，飘忽莫可捉摸，他们弩箭连绵不绝，咱们如若不停地运内力反击，只怕难以支持过一个时辰。”

韩士公长叹一声，道：“老夫生平之中，经历过无数的凶险，却从没有今日这等气馁之感，那人说的不错，咱们已陷身在变化莫测的暗器阵中，别说那八具梅花针筒，内藏着细如牛毛的喂毒之针，使人有着防不胜防的感觉，单是那连珠匣弩，就已使咱们张惶失措，应付不易了，今日之局，只怕难以破围而去了。”

林寒青突然撩起衣襟，沙的一声，撕下一片，握在右手，呼的一声扫了出去，口中应道：“局势虽然险恶，但咱们也不能就此束手待毙。”

那一片衣襟，虽是柔软之物，但握在林寒青手中，威力大异寻常，挥扫之间，风声呼啸，近身弩箭，尽被击落。

韩士公似是为林寒青的坚强，激起了豪勇之气，纵声大笑，道：“好呀！这法子不错。”随手撩起衣襟，也扯下一片，握在手中，挥打暗器。

寒月解下腰间一条粉红色的汗巾，握在手中，一齐出手。

这一来，三人不再耗消内力，劈打暗器，凭仗手中的衣襟汗

巾，连结成一堵坚壁，那连珠弩箭，纷纷被击落三尺以外。

林寒青试出此法效用甚佳，立时举步向正前方一排花树冲去。

寒月居中，韩士公走在最后，紧随林寒青向前面移动。

花树后传出来一阵冷笑，紧接着锣声大震，那绵连不绝的弩箭，突然转急，四面八方纷飞而至。

连珠匣弩的箭雨，一阵紧过一阵，由于那弩箭分由不同的方向而来，构成了全面的袭击，林寒青、韩士公的武功虽高，但双手由铐链相连，运用上终是不很灵活，在连珠强弩的迫袭之下，已有应接不暇之感，迫得三人停下脚步，分头拨打那密如骤雨的弩箭。

突然间，一支强弓射来的劲箭，夹杂于连珠匣弩中急袭而至。

林寒青一振手中衣襟，猛向那劲箭之上打去，那劲箭力道强猛异常，林寒青挥衫一卷之下，那劲箭仍然向前冲射两尺，才力尽而落。

这一缓之势，已有四支匣弩射出的短箭，乘隙而入，林寒青一侧脸，四支弩箭，掠着面颊而过。

寒月突然扬起了手中的五彩神筒，向外掷去。

只听砰然一声轻响，那五彩神筒，突然爆裂，一阵浓烟，弥天而起。

这浓烟起势极快，片刻间，已然扩大有数丈方圆，林寒青和韩士公等停身之处，尽为浓烟掩去。

夜色幽暗，虽然无法清晰地分辨出那浓烟的色彩，但淡浓不同，看上去决非一色。

一阵强烈兰花香昧，夹杂在那浓烟中飘飞过来，扑鼻沁心。

韩士公嗅了嗅，道：“好一股兰香气味……”

寒月凛然一震，急急说道：“老前辈，快些闭住呼吸。”

韩士公已觉出头脑有些晕胀，赶忙提气闭住了呼吸。

那暴起的浓烟，扩散迅快，片刻之间已然散掩了六七丈方圆。

这时，寒月已暗中数到了一百之数，一拉韩士公和林寒青，急步向外冲去。

浓烟中响起了一片混乱的喝叫，那些埋伏在花树后面之人，已然章法自乱，糊糊涂涂地自己打了起来。

三人闭住了呼吸，加快脚步，倏忽之间，冲出了浓烟弥布之区。

韩士公奋身一跃，跳上围墙，回头看去，隐隐可见那浓烟中人影乱闪，来回冲击，不禁放声大笑起来。

寒月一耸柳眉儿，冷冷说道：“你笑什么？咱们还未冲出险地……”振袂一跃，飞上围墙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溪道交错，流水潺潺，一片茫茫白水，环绕着这片庄院。

忽听韩士公大叫一声，呼的一拳，捣向林寒青。

林寒青挥掌一接，两人齐齐被震得由围墙上摔了下来。

林寒青一跃而起，飞起一脚，踢向韩士公。

韩士公一闪避开，反臂又拍出一掌。

林寒青这次不再闪避，右手食、中二指一骈，点向了韩士公的脉门，迫得他劈出的掌势，重又收了回去。

两人都带着枷锁手铐，掌指运转之间，甚不灵活，但那攻拒

之间的招数，却奇奥猛恶，兼而有之。

寒月眼看两人打得十分激烈，但自知功力不足以生生地把两人拆开，心中大感焦急，却是无法可想，走来走去，大声呼叫，但两人鏖战正烈，对她那喝叫之言，恍如未闻。

正感为难之际，忽觉脑际灵光一闪，急急跑到溪边，捧起一把冷水，猛向二人脸上泼去。

两人受那冷水一激，一齐停下了手。

寒月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倒是忘啦，我家姑娘早已告诉过我，施放这五彩神筒之后，如若自己人中，也有了神志迷乱之人，那就浇他们一头冷水，神志就可以清醒了。”

韩士公举手拂拭一下脸上的水珠，望着林寒青道：“怎么？咱们打了一架吗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老前辈掌力雄浑，晚辈不是敌手。”

韩士公笑道：“是啦，咱们嗅到那兰花香味，神智就有些迷乱了，六星塘中那些匪弩手，想来仍在自相恶斗中。”

寒月听他夸赞那五彩神筒的威力，不禁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怎么样？我没有骗你们吧？”

韩士公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老夫在江湖之上行走，会过的高人甚多，各种迷魂的药物，无所不知，但却从未见过此等药物。”

林寒青目光四顾，见溪道纵横，有如蜘蛛之网，环绕过这座广大的庄院，五十丈外，有一座占地亩许大小的水池，心中甚觉奇怪，暗暗忖道：“此地名叫六星塘，难道由六个水塘，环绕这庄院不成，但这些纵横交错的水道，分明是人工开凿而成，不知有些什么作用？”

心念转动，回目望了韩士公一眼，道：“老前辈见多识广，可

知道纵横交错环绕这庄院的水道有什么作用吗？”

韩士公久年在江湖之上走动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，见识之广，甚少人能够及得，他虽然不解那纵横交错的水道之用，但推想定有作用，留心一看，果然看出那水道似是隐隐含着八卦方位，当下说道：“这环绕的水道，定然是此庄主人排好的水阵，当世怪杰，参仙庞天化，用翠竹重柳，排成一座奇阵，武林中人，视若畏途，此庄主人，引水成渠，在庄外排了一座水阵，不解个中变化之人，只要行入阵中，东行西奔，永无出阵之日。”

忽听寒月娇声说道：“老前辈既知这水阵之妙，那就快些带我们出去啦！”

韩士公呆了一呆，说道：“老夫虽然略通八卦易理，但概而不精，只怕难以破阵而出……”

一声冷笑，起自身后，道：“你倒是还有自知之明，别说你不过略解八卦、易理，纵然精于此道之人，也难遁出我们南斗星水阵。”

三人回头望去，只见围墙之上，站着那面容严肃的少年。

韩士公等已在被囚静室之中，和他动手相搏数招，知他的武功十分奇奥，平凡的招数之中，却寓着凌厉诡奇的招数，乃不可轻视之敌。

只听那严肃的少年接道：“自六星塘开创基业以来，还无人能够闯过那花树阵的拦阻，诸位能够平安而出，在下甚是敬佩。”说话中，飘身而落。

韩士公一拱手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贵庄能筑建出这等南斗六星水阵，自非平常之人，请教大名。”

那面容严肃的少年道：“在下皇甫岚……”

声音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适才家父接得快马飞报，那事件已然证明和诸位无关，但其间尚有部分细节，未尽了然，估计在一十二个时辰之内，当可查个水落石出，如若诸位能再屈驾多留一日……”

寒月冷冷接道：“既然和我们无关，为什么还要我们多留一日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如若没有在下相送，恐怕三位难出这南斗六星水阵。”

韩士公一拱手，道：“盛情心领，贵庄这南斗六星水阵虽然奥妙无方，我等却甚愿见识一番。”

皇甫岚冷然说道：“在下是一片好意，如若三位不吃敬酒吃罚酒，那未免有些不够面子。”

林寒青突然接口道：“少庄主就是凭借这水阵之力，拦阻我等吗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如若诸位急于要今宵脱身，在下还可以给诸位一个机会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请教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诸位中只要能有人胜过在下，在下立时恭送出阵。”

韩士公、林寒青适才和他动手相搏过数招，知他武动甚是奇诡，面对着这样一位高深莫测的强敌，谁也不敢存有轻敌之心，相互望了一眼，默不作声。

皇甫岚目光一掠三人，冷然说道：“如若三位自知无能胜过在下，那就屈驾再留一日。”

林寒青剑眉耸动，缓缓接道：“我们三人虽然同沦劫难，但

彼此却是萍水相逢，谁也难代别人做主，兄台武功高强，在下适才已经领教，如若在下无能胜过，任凭处理，但对他们两位，却是难以擅作主意。”

皇甫岚目光一扫韩士公和林寒青道：“两位手有铁铐，身有枷锁，联手齐出，也不算有失身份，至于那位姑娘，最好袖手旁观，在下生平之中，不喜和女子动手。”

寒月怒声喝道：“女人怎么样了？哼！日后若有机会，必要让你好好吃点苦头。”

韩士公似被皇甫岚言语激怒，厉语喝道：“老夫先来领教。”呼的一拳，劈了过去。

此人脾气暴急，说打就打，出手一击，极是凌厉。

皇甫岚身躯微微一闪，让过拳风，说道：“两位最好是一齐出手。”

只听一阵衣袂飘风之声，四条劲装大汉疾掠而至。

林寒青目睹四人飞越那围墙的身法，干净利落，来势虽快，落足却稳健异常，分明都是内外兼修的高手，心头微微一凛。

韩士公已然连发四拳，招招都带啸风之声，沉重刚猛，潜力激荡。

皇甫岚却是轻描淡写地挥掌化解，指点掌封，着着恰到好处，不慌不忙地封架开韩士公四拳猛攻。

林寒青并未出手相助，反而退后三步，全神贯注两人拳路的变化之上，似是想从两人动手相搏中，瞧出皇甫岚的拳路破绽。

这时，那四个劲装大汉左手握着一个一尺二寸的铁牌，横在胸前，右手抽出肩上长剑，已散布开去，布成了一个扇形阵势，把几人围了起来，肃然静立。

韩士公攻出四拳之后，已知今宵遇上了生平极少遇上的劲敌，立时一提真气，疾快地向后退三尺，凝神待敌，不敢抢攻。

皇甫岚冷冷说道：“在下还攻了。”欺身而上，右手一扬，拍出一招“寒江垂钓”迎胸击了下来。

韩士公立掌如刀，一招“横断云山”，斜斜切了上去。

皇甫岚掌势不收，直待韩士公将近手腕之时，忽然五指箕张，反把扣去。

这本是一招普普通通的擒拿手法，但因变化的时机恰到好处，效用大为增强，韩士公忽沉腕势，险险让过一招，但却顿失先机，皇甫岚左手随势攻到，连环递出，倏忽间，攻了六掌。

韩士公虽把六掌避开，却被迫得后退三步，顶门间汗水滚滚而下。

林寒青目睹场中形势，暗暗忖道：韩士公一世英名，得来不易，今晚如伤在皇甫岚的手中，定然痛心异常，乘他们尚未分出胜负，不如替他下来。

念转身动，斜里一跃，拦住了皇甫岚，挡在韩士公身前，回首低声说道：“老前辈连受两年囚居之苦，体力大亏未复，这一阵让给晚辈吧！”也不容韩士公开口，一掌推出。

皇甫岚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早要你们联手合击，两位却偏是不肯听在下的忠告。”侧身让过一击。

林寒青道：“且莫夸口，先胜了我再说不迟。”双掌一前一后，相继攻出。

皇甫岚身子斜斜一转，巧妙异常地让开了林寒青推来的掌势，右臂却随着转动的身子，横扫过来。

林寒青早已留心默查皇甫岚的拳路，觉着他不但在平凡的

招数中，蕴含着巧妙的变化，而且那闪避的身法，也似隐含玄机，不论如何强猛的攻势，他始终足不离两尺方圆，直待掌指将近身侧之时，才灵活异常地一让避开，心中早有算计，人随推出的双掌，冲进了两步，待皇甫岚身子转过，掌足齐出，陡然一阵快攻。

一时间，掌指纷纷，足影点点，愈攻愈快，眨眼间连踢九脚，拍出一十八掌。

这轮急攻，当真如狂风骤雨，怒潮急至，只看得四周观战之人，耸然动容。

只见皇甫岚如疾转风轮，两足交互移位，在间不容发之间，竟然把一轮急攻避开。

林寒青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好身手。”疾快地退后了三步。

皇甫岚举手拭去了头上的汗水，道：“迫我出一身大汗的，林兄乃我生平遇上的第一人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躲过我九腿一十八掌连环快攻，足不离二尺方圆之地，在下自叹弗如，今宵如若败在你的手下，也输的心口俱服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今宵有兴一会，小心了。”陡然欺上，扬手拍出一招“直叩天南”。

林寒青知他在平凡的招数中，蕴藏着奇奥的变化，哪敢丝毫大意，身子一侧，右足后退半步，先求自保，右掌一式“闭门推月”封了过去。

皇甫岚掌势中途忽变，易掌击向“肩井”穴。

林寒青双掌一合，化一式“剪花手”，截击腕脉。

皇甫岚道：“林兄武功果是不凡。”说话之间，人已闪身避开，还击了两掌。

两人展开了一场抢制先机的快攻，林寒青双腕之上，带有铁铐，运掌攻拒之间，大受牵制，不似皇甫岚来得灵活，但他间有奇招攻出，补了灵变的不足，斗个不胜不败之局。

片刻工夫，两人已力搏了五六十招。

激斗之间，突听皇甫岚沉声喝道：“林兄当心了。”突然一个旋身，欺到了林寒青的身侧，平击而到的掌势，忽地一翻，拍在林寒青的肩头之上。

林寒青双腕受铐链限制，应变不及，肩头中了一掌，但他临危不乱，冷哼一声，圈臂一个飞肘，斜撞而出。

两条人影，一接之下，倏然分开，林寒青脸色苍白，步履踉跄，退了两步，才拿桩站住，皇甫岚却双手抱着左肋，蹲了下去。

四个劲装大汉，一抖手中铁牌，右手长剑挽了一个剑花，合围而上，团团把林寒青围了起来。

皇甫岚扬手一挥，沉声喝道：“快退开去，送……他们出……阵。”

他肋间受伤很重，一讲话伤处剧疼甚烈，断断续续，不能一气呵成。

四个劲装大汉应声而退，垂下手中长剑。

皇甫岚缓缓站起身子，黯然一笑，道：“林兄的武功高强，在下不是敌手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皇甫兄手下留情，在下才有反击之力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你带有枷锁手铐，先已吃了大亏……”长长吁一口气接道：“请恕兄弟肋伤甚重，不能亲送林兄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少庄主信人英雄，林寒青心中佩服，异日有缘重见，再谢今日之情，我等就此别过。”抱拳一礼，转身向前行

去。

皇甫岚光一掠四个执牌大汉，沉声喝道：“你们代我送客，如有简慢之处，定当重罚不贷。”

四个劲装大汉，齐齐应了一声，欠身对林寒青道：“我等为三位带路。”举步当先行去。

林寒青、韩士公等，在四个劲装大汉的导引之下，极快地出了南斗六星水阵，但在行进之间，已觉那水阵道路极为繁杂。

四个大汉送三人出阵，立时抱拳作礼，急返而去。

自视甚高的韩士公，已然对林寒青十分佩服，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胜旧人，老夫今宵，确感到老迈了。”言词之间，无限凄伤。

林寒青心想说几句慰藉之言，轻轻咳了一声，搬转话题道：“老前辈，请看六星塘这座庄院。”

韩士公抬头看去，果见一片水光，六个水塘距离均匀地散布在庄院四周，其间水道纵横，六池相连，想这六星塘之名，就是沿这六池塘水而起，心中大为感慨，颌首说道：“江湖多侠士，风尘隐异人，如非老夫亲身经历，决难相信这六个养鱼塘环抱的庄院中，竟是隐居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绝世高人。”

突听得蹄声，从纵横交错的水道，绕出来三匹快马，直对三人行来，四五尺外，勒缰而停，三个青衣童子，躬身一礼说道：“我等奉了少庄主之命，替三位送来代步健马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盛情心领，请上复少庄主，我等尚有行路之力，不敢拜受厚赐。”

三个青衣童子齐声说道：“我们庄主规令极严，三位不肯相受，我等势难复命。”

松开缰绳，抱拳而退。

第五回 天鹤上人

寒月忽然嗤的一笑，道：“这人倒是很客气呀！”当先跃上一匹马背，只见马鞍之上，挂有水壶、干粮，和一袋散碎银子，不禁格格大笑起来。

韩士公怒声喝道：“有什么好笑之事？”

寒月接道：“这马鞍上水壶、干粮，一应俱全，两位带有手铐、枷锁，行在官道，大不雅观，倒不如乘马赶路，还可想法掩遮一下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姑娘说的也是，老前辈，咱们上马赶路吧！”

韩士公眼看两人都主乘马，只好跃上马背，一放辔，纵骑而行。

三人一阵急行，跑出了六七里路，韩士公才突然一勒马缰，停了下来，道：“咱们到哪里去？”

寒月道：“你们手上铁铐未解，自然先去见我们老爷了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老夫不去。”

寒月道：“你不去，可是要终生一世，都带着手铐吗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老夫自有解铐之法，不用有劳费心。”

寒月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你这人被称老猴儿，脾气当真是暴急得像猴子一般，我家老主人收有宝刃利器，可断金削玉，此等利器，武林间，虽非绝无，但却是少之又少，你要想带一辈子手铐，那就不用去啦！”

林寒青道：“姑娘那老主人，不知现在何处，距此多远路程？”

寒月道：“那要看你们的运气了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林兄弟，女孩子家花招最多，不用信她，咱们赶路要紧。”

寒月急道：“你急什么？人家话还没有说完，我家老主人为了给我们小姐炼制一种丹药，常常留住茅山天鹤上人的连云庐中，你们运气好，他就刚好在那里，如是运气不好，他就不在那里，我这话说错了吗？”

林寒青怔了一怔，欲言又止。

韩士公却讶然问道：“天鹤上人，和你们老主人相识吗？”

寒月道：“何只相识，交相莫逆，情如兄弟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据老夫所知，天鹤上人以孤僻冷傲闻名于世，很少和武林中人物来往……”

寒月冷冷接道：“那天鹤上人虽然冷傲孤僻，但他对我家老主人却敬重异常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冲着天鹤上人，我们也要上茅山连云庐走上一趟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老前辈，咱们就这样手带铁铐，跑上茅山去吗？”

韩士公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老弟，那天鹤上人，乃数十年来江湖盛名甚著高人，江南名剑，无出其右，但他生性淡泊，不求闻达武林，闭门谢客，终年隐居在茅山连云庐中，绝少下山一步，因此，江湖上知他之名的人，少之又少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既是闭门谢客，终年难得下山一步，何以会盛名卓著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问的好……”轻轻咳了一声，接道：“二十年前，

江南武林道上，突然来了一位武功奇高，但却名不见经传的华服少年，自称来自东海水域，胡作非为，闹得江南武林道上，神鬼不安，但他武功高强，连败了江南黑、白两道中八十余位高手。锐锋所指，挡者披靡，连闹了半年时光，竟无人能够压制下他的凶焰，这才激怒了天鹤上人，单人双剑，邀斗金陵郊外，当时闻风赶往观战的武林高手甚多，但天鹤上人却不愿当众炫露武功，临时改在江中相斗……”

林寒青道：“改在江中相斗？”

韩士公说的兴致甚高，口沫横飞地接道：“两人各乘了一座小舟，中间用一条五尺长短的铁链锁连起来，放在江中，顺着那汹涌的江流而下，两人就在舟上相搏。

林寒青道：“这倒是一场很新奇的搏斗。”

寒月接口道：“那一定是天鹤上人胜了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两人乘舟顺江而下，没入那滔天波浪之中，别人自是无法看到他们搏斗的情形，但那华衣少年自乘舟入江之后，即未再在江南道上出现过，有人说那华衣少年被天鹤上人劈死剑下，弃尸江中；也有人说那华衣少年负伤逃走。传说纷纷，莫衷一是。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，就是那华衣少年，败在了天鹤上人之手中，乃千真万确之事，天鹤上人无恙出现，那华衣少年却从此销声匿迹，未再出现江湖，天鹤上人也因此一战而成名，但他却在盛名初传之时，就归隐茅山连云庐，闭门谢客，凡是慕名来访之人，不论何等身份，一律挡驾不见。”

一抖马缰，当先向前冲去。

三骑健马，放辔急驰，得得蹄声，划破沉寂的静夜。

天亮时分，三人已赶了数十里的路程。

官道上隐隐可见行人。

寒月一勒缰绳，在官道旁一片杂林之中停了下来，说道：“咱们吃点东西再走吧！”

林寒青低首望了望扯去了一大片衣襟的长衫道：“咱们手带铁铐，身着破衫，形态这等狼狈，走在官道上，岂不惹人注目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男子汉大丈夫，有什么好怕的呢？”

林寒青低声说道：“老前辈，咱们带着手铐，穿着撕去了一片衣襟之衣衫，却骑着长程健马，走在路上，岂不惊世骇俗？”

寒月笑道：“我倒有个法子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愿闻高见？”

寒月道：“咱们雇辆马车赶路，你们坐在车中，别人自然是看不见了。”

韩士公冷哼一声，道：“老夫宁可在夜阑人静之时赶路，也不坐车，那茅山距此，行程并不太远，兼程赶路，两个夜晚，就可赶到。”

说话间，忽见迎面官道上，急驰来两匹快马，马上端坐着两个大汉，行近林边，一勒奔马，回头打量了三人一阵，齐齐翻身下马。

左面一人，抱拳一揖，道：“哪一位是林大侠？”

林寒青一皱眉头，正待开口，忽想天下姓林之人甚多，那人既未叫出名字，未必定是招呼自己。

只见右侧大汉欠身说道：“三位之中，可有位林寒青林公子吗？”

林寒青愕然应道：“在下便是，有何见教？”

这大汉身穿锦衣，满面虬髯，身材虽极高大，口齿却极清晰，

当下躬身道：“小人们乃是‘六星塘’门下弟子，奉我家少主人之命，前来寻访林公子，送上赶制新衫两套，望公子笑纳。”

正面的黄面大汉立刻自马鞍旁取下个蓝缎包袱，包袱里是两件崭新的锦缎长衫，两件披风，这大汉双手送上衣衫，转身道：“公子衣衫已残破，此刻正好替换。”

林寒青心头大是感激，只觉那皇甫岚，盛情的确可感，但他素来不喜多言，只是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贵管家还是将衣衫带回去吧！”

两条大汉齐地呆了一呆，那黄面大汉讷讷道：“公……公子怎地不愿接下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枷锁在身，双手难展，如何替换衣衫？”

虬髯大汉恍然笑道：“我家公子也曾想到了这里，是以特命小人将敝塘镇塘的‘三宝刃’之一带来为公子脱困。”

语声之中， he 已从怀里取出一柄长约尺许的短剑，绿鲨皮鞘，黄金吞口，装饰得极为华丽。

虬髯大汉右手持鞘，左手持柄，只听“呛啷”一声，宝剑出鞘，果然晶莹有如秋水。

林寒青不禁脱口赞道：“好剑，好剑……”

虬髯大汉笑道：“敝塘老主人精于冶铁，可说得上是海内第一铸剑名家，但他老人家一生之中，也不过只铸成这同样的三柄短剑而已。”

韩士公突然插口道：“你们将如此名剑带在身上，可要小心些了。”

虬髯大汉笑道：“武林中只怕还未见有人敢轻易来动‘六星塘’之物的，何况，我家少主人吩咐小人，务必要将这柄剑送给

林公子，我家少主人还说，这正是红粉赠佳人，宝剑赠侠士之意。”

林寒青正色道：“如此贵重之物，在下万万不能接受，相烦贵管家为我们削断枷锁，还是将剑带回去上复公子，盛情在下心领了。”

他似是极少一口气说出这么多言语，话说完了，立刻闭紧双唇。

虬髯大汉躬身道：“此剑乃敝塘少主人真心相送，林公子若不肯笑纳，教小人们如何回去向敝塘少主人交待回话？”

那黄面大汉也在一旁苦苦相劝，但饶是他两人口舌如簧，林寒青只是默然摇头，不肯接受，连话都不再说一句。

韩士公皱眉道：“你两人还是少说些吧！他这人的脾气，若是不肯接受此剑，你两人便是杀了他，他也是不肯接受的。”

寒月轻轻一笑，道：“你倒是林公子的知己。”

韩士公瞪起眼睛，道：“你少管闲事。”转向大汉道：“快拿剑来，将这捞什子的铁链断去吧！”

虬髯大汉长叹一声，神色似乎十分失望，持剑走到林寒青面前。

林寒青笑道：“你该先为韩老前辈断枷才是。”

虬髯大汉躬身应了，又转向韩士公，道：“老侠客请恕罪，小人要无礼动手了。”

韩士公大声道：“少废话，快动手。”

虬髯大汉振起手腕，短剑穿入了韩士公身前、背后所绕的枷锁之中，吐气开声，引剑外削那精制成的枷锁，果然应手而断。

韩士公胸膛一挺，仰天长笑道：“好剑，好剑，果然是好剑。”

伸出双手，道：“这里还有一条。”

虬髯大汉只见锁住他双手的铁链，远比绕身枷锁要细得多，当下后退一步，微笑道：“老前辈请留心了。”展剑挥去，光如匹练。

只听“当”的一声清鸣，有如双剑相击的震耳龙吟之声，历久不绝。

虬髯大汉掌中之剑，竟被震得跳起三尺，但韩士公腕间的铁链，却仍是丝毫无损。

黄面大汉变色道：“这铁链怎的如此坚韧，连这无坚不摧的‘参商剑’都斩它不断？”

韩士公更已挥舞手臂，破口大叫起来，道：“来，再试它一试。”

虬髯大汉深深吸了口气，力贯右臂，又是一剑自韩士公的双腕之间削下。

又是一声龙吟，剑尖又一次上跳，那铁链也仍然没有丝毫损伤。

虬髯大汉沉吟道：“只怕这铁链也是用铸这‘参商剑’同样的顽铁，同样的方法铸成的，只是打磨稍粗，光芒较弱而已。”

韩士公双目一瞪，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这铁链竟是斩它不断了？”

虬髯大汉道：“只怕如此……”短剑展动，断去了林寒青身上的枷锁。

韩士公满面怒容，用力分臂，但饶是他用尽气力，也无法将铁链挣断。

他口中低低骂了半晌，突又仰天狂笑起来，笑道：“也好，也好，无论如何，总算少了层负担。”

寒月笑道：“你蛮会自我解嘲的哩！”

韩士公怒道：“哼！小丫头！”

林寒青也不禁展颜一笑，转首道：“两位管家该回去了。”

他说话永远是简简单单，以最少的字句，说出心中之意，极少有什么虚伪客套。

黄面大汉双手奉上衣物，躬身道：“公子可有什么话，要小人们带回吗？”

林寒青默然半晌，缓缓道：“青山苍苍，绿水幽幽，长日良多，后会有期。”

虬髯大汉手中短剑疾挥，削了林寒青绕身铁锁，肃容说道：“六星塘中这三柄宝刀，虽非武林中至尊之物，但名剑侠士，江湖人物，却无不爱之人，公子拒受名剑，足见英雄气度，但我们少塘主一向自视甚高，孤寂自处，从未交纳过一个朋友，既肯以镇塘三宝刀之一相赠，不是佩服公子的英豪气度，定然是存心结交一个朋友，在下等久年追随塘主，对少塘主的为人性格，知之甚深，公子拒不受剑，不但小的们要受一顿重重的责骂，只怕少塘主也将误认公子不肯交结他这一个朋友，而郁郁寡欢。”

寒月娇声笑道：“林公子，人家诚心相送，你为什么执意不收呢？”

林寒青沉吟一阵，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在下暂代保管此剑。”伸手接过，藏入怀中。

两个大汉，愁颜顿开，哈哈一笑，带转马缰，纵骑而去。

韩士公仰脸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天下英雄，老夫会过不少，皇甫岚可算得性情中人，一面之缘，慨赠名剑，此等豪侠气度，江湖上甚是少见。”

林寒青却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无功受禄，惭愧得很。”

寒月嫣然一笑，接道：“你们两位不用再咬文嚼字啦！咱们赶路要紧。”取过一件披风，加在林寒青的身上，接道：“这一件披风，可掩去公子的没襟长衫。”又取过另一件披风，笑对韩士公道：“老前辈，可要我帮你穿上吗？”

韩士公笑道：“老夫可是从来没享受过这等温柔的福气。”

寒月一嘟小嘴叱道：“哼！秃子跟着月亮走，你还不是因占了人家林公子的光。”忽然觉出言中之意，有了语病，匆匆替韩士公加上披风，放辔疾向前驰去。

韩士公纵声大笑，拍马追去。

三骑长程健马，放辔奔驰，得得蹄声，荡起一道滚滚的尘烟。这日中午时分，进了茅山，但见峰岭连绵。

又翻越两座峰岭，景物忽然一变，道路更见崎岖，山势也更见险峻，寒月跃下马背，道：“马行此地为止，不能再走了。”

三人弃马步行，奔走在崎岖的山道上。

寒月轻车熟路，带着林寒青、韩士公，绕道奔行，一连翻越四座山峰，到了一座荒凉的山谷前面。

触目荒草，掩去了谷中的景物，寒月却带着两人直向那荒草谷中行去。

荒草蔓延，长及腰际，举步落足之间，毒蛇乱窜，好一道荒凉的恶谷。

大约有三四里路，荒谷突然向南折去，转过一个弯子，景物又是一变，只见一所小小的茅舍，搭在一座苍古的虬松之下，正好挡住了去路。

两侧峭壁，险恶绝伦，生满了青苔，纵然是武功绝高之人，

也不易攀登那峭壁而上。

一线山径，直通向那茅舍之中。

韩士公打量了四周形势一眼，除了穿越那茅舍而过之外，再无法找出登山之路。

寒月当先开路，直奔那茅舍前面。

只见两扇白色的木门，紧紧地关闭，三人直逼门前，仍不闻一点声息。

韩士公目光一转，说道：“咱们跃过这座茅屋，攀松而过，也就是了，不用惊动室中之人。”

语声甫落，木门呀然而开，一个全身蓝布裤褂的中年人，留着山羊胡子，缓步走了出来。

寒月一拱手，道：“崔大叔，你好呀？”

那人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这个淘气的丫头……”

寒月不待那人说完，抢先接道：“这两位都是找我老主人来的，崔大叔高抬贵手，放我们过去吧！”

那大汉缓缓举起右手，捋着山羊胡子，道：“这个，倒叫大叔为难了，咱们山中规矩，素来不许陌生人登山一步。”

寒月道：“我带他们有要事必得面见老主人，崔大叔如不肯放过我们，岂不使我前功尽弃了？”

韩士公和林寒青四道目光，一齐投注在那大汉的脸上，心中却盘算着如何冲越过这座茅舍。

只见那大汉沉吟了一阵，突然闪身避到一侧。

寒月躬身说：“多谢大叔。”当先举步行去，一面暗中招呼林寒青和韩士公。

三人匆匆而行，穿过拦路茅舍，韩士公目光一瞥间，看那茅

舍中布设甚是简陋，一榻一桌之外，别无长物，靠在屋角一座土制的炉灶，更显得室中生活的简朴，不禁暗暗地赞道：“一个身负上乘武功之人，在这等穷山僻野之区，过着这般自炊自食的简朴生活，实非容易之事。”

忖思之间，已然穿过茅舍，奔行在一条羊肠小径上。

寒月回顾了那远在自己身后的茅舍，笑对韩士公说道：“那姓崔的人极和气，又对我好感甚深，故而放过咱们，等一会再过一处隘口要道，就不会这等容易了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怎么样，难道咱们当真要动手硬闯过去不成？”

寒月道：“这就很难说了，那固守隘口要道之人，生就一副冷若冰霜的面孔，我曾追随老主人拜访天鹤上人，那人冷冰冰的面孔，连我家老主人也一样盘问，等他通报之后，才能上去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这么说将起来，那是无法和气渡关了？”

寒月道：“谁知道呢？我追随老主人曾在那连云庐中留居甚久，已和他混熟了，但那人冷漠无情，难以常情揣度，只好走到那里再说了。”

韩士公不再多问，心中却暗暗忖道：他在要道之上，搭了一座茅舍，以阻慕名登山之人的拜访，倒是别出心裁，只不知那第二道要道隘口，又是怎样的形态？

忖思之间，一阵奔行，进入了一道绝险的峡谷道上。

抬头看去，绝壁如削，一座扇面石壁中间，有一道宽窄仅可容一人通过的峡谷，陷入石壁，深约三尺，似是天然的险道，又经过了一番人工的修整。

除了这道峡谷之外，别无可资登山之路。

韩士公打量了四周的形势一眼，暗暗想道：如若山峰之上放

下来滚木擂石，纵然是身负上乘武功之人，也是难以抗拒，势非被迫摔下峭壁不可。

登高百丈，峡谷突然向右侧转去。

一个冷漠得声音，由那转弯处传了过来：“什么人？站住！”

这时，三人已然逼近那转弯的所在，寒月当先带路，韩士公居中而行，林寒青走在最后。

听到那冷漠的喝问之声，三人一齐停下了脚步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那转弯的地方，站着一个全身黑衣，手横长剑，身躯瘦高，双颊深陷，面容肃冷的中年男子。

寒月欠身一礼道：“大叔还记得寒月吗？”

那面容肃冷的男子不答寒月之言，两道目光却投注在韩士公和林寒青的身上，打量了一阵，冷冷说道：“凡是和我见过一面之人，在下终生也不会忘记。”

寒月道：“大叔能记得寒月，想必也信得过我，这两位都是我家老主人的故友，有要事特来相访，还望高抬贵手，让我们过去吧！”

那身躯瘦高的大汉，面上毫无表情，对寒月相求之言，浑似未闻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不行。”

韩士公暗道：“这人倒是冷漠的可以，连话也不愿多说一句。”

寒月秀眉一扬，似欲发作，但她终于又忍了下来，柔声求道：“这两位必得见到我家老主人，大叔行个方便。”

那冷肃中年大汉皮笑肉不笑地一咧嘴巴，道：“有两条路，你可任选其一，一条是你要那随来之人，在山下等候，请你家老主人下山相见……”

韩士公听得心中动气，接道：“那第二条路呢？”

那大汉道：“第二条最是简单，三位一齐动手，闯过此关，就可畅行无阻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天下英雄，个个敬重天鹤上人，却不料他的属下，竟是这等不明情理之人，实叫老夫齿冷得很。”

那中年大汉冷冷接道：“连云庐素不和武林人物来往，齿冷又有何妨？你心中不服，何妨硬闯呢？”

韩士公被他激得无名火起，怒声喝道：“硬闯就硬闯，我不信连云庐是刀山油锅……”

身子一侧，掠着寒月身侧而过。

他乃阅历异常丰富之人，虽在盛怒之下，仍然衡量敌我形势，只见那大汉停身之处，是这条峡谷最宽之处，位居转弯要隘，居高临下，形势于自己大是不利，何况那人手中还握有兵刃。

韩士公身子一转，靠在石壁之上，先看好了避敌退路，举步向前行去。

那冷肃的中年大汉，双目凝注着韩士公，静立不动，正是上乘剑术，以静制动的要诀。

林寒青眼看已成剑拔弩张之局，这一仗非打不可，立时高声叫道：“老前辈等一下。”探手入怀，摸出短剑，反握剑鞘，递了过去，道：“老前辈手上带有铁铐，先已吃了大亏，地形上又于老前辈大大的不利，手中再无兵刃，未免太吃亏了。”

韩士公似亦看出那冷肃的中年大汉是一位施剑好手，这一仗大是冒险，也不推辞，握住剑把，一按机簧，“呛啾啾”短剑出鞘。

斜阳下剑身泛起一片森寒的冷芒。

那面色冷肃的中年大汉，望着那出鞘短剑，又望望韩士公双手铁铐，脸上泛现出一片茫然之色。

韩士公一挥短剑，举步一跨，突然欺进了二尺。

那中年黑衣大汉，长剑向下一探，剑锋闪起一片寒芒，指向韩士公的前胸。

韩士公横举短剑，向上一撩，疾向长剑削去。

那大汉挫腕收剑，陡然飞起一脚踢了过来。

他居高临下，这一脚踢向韩士公的前胸玄机要穴。

韩士公身子一侧，短剑横斩过来。

那大汉疾快地收回右脚，长剑挥舞之间，幻起了三朵剑花，分袭韩士公上盘三大要穴。

交手数招，韩士公已知遇上劲敌，那大汉果然是一个用剑的高手，如非他手中短剑光芒耀目，使那大汉有所顾虑，只怕早已被迫落败了。

狭谷恶战，近身相搏，攻拒之间，各极险辣，招招间不容发。

韩士公虽在地势上吃了大亏，双手又有铁铐结连，但他手中短剑的锋芒，使那大汉甚多顾虑，不敢硬接他的剑势，而且短剑运转灵活，在这深陷入壁间的峡道中相搏，反占了不少便宜。

突然间，响起了一声金铁交鸣，双剑交击在一起，那黑衣大汉手中的长剑，登时被削去了六七寸长短。

韩士公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你让不让路？”

那黑衣大汉冷哼一声，霍然退后了两步，右手挥转长剑，幻起漫天剑影，直罩下来。

他手中长剑足足三尺，被韩士公削去了六七寸，尚有两尺三四寸长短，退后了两步，峡道宽大甚多，长剑运转之间，方便了

不少，攻势更见凌厉，韩士公登时被逼得险象环生，但他性格强硬，连经恶斗，挥剑苦战。

寒月眼看两人的顶门之上，都已见了汗水，显然这一场比剑，都打得十分吃力，芳心之中，焦急如焚，尖声喝道：“不要打啦！”赤手空拳地冲了上去。

林寒青剑眉一扬，沉声喝道：“站住！”探手一把，抓住了寒月肩头，拉道：“你要找死吗？”

寒月抬头望去，只见两人剑来剑往，险恶如旧，生似都未听到她的喝叫之声，她是少女习性，急切之间，泪水夺眶而出，道：“快放开我，再要打下去，非要有人伤亡不可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你站远一些，准备救人，我上去试试看能不能把他们分解开去。”

阳光下但见剑芒飞绕，两条人影，已被那森寒的剑光淹没，间有一现，更见凶险，寒月忽觉心头泛上来一股寒意。

林寒青逼近两人四尺左右处，突然一挺蜂腰，拔身而起。

绝壁间人影闪动，快速如燕剪掠波，直向韩士公和那黑衣大汉交错的剑光之中跃飞过去。

一阵金铁交鸣声中，环绕的剑光，顿然而住。

那黑衣大汉闷哼一声，手中长剑跌落在地上。

韩士公短剑虽未脱手，人却沿峡道向下滑落了七八步远，才拿桩站好。

再看林寒青时，只见他身上披风，被划裂了一道长约四五寸的口子。

寒月急急地奔了上去，问道：“林相公，你没有伤着吗？”

林寒青淡淡答道：“幸未辱命。”

那黑衣大汉望了落在峡道中的断剑一眼，脸色铁青地说道：“两位请登山吧！”身子一转，隐失不见。

林寒青仔细看去，在那转弯的石壁间，有一个仅可容一人通过的石洞，原来那黑衣人就在那洞穴之中，绝壁穴居，峡道险关，守关之人武功又极高强，无怪能阻拦了无数高人登上连云庐去造访天鹤道长。

韩士公举步行了过来，笑道：“如非此剑锋芒，老夫今日势非伤在那人的手下不可。”伸手送上短剑。

林寒青接剑入鞘，藏入怀中，道：“两位的剑术，都属上乘，如非在下借重手上的铐链，拒挡两位剑势，早已伤在你们交错的剑光下了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老夫走了大半辈子江湖，像林兄这点年纪，有此武功成就之人还是初见，看来老夫数十年江湖闯荡，当真是浪得虚名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六星塘少庄主皇甫岚，比在下犹胜几分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大约说来，珠联璧辉，两位都算是晚一辈中的佼佼人物，唉！一代新人胜旧人，老夫已经老迈了。”

这几句话，说的凄凉无比，一副英雄老大的悲伤。

寒月缓缓捡起峡道中的半截断剑，道：“咱们走吧！上去峰顶，就是连云庐了。”

林寒青似是忽地想起了一件紧要之事，问道：“那天鹤道长的为人如何？”

寒月嫣然一笑，道：“和气得很，只要是闯过险关，登上峰顶之人，都得他亲自相迎，盛情款待，两位放心地跟我走！”

转过石壁，只见一条狭长的山道，宛如刀背一般，斜斜插入

天际。

寒月柳腰轻折，当先而行，强劲的山风，吹得她青色的衣袖猎猎飞舞，在飘渺的云雾中看来，她婀娜的身形，飘舞的衣衫，宛如盛开的青色花朵，花枝摇曳，迎风起舞。

三人奔行了一阵，山道渐宽，也渐渐平坦，仰视苍天，白云悠悠，苍穹无极，俯视深渊，云蒸雾涌，深不见底。

寒月却似乎根本未曾留意到四下的景物，纤手遥遥指向那山岭重雾缥缈处，回首笑道：“那就是连云庐了，我家老主人便在这里。”

林寒青、韩士公仰面望去，突觉山风中飘来一阵清淡的花香。

再往前去，便可看到山巅处是一片菊圃，被日色所映，散发着金黄色的光芒。

一条白石小径，穿过满地黄花，几株青松下，孤傲地伫立着三五只灰鹤，有时引颈长唳，有时振翼翱翔，见了人来，也不惊避，却在这本已美极的图画上，更平添了几分生趣。

小径尽头，疏落地搭盖着几间茅屋，白石为墙，黄草作顶，衬着背后青天，天上白云，云间日影，影中灰鹤，仿佛是神仙庐舍，哪似凡人所居。

韩士公目光转处，忍不住击节脱口赞道：“好一个连云庐。”

语声未了，突见一个衣着羽衣黑冠的清癯老人，自茅庐中缓步而出。

他身材颀长，面容清癯，风度更是清逸潇洒，长衫飘飘，缓步而来，含笑道：“佳客远来，贫道有失远迎，还请恕罪。”

韩士公回首低语道：“江湖中都说这天鹤上人是个冷傲孤僻

的老人，谁知他倒真如寒月口中所说，对人倒和气得很。”

林寒青淡淡一笑，不置可否。

只见寒月已跃起身子，飞步迎了上去，高声笑道：“老道长，我为您老人家带来了两位客人，您老人家要用什么招待人家？”

看她对天鹤道长的神情，更可想天鹤道长为人的可亲。

只见他微微一笑，伸掌说道：“贫道终年山居，自与松鹤为伍，盼客之心，实如大旱之望云霓，两位不远千里而来，贫道实是欣慰无比。”

林寒青当先躬身答礼。

韩士公却在腹中叽哩咕噜地道：“你若当真是盼有客来，便赶紧将那守山道之人撤去，老夫包你来的客人川流不息。”

但这些话他只能在肚里说说而已，面上自也客客气气地答礼谦谢。

天鹤道长见他两人手缠锁链，心中虽然暗暗奇怪，但面上却丝毫不露声色，也不询问两人的来意，只是含笑揖客。

众人进了茅舍，只见窗明几净，四壁不着颜色，桌几椅凳，也是依着松柏天然之势制成，丝毫不见斧凿痕迹，使这宽约三丈的茅屋中，充满了古雅之趣。

两个青衣垂髻的童子，捧茶而来，杯壶也俱都是以松根所制，茶色浅碧，清香扑鼻。

天鹤道长却仍未询及他们的来意，寒月却忍不住了，道：“老道长，你老人家可否将我家老主人请出来，见见他们两位。”

天鹤道长微笑摇首道：“他丹炉之功，正值紧急关头，只怕谁也见不着他。”

寒月眨了眨眼睛，道：“黄昏后是否便可见着他老人家了？”

天鹤道长蔼然笑道：“正是。”

韩士公接口道：“此刻距离黄昏已不太远了，咱们就再等等吧！”他说了这话其实和未说完全一样，只是他许久未说话，便忍不住要说上两句。

天鹤道长似是已窥破他心意，当下含笑道：“看施主的神情，听施主的言语，贫道斗胆猜上一猜，施主可是江湖中盛传的‘瘦猴王’韩士公韩大侠吗？”

韩士公见这隐居避世的一代高人，不但也知道自己的名字，而且显然还听说过自己的形貌，心头不觉又惊又喜，道：“道长避世多年，有如世外神仙，怎地也会知道贱名？”

天鹤道长含笑道：“常言道，秀才不出门，能知天下事……”

转向林寒青笑道：“施主少年英俊，举止不凡，不知大名可能见告？”

林寒青长身而起，柔声道：“林寒青，”缓缓坐下，不再多说一个字。

天鹤道长凝目瞧了他半晌，嘴角泛起了一片欣慰的笑容……

只听韩士公道：“数十年前，道长和那无名剑士相斗之事，江湖上人言人殊，道长今日可否将这件事的真象见告，在下等便当真是不虚此行了。”

天鹤道长淡然一笑，道：“昔年之事，早成过去，不谈也罢！”

韩士公道：“道长隐居世外，傲啸风月，甚少涉足江湖，老朽跑了大半辈子江湖，也只不过听到过道长参与过一次武林纷争，虽只一次，但却光辉灿烂，哄动一时，事隔数十年，上点年

纪的武林同道，仍然津津乐道那次比剑之事……”

抬头望去，只见天鹤道长的脸上，一片平静之色，丝毫未因韩士公的颂赞之言，而稍露欢欣之容，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据老朽听闻，那华服少年剑士，不是咱们中土人物，来自东瀛海岛。”

天鹤道长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韩大侠当真是识闻广博，不错，那人确非我中土人物，剑术变化，别走蹊径，深得稳、狠二字之诀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道长和那华衣东瀛剑客，各乘小舟，中以绳索相系，顺流而下，一面要保持那小舟的平衡，不为巨浪撞翻，一面又要挥剑相斗，两方兼顾，惊险可想而知，可惜这一场别开生面的恶战，竟无人一饱眼福……”

他敞声大笑了一阵，又道：“虽然无人看到道长和华衣剑士斗剑的胜负，但江南武林道上，从此失去了那华衣剑士的踪迹，这一场比剑的胜负，不问可知了。”

天鹤道长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贫道幸胜一招，实不足为外人道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那人可是已伤亡在道长的剑下了吗？”

天鹤道长似是极不愿提起此事，但他亦不愿使韩士公太过难堪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贫道和那少年剑士乘舟比剑，舟行三十里，互击百余招，贫道幸胜一剑之后，那人就断索放舟而去。”

韩士公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如非道长亲下连云庐，江南武林道上，只怕早已被那华衣剑士，闹得天翻地覆，还不知要有多少高手，伤亡在他的剑下了。”

寒月似是听得不耐，两道眼神凝注在韩士公的脸上，说道：“这些阵年旧事，我瞧还是别多谈了。”

天鹤道长微微一笑，默然不语。

韩士公却冷冷地看了寒月一眼，道：“这件事虽已过了数十

年，但对武林形势，影响甚大，天鹤道长和那人比剑结果，也一直是武林人物欲知之秘，虽然可从那华衣剑士的隐失，判断出天鹤道长胜了那华衣剑士，但真实的情形，却一直无人知晓，妇人孺子，知道什么江湖大事？”

寒月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你不用生气，你们谈这些事，我一点也听不懂，换个话题谈谈吧！”

天鹤道长缓缓站起身来，笑道：“几位远道来此，跋涉登山，想必腹中已甚饥饿，只是山野之中，无美味以飧佳宾。”举掌互击了两掌。

两个道装童子，鱼贯走了进来，手中托着木盘，木盘中放着四个石碟，碟中四色精美的佳肴，热气还蒸蒸日上腾。

天鹤道长合掌笑道：“几位先请进些食物，贫道暂行告退。”也不容韩士公等接口，转身向室外行去。

三人自进入山区之后，一直匆忙赶路，久已未进食用之物，眼看着热气蒸腾的佳肴，顿觉腹中饥肠辘辘。

两个道装童子，放下了木盘，欠身而退。

韩士公目光一掠盘中佳肴，竟认不出何物制成，举筷尝了一口，只觉香味可口，生平从未吃过，不禁赞道：“老夫生平最是爱吃，大江南北，名肴佳味，老夫没有吃过的，可算绝无仅有，想不到今日竟食用得到生平未曾食用过的美味。”一面颂赞，一面连连举筷，不停地食用。

寒月微微一笑，举起筷子，笑对林寒青道：“林相公快些吃吧，咱们再不吃，要被他一个人吃完了。”

林寒青举筷尝了一口，果是精美可口。

片刻工夫，三人竟把四碟佳肴食用个点滴不剩。

两个道装童子鱼贯走了进来，收拾好狼藉的杯盘，齐齐退出，这两个童子眉目清秀，但神情之间，却是异常严肃，不言不笑，始终未和三人搭讪一句，但举动之间，却是彬彬有礼。

寒月望着两个道童离室去远，低声对林寒青和韩士公道：“我家老主人性格本甚和蔼，但近来我家姑娘病势日危，老主人忧虑掌珠病势，脾气甚是暴急，两位见着老主人时，还望担当一二。”

林寒青淡然一笑，默不作声。

韩士公却接口说道：“你家老主人之姓名，可以告诉了我们了吧？”

寒月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韩老前辈自谓识得天下武林高人，你就猜一猜我家老主人吧！”

韩士公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大江南北，高人无数，老夫如何能猜得着呢？”

天鹤上人含笑走了进来，接道：“两位可有同伴随来吗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就只有我等两人和这位寒月姑娘。”

天鹤上人先是一怔，继而微微一笑道：“这么说将起来，又有一批高人，赶来连云庐了。”

韩士公霍然起身，回顾了林寒青一眼接道：“咱们出去瞧瞧吧！”

寒月忽然欠身而起，幽幽说道：“道长。”

天鹤道长微微一笑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寒月道：“连云庐僻处云山深处，外人甚少知得登山之路，只怕是暗中随我等三人而来，道长见着我家老主人时，且勿提起小婢带路之事。”

天鹤道长点头一笑，目注韩士公和林寒青接道：“贫道这连云庐上，已然数十年未有陌生人涉足，想不到今日佳宾连番而来……”

突然长啸之声传来，打断天鹤道长未完之言。

神态修闲，一直面泛微笑的天鹤道长，脸色突然一变，长眉微耸，一掌立胸，接道：“两位请稍坐片刻，贫道去迎佳宾。”匆匆转身而去。

韩士公吃尽了佳肴美食，一抹嘴巴，说道：“不知来的是何等人物，竟然比咱们登山的速度尤快甚多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从传来啸声判断，来人似是已闯过了险关。”

韩士公突然挺身而出，举步向室外行去。

寒月急奔两步，一横身拦住了韩士公的去路，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韩士公道：“老夫想出去瞧瞧！”

寒月摇手说道：“不行，天鹤道长虽然和蔼可亲，但他手下的四个守山童子，却是个个剽悍毒辣，未得天鹤道长应允，咱们最好是不要乱跑。”

但闻长啸之声，有如龙吟虎哮，连绵传了过来。

林寒青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听啸声，来人似已登上峰顶，而且那啸声中隐隐含杀伐之意，难道是天鹤道长亲自出手，把他阻拦在峰顶的边缘不成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天鹤道长亲自出手，如不能观赏此一场恶战，那可是终身一大憾事。”突然纵身一跃，疾飞而起，穿出室外。

寒月欲待阻拦，已是无及。

林寒青目光一扫寒月，说道：“咱们也到门口去瞧瞧吧！”

寒月怔了一怔道：“看看可以，咱们最好是不要离开此室。”

林寒青举步而行，走到室门口处。

遥见韩士公的背影，正停在四五丈外，似正在凝神观战。

这室门正对着一株巨松，松下繁花环绕着一块巨大的青石，光滑平整，一个道装童子，正在修整花树，对那一旁激烈的打斗，浑如不觉。

林寒青暗暗赞道：“这道童年纪不大，倒是镇静得很。”

只听韩士公高声赞道：“好剑法，好剑法……”

那登山之路，和这室门错开了七八丈远，彼此互难相见，听得韩士公的高赞之言，林寒青亦不禁动了好奇之念，举步跨出门口。

那修整花树的道童，忽然回过头来，望了林寒青一眼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远远作客而来，最好是守规矩些。”

林寒青已警觉，正待收回跨出门的左脚，但听得那道童示警之言，心头忽生一股怒意，暗道：“我偏要出去瞧瞧，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呢？”

他为人外和内刚，心念一转，大步向前行去。

那整修花树的道童，也未过来拦阻，只是冷冷地望了林寒青的背影几眼。

林寒青行速极快，眨眼间已到了韩士公停身之处。

韩士公似是正瞧的全神贯注，林寒青已到了身侧，还是茫然无所觉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三个全着青色道装的童子，各挥舞一柄长剑，拦住了一个白发萧萧的老妪在激斗。

那老妪手执龙头拐杖，忽伸忽缩，幻起了漫天拐影，把三个道童，逼在三尺以外，难越雷池一步。

在那白发老妪身后四五尺处，紧靠峭壁边缘，坐着一个头发稀疏，长髯垂胸的老翁，手中握着一个三尺以上的旱烟袋，正在好整以暇地抽着旱烟，一阵蓝色的烟气，由口中冒了出来，间而发出几声长啸，替那老妪助威。

林寒青仔细看那三个道装童子，年纪都在十四五岁之间，但手中的剑招，却是老练狠辣，尤以三人配合的身法，灵巧迅快，变化莫测。

但那白发老妪的拐势，更是招招见功夫，拐拐蕴奇诡，任那三个道童攻势猛恶，但却始终无法讨得半点便宜。

林寒青目光转动，只见这片广大的峰顶上，除了恶斗的四人，和那老叟之外，就只是韩士公和那修整花树的童子及自己了，几栋茅舍，门窗都紧紧地关闭着，不见天鹤道长的踪迹何处，不禁心头大为奇怪，暗暗忖道：“天鹤道长真是沉得住气，这老妪分明身怀绝世武功，三个道童剑招虽然凌厉，但时间一久，决非那老妪之敌，何况还有那长髯老翁，坐发长啸，声冲霄汉，分明也是位内家高手，难道当真要人家打到房里去，才肯出面不成……”

忖思之间，突听那老妪大声喝道：“牛鼻子老道，你认为这几个小杂毛，当真拦得住老身吗？哼！你不愿见客，也该亲身出面打个招呼，凭几个小杂毛替你挡驾，也未免太小觑我了。”

那坐在峭壁边缘，一直抽着旱烟的老翁，突然取下烟袋，哈哈大笑接道：“这话说得不错，他要是看得起你，早就出来见你了。”

那老妪本已怒火高涨，再受这老翁一激，怒火更炽，大喝一声，手中龙头拐突转凌厉，刹那间，劲风激荡，内力山涌，三个

道童登时被迫得连连后退。

林寒青一扯韩士公的衣袖，韩士公霍然回过头来，望了林寒青一眼，道：“哈哈，你也出来了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这三个道童，已露败象，再战下去非有伤亡不可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不错，三人恐怕难再撑过二十招。”目光一转，突见天鹤道长缓步走了过来。

不知何时天鹤道长已然出现在峰顶之上。

他脸色严肃，已不见那常常挂在嘴角的微笑，冷冷地望了韩士公和林寒青一眼，缓缓对那老妪和三个道童激战之处走去。

他虽然隐忍未发，质问两人，但心中不满两人偷出茅室，看人搏斗的忿慨，已然流露无遗。

只听天鹤道长宏亮的声音说道：“你们不是白发龙婆之敌，快些退下来吧！”

三个道装童子，应声收剑，齐齐跃退。

白发龙婆四字，震动了韩士公的心弦，不禁讶然暗忖，原来是这个女魔头，无怪手中的龙头拐，招数如此神妙。

忖思之间，那三个道童已然退回到天鹤道长的身后。

白发龙婆一顿手中铁拐，拐尾顿时深入了石地三寸，目注天鹤道长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好呀！牛鼻子老道，你的架子越来越大了。”

天鹤道长面色肃穆，但他的言语，仍然保持着平和之声道：“贫道生性疏懒，不愿卷入江湖是非之中，故而对登门造访的武林同道，一律挡驾不见……”

白发龙婆冷冷说道：“可惜你那些守护山门之人太过脓包，

竟然无法拦住我老婆子。”

天鹤道长淡然一笑道：“天南双侠，名震寰宇，连贫道也得退避三舍，何况门下之人。”

那坐在峭壁边缘的老翁，突然打了一个喷嚏，举起手中旱烟袋，在山石之上，敲了几下，道：“哪一个骂了我老头子啦？”

那老翁缓缓站起身子，慢步走了过来。

天鹤道长似是极不愿开罪两人，竭力隐忍，左掌立胸，欠身问道：“贤夫妇联袂而来，想必有所见教？”

那白髯老翁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无事不登三宝殿……”目光一转，望着白发龙婆，道：“喂！老婆子，下面的该你说了。”

白发龙婆似是余怒未息，冷冷地接道：“咱们今日打扰，是想向你老道长讨点东西。”

天鹤道长道：“只要是贫道所有，决不吝惜。”

白发龙婆道：“据老身探听所得，那两件东西确已落入你手。”

天鹤道长道：“不知何物？”

白发龙婆道：“我义妹遗物，天南二宝，鱼肠剑和天龙甲。”

天鹤道长肃穆的脸色，突然绽开了一丝笑容，道：“贤夫妇从哪里听得此讯。”

那白髯老翁打了个哈哈，道：“不管从哪里听得，不是咱们编来的就是。”

天鹤道长笑道：“江湖传说，岂可全信，贫道隐居连云庐中，素不涉足江湖恩怨，要此利器宝甲何用？”

白发龙婆道：“昔年我那义妹，仗天南二宝，进入中原，哄动华夏，大江南北，闻她之名，无不避让三分……”

天鹤道长接道：“不错，玄衣龙女昔年确是名噪一时，武林中人，对她又爱又怕，贫道有幸，和她见过一面。”

白发龙婆道：“当世名剑，屈指可数，你生性阴沉，敛锋不露，我那义妹年轻气盛，闻你之名，找上连云庐来，和你比剑，那是最后一次在江湖出现，此后，就音讯渺然，此事对也不对？”

天鹤道长：“比剑之事，倒是不错……”

白发龙婆不待天鹤道长话说完，抢先接道：“这就是了，定然是你见宝动心，把她害死，吞下天南二宝。”

天鹤道长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贤夫妇不可听人挑拨，含血喷人，贫道和玄衣龙女比剑一事，虽无人旁观，但有明月蓝天为证。”

白发龙婆厉声喝道：“我那义妹，是胜了还是败了？”

天鹤道长道：“令妹仗凭鱼肠剑的锋芒，连削贫道三支长剑。”

白发龙婆突然长叹一声，接道：“如她能不用鱼肠剑，也不会引起你觊觎之心，暗中算计于她了。”

天鹤道长脸色一整，肃然说道：“贫道虽被她连削三剑，但却并未落败。”

白发龙婆道：“兵刃被削，还不算落败，难道还算胜了不成？”

天鹤道长道：“玄衣龙女找上连云庐来迫我比剑之时，她的声名，早已震动了武林，鱼肠剑、天龙甲，二宝之名，也同时在江湖上传播甚盛，贫道虽然极少在江湖之上走动，但令妹的名头太大，也听到了几位故友谈过，而且令妹爱穿玄衣，是以贫道虽然和令妹初次见面，但一见之下，已然认出是大名鼎鼎的玄衣龙女了。”

白发龙婆冷冷地接道：“因此你就想到她身怀二宝，动了霸

占之心，但比剑结果，又无法胜她，只好别走旁径，用诡计暗算于她。”

天鹤道长也不辩驳，继续接道：“玄衣龙女迫我比剑，贫道再三推辞，但令妹咄咄逼人，硬要迫我出手，贫道情不得已，只好答应了她，令妹虽气势逼人，狂傲一点，但却不失磊落的胸怀，当时出示了鱼肠剑，告诉我宝刀锋利，要我多带几柄长剑，免得战至中途，长剑被削，武功上尚未分出胜负，落了不分胜负的结果，贫道当时未应允她，但却受不住她再三相激，只好带了四柄长剑……”他仰脸望着遥远处一座高峰，接道：“我们就在那一座人迹罕至、终年积雪不化的高峰之上，开始了一场恶战，那是贫道生平之中所经历最为凶恶的一战，当令妹用宝刀削去了我手中兵刃之时，贫道已心甘认败，无奈令妹苦苦相逼，硬指贫道隐技自珍，迫我易剑再战，贫道受迫不过，只好厚颜应命，就这样贫道被连着削去了三柄长剑……”

白发龙婆道：“一个人连被削去了三支长剑，难道还不肯认败不成？”

天鹤道长庄严地接道：“当贫道取过第四柄长剑时，令妹忽然又出了花样，用剑指着贫道，提出赌约，就她自入中原以来，所遇劲敌之中，贫道应列首席，如若再被她削去第四柄长剑，就要贫道还着俗装，追随于她，终生为奴。”

他轻轻叹息一声，仰望西天晚霞，接道：“请问贤夫妇一句，这等羞辱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贫道虽然天性淡泊，不愿争霸武林，逐名江湖，但也不甘受此羞辱，因此，贫道不得不尽出全力，和她硬拼，在那一场决战之中，贫道幸胜一招，失手伤了令妹。”

白发龙婆黯然一叹，道：“你当真是在武功上胜了她吗？”

天鹤道长道：“贫道生性不善谎言，那一招胜来惊险万状，贫道用幸胜二字，并非是谦虚之词。”

白发龙婆道：“但我义妹自从和你比剑之后，从此就未在江湖露脸，如非被害，哪里去了？”

天鹤道长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令妹失手落败之后，心中大是忿慨，匆匆下山而去，令妹的为人，虽然是狂傲了一些，但贫道对她仍然是十分敬慕。”

白发龙婆似是渐为天鹤道长的言词所动，火气大减，平和地说道：“你敬慕她什么？”

天鹤道长道：“令妹虽然败了一招，但她身着天龙甲，刀剑难伤，尽可挥剑再战，可是她却愿认输，自承比剑失败，下山而去，此等磊落侠风，留给了贫道极深的仰慕。”

白发龙婆接道：“这就是了，你可知道她的下落吗？”

天鹤道长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白发龙婆道：“据老身所得的传言，我那义妹，伤在你淬毒的飞剑之下，她虽有天龙宝甲护身，但却无法尽掩全身……”

天鹤道长道：“贫道虽会飞剑之技，但在生平对敌之中，从未用过。”

白发龙婆道：“不论那传言是否真实，但我义妹自和你动手之后，就未再出现于江湖之上，是千真万确的事，我们登门寻人，亦不是无事生非……”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天龙甲、鱼肠剑，也随我义妹的消失，下落不明，我们明查暗访了数年之久，别无可循之路，你天鹤道长是唯一可寻的线索。”

天鹤道长淡然一笑，道：“贫道已然说尽胸中所知，贤夫妇如若不信，那也是无法之事！”

白发龙婆回头望了那长髯老翁一眼，道：“喂！老头子，这件事该怎么办？”

那长髯老翁慢条斯理地又装上一锅子的烟叶，晃燃火折子，狠命地抽了两口烟，缓缓接道：“依我瞧，咱们有两个法子，你如相信他的话，事情到此为止，咱们也不用再费工夫，找寻你那义妹和二宝下落，如若你不信他，咱们就硬逼着他要人……”

白发龙婆怒道：“你这不是等于没说吗？”

白发老翁又抽了一大口烟，喷出满口浓雾，接道：“是呀！你也从来没有听过我的主意。”

白发龙婆一顿铁拐，道：“老不死的，我问你信不信天鹤道长的话？”

长髯老人道：“这个么，我只信他一半。”

白发龙婆奇道：“为什么？信就信，不信就是不信，怎么只信一半呢？”

长髯老翁道：“他说的一大半都是实话，他既未暗算你那义妹，也未得到二宝，但他却知道玄衣龙女的下落……”

白发龙婆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长髯老翁哈哈大笑，道：“难道我这大半辈子江湖是白跑了么？”

白发龙婆缓缓把目光投注到天鹤道长的脸上，一字一句地问道：“你可知道我那义妹下落吗？”

天鹤道长面上的颜色微变，仰望长空，沉思了良久，缓缓地答道：“当时贫道并不知道……”

白发龙婆厉声接道：“以后呢？”

天鹤道长道：“以后贫道倒是听到了她的下落。”

白发龙婆道：“她现在何处？”

天鹤道长收回投注在长空中的两道目光，转望着那长髯老翁和白发龙婆，道：“令妹未再在江湖上出现，那是因为她已消去了争雄斗狠之心，不愿再以清白的女儿身，混迹于江湖之中……”

白发龙婆一心想着二宝，恨不得天鹤道长在一句话中，就说出玄衣龙女的下落，好追去问问她二宝下落。

她心中愈急，愈觉着天鹤道长的答话缓慢，忍不住接口喝道：“她现在何处？快说！”

天鹤道长微微抬头，把目光投注向远天深处，接道：“贫道耳闻此事，真象亦不了然，贤夫妇既能查出玄衣龙女和贫道动手之事，想来查出她的下落，并非什么难事。”

那不停吞云吐雾的白髯老翁，似是唯恐天下不乱，张口喷出一股浓烟，烟雾凝结不散，幻出一座人形模样，向上升去，此时山风忽停，那人形烟气，一直上升了一丈左右，才散飘而去，腾出了一张大嘴巴来，缓缓接道：“怎么样？我没猜错吧！人家虽然知道，不肯告诉你也是枉然。”

白发龙婆眉宇间泛现出一片杀机，萧萧白发无风自动，举起了手中的铁拐，双目中眼神如电，盯注在天鹤道长的身上，冷冷地喝道：“好哇！你是知道不肯说了？”

天鹤道长道：“玄衣龙女好好地活在世上，但两位寻了很多年，却一直未能找到她的下落，据贫道想来，她早该知道两位苦苦寻她之事，但她却不肯出面和两位相见，这说明了两件事，一是她不愿和两位相晤。二则胸有苦衷，不愿再见贤夫妇，贫道在未得人允准之前，自是不便擅作主意，泄露她的安居之处。”

这几句话，明明白白地告诉了天南双侠，他虽知玄衣龙女的下落，却不愿说出。

白发龙婆缓缓移近天鹤道长，冷然接道：“你既不肯说出她的下落，我就找你要人。”

天鹤道长肃然接道：“贤夫妇如能给贫道三天时间，贫道定当给两位一个圆满的答复，或可促她和两位一见。”

他说话的神情严肃、真诚，使人一听之下，无法不信。

白发龙婆激动的神情，逐渐地平复下来，仰脸望天，沉思了一阵，突然一顿龙头拐，回头对那白髯老翁说道：“老头子，咱们走啦！三天后再来连云庐讨教。”

天鹤道长合掌当胸，肃然接道：“贫道生平不打诳语，三日后贤夫妇只要能登此山峰一步，贫道定当奉告那玄衣龙女的下落。”

那白髯老翁仰面喷出两口浓烟，哈哈大笑，道：“道长虽然甚少在江湖上走动，但江南第一名剑之名，早已传诵于武林之间，三日后老夫等当来讨教。”

天鹤上人道：“恕贫道不远送了。”

语声未歇，两条人影，已联袂跃起，去势奇快，眨眼间，已消失峰下不见。

天鹤道长目睹两人去后，转过身子缓步向韩士公和林寒青停身之处走来。

韩士公见闻广博，已然看出天鹤道长面泛不祥之色，当下一抱拳，道：“在下等初到连云庐上，不悉山中规矩，如有冒犯之处，还望道长海涵一二。”

天鹤道长严肃的脸上，缓缓绽开一丝笑意，道：“两位请回

茅舍中去吧！”转身而行，步入了正中一处茅舍中去。

三个道童紧紧追随在天鹤道长身后，齐入那正中一座茅舍之中。

韩士公低语对林寒青道：“老弟，这天南双侠，你可曾听人说过吗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初入江湖，对武林中的人物，认识极少。”

韩士公笑道：“天南双侠那是高称他们了，其实，这两人应该是天南二怪，二怪虽然上冠天南二字，但却经常在大江南北走动。”

林寒青奇道：“这就使在下不明白了。”

韩士公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老弟，难怪你听得糊涂，不明两人底蕴之人，谁也无法听得明白，唉！说这话该是五十年前的事了，那时天南二怪，经常在中原武林出现，这一男一女，不正不邪，做人处世都以个人的好恶为主，因此开罪了不少武林同道，被中原武林同道，联手围攻，双双身负重伤，此后二十年，未再见二人出现江湖，二十年后，二人重返中原，联袂歼仇，连杀了一十八位武林高手，因而声名大噪。”

谈话之间，已进入了待客茅舍。

寒月迎立门口，白了韩士公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一把年纪了，做起事来仍然是没规没矩。”

韩士公怔了一怔，怒道：“小丫头，你骂哪个？”

寒月道：“谁骂你了，说说你不行吗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老夫年过甲子，还要你个毛丫头来管教不成？”

寒月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有志不在年高，你活了几十岁，还要赶着去看热闹，触犯了人家连云庐中的规矩。”

韩士公一时无言可答，默然不语地坐了下去。

一阵步履声，传了过来。

抬头望去，只见一个道童，当门而立，面色冷漠，扫掠了三人一眼，道：“家师有请三位。”

韩士公霍然站起，一语不发地大步向外行去。

此人年纪虽大，但生性火爆，最是受不得别人的轻藐、闲气。林寒青和寒月鱼贯而行，出了茅室。

那道童引导着三人，走进了正中一所广大的茅屋中。

敞厅里早已有人相候，除了天鹤道长之外，还有一个白发童颜的老者。

只见寒月急急奔了过去，对那白发老人，拜了下去，道：“寒月叩见老爷。”

那老人除了满头雪发和一对灰白的眉毛外，再也无法找出一点老迈的痕迹，但他的眉宇间，却泛涌出重重的忧虑。

只见他轻挥左手，说道：“你起来。”

寒月站起身子，瞟了林寒青一眼，诡秘一笑，轻声低声对那白发老人说道：“老爷如若断去那两人手上铁铐，他愿奉送一瓶千年参丸，疗治小姐的重症。”

林寒青听得心头大急，还未来及开口，那白发人已接口说道：“老夫先代小女谢过。”缓步走了过来，探手从怀中取出一柄短剑，扬腕一挥，林寒青手中铁铐，应手而断。

韩士公目光一掠那短剑，失声叫道：“鱼肠剑。”

白发老人淡淡一笑道：“不错，兄台倒是识货人。”寒剑再挥，挑断了韩士公手上的铁铐。

两人已被那铁铐锁了甚久，此时骤然解开，不自禁地舒展一

下双臂，长长吁了一口气。

韩士公想到适才天南二怪相逼天鹤道长，问他天南二宝的下落之事，想不到天南二宝之一的鱼肠剑，竟然就在这连云庐中。

转眼望去，只见天鹤道长肃然而坐，目光投注在室外一片苍松之上，神情间若有所思。

白发老人削去了两人手上铁铐，缓步归还坐位，回顾了寒月一眼，道：“小姐来了，你到后面去看看她吧！”

天鹤道长突然收回投注在室外的目光，一掠韩士公和林寒青道：“两位请坐。”

林寒青被那白发人一句话封住了口，一时间不好再提千年参丸的事，转望着天鹤道长说道：“道长有何指教。”

天鹤道长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连云庐上素来不愿留客，两位手上的铁铐已除，心愿已了，也该离此而去了。”

林寒青目光一掠那白发人，陡然站起身子，抱拳说道：“在下就此告别。”转身向外行去。

韩士公起身接道：“道长之名，在下仰慕了数十年，今日一见，不过如此，你武功就算当今第一，我韩某人也不再敬仰你了。”迈开大步，走出茅屋，追上了林寒青。

突听一阵衣袂飘风之声，传了过来，人影一闪，那白发人已越过两人，回身拦住了去路。

韩士公进入茅舍之后，已然留心到此人，只觉他面目陌生，从未闻见，但他能和天鹤道长交称莫逆，自是非平庸之辈，当下退了两步，静立观变。

林寒青剑眉微耸，肃冷地说道：“老前辈拦住去路，是何用

心？”他目睹那天鹤道长冷漠的逐客神情，心头亦不禁生出了怒意。

那白发人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老夫为爱女病势拖累，数年间黑发变白……”

林寒青淡然接道：“父母天性，那也是人情之常。”

白发人双目神光闪动，冷电般逼注在林寒青的脸上，道：“小女能拖过十几年的岁月不死，证明那并非必死之症，因此，老夫要尽一切心力，疗治好她的病势，事实逼我行险，顾不得武林中的道义了。”

林寒青淡淡说道：“老前辈说了半天，在下仍是不解言中之意。”

白发人眉宇间泛起羞愧之色，但瞬息之间，即为一种深深的忧郁掩去，仰望长空，冷冷接道：“凡是能够疗治我女儿病势的方法和药物，不论是否绝对有效，老夫都将尽我之能，求得一试。”

他似是一个极为正直和严肃之人，但却被亲情掩去了处事的公正，话至此外，好像自知情理有亏，不自觉地长叹一声，接道：“明白点说，那就是老夫不愿放弃任何一个可以挽救我女儿生命的机会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老前辈的用心，可是要向晚辈讨取那瓶千年参丸？”

白发人道：“不错，别说老夫还可找出一点借口，为两位断去了手上铁铐，纵然是毫无借口，我也要硬抢那一瓶千年参丸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千年参丸目下虽不在我身上，但晚辈却有追回此物之心，老前辈斩断我手上铁铐之情，在下自当永铭肺腑，来

日补报，但我却难得答允你，奉赠参丸。”

白发人道：“需知你们手上铁铐，乃精炼缅甸铁制成，除了老夫这柄春秋神物的鱼肠剑外，难再有斩断铁铐的宝刃，这番恩情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老夫挟恩求报，要硬讨你那瓶千年参丸。”

林寒青回顾了韩士公一眼，朗朗答道：“老前辈有本领尽管去抢，但晚辈却难答应相送。”

白发人道：“这么说起来，你也要插手抢夺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我追回失物，难道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
白发人脸色一变，道：“我要逼你答应呢？”

林寒青冷冷说道：“那就要看老前辈的手段了。”

白发人突然仰天长笑道：“难道你还想和老夫动手不成？”

林寒青被他的笑声，激得怒火高炽，怒声喝道：“这有何不可，老前辈尽管赐教。”

白发人陡然踏进了一步，扬起掌势，正待劈去，忽听一个柔弱低微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爹爹！”白发人收掌而退，横里闪开三步。

林寒青回首一瞥，只见一个全身白衣的少女，双手搭扶在两个青衣小婢的肩上，踏着苍茫的暮色，行了过来。

白发人低沉的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孩子，夜晚山风，寒意甚浓，你跑出来做什么？”言词之间，充满了一片亲情。

在两个青衣小婢的扶持下，她慢慢地走过了林寒青的停身之处，行向那白发人。

这是个动人惜怜的姑娘，一眼之下，就可以看出她为病魔折磨的衰弱，长长的秀发，披垂在肩后，中间用一条白色带子勒起，苍白的脸色，失去神采的眼睛，和那微带紫色的双唇，行动间显

得是那样有气无力。

林寒青微微凛动，不自禁由心底泛升起一缕怜悯之情，只觉这位姑娘的娇弱，像一盏燃油将尽的枯灯，任何一些微小的力量，都会轻而易举地熄去她生命的火花。

白发人缓缓伸出手去，轻柔地拂拭着那白衣女飘舞的长发，低沉地说道：“孩子，回到屋里去吧！你受不住山风的吹袭。”

他的手有些微微颤动，双目也不敢投注林寒青的脸上，似是内心中有着极深的畏惧。

要知此刻，林寒青和韩士公，随便任何一人出手，都可以把他弱不禁风的女儿，震死在掌下。

这情景使那白发人心神为之震颤，因为他心中很明白自己大悖武林规戒的举动，很可能招致别人蛮干非为的报复。

只听那白衣女缓缓地应道：“爹爹不用担心，今日我觉着精神很好，想出来看山景……”

白发人轻轻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天黑了，暮色苍茫，哪里还可见山色景物，快些回房中去吧！”

白衣女微微一笑，但却凝立不动。

韩士公突然说道：“兄弟，咱们走吧！”大步向前行去。

林寒青微一犹豫，举步随在韩士公身后行去，白发人目光一扫两人，有心出手拦阻，但又怕相迫下，两人出手伤了爱女，强行忍下心头的激动，望着两人的背影，逐渐远去。

山道上再无阻碍，两人一口气下了绝峰石梯。

这时，无色已然完全入夜，满天繁星，闪烁生光。

韩士公道：“天鹤道长孤僻避世，傲啸山林，算不得大仁大义的人物，也用不着咱们武林同道敬重于他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那白发人不失君子胸怀，对自己的强豪举动，不时流现出惭愧之情。”

韩士公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不是兄弟一提，我倒忘了，斩断咱们手上铁铐的宝刃，分明就是天南二怪追寻的天南二宝之一的鱼肠剑，三天之后，天南二怪找上门来，不知那天鹤道长要如何的交代？”

林寒青仰起脸来，徐徐吁一口气，默不作声。

韩士公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连云庐上的诸般设施，以及那谢绝访客，不和武林人物来往之事，想来只怕并非是自视清高……”

林寒青接道：“在下也觉着，那云气缭绕的云峰之上，散疏于山石松林间的茅舍之中，似乎是隐藏着一种秘密。”

第六回 百毒仙子

韩士公道：“鱼肠剑既然出现在连云庐上，那天龙甲自然也落入那白发老人的手中了，甚至那失踪不见的玄衣龙女……”

他陡然停下口来，望着长空，长长地吁一口气。

天鹤道长江湖上清高的声名，使他觉着在取得真凭实据之前，不可对他轻侮。

林寒青似是已知道韩士公心中之言，摇头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那茅屋中虽藏有隐秘，但决非玄衣龙女，天鹤道长虽然冷傲一些，但远不致有什么大逆不道的举动吧！”

韩士公笑道：“江湖上甚多外貌忠厚，内心险诈之人，天鹤道长其人如非别具用心，那就是大奸巨恶……”他似是觉到此言太过武断孟浪，慌忙住口不言。

林寒青笑道：“老前辈……”

突听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，打断了林寒青未完之言。

这时，两人已下了绝峰。

那传来的步履声，落地甚重，但来势甚快，眨眼之间，已到两人身前。

林寒青转眼望去，只见两个大脚婢女，抬着一顶黑色的软轿，急急奔行而来。

山道狭窄，林寒青为了要让那软轿，不得不让到路侧。

韩士公双眉蹙动，冷哼一声，却挡在路中，不肯相让。

那两个大脚婢女，生得身体高大、强壮，而行动亦极为快速，浓眉大眼，肤色黝黑，如非穿着女装，很难看出是男是女。

软轿垂着黑色的帘布，无法看清楚轿中之人，但见两个大脚婢女，跑得满头大汗，定然是有着火急的事情。

韩士公往路中一拦，正好挡住了软轿去路，逼得那两个大脚婢女，只好停了下来。

那当先的大脚婢女，怒声喝道：“喂！你这人可是瞎了眼吗？”

韩士公冷冷说道：“老夫日能见数里之外的景物，夜可辨别猫眼明珠，眼力好得很呀！”

那大脚婢女道：“你双目未瞎，为何不知让路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老夫是有意拦轿。”

那大脚婢女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你有意拦轿，那是诚心找麻烦了。”

韩士公早似胸有成竹，冷然反问道：“你们胡闯乱撞，可知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那大脚婢女，打量了韩士公一阵，道：“连云庐，我们要找天鹤道长。”

韩士公口里和两个婢女争辩，两道眼神却一直暗中打量软轿中的人物，但那垂帘极厚，目难透视，看来看去，看不出一个所以然来，当下高声应道：“天鹤道长也是你们见得的吗？”

那婢女怔了怔，不知如何答复，呆呆地站着不动。

软轿中人，沉着无比，对两人争执之言，恍如不闻。

韩士公用心就在激起那轿中人的怒火，要他探出头来查看，趁机一见是何许人物，却不料轿中人根本不理。

林寒青早已猜知韩士公的用心，而且他也为一种好奇之心

所动，欲一见轿中人物，是以，也不出言劝阻。

那大脚婢女身体强壮，但反应却是不甚机敏，沉吟了良久，才突然怒声喝道：“你胡说什么？连云庐我们又不是第一次来。”

韩士公哈哈大笑道：“早晚情势不同，天鹤道长近日不见客了。”

那大脚婢女对这等僵持之局，显然已无法处理，回头问道：“夫人，天鹤道长不愿见客，咱们还要不要上去？”

软轿中传出来一个女子的声音，道：“闯过去。”

大脚婢女应了一声，回头望着韩士公道：“闪开！”陡然飞起一脚，踢了过来。

飞踢一脚，带着轻微的啸风之声，力道竟然是异常威猛。

韩士公怕她们闯了过去，更不让开，口中大声吆喝道：“好呀！要打架吗？”立掌如刀，直切而下。

那大脚婢女肩上抬着轿子，举动不甚灵活，无法封架，只好退后两步，避开掌势，放下软轿，呼喝一声，疾冲而上，迎面捣来一拳。

她身高体壮，动手搏斗之间，颇有男子的豪气，出拳飞脚，竟是走的威猛路子。

韩士公接她一拳一脚，已知对方不可轻视，当下运气功力，挥掌硬接了一招。

两人的拳掌接实，响起了一声砰然大震，那大脚婢女，虽然被韩士公震得退了两步，但韩士公亦被震得身躯摇了两摇，心中暗暗惊道：这壮妇好大的气力。

那大脚婢女生性剽悍，略一怔神，又冲了上去，拳脚齐施，交替猛攻。

此人看去虽然粗壮，但拳脚的路数，却是自成一格，变化诡奇，威猛中不失谨严。

韩士公万没料到，这粗里粗气的大脚婢女，竟然是这等扎手，不得不用出全力对付，两人脚来拳往，片刻间已恶斗三十余招，不禁心里躁急起来，掌势逐渐加重。

又斗了十余照面，那大脚婢女，似是自知难以胜人，高声叫道：“大妹子，快上来，我已经不行了。”

后面那大脚婢女应了一声，猛冲过来，横里一拳，侧攻而至。

韩士公一招“手挥五弦”，封开拳势，那当先出手的婢女，却借机退了下去，站在一边喘气。

这两人穿着一般模样，个子、身材，也是一般的高低，拳路竟也是走的一条路子，硬封硬打，威猛异常。

韩士公奋起全力，连环抢攻，倏忽之间，连攻八拳，踢出十脚。

那大脚婢女果然招架不住，被逼得连连后退。

只听那软轿垂帘中，传出来一个清脆冷漠的声音，道：“住手。”

那大脚婢女应声而退，一个倒跃，飞落到软轿旁侧。

韩士公停步不追，目光却凝注在那软轿垂帘上，暗中凝神戒备。

只听那娇脆冷漠的声音，重又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大丈夫行不更名，老夫韩士公。”

轿中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咱们无怨无仇，你为何拦我去路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老夫心中有一桩疑问，想一睹夫人芳容。”

轿中人冷然说道：“强词夺理，拦路行劫，行径何异盗匪，小

心了。”

语声甫落，厚厚的垂帘，无风自起，一道白光，疾射而出。

韩士公久经大敌，见多识广，看那软轿垂帘飘动，立时提起双掌护住了前胸。

白光疾射而来的同时，韩士公已双掌齐齐推出。

他已从那两个出手的大脚婢女武功中，料算出轿中人身手不凡，这推出的双掌，用足了十成功力。

一阵排空的劲风，自双掌颀然而出，猛向那疾飞而来的白光迎撞过去。

那白光吃韩士公掌力一挡，倏然停了下来。轿帘启动，一条人影疾飞而出，一个玄衣女子，手执长剑，站在轿前。不容那玄衣女子开口，立时抢先说道：“看你装束，定然是玄衣龙女了。”

那玄衣女子娇躯微微一震，缓缓垂下了手中的长剑，道：“有何见教？”

韩士公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令姐白发龙婆，寻了你数十年，适才还在连云庐上……”

玄衣女子不待韩士公语完，急急接道：“此话当真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老夫生平不说谎言。”

玄衣女子一挥手，道：“承教了。”转身奔入软轿。

韩士公道：“夫人留步。”

软轿中传出了玄衣女子的声音，道：“韩大侠还有什么指教，快些请说！”

韩士公道：“老夫的看法，令姊夫妇找你，旨在寻回天南二宝。”

玄衣女子答道：“这个我知道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老夫打听一个人的姓名。”

玄衣女子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连云庐上有一个白发童颜、苍眉用剑之人，不知是何许人物？”

软轿中那玄衣女子沉吟了良久，答道：“你问他作甚，你怎能确定我定然知道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他手执天南二宝之一的鱼肠剑，因此老夫确定他定然认识你，老夫问他并无什么重要之事，只不过是仰慕他的武功罢了！”

软轿中传出那玄衣女子的声音，道：“那是我夫君。”紧接着轻轻一碰轿杠，两个大脚婢女，陡然肩起软轿，放腿奔去。

韩士公高声叫道：“夫人可否把尊夫的姓名见告？”

但那软轿去势如风，绕过了一个山角不见。

林寒青看那软轿去远，一皱眉头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

韩士公道：“玄衣龙女果然还活在世上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咱们被人逐下山来，虽非什么重大的事，但总是有失颜面，老前辈还有兴致，去管别人的闲事？”

韩士公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兄弟，不是我这老哥哥说你，江湖上的把戏，你还得跟老哥哥学上两年，戏法人人会变，但却各有不同。”

林寒青淡然一笑，道：“晚辈实在想不出玄衣龙女和咱们有什么关连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我不过有此一想，但却无法把他们接得起来。”

他微微一顿、又道：“以老夫数十年江湖的经验而言，短短一两日内，连云庐必然将发生惊人的大变，也许这大变已开始发

动，你如不信，咱们找一隐秘之处，隐起身来，暗中查看查看。”

林寒青似是已被韩士公挑动了好奇之心，略一沉吟说道：“在下听凭老前辈吩咐！”

韩士公目光转动，四下打量了一阵，扬手指着正南方紧靠山壁的一株虬松，说道：“那株虬松，生得枝叶密茂，而且视界良好，既可隐身，亦可监视四面动静。”

两人奔了过去，隐入那密茂的枝叶之中，借机闭上双目，运气调息，坐以观变。

这时，天色已完全黑了下来，正东方一钩新月，亦被浮云掩去，星光闪烁，忽明忽暗，夜风强劲，松涛如啸，深山的静夜，是这般的幽沉、凄冷。

那一座筑建在山道要隘的茅屋里，突然亮起一片灯光。

两人距那茅屋，虽还有一段极长的距离，但夜暗灯倍明，在灯火照明下，隐隐可见那茅屋中的动静。

突然，一盏红灯，高高升起在室外一株高大的松树之上。

夜风中，那盏红灯，不停地摇摆。

一阵轻微的步履之声，两条人影，急如离弦弓箭一般，急急地奔了过来。

林寒青纵目望去，只见两个道装佩剑的童子，疾奔而至，闪电而过，奔向那茅屋中去。

韩士公低声说道：“如若我判断不错，这两个道童，可能是查询咱们的行踪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咱们既未经那茅屋出去，定然是隐在此山之中，狭谷不长，两侧绝壁，只怕要被人查出隐身之处。”

谈话之间，遥闻衣袂飘风之声，又有两条人影，疾奔而来。

林寒青凝神望去，只见来人中，一个道装佩剑童子，和一个青色劲装少女。

那少女和寒月的年龄相若，但举动利落，奔行的速度惊人，看武功似是要较寒月高出甚多。

两个迅速地由韩士公和林寒青隐身的虬松前面奔过，冲入那茅屋中去。

突见那些奔入茅屋中的三个道童，和那青衣少女，重又退了出来。

突然间，从那入山要道的茅屋中传来一声长啸，紧接着又是一盏红灯升起。

幽暗的夜色中，那红灯显得特别的夺目，也充满着神秘和诡奇。

忽听一声长啸，紧接着那茅屋中行出来一列人影。

林寒青运足了目力望去，也只隐隐辨出那似是一座奇形轿子，由四个人抬着，上面好像是坐着一个人。

另一边，也出现了几条黑影，疾快地奔来，一时间情势突变，使得他目不暇接。

双方的来势，均极快速，倏然之间，已到了虬松之下。

那当先而行之人，道袍飘飘，正是天鹤上人。

这时，那奇形轿子亦行得极近了，已清晰可见，林寒青仔细一看之下，心中登时一动。

原来那远远看去形如软轿之物，竟然是一张长方形的软榻，四个抬轿之人，也都是娇小玲珑的女子。

软榻上坐着一个身披红纱的女子，山风中垂纱不停地飘飞。

这时，天鹤上人已然和来人照上了面，彼此相距，也就不过

是七八尺远，在天鹤上人的身后，紧随着那白发童颜的老人，另一个全身黑衣，面目冰冷，身躯瘦长的中年大汉，紧傍那童颜白发老人而立，手中倒提着一把长剑，正是拦阻两人登山的那个冷漠的中年大汉。

只见天鹤上人单掌立胸，欠身对那软榻上的女子一礼，转脸望着林寒青和韩士公停身之处，高声说道：“两位既然赶上了这场事情，还是请出来看看吧！”

他的声音不大，但却清亮异常，字字如泄地水银，钻入了林寒青和韩士公的耳中。

林寒青甚觉奇怪，低声对韩士公道：“怎么？天鹤上人一眼就看到了咱们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没有，但他已判断出咱们隐身这株虬松之上，这就是江湖的阅历，咱们既被发现，倒不如索性大大方方地走出去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晚辈亦有此意。”

纵身一跃，飞下虬松，大步向前行去。

韩士公紧随在林寒青身后而行，两人行速甚快，眨眼间，已近天鹤上人身侧。

那白发童颜老人，回顾了两人一眼，欲言又止。

这时，满天的浓云，已被天风吹散开去，云隙中透出来一片月光。

月光照着软榻上那身披红纱的女子，呈现一幅绝美的画面。

只见那飘拂的红纱之内，只穿了一件兜胸，和一条长仅掩及双胯的短裙，粉腿玉臂，红白相映，赤着一双足，披着一肩长发，柳眉弯弯，瑶鼻樱唇，微闭着双目，端坐不动。

天鹤上人重重地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贫道有失远迎，还望仙子恕罪。”

那身披红纱的女子，突然睁开双目，两道冷电一般的眼神暴射而出，转注在天鹤上人的脸上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家师阴灵相佑，道长竟然还活在世上？”

天鹤上人仰天一阵大笑，道：“贫道如若早日死去，岂不是要姑娘白费了十五年的时光？”

那身披红纱的女子，双手突然互击一掌，四个抬榻婢女，缓缓放下了软榻。

红衣女子缓缓从兜胸之间，摸出了一封密函，投掷过去，道：“家师绝气之前，留下此书，你先看过，咱们再动手不迟。”

天鹤上人接过密函，启开封口，就月光下看了一遍，脸色突然大变，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贫道一时失误，铸此大错，如今悔恨已迟，愿以余年补偿此咎。”

那白发人突然一伸右手，疾向密函抓去，口中说道：“信上说些什么？”

天鹤上人反应奇快，右手一挫，收了密函，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咳！贫道已是年近古稀之人，生死之事，早已不放心上，何况此去也未必会死……”

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我一生淡泊名利，无事牵挂，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连云庐上四个随我多年的采药童子，尚望白兄照顾一二，也不枉咱们相交一场。”

白发人双目圆睁，突然横跨两步，拦在了天鹤上人身前，冷冷对那身披红纱的女子说道：“天鹤道兄修养功深，已不愿和人动手，但老夫却是个俗凡之人，姑娘想带走天鹤道兄不难，但得

先胜了我白奇虹手中宝剑。”

韩士公似是突然被人在前胸上重重打了一掌，身躯微微一颤，不自禁失声叫道：“白奇虹，白奇虹……”

林寒青回头望了韩士公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老前辈识得他吗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大大有的人物，何只区区一人识得，天下武林人物，不知其名的绝无仅有，但见过其人的，却是少之又少。”

只见那身披红纱的女子秀眉微耸，冷冷说道：“你既要强行出头，武功定是不弱……”

天鹤上人突然一伸右臂，拨开了白奇虹，肃然说道：“白兄如若还念在和贫道一场相交份上，请勿插手其间。”

白奇虹微微一怔，缓步退到一侧。

天鹤上人对那红衣女一挥手，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

身披红纱的少女嫣然笑道：“我原想要有一场恶战的，却不料这般容易……”

天鹤上人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贫道不愿和姑娘动手。”

红衣女笑道：“百毒仙子之名，决非虚传，你如心中不愿束手就缚，不妨动手一试。”

天鹤上人双眉耸动，肃穆的面上，泛起怒意，但他瞬息之间，又平复下去，缓缓说道：“贫道就任凭姑娘处置。”

红衣女笑道：“我要替你加上一些刑具。”

天鹤上人道：“贫道束手就缚。”

红衣女低啸一声，铺满兽皮的软榻上，突然跃起了一道金色的光芒，直向天鹤上人扑了过去。

林寒青一皱眉头，暗自忖道：“这是什么暗器，难道还会自

动锁人不成？”

只见那金色光芒，绕着天鹤上人转了几转，自动停了下来。

群豪仔细看去，无不骇然，原来那飞起的金色光芒，竟然是一条奇形的怪蛇，粗如大指，吐着闪闪的口信，蛇身在天鹤上人前胸盘绕两圈，又在颈间绕了一周，仍有着两尺多的蛇身，不停地在天鹤上人头上转动，昂首吐信，极是可怖。

只听红衣女子格格一阵娇笑道：“我这金线蛇，乃天下罕有的毒蛇之一，不但口中剧毒，立时可以置人死地，而且蛇身也坚牢无比，不论何等锋利的兵刃，都别想斩得断它……”

四周的群豪，眼看那毒蛇能够自行跃起扑人，举动之间，似是听着那红衣女子的操纵，心头都觉骇然，不知她用的什么方法，竟然能使这毫无灵性的毒蛇听命行事。

这时，浓云尽散，明月照人，月光下只见那身披红纱的百毒仙子，玉容如花，妖艳欲滴，白肤欺雪，撩人绮念，想不到这等绝色玉人，竟然是一个弄蛇之人。

只见她两道秋水般的眼神，缓缓由四周群豪的脸上扫动，一面接道：“诸位哪一个内心不服，不妨出手……”倏然住口，目光却停在了林寒青的身上。

林寒青冷笑一声，缓缓转过头去。

百毒仙子樱唇启动，低沉地接道：“诸位之中如有人暗中出手，施展什么诡计，这金线毒蛇只要回首一口，立时可以使天鹤上人中毒而死。”

纵身一跃，跳上软榻，接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盘膝坐在了软榻之上。

四个美丽的婢女，抬起了软榻，放步而去。

月光下，只见那兽皮铺盖的软榻四周，伸出了很多奇形怪状的蛇，不停地转动蛇头，吐着口信。

林寒青的心中一震，低声对韩士公道：“怎么？她那兽皮覆盖的软榻下，可都是藏的毒蛇吗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江湖之上，能人无数，那奇奇怪怪的事，多得不胜枚举。”

只见那百毒仙子，安之若素地在无数奇形怪状的蛇头环绕之下，乘榻而去。

天鹤上人亦步亦趋地紧随在那软榻之旁，盘绕在他身上的金线蛇，有如替他戴上了一条金色的刑具。

白奇虹突然仰天长长吁一口气，满头白发，无风自动，放步追了上去。

韩士公本来十分恨恶天鹤上人，但此刻却又不自觉地生出了一缕同情之心，低声对林寒青道：“兄弟，咱们也追上去瞧瞧吧！”

所有的人，都不觉地提起了脚步，紧随白奇虹身后，追着那软榻而行。

奔行之间，已然走近茅屋。

只见一个全身蓝布裤褂，留着山羊胡子的中年人，垂手站在那茅屋前，冷冷地望了百毒仙子一眼，脸上肌肉颤动，充满着激动、忿怒。

百毒仙子微闭着双目，看也未看那蓝衣人一眼，四个小婢抬着软榻，擦着那蓝衣人身侧而过，软榻上蛇头晃动，蛇信伸缩，几乎在那蓝衣人的脸上。

但那蓝衣人却有着无比的镇静，对那些将要触及在脸上的

蛇信，竟然是视若无睹。

他的目光，移注到紧随在软榻后面的天鹤上人的脸上，口齿启动，但却不闻声息，两行热泪滚滚而下。

天鹤上人停下了脚步，望着那蓝衣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一座茅屋，绊住了你的双足，耗去了你数十年有用的岁月，此去茫茫无归期，你们也可以离开这里了。”

那蓝衣人黯然泪垂，缓缓应道：“吉人天相，此去定然无恙，崔亥当终身茅屋，等待主人归来。”

天鹤上人笑道：“天下无不散的筵筵，世界无长生的药方，我此去，虽然未必定死，但亦将终老其地，埋骨他乡，你们不用等我了。”

崔亥屈膝拜伏于地，止不住双目泪涌，急急说道：“崔亥只要有三寸气在，决不坐视……”

天鹤上人摇头笑道：“此去本是我出于自愿，岂可再移恨于人，你们不用妄生救我之念，招惹起一场武林纷争，唉！我已是年近古稀之人，死亦何憾！”

只听软榻上传过百毒仙子冰冷的声音，道：“快些走啦！”

白奇虹双目尽赤，应声喝道：“金线蛇何足为恃，试试老夫剑锋如何？”喝声里青虹暴闪，斜里削了过来。

他身法奇快，一闪而至，一片寒芒，笼罩住那金线蛇头。

忽见天鹤上人身躯一仰，疾快地闪避开去，飞起一脚，踢向白奇虹的小腹。

白奇虹陡然一收疾冲的身子，退后五步，手横短剑，激动地说道：“道兄当真要随这妖女而去么？”

天鹤上人答非所问地说道：“天南二怪各负绝技，白兄要善

为应付，最好是婉转说明事情经过，免得惹出一场杀劫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令爱才华绝世，可惜身患奇症，但愿上天见怜，白兄早日寻得灵药，使令爱玉体康复……”

遥闻娇声传来道：“伯伯慢行一步，侄女儿送行来了。”

转头望去，只见一顶青色小轿，由二婢肩行疾来，眨眼之间，已到了几人停身之处。

轿帘起处，走出一个身体娇弱的白衣少女。

明月高挂，华光似水，只见她手扶轿杆，姗姗行来，弱不胜力。

天鹤上人道：“山风强劲，贤侄女何苦多此一举，不送也罢。”

白衣女举手扶住了身侧一个青衣女的香肩，说道：“伯伯仁义胸怀，足可感动天地，侄女儿如能再活三年，当可亲眼见武林中高人，盛迎伯伯归来。”

天鹤上人凄凉一笑，道：“只怕此骨已难埋连云庐上。”

白衣女挥手笑道：“伯伯放心去吧！莫愁前路无知己，此去谁人不识君。”

天鹤上人精神一振，仰天大笑道：“百年人生如一梦，但求此心共月明。贤侄女多多保重，我要去了。”

放开大步，紧追那软榻而去。

白奇虹望着天鹤上人逐渐远去的背影，激动之情与时俱增，长啸一声，放步追去。

忽听那白衣女尖声叫道：“爹爹！快请留步……”

她身体衰弱，说话向来是有气无力，这一声尖叫，用了她全身的气力，话未说完，突然连连咳嗽起来。

白奇虹停下脚步，回身说道：“孩子，你该上轿去休息下了，

夜寒风冷，你如何承受得住？”

白衣女右手捧心，咳了两声，道：“您成全了伯伯吧！”

白奇虹茫然说道：“孩子，你可知道你那天鹤师伯，到哪里去吗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我知道，他要去断肠谷、五毒宫……”

白奇虹接道：“你可知道五毒宫是一个什么去处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集天下毒物，人间之鬼域。”

白奇虹叹道：“孩子，你从未在江湖走动过，怎知这等隐秘之事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女儿和天鹤师伯对奕，赢得他这场隐秘……”忽然一皱眉头，仰身向后栽去。

站在一侧的青衣小婢，伸手一把抱住了那白衣女，放入轿中，抬起青色小轿，匆匆向来路奔回。

白奇虹长叹一声，紧追那青色小轿之后而去。

林寒青回顾了韩士公一眼，道：“老前辈可知道那断肠谷，五毒宫的所在吗？”

韩士公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似曾听人说过，只是一时间想它不起了，唉！今宵之事，当真把老夫看糊涂了。”

林寒青低声吟道：“莫愁前路无知己，此去谁人不识君，咱们用不着多为此事费心了，走吧！”

韩士公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走吧！”当先举步向前行去。

寒夜凄风中，只余下那身着蓝布裤褂和那面容肃冷的黑衣大汉，两人并肩而立，望着天鹤上人背影消失的去向，呆呆出神。

夜风飘起了他们的衣袂，有如泥塑木雕的两尊石像，不闻一声叹息，也不见一滴泪水，但那深沉的哀伤，却从两人木然的神

态中流露了出来。

韩士公不时回头望望那木然的两人，心头泛起无限凄然之感，低声叹道：“看不出这两个倒是性情中人。”

忽听一声低沉的叹息，传了过来，紧接着响起了一个凄泣之声。

林寒青转头望去，只见一个身着劲装的大汉，一面放腿而行，一面不停地哭泣。

韩士公生平最是爱管闲事，忍不住高声喝道：“喂！朋友，丈夫有泪不轻弹，什么事使你这等伤心？”

那黑衣大汉恍如未闻韩士公喝叫之言，仍然放腿疾奔而行。

韩士公横里两个飞跃，拦住了那劲装大汉的去路，说道：“朋友可是有耳疾吗？”

那劲装大汉拂拭一下面上的泪痕，抬起头来，冷冷地喝道：“格老子，你是什么人？”此人一口四川土语，但声音却十分宏亮震耳。

韩士公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在下见兄台哭得十分伤情，好心相劝。”

那劲装大汉本已停下了哭泣之声，听得韩士公一提，又不禁放声哭了起来。

韩士公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兄台有什么伤心之情，何不说将出来，在下或可代为分担一些悲凄。”

那劲装大汉举手一挥泪痕，道：“男子汉，大丈夫，生死安足放在心上，我不过是为天鹤上人悲痛罢了。”

林寒青心中惦念着那瓶千年参丸和周簪的生死之事，恨不得插翅飞回钟山青云观去，对韩士公爱管闲事一举，大为不满，

但听那劲装大汉说为天鹤上人悲痛之言，再也按捺不下好奇之心，忍不住问道：

“你为天鹤上人悲痛什么？”

那劲装大汉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他为咱们武林同道，不惜舍身轻入毒宫，这是何等壮烈的举动，可是天下人，又有几个知晓其中内情，知道天鹤上人舍身挽救武林浩劫的壮举？”

林寒青：“这么说将起来，你是知道了的？”

那劲装大汉道：“我自然是自知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兄台可否把其中内情，说给在下等听听，也好让我等为兄台分担一些悲苦。”

那劲装大汉打量了林寒青一眼，突然大声喝道：“不行！我现在没有工夫和你们说话，快闪开路！”

右手一挥，横向林寒青拨了过去。

林寒青一吸小腹，腿不屈膝，脚不抬步，倏然向后退开三尺，韩士公却横跨两步，拼在身前，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兄台出手就想伤人，不觉着莽撞一些吗？”

那人先是一怔，继而怒声说道：“格老子伤了你又怎么样？”扬手一拳，劈了过来。

韩士公右手一翻，横里斩去，口中朗朗喝道：“好个霸道的人。”

那劲装大汉不再言语，运拳如风，连环击出，招招带着啸风之声，势道极是威猛。

转瞬之间，两人已相搏十三四个照面，韩士公陡然疾攻一掌，闪到一侧，说道：“兄台拳势威猛，江湖上甚是少见，可是川中三义中铁拳贾飞兄吗？”

那劲装大汉微微一怔，道：“兄台何人，怎生识得兄弟？”

韩士公哈哈大笑道：“老夫韩士公……”

铁拳贾飞一抱拳，道：“久仰，久仰，原是老猴儿……”他为人带着三分浑气，话说出口，才觉失言，只觉脸上一热，垂下头去。

韩士公豪情飞扬，哈哈大笑，道：“武林朋友叫我老猴儿的也不止贾兄一人，不用放在心上，何况老夫和贾兄的两位义兄，都是多年故交，川中三义，只有贾兄还未见过，今宵有缘幸会。”

铁拳贾飞道：“兄弟常听两位兄长谈起韩兄，豪情快人，今宵一见，果是见面有胜闻名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在下替贾兄引见一位武林后起之秀，他的年事虽轻，但武功决不在咱们之下……”

扬手指着林寒青还未开口，铁拳贾飞已抢先说道：“就是这位吗？”

林寒青淡淡一笑，抱拳说道：“在下林寒青，末学后进，还望多多指点。”

铁拳贾飞从头到脚把林寒青仔细地打量了一遍，老气横秋地一摆手，道：“不敢当，韩兄郑重推介林兄，想来林兄定然是个身怀绝技的高人。”

林寒青微微一笑，仰脸望着天上明月，也不和他争辩。

铁拳贾飞在川中三义中，虽是排行最小，但脾气却是三人中最坏的一个，听得韩士公大大地夸耀一个年不过弱冠，名不见经传之人，心中已是大不服气，此际再见林寒青那等冷漠神态，心中更是恼怒，冷笑一声，道：

“兄弟如能有幸领教林兄几招拳脚，也算得一大荣幸。”

林寒青回目望了贾飞一眼，说道：“在下自知不是敌手。”

韩士公已知林寒青武功高强，这位浑厚暴急的莽夫，只怕难是敌手，但眼看他苦苦相迫，不禁心头有气，高声接道：

“川中三义，各怀绝技，老大以十八路神刀威镇一方，老二以朱砂掌名满江湖，这位贾兄弟，以一双铁拳成名武林……”

铁拳贾飞目光一掠林寒青，道：“如若兄弟和这位林兄动手，愿以双拳相搏。”

韩士公目注林寒青，沉声说道：“江湖之上，扬名立万，甚重要，所以，有不少武林高手，宁愿叫名在人不在，为了闯立名头，闹得血染黄沙，川中三义，在当今天下名重一时，林兄弟如能接这位贾兄几招，也可在川中一带，扬一扬名儿。”

言下之意，无疑暗示林寒青不要再对这浑人谦辞。

林寒青缓缓把目光移注在贾飞的身上，道：“贾兄执意想赐教在下几招，在下如再推辞，那是却之不恭，不过既然动手相搏，最好能赌些什么，也好增一分雅兴。”

贾飞自负一双铁拳，打败过无数高人，数十年来，极少遇上敌手，当下说道：“兄弟年长几岁，自是该听凭林兄吩咐，不知咱们要赌些什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如在下败在贾兄的铁拳之下，愿自行断去一手，今生今世，永不再和人动手相搏。”

贾飞倒是未料到林寒青竟然立下了这重赌约，不禁一怔，道：“这未免太重了吧！”

他为人脾气虽然冲动急躁，但并非穷凶极恶之人，只觉林寒青太过冷傲，想教训他一下，也好在韩士公前出出风头。

林寒青淡然一笑，接道：“如若贾兄不幸失手，败在在下的

手下，在下只望贾兄能够告诉天鹤上人此去毒宫之情，不知意下如何？”

铁拳贾飞心想此战必胜，当下笑道：“这等赌约，林兄未免太吃亏了。”

林寒青一拱手，道：“既蒙答允，就请出手。”

铁拳贾飞浓眉一扬，道：“还是林兄先请。”

林寒青不再谦辞，右掌一扬，虚虚拍了出去。

铁拳贾飞不闪不避，扬手一拳，硬接林寒青的掌势。

林寒青右腕一沉，掌势忽变，易抓为拿，横里向上撩去，反扣贾飞的腕脉要穴。

借势施为，变招迅快，抢尽了先机，贾飞吃了一惊，左手疾快地劈去，右腕同时向下疾沉，才算把一招避开。

林寒青微微一笑，击出的右腕不收，圈指一弹，点向贾飞左腕的脉穴。

一式未变，连攻三招，变化极尽奇奥。

贾飞骇然暴退三尺，让避开去，心中已知遇上了生平未遇过的劲敌，哪里还敢大意，右臂一圈，一招“移山填海”，迎面击出一拳。

他有铁拳之称，双拳上的造诣，自是非同小可，这一拳含怒击出，威势更见凌厉，拳势出手，劲气裂空，疾撞过去。

林寒青暗暗说了一声：“好威猛的拳势，这铁拳之名，果非虚传。”身子疾向旁侧闪去，避开了一击。

铁拳贾飞眼看林寒青不再硬接自己的拳势，误认为对方为自己威猛的拳势所震慑，当下双拳连环挥击，一拳紧过一拳，一时间劲风呼啸，拳影点点，攻势凌厉至极。

林寒青一面施展开轻灵迅快的身法，闪避拳势，一面施展出突穴斩脉的手法，封闭他的拳路，七个照面之后，铁拳贾飞已被林寒青突穴斩脉的手法，逼得手忙脚乱，施展不开，只觉拳势刚要击出，对方指尖却抢先到，迫得自己改变拳路，又勉强支撑了几个照面，双拳已尽为林寒青封死，无法施展、反击。

这时，林寒青如要存心伤害于他，他早已伤在突穴斩脉的手法之下。

如是常人，处此情形之下，早该罢手停战，当面认输，但这位铁拳贾飞，生性之中，带有三分浑气，虽然双拳已被林寒青封闭得施展不开，但仍然不肯认输，苦苦支撑下去。

林寒青一皱眉头，暗暗忖道：此人有些浑气，如若不让他吃点苦头，只怕他不肯住手。

心念一转，手法突变，右手暗中圈屈弹出。

林寒青手下留情，指力微发即收。

但铁拳贾飞却已吃了甚大苦头，只觉右腕脉穴之上，重重受了一击，半身麻木，一条右臂再也不听使唤，软软垂了下去。

林寒青一击中敌，收掌退出四五尺外。

韩士公恐铁拳贾飞忍受不下心中一股闷气，油生拼命之心，赶忙走了上去，哈哈一笑，道：

“两位是平分秋色，贾兄的功力深厚，这位林兄的手法奇奥一些。”

铁拳贾飞呆呆地望着林寒青，暗中运气，活动血脉，良久之后，才提起了垂下的右臂，活动了一下，摇头说道：“他的武功，高我甚多，唉！其实我早就该认输了。”

林寒青肃然而立，一语不发。

铁拳贾飞回目望了韩士公一眼，道：“韩兄的推介，一点不错，这位林兄弟的武功，实非兄弟能及。”突然一抱拳，对着林寒青深深一揖。

此人虽然有些浑气，但却十分爽直，未动手之前，傲气凌人，但落败之后，立时自动认败服输，心口如一，毫无做作。

林寒青也欠身还了一礼，道：“不敢当，在下侥幸胜得一招，算不得……”

铁拳贾飞摇手说道：“林兄不用谦辞，兄弟败得心服口服。”

林寒青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贾兄的拳势，威猛绝伦，兄弟佩服得很。”

铁拳贾飞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林兄的武功，乃兄弟生平所遇的第一高手。”

韩士公纵声笑道：“两位都不用再谦逊了，俗语道：不打不相识，咱们找个地方喝它几杯，兄弟作东，为两位的相识庆祝一番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寒夜深山，哪来的酒家？”

贾飞笑道：“兄弟生平无所好，只是爱酒，身上带有佳酿，可惜缺一些下酒的美肴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如能获得几只野味，燃起一把野火，烤来下酒，那倒是别有风味。”

贾飞四外打量了一阵，道：“这办法当真好极，那边有一片高大的树林，或有野禽可获。”当先放腿向前奔去。

三人走进那密林之中，贾飞伏身捡起了几块石子，一抖手，向林中投去。

山石啸风，穿林而入，惊起了一阵飞鸟。

韩士公双手连挥，手中山石连续飞出，几双飞鸟，应手而落。

贾飞急奔过去，捡起三只山鸡回来，一面笑着赞道：“韩兄好快的手法，黑夜飞石百发百中，这三只山鸡，已足供三人下酒之用。”

捡起了一堆干枯的树枝，就在林外一块大石下，坐了下来，晃燃起火折子，点着枯枝，幽暗的夜色中，立时高烧起一堆野火。

三个人围火而坐，韩士公用山泉调了一堆黄泥，包起山鸡，投入火中烧烤，贾飞却从怀中摸出了一个鹿皮袋子，笑道：“这鹿皮袋中蓄有三斤以上的美酒，已足够咱们三人放量一醉。”

说话之中，打开了袋口木塞，一股浓重的酒香，直扑鼻中。

韩士公咽了一口馋涎，连连赞道：“好酒，好酒，只是这股香味已使在下垂涎三尺了。”

贾飞递过鹿皮袋子笑道：“山中无杯筷，只有就袋口而饮了，韩兄先尽一口，尝尝其味可好。”

韩士公也不推辞，接过鹿皮袋子，仰脸吞了一口，连连赞道：“好极，好极！”

贾飞目注林寒青，道：“林兄，请尽一杯如何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少不胜酒，难和两位较量。”

韩士公加添上一些枯枝，火势更加旺盛。

铁拳贾飞忽然纵大笑，提起鹿皮袋子，一连饮下了三大口酒。

美酒入口之后，笑声更见宏亮，只听满山回鸣，尽都是一片大笑之声。

忽然间，林寒青听出那笑声有异，转脸望去，只见贾飞满颊泪痕，不知何时，他的笑声已然变成了大哭之声。

但见满腮泪痕，点点滚了下来，哭得似是极为伤心。

林寒青暗暗惊凛道：“这个人可能是有什么奇怪的毛病，忽哭忽笑，不知是何用意。”

韩士公久走江湖，见闻博广，一看贾飞的神表，已知他心中窝藏了满腹委屈不平之气，喝了几杯老酒，再也沉不住气，一泄而出，忍不住失声大哭起来，当下重重地咳了一声，先使铁拳贾飞哭得迷迷糊糊的神智，清醒一下，然后高声说道：“贾兄有什么伤怀之事，竟然难以制住心中悲伤，不知可否见告？”

铁拳贾飞停下了大哭之声，举衣袖挥拭一下脸上的泪痕，说道：“兄弟并非为自己悲苦。”

韩士公讶然说道：“那贾兄是为为哪个悲伤？”

铁拳贾飞道：“我为天鹤上人而哭。”

林寒青一听话已转入正题，当下精神一振，接道：“天鹤上人有何过人之处，值得贾兄为他一哭呢？”

贾飞道：“我们川中三义，纵横江湖数十年，生平之中只佩服过两个人……”

林寒青接道：“哪两个人？”

贾飞道：“一位是天鹤上人，另一位是铁面昆仑神判活报应，周大侠周簧，周大侠虽然是武林中人人钦敬的人物，但天鹤道人却对我们川中三义有过救命之恩，因此在私谊之上，我们对那天鹤上人，又深厚了一层，如今眼看着他舍身随那妖女，奔向毒宫，无能出手相救，这一股怨忿之气，如何能够平息得下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那天鹤上人，自己坚持要入毒宫，想来定然已成竹在胸。”

贾飞摇头说道：“在下虽未到过毒宫，但却听我们老大谈过

那片地方，那是一片穷山恶水中的所在，不但不见一草一木，而且集满各种毒物：蝎子、蜈蚣、毒蛇、巨蜂等，天下千百毒物，应有尽有，那座毒宫，就在千百毒物环绕之下，唉！别说宫中的人物，单是那座毒宫，就足使人望而生畏。”

林寒青双目闪动，望了贾飞一眼，道：“天鹤上人自愿随入毒宫，其间必有原故，想来贾兄定然知道，可否告诉我等？”

铁拳贾飞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这个，在下倒是不太清楚……”

这时，三只山鸡都已烧熟，一阵肉香，扑鼻沁心，韩士公挑出山鸡，扒下包在外面的黄泥，鸡身羽毛，随着那扒下的黄泥脱落，阵阵肉香，更是强烈。

韩士公双手各取一只，分送给贾飞和林寒青，当先撕下一条鸡腿，啃了一口，笑道：“好香的山鸡。”

三人一面撕着山鸡食用，一面传袋饮酒，寒山深夜，洋溢着一片欢愉之气。

韩士公道：“贾兄可是奉令兄之命而来吗？”

贾飞接道：“不错，在下正是奉大哥之命而来……”

他轻轻咳了一声，举起鹿皮袋子，饮了一大口酒，道：“在下奉命来此，查看天鹤上人的行止，还得立刻回报大哥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这么说将起来，贾兄是当真不知内情了？”

铁拳贾飞举手搔着头皮，说道：“个中详情，在下虽是不知，但天鹤上人此去毒宫代我武林同道受过，决然是不会有错，林兄欲知内情，只有和在下同往一见我大哥了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要到川中一行吗？”

贾飞道：“不用赶往川中了，兄弟东来之时，已和两位义兄约好，在徐州聚英楼上会面。”

原来川中三义之中，老二、老三都是带着三分浑气、热血冲动的性情中人，但老大却是智计百出，精明干练，料事如神的文武全才。

韩士公道：“不知贵兄弟约晤之期，还有几日？”

贾飞想了一下，道：“不远不远，过了今夜，还有三日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天鹤上人束手入毒宫一事，实有些出乎意料，这其间纵然没有舍身相救天下武林同道的壮举，亦必有着惊人的原因……”

他仰起脸望着天上明月，低沉地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那坐着软榻而来的女人，虽然善用毒物，但凭天鹤上人的武功，和那位姓白的老人，是足以和百毒仙子一战，而且还掌握了大半的制胜之机。但他却甘愿束手就缚，随人而去，这其间如非有难言之隐，定然是有着恩怨牵缠，才使得天鹤上人甘心就缚。”

林寒青欲言又止，仰望明月，长长吁一口气。

铁拳贾飞望了林寒青一眼，说道：“林兄不用着急，咱们到徐州见得我那大哥之后，自然可了解个中内情，不是兄弟夸口，普天之下，除了我那义兄之外，只怕再无人能够知道其中的原因了！”

林寒青虽是初入江湖，但他已为江湖上诸多怪奇莫测之事，引动了强烈的好奇之心，当下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

“在下如若不是要急急赶回金陵，当真想追随那天鹤上人之后，到那片穷山恶水的毒宫瞧瞧。”说完之后，人已站了起来。

铁拳贾飞道：“怎么？林兄弟要走吗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还有一点紧要之事，必须得早日赶返金陵，就此别过。”

贾飞一抱拳，道：“林兄如不见弃，他年入川之时，万望到兄弟之处一行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今天叨扰美酒，感谢不尽。”转身大步行去。

韩士公拱手对贾飞说道：“天鹤上人已只身入毒宫，贾兄也不宜在此久留，早些会见令兄，也好想个挽救之策，令兄素有智多星之称，想他必有良策，兄弟也就此告别了。”

贾飞抱拳高举，朗声说道：“两位好走，兄弟不远送了。”

韩士公挥手一笑，放腿而奔，眨眼之间人已到数十丈外，追上了林寒青，低声问道：“老弟，你要到哪里去？”

林寒青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事情虽然已然迟误，但我却不能不尽心力，去寻那一瓶千年参丸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那很好，老夫也要重入那桃花居中，找绿绫那个丫头算帐。”

林寒青凄凉一笑，道：“此去纵然能找得绿绫，夺回那失去的千年参丸，只怕也无法挽救周大侠的性命，唉！在下离家之日，家母再三相嘱，那瓶参丸，关系重大，想不到仍然被我失去，延误了周大侠的性命，真不知何以向家母复命。”

韩士公也黯然叹息一声，道：

“老弟也不用太过抱咎，需知在江湖走动之人，终是难免凶死之途，周大侠享誉江湖数十年，盛名一直不衰，武林中提起他来，不是敬若神明，就是恨之刺骨，无数的人为他的安危担心，求告上苍相佑，但也有不少人咒骂他早死得好，一个人到了此等境界，已然是虽死亦生了……”

语音微微一顿，似是又突然想起了一件什么重大之事，接着道：“老弟请恕我多问，你和那周大侠，是何关系，竟然不惜舍

死忘生地替他找来千年参丸？”

林寒青摇摇头，道：“在下只是奉命送药而来，其他之事，一概不知。”

韩士公啊了一声，搬转话题问道：“这么说将起来，老弟这一次离家远行，是初度踏入江湖了。”

韩士公仰脸望一下天上的月光、星辰，低声说道：“山行无事，老夫尽我所知，告诉你一些江湖形势，日后遇上高手，也好有个准备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愿闻高论，在下洗耳恭听！”

韩士公一边奔行，一边说道：

“当今武林之世，撇开九大门派不谈，个人声望最高的，应推周大侠周簪、天鹤上人和参仙庞天化、十方老人桑南樵，但这四人却是甚少来往，也享誉不同。像那天鹤上人，甚少在江湖之上走动，后一辈的武林人物，知他之名的，却是不多；周簪周大侠，有如见首不见尾的神龙，忽隐忽现，出没无常，经常伸手，管人间不平之事，四人之中，以他杀人最多，也享誉最盛，行踪所至，震动一方，有人视他如救世之佛，也有人看他如眼中之钉。”

林寒青心中忽然一动，暗暗忖道：

“此人除了脾气暴急一些之外，尚不失公正二字，慈母命我兼程东来千里送药，恩师为取得那瓶千年参丸，不计身受重伤，似这般情事，大出常理之外，想来那周簪如非和身世有着重大的关连，必然是恩师的知己好友，何不借机打听一下他的为人。”

心念一转，当下问道：“老前辈见多识广，对近年江湖人物的正邪，了如指掌，敢请一问那周簪周大侠的为人如何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武功绝世，铁面无私，最爱管人世间不平之事，曾被誉为神判之名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这么说将起来，那他是个大大的好人了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是一位极端可敬的大侠，武林中人，大都呼他周大侠，而不直呼其名，自是有其可敬之处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那参仙庞天化的为人如何呢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庞天化孤芳自赏，生平之中，甚少在江湖之上走动，但他的才智、武功，却是近百年来，最为杰出之人，不但医道精通，举世间不作第二人想。而且旁通筑建之举，自建避尘山庄，那里充满着变化奥奇、莫可预测的机关变化，虽然是一草一木，都藏有深奥杀机，数十年来，就没有听说过，任何一位武林同道，在未得庞天化允准之下，进出那避尘山庄。”

林寒青啊了一声，道：“老前辈可曾去过吗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老夫亦不过听闻传言而已，人却未登过避尘山庄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庞天化身怀绝才，能筑建各种变化的机关，精通医道，举世无双，这文才，已常人难及了，只不知他的武功，可否和周大侠一较长短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重重地吟了两声，接道：“这两人的武功，都已入登峰造极之境，除非两人面对面地硬拼一场，或可分出胜败之外，这妄测之词，实是难以说谁胜一筹。”

林寒青是已被韩士公滔滔不绝谈起的江湖掌故，引起了很高的兴趣，忍不住又开口追问道：“那十方老人桑南樵，又是何许人物，竟然和参仙庞天化、周大侠、天鹤上人等齐名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如若以江湖上辈份之别，分得再严格一些，那

桑南樵，应该还高出周大侠和庞天化等一辈。”

林寒青似是十分神往，忍不住问道：“那十方老人，目下可还活在这人世之上吗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这我就不清楚了，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在江湖上露过面了，真正见过他面的人，少之又少，奇怪的是每隔上一些时日，总有他亲书的笔迹，出现在江湖之上，预言一件惊人的大事，而且这预言很快地传播开去，虽然未必能遍传大江南北，但亦必哄动一方。”

林寒青心中大奇道：“不知那预言是否灵验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灵验得很，当真是言无不中。”

林寒青仰脸望着天际明月，充满着怀疑地说道：“如若老前辈说的不错，这岂不是迹近神奇了吗？”

韩士公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老弟，不要多费思想这事了，数十年来，武林中对此存疑之人，不知凡几，有人穷数年精力，研究那笔迹真假，亦有人遍走天涯海角，找寻那十方老人桑南樵的下落，可是几十年来却无一人能揭穿此中之谜，桑南樵是否还活在世上，没有人能够知道，那笔迹，是否出自桑南樵的亲手所书，仍然是一个谜，这件充满着神奇的隐秘，实叫人有着莫测高深之感，但时间一久，武林同道，对此事的兴趣，随着减低，据老夫看来，这个隐秘，恐怕是将永成疑案，无人能够找出真象了，那桑南樵是否还活在世上，也永远无法预测了。”

林寒青只觉心头思潮汹涌，忍不住又问道：“难道天下之大，竟然没有一个善书之人，分辨出那桑南樵的笔迹吗？”

韩士公笑道：“怪也就怪在这里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愿闻其详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为辨那笔迹的真假，大江南北的武林高手，曾经聚集在黄鹤楼上，而且由天下各处，搜带去桑南樵昔年作成的书笺，邀请一十二位精通书法之人，字字核对，但却始终找不出一破绽。”

林寒青长叹一声，不再言语，陡然加快了脚步，向前奔去。两人半夜紧赶，待天色大亮，已行了一百余里。

韩士公停下了脚步，说道：“老弟，咱们该休息一下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我归心如箭，恨不得背生双翅飞回金陵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唉！老弟，你急什么呢？你此刻纵然已取到千年参丸，只怕也已无法赶得上去救那周大侠了。”

林寒青黯然一叹，默默不语。

两人休息了一阵，重行赶路，韩士公久走江湖，对这一带路途，十分熟悉，凭两人卓绝的轻功，兼程急赶，日落时分，已然赶到了钟山青云观。

只见一个背上负剑的青衣少女，急急奔了过来，眨眼已到两人身侧。

但听娇声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林寒青回目一瞥，已然认出来人正是黄山李文扬的那位小表妹，当下一抱拳，道：“姑娘。”

那青衣少女讶然失笑，道：“啊！是你回来了。”

突然脸色一整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你偷偷摸摸地溜到哪里去了，哼！害得我们到处找你。”

林寒青已知此女，幼小在娇宠的环境之中长大，脾气躁急，也不和她一般见识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李兄可在观中吗？”

青衣少女冷冷答道：“不在，怎么样？”

林寒青微微一耸剑眉，道：“姑娘可知令表兄哪里去了？”

那青衣少女怒道：“都找你去了！”

林寒青道：“怎么？连观主也不在吗？”

那青衣女冷冰冰地说道：“哼！你自己偷偷摸摸地溜了，那也罢了！你那宝贝兄弟，竟然也偷偷摸摸地跑了出去。”

林寒青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怎么？他也走了吗？”

青衣少女道：“走啦！害得人家青云观主派出了全观中的弟子，四出去找寻你们！”

林寒青不再言语，举步向观门行去。

韩士公正待举步入观，却不料那青衣少女横行两步，拦住了去路，右手一翻，刷的一声，拔出了背上的宝剑，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青云观岂是任何人都可以随便进去的吗？”

韩士公脸色微变，道：“姑娘是何许人，敢对人这般无礼。”

青衣少女接道：“对你无礼又怎么样？”

韩士公怒道：“你可认得老夫是谁？”

青衣少女道：“管你是谁？就是不许你进去！你又能怎样？”

韩士公冷然说道：“一个黄毛丫头，竟是这等猖狂，老夫拼受青云观主数说几句，也得教训你一顿。”

林寒青人已进入观中，听得两人争吵之声，不自禁地回头望去，眼看两人剑拔弩张，大有动手之意，心下好生为难，当下高声叫道：“老前辈，请看在晚辈的份上，容忍一二……”

他话还没说完，那青衣少女突然娇声喝道：“谁要你多管闲事？”刷的一剑，刺了出去，直点向韩士公的前胸。

韩士公闪身避过，道：“老夫的身份，也不便和你一个女娃娃家动手，今日之事，老夫记在你师长的帐上。”

就这几句话的工夫，那青衣少女已连续攻出三剑，招数凌厉，韩士公被迫向后退了三步。

韩士公未料到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，出手的剑招，竟然是这般狠辣，心中又惊又怒，如若再不还手，说不定要伤在她的剑下。

林寒青更是尴尬，既不便出手干涉，又不能袖手不管，正感为难之际，遥闻一声大喝传来，道：“住手！”随着那大喝之声，疾如离弦流矢般奔过来一条人影，来势奇快，眨眼间已到了几人身前。

那青衣少女一剑疾向韩士公前胸刺去，却被来人一扬手中折扇，生生挡了回去。

林寒青一拱手道：“李兄来得正好，在下正感为难。”

来人正是名满江湖的李文扬。

李文扬回目一扫韩士公，怒声对那青衣少女喝道：“女孩子家，这般泼野，动不动就拔剑而对，还不给我退下去。”

那青衣少女眼看李文扬，满脸怒容，似已动了真火，心中虽然有些害怕，但又不甘心忍受叱责，突然扔了手中宝剑，双手掩面，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。

这变故，反使林寒青等三人都有尴尬之感。

李文扬摇头叹息一声，拱手对韩士公道：“韩老前辈请恕她年幼无知，在下这里代为谢罪了。”

黄山世家，享誉江湖近百年，盛名不衰，历三代声威不减，李文扬克绍箕裘，十八岁游侠江湖，声名雀起，大噪武林，虽得承先人余荫甚多，但其行事为人的豪爽，却有着青出于蓝之势，这一家族，在武林中获得无与伦比的荣耀，但也付出碎心断肠的

痛苦，李文扬以上三代，都落得生死不明白的下场，血泪交织成的黄山世家美誉，也换得武林人物的尊崇。

这一世家交游之广，识人之多，在当世之中，可算得前无古人，李文扬年岁虽只不过二十四五，但他对武林中高手，却能够相识大半，只要是常在江湖上走动之人，纵然未见，亦必听说过他的形貌，是以，当他一打量韩士公时，立时想到了传说的瘦猴王韩士公其人。

韩士公急急一抱拳，道：“大驾可是黄山世家的李公子吗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，晚辈李文扬！”

韩士公道：“数年之前，老夫已闻得公子之名……”

李文扬欠身一笑，接道：“老前辈过奖了。”

那青衣女哭了几声，不见有人理她，心中更是气愤，哭声更见尖厉。

李文扬容色冷峻地望了那青衣少女一眼，道：“娟表妹，你要这般哭闹下去，我真要把你送回黄山去了。”

那青衣少女突然放下蒙在脸上的双手，赌气地说道：“我偏不回去，世上这等辽阔，干吗我一定要跟着你？”伏身拾起了宝剑，直向前面奔去。

李文扬陡然一跃而起，人影闪动，拦住那青衣少女的去路，道：“你要到哪里去？”

那青衣少女道：“我一个人找来青云观，就不能一个人再回去吗？”

李文扬摇摇头叹息一声，低声对那青衣女说了几句。

他声音低微，林寒青和韩士公都未能听到他说些什么，但那青衣少女，确也消去了心中之气，破啼为笑，转身直奔入青云观

中。

李文扬缓步行近韩士公，苦笑一下，道：“我这位表妹，因得家母偏爱，被宠惯得不成体统，老前辈不要见笑。”

韩士公哈哈大笑道：“李兄言重了，咱们男子汉大丈夫，岂能和个女儿家计较，何况她年纪小，又还是爱闹的时候。”

李文扬目光转投到林寒青的身上，低声说道：“恭喜林兄，周大侠已脱险境，伤势大好了。”

林寒青虽然听得字字入耳，但却仍是不敢相信，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什么？周老前辈已经脱离险境了吗？”

李文扬笑道：“岂止脱离险境，林兄如再晚回来半个月，只怕周老前辈已伤势合复，离开青云观，云游江湖去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他服用的什么药物？伤势好得这等快速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千年参丸。”

林寒青又是一怔，道：“可是李兄由黄山家中取来的吗？”

李文扬笑道：“千年参丸乃参仙庞天化自诩天下第一神丹的奇药，寒舍之中，哪来的此等珍贵之药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李兄，可知那瓶千年参丸，来自何人之手吗？”

“庞天化调整的千年参丸，江湖上绝少流传，周老前辈服用之药，正是林兄遗失之物。”

林寒青茫然说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叫在下愈听愈糊涂了，我怀藏的千年参丸，早已失去了……”

李文扬朗朗一笑，道：“事情如未说清楚，自难怪林兄听得糊涂。”当下将神偷杨清风送来千年参丸之事，说了一遍。

韩士公一拍大腿，道：“林老弟，怎么样，吉人天相，周大侠行侠江湖，急人之急，如若遭了凶死，岂不天道有贖。”

林寒青仰脸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托天相佑，周大侠得庆生还，也好使晚辈有以上复慈命。”

李文扬笑道：“周大侠曾让青云观主转嘱在下，林兄如若返回青云观，立时带你入见。”

林寒青心中一动，道：“不知周大侠现在何处？可否见客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林兄放心，周大侠虽未完全康复，但伤势已愈大半，可以下床行动了……”

语音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不过，令师弟却一去无踪，迄今未得讯息。”

林寒青叹息一声，默然不言。

李文扬看他脸上一片愁苦之容，心中大是不忍，接口慰道：“林兄先请晋谒过周大侠后，咱们再设法追查令师弟行踪。”

林寒青一抱拳，道：“多谢李兄厚爱。”

李文扬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兄弟给两位带路。”

转过身子，当先行去。

林寒青、韩士公鱼贯相随身后，穿过二重大殿，到了一处雅致的小院落中。

一幢青砖砌壁的三间瓦屋，矗立在翠竹环绕之中，门窗紧闭，两个道装童子，分坐房门两侧，宽大的道袍中隐隐透出剑把。两人一见三人行来，立时挺身而出，拦住了去路。

李文扬拱手一笑，道：“这位林兄，求见周大侠，烦代通报一声。”

两个道装童子，打量了林寒青和韩士公一阵，道：“周大侠刚服过药，正在熟睡之中，三位最好能等候一阵再来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等就在这竹林外面等候一阵吧！”

说完，席地而坐。

天色逐渐地黑了下来，天际亮起了一片星光。

韩士公等了一阵，心中渐觉不耐，重重地咳了一声，望着两个道童说道：“周大侠几时才能醒来？”

两个道童摇摇头，道：“这就不一定了，他重伤之后，神功未复，说不定要睡上一夜……”

窗门紧闭的瓦屋中，突然传出了一声轻微的咳嗽，紧接着亮起了一片灯光。

一个低沉的声音，传了出来，道：“哪一位高人，要见老夫？”

呀然一声，木门大开，一个两臂和头上满包着白纱的老人，出现在门口。

李文扬挺身而出，抱拳一个长揖，道：“晚辈李文扬，见过周老前辈。”

那老人脸上，大部被白纱掩去，只露出耳、鼻、嘴巴和一双炯炯的眼神，看上去甚是恐怖。

林寒青躬身一个长揖，道：“晚辈林寒青，见过老前辈。”

韩士公双臂抱拳，说道：“在下韩士公，人称老猴儿，久慕侠名，今宵有幸拜见。”

那老人两道炯炯的眼神，缓缓扫掠三人而过，低沉说道：“三位不用多礼，请进房中坐吧！”

李文扬当先带路，举步而入。

室中布设得十分雅洁，一座高不及尺的玉鼎中，白烟袅袅，室中一片清香。

一张宽大的木榻上，铺着厚厚的褥子，被乱枕横，尚未收整，一张红漆木案上，置放着一个精巧玉瓶。

林寒青一眼间，就辨认出正是被人窃去之物，登时面泛愧色，别过头去，不敢多看。

只见那满裹白纱的老人，缓缓走近木榻，坐了下去，说道：“三位请随便坐罢，老夫伤势未愈，不便招待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老前辈不用客气，晚辈等能得拜识，已感到荣宠万分。”

神判周簪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黄山世家，代出才人，老夫又见一代武林中精英人才。”

第七回 神判周簪

李文扬欠身说道：“老前辈过奖了……”目光一转，望着林寒青接道：“晚辈曾得青云观主转下示谕，带这位林兄晋謁，惊扰静养，还望恕罪。”

神判周簪两道森寒的目光，转注在林寒青的脸上，缓缓问道：“孩子，这瓶千年参丸，可是你送来的吗？”

林寒青一时间想不出该如何措词答复，沉吟了良久，才道：“参丸虽是由晚辈带来，但却不幸在途中被人窃走，晚辈为追寻这瓶参丸，吃了不少苦头。”

神判周簪缓缓把两道目光，移注屋顶之上，问道：“你吃了些什么苦头？”

林寒青当下把追寻那参丸经过，仔仔细细地说了一遍。

神判周簪啊了一声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？待老夫伤势痊愈之后，非得去瞧瞧不可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老前辈经验、武功，都非我等能及万一，三十年江湖中事，只怕无一能瞒得过老前辈了。”

周簪道：“天涯辽阔，世界广大，老夫虽然足迹遍走五湖四海，也是无法尽知人间遗事……”

语音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什么事？你且说来听听，老夫当尽我之能，给你答复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老前辈熟知江湖人事，可知那玄皇教的来历

吗？”

神判周簧缓缓闭上双目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玄皇教一向活动在云贵边区，不常和中原武林人物来往……”

李文扬道：“但目下他们的势力已经伸延到江南地带，那名闻一时的桃花居，就是他们伸入江南势力的大本营，他们利用美色作饵，已然收罗了很多江湖高手。”

韩士公忍了又忍，仍是忍耐不住，接道：“老夫身临其境，被他们施用药酒灌醉，囚禁了两年时光，可惜，老夫始终没有机会，和他们那些主持大局的首脑人物，动手相搏一场，两年不见天日的囚禁生活，就老夫而言，乃生平未曾受过之辱，这般闷在心头的怨气，一直难以忘怀，李兄如有扫荡那桃花居的用心，兄弟愿为先驱。”

神判周簧目注林寒青道：“孩子，你把遗失那千年参丸之事，仔细地讲给我听上一遍，或可由你们详细的经过情形之中，听出一些变化。”

林寒青微微一叹，极为仔细地把经过情形说了一遍。

神判周簧闭上双目，听得十分用心，直待林寒青把话说完，才缓缓睁开双目，接道：“孩子，这瓶千年参丸是何人要你送来的？”

林寒青一皱眉头，沉吟了良久，道：“在下是奉家母之命，送药而来。”

神判周簧目光一闪，道：“是令堂大人？”

他脸上虽然包着白纱，无法看到他那脸上表情，但他的充满着惊讶的声音中，显出他内心感受到的讶异和激动。

林寒青似是突然间想起了什么重大的事情，霍然站了起来，

口齿启动，欲言又止，又缓缓坐了下去。

李文扬目光一掠韩士公，欠身而起，道：“晚辈还得去迎接一下舍妹，先行告退。”

韩士公久走江湖，察颜观色，哪还有不明白的道理，紧随着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在下，也要告便一下。”

站了起来，随着李文扬身后而去。

神判周簧，目睹两人背影，逐渐远去，消失在夜暗之中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孩子，你心中可是有很多疑问吗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晚辈身世飘零，从记事那年，就一直住在北岳枫叶谷中，十余年来，未离开那山谷一步，此次突然奉了母命为老前辈送来千年参丸……”只觉下面之言，无以为继，只好缄口不言。

周簧缓缓说道：“你心中有何怀疑之处，尽管说出来吧！”

林寒青道：“这十余年来，晚辈有一事，一直耿耿于怀，深望老前辈能给予晚辈一个明示。”

周簧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晚辈的身世！”

周簧沉吟不语，良久之后，才缓缓说道：“令堂从没有告诉过你吗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慈命森严，晚辈一问起身世之事，家母就沉下脸色，叱责晚辈不许多问，但晚辈身为人子，连生父、身世，都无法了然，怎不令晚辈耿耿难忘呢？”

周簧叹道：“孩子，你虽然问得不错，但老夫确不便擅自奉告，令堂大人，巾帼须眉，智计过人，她不肯告诉你的身世，想必是时机未到，唉！但老夫可以告诉你一点后果，如若你的身世，

此刻大白于武林之中，江湖之上，立时将掀起一片混乱，别说令堂大人，难以对付，就是老夫和令师，一齐出面，只怕也难使掀起的波澜，平息下去。”

林寒青听得微微一怔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老前辈是知道了的？”

神判周簧点头应道：“当今武林之间，知道你身世之人，除了令堂、令师和老夫之外，就只有天鹤……”

他似是突然警觉到失言，赶忙住口不说。

林寒青心头一震，道：“天鹤上人可知道吗？”

神判周簧已知难再改口，只好硬着头皮，说道：“不错，还有天鹤上人，但他所知有限，而且他不会告诉你。”

林寒青突然想到天鹤上人舍身入毒宫的悲壮之事，不禁心中一动，暗暗忖道：“我还对那天鹤上人身入毒宫之事，存了无比的好奇之心，看来我的身世，就是个最大的隐秘，今宵如不能借机问个水落石出，只怕今生难再有了然身世的机会了。”

心念一转，站起身来抱拳一揖，道：“老前辈既知晚辈来历，尚望能不吝赐教，纵然其间牵扯有重大的江湖恩怨，晚辈亦将忍辱负重，决不轻举妄动。”

神判周簧摇头说道：“除此之外，不论何事，只要老夫力所能及，无不答应于你。”

声音低沉充满坚决，毫无再商榷的余地。

林寒青心知再追问也是枉然，看来周簧是决计不愿说出，但又不甘心就这般罢手不问，当下不再多言，但脑际之中，却在想着如何激他说出之法。

只听周簧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孩子，不用多想，可怜天下慈母心，令堂不告诉你的身世来历，那全是为着你好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难道就要我这般糊糊涂涂地过上一生不成？”

周簧道：“时机到来，令堂自会对你说明，孩子，你已忍耐了十数年，还希望能多多忍耐几日！”

林寒青道：“老前辈纵不肯相告，晚辈亦将全力查询此事，非得追个水落石出不可。”

周簧缓缓躺下身子，道：“你可知令堂要你来此送药之意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晚辈不解。”

周簧道：“唉！令堂的用心，确为良苦，我虽然明明知道，也不愿使她失望。”

林寒青虽是聪明绝伦，但对江湖中事，知之不多，周簧这几句突来之言，听得他瞠目不知所对。

只见周簧缓缓闭上双目，道：“老夫这一生之中，施恩千万，但却未曾受过人点滴之报，令堂派你千里迢迢，送药来此，她虽未片言只字交待于你，但我已猜出她的用心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请恕晚辈愚拙，想不出家母用心何在？老前辈可否坦然昭示，也可使晚辈一开茅塞，增长点见识。”

周簧道：“孩子，你的身世，充满了凄凉，也牵扯着一件江湖上沉没大海的惨事，参与其事的人物，遍布大江南北，几乎尽包当代高手，株连之广，骇人听闻，此事始起于一件误会，但却造成了一件惊人的惨案，孩子！这虽然已经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了，但迄今没有人敢提起这次事件，老夫虽然知道你的身世，也坚信这件武林惨事，起于误会，但一则证据不全，无法挺身而出，为你们洗雪，二则亦因为牵连太大，亦不敢轻举妄动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又是一顿，沉吟片刻，才接着说道：

“老夫已然说的太多，只怕又为你添增了甚多烦恼，令师虽然身负绝学，列身当代武林中有数高手之一，但武功一道，永无止境，一个人穷尽了毕生的精力，也无法学尽天下绝技，是以，武林中分列了甚多门派，有以剑术称绝，有以掌力驰名，每一门派中，都有它见长的武功，令师会的，老夫未必能会，但老夫知道的，令师也未必能够知道，令堂虽然未让你求我一言，但我知道她的用心，是让我授你武功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这个晚辈如何敢当？”

周簪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孩子，你不用推辞了，武功对你而言，实有无比的重要，不要说你送药而来的活命之恩了，就凭令堂节励冰霜、忍辱负重的精神，老夫也不能坐视，咱们武林中人，敬的是节妇教子，何况你的资质，亦足可承继老夫的衣钵无愧……

“你耐心地再等几日，老夫得千年参丸之力，料想再有十日，伤势即可痊愈，虽然还不能和人动手相搏，但传你武功，当无不可，不过有一件事，老夫得先予声明……”

林寒青道：“晚辈洗耳恭听。”

周簪道：“老夫可以传艺，但却不能和你有师徒名份。”

林寒青还待再问，突听一声重重咳嗽之声，传了过来，紧接着响起了一片零乱的脚步之声。

转脸望去，只见青云观主知命子当先而来，韩士公、李文扬紧随在两人身后而入。

知命子目光一掠林寒青，话却对周簪说道：“周大侠的伤势不碍事了吗？”

神判周簪说道：“庞天化被称参仙，这盛名果不虚传，想不

到一瓶千年参丸，竟能把我由垂死中救了回来。”

他说的声音响亮，吐字清晰，显然伤势已好了大半。

知命子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吉人天相，周大侠平日恩泽广施，是以受伤之后，消息立时遍传武林，不知有多少人为你的生死担心，贫道虽然不愿张扬其事，但探端正送药之人，仍然是络绎不绝。”

神判周簧接道：“老夫交友虽广，结仇亦多，想来定然亦有甚多仇家，找上青云观来。”

知命子目光环扫了室中群豪一眼，道：“还好，虽有三五个闻风而来之辈，但都被李公子挡了回去。”

周簧两道炯炯的眼神缓缓投注到李文扬的脸上，道：“老夫和令堂有过数面之缘，李世兄援手之情，老夫当在令堂面前致谢意。”

李文扬笑道：“老前辈当代大侠，能得渡此劫难，那是咱们全体武林同道的大幸，至于家母，近年来已避居静修，纵然是晚辈等，也难得见上一面，老前辈的盛情，由晚辈代为领受了。”

原来他怕神判周簧伤势大好之后，当真的赶到黄山，以他的身份盛誉，势必得母亲亲自接待不可，但母亲正值闭关期，势难出见，此人虽然侠胆义肝，但生性却是高傲的，如因无人接待，恐难免和黄山世家，造成误会，故而婉言相拒。

神判周簧微微一叹，道：“故交老友，大半凋谢，纵然还在人间，亦都遁世逃名，不再插手江湖恩怨的是非之中，只有老夫一人，还混迹在江湖之中，唉！当真是该退休了！”

知命子道：“周大侠感慨之言，那是无可厚非，其实遁世逃名，仍是难避过江湖的恩怨牵缠。以贫道为例，我椎发避世，皈

依三清，可也算逃离江湖，但这十余年来，仍有无数的江湖人物登门寻仇，贫道虽然再三容忍，但仍被迫逼得数次出手，唉！江湖是非牵缠，一经卷入，再想摆脱，那真是谈何容易了……”

他微微一顿之后，又道：“以周大侠的声誉而言，高过贫道，何只十倍，想图个耳目清静，逃世而居，更非易事了。”

韩士公突然插口接道：“这话不错，江湖上这池混水，只要陷身其中，只怕这一辈子，也是无法洗得干净了，咱们这一代武林人物，你周大侠、庞大侠、天鹤上人，可算得三个大不相同的典型，周大侠闯荡江湖，仗义行侠，被人誉作铁面昆仑，结仇之事，那是不用谈了；但那庞天化足不出户，但他的仇家之多，也决不在周大侠之下……”

周簪点头应道：“这话倒也不错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但最冤枉的算是那天鹤上人了，他淡泊名利，不求闻达，但偏偏有很多武林中人找上门去和他算帐……”

满身包了白纱的周簪，突然一翻眼睛，望着韩士公道：“什么？据老夫所知，那天鹤上人左右两个仆人，都非平常人物，岂容人随便闯上连云庐去不成？”

韩士公突然豪气飞扬地接道：“那天鹤上人乃一代人杰，涵养、剑术，两皆深远，韩某人终生一世，也难以练成和他抗拒的武功，这就不用说了，至于他手下几个人，可未必能挡得住登山的人物了。”

周簪道：“怎么样？你和他们动过手了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那崔老大为人和气，放了咱们一马，但那李老二却是穷凶极恶，六亲不认，迫得老猴儿硬闯了上去。”

周簪道：“你能胜得那李老二，武功也算得不错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就在老夫等闯上那连云庐的同时，亲自看到了天南二怪。”

周簧怔了怔，接道：“白发龙婆……”

韩士公道：“除了那白发龙婆之外，还有一个白发老翁。”

周簧道：“那是颓龙常剑，此人在数十年前，原是中原武林道一位极负盛名的黑道人物，后来被人迫离中原，远走天南，不知如何竟投入天南一门，这两人找上连云庐，不知为了何事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向那天鹤上人，讨取天南二宝。”

周簧道：“鱼肠剑和天龙甲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不错，正是此二物。”

周簧道：“据老夫所知，那天鹤上人淡泊名利，天南二宝虽是武林人物个个希求之物，但也未必能看在他眼中，天南二怪找上连云庐去，必是受人挑拨无疑。”

韩士公似是突然想起一件十分重大之事，说道：“周大侠经年在江湖走动，博闻多见，可算得举国第一。”

周簧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有何见教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当今江湖之上，有一剑术名家，和那天鹤上人交相莫逆的白奇虹，周大侠识也不识？”

神判周簧沉吟一阵，道：“当世用剑名家，老夫虽未见过，也该有个耳闻，但却从未听过白奇虹其人之名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玄衣龙女其人，周大侠想必是知道了？”

周簧点头道：“此人携天南二宝，进入中原，胡闹几年后，突然销声匿迹，不再在江湖上露面，老夫昔年倒和她有过一面之缘，只不知她此刻是否还在人间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不但还健在人世，而且已委身侍人。”

周簪道：“她嫁给了哪一个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就是那个白奇虹……”

当下把巧遇寒月，陷身六星塘，连云庐求断手铐，天南二怪闯上连云庐，以及天鹤上人舍身入毒宫之事，极详尽地说了一遍。

知命子道：“贫道似是听人说过那五毒宫之事，但如仔细想来，却是又茫然，不知那毒宫何在？”

神判周簪道：“你们没有听过五毒宫那个地方么？老夫倒可告诉诸位一点有关毒宫之事。”

周簪移动了一下身体，坐得更为舒适一些，轻轻咳了声，接着道：“那是处充满神秘气氛的恶毒所在，据说，在那五毒宫外十里之内，堆满了腐朽的落叶，和一股不知来自何处的浊流，腐叶一落浊流，浸在一起，年深日久，构成了一片天然的险地，外面稍加人工，修饰得不着痕迹，但人如陷身其中，有如踏上了流沙一般，不论何等武功，也是难逃死劫……”

众人听得甚是入神，六道目光，一齐投注在周簪的脸上。

神判缓缓闭上双目，接着道：“腐叶、浊流，汇成的一片险地，更甚于流沙，再加它那一股久年朽腐的一股毒气，别说陷入其中了，单是那一股腐朽之毒，就能使人身受其害了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奇怪呀！难道五毒宫中之人，就不怕那腐毒之气吗？”

周簪道：“物物相克，据说那五毒宫中生了一种奇花，香味浓郁，只要佩上一朵，就不怕那腐毒之气了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除了这片天然险地之外，不知还有何物？”

周簪道：“在那浊流、腐叶汇成的险地之内，大约有数百亩

大小一片地方，五毒宫就筑建在那块土地之上，满集了无数毒物，计有五种之多，是谓五毒，那五毒之名，也就源此而来。”

突闻鸟翼之声，划空而来，一只遍体如雪的八哥，敛翼飞入室中，正是灵鸟雪媚儿。但见那白鸟绕室飞了一周，双翅一收，突然飞落在李文扬的肩头之上，叫道：“姑娘遇了劲敌……”

李文扬脸上一变，霍然而起，道：“舍妹遇上高人，正陷入苦战之中，诸位请稍坐片刻，在下助舍妹一臂。”也不容几人答话，急向室外奔去。

雪媚儿双翅一展，飞在前面带路。

韩士公紧接着站了起来，道：“老朽和李世兄同去瞧瞧，看看来的哪路高人？”大步追了出去。

知命子低声说道：“林公子请留此相伴周大侠，贫道去去就来。”

林寒青剑眉微微一耸，欲言又止，目睹几人急急而去。

神判周簧望了林寒青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老夫的生性，甚是怪僻，凡经决定之事，那是永无更改，老夫既然决定要传你武功，不论你是否愿意，但老夫是传定了，我未允告诉你的身世，纵然你要在老夫面前，横刀一死，那也是别想求得我相允。”这几句话说得斩钉截铁，毫无商量的余地，言罢闭上双目。

林寒青黯然叹息一声，缓步向室外行去。

只见那两个守护在室外的道童，都已拔出了兵刃！隐身在竹丛暗影之中。

林寒青仰脸望天，但见钩月斜挂，繁星闪烁，胸中忧结难开，不禁长吁一口闷气，扬手一掌，劈向一丛翠竹之中。

这一掌，尽泄他胸中忧苦，力道甚是强猛，掌力划起了一股

强劲的啸风之声。

忽觉一股柔和力道，自那翠竹丛中涌了出来，竟然轻巧异常地把林寒青一股强大绝伦的内功，化解开去。

无意挥掌，聚逢强敌，确使林寒青大吃了一惊，心中那股忧闷之气，也暂时惊消开去，目注丛林，冷然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只听一声低沉声音应道：“老夫讨药来了。”翠竹丛后，缓步走出来一个葛衣白发之人。

林寒青目光转动，打量了来人一眼，愕然说道：“是你，白奇虹？”

白发人道：“不错，正是老夫！”

陡然间剑光打闪，两道白光，激射而来，直向那白发人刺了过去。

原来这两道闪奔攻来的剑芒，正是那守护在室外的两个道童，两人瞪着四只大眼睛，竟然不知此人何时到了身侧，隐入那近室的翠竹丛中，如非林寒青发掌逼出来人，只怕那人潜入室中，两人也是无法警觉，但觉一股羞忿之气，泛上心头，那白发人一现身，两人立时不约而同地仗剑扑了过去。

只见白奇虹右袖一拂，两个道童手中的长剑，登时被反震回去，手腕麻木，长剑几乎脱手飞去。

林寒青沉声喝道：“你们不是他的敌手，快些闪开。”

两个童童，虽然心中惊愕来人的武功，但守卫有责，哪肯就此罢手，略一定神，陡然分开，一前一后，挥剑刺去。

白奇虹冷笑一声，稳如泰山，凝立不动，左右双手，前后分出，劲随掌发，两个道童骤觉手中长剑，被一股强大的力量一拨，斜向一侧偏去，白奇虹借势易掌为拿，抵隙而入。

他手法奇奥迅快，两个道童只觉腕脉一麻，手中长剑脱手，一齐到了白奇虹的手中。

林寒青一侧观看，见他夺取宝剑的手法，迅快奇奥，见所未见，不禁心头凛然。

但闻白奇虹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青云观主，声誉极好，老夫不愿伤他的手下。”双腕一振，两个道童齐齐向后退退出五步。

林寒青暗中提了一口真气，目注白奇虹，道：“阁下要向哪个讨药？”

白奇虹道：“咱们在连云庐已有约在先，我断两位手上铁铐！阁下把千年参丸相赠，如今那瓶参丸，已落入青云观中，老夫岂有不讨之理？”

林寒青怔了一怔，只觉此言甚难驳回，半晌才缓缓说道：“连云庐上，老前辈虽有此话，在下并未答应，何况那千年参丸，早已非我所有。”

白奇虹道：“那倒底是何人之物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的千年参丸，早为玄皇教搜去，又被神偷杨清风取了回来，他为酬谢周大侠昔年的相救之恩，转赠周大侠，疗救他伤势，此物辗转经过人手，算起来已非为在下所有了。”

白奇虹道：“玄皇教可以搜取，杨清风可以暗窃，老夫又为何不能自取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周大侠伤重垂危，必须要此药相救。”

白奇虹道：“我那女儿生机已绝，亦须此药相救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那只怪老前辈机缘不巧。”

白奇虹冷冷一笑，道：“神判周簪之名，能够吓退别人，但

却无法吓退老夫，何况一瓶千所参丸，他也未必能够用完，老夫不为已甚，分他一半就是。”

林寒青呆了一呆，心中暗暗忖道：“这话说得也是，如若周大使用不得这许多药物，分他一半，多救一条人命有何不可。”

白奇虹看他凝目细思，不理睬自己之言，一侧身疾向室中冲去。

林寒青突觉身侧微风飒然，不禁一惊，挥手一掌劈了出去，口中叫道：“老前辈……”

只听砰然一声，两人掌力接实。

林寒青胸中一阵气血翻动，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三步。

白奇虹末料这个年轻人，掌力竟是这等浑厚，前冲之势，竟被他挡得一停。

林寒青暗提一口丹田真气，稳住了翻动的气血，接道：“此室乃周大侠养息之处，老前辈岂可硬闯？”

白奇虹道：“想来那千年参丸，也在此室中了？”

一侧身，人已欺进室门，迎面拍出一掌。

林寒青接他一掌，已知他功力深过自己，势难和他硬拼，右手食中二指一并，疾向那腕脉之上点去。

这一记点穴斩脉手法，用得甚是奇奥，迫得白奇虹不得不硬行收住掌势。

林寒青一击封住了敌人冲击之势，右腿一抬，无声无息地又踢出了一脚。

白奇虹人已抢入门里，但因一着大意，被林寒青一指一脚，硬给逼了出来，白奇虹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好小子，武功不凡。”双掌连环推出，倏忽之间，连续攻出八掌。

这八招迅奔如雷，内力山涌，当真是排山倒海而来。

林寒青接过八招，人已累得脸色大变，但他担心周簧安危，虽知今日之战凶险异常，也不得不拼尽全力，舍命拦敌，只怕此老取药心切，冲入室中取药，和周簧起了冲突，那时恐难免一场搏斗，周簧重伤未愈，如何能抵得他这等浑厚的掌力。

心念转动，全力反击，右手一招“天外来云”，迎胸拍出一掌，左手“分花拂柳”击向小腹。

白奇虹怒目圆睁，喝道：“你可是想找死吗？”身子一侧，避开二招，右掌“移山填海”平胸推出。

这一击，内力进出，乃是硬打的招术，林寒青除了硬接掌力之外，只有闪向一侧，让开去路。

林寒青道：“老前辈武功高强，晚辈死在掌下，夫复何憾。”

双掌平胸一收，推了出去，他要硬接一掌。

只觉一股强大的压力，迎胸撞了过来，心神怦然震动，眼前金星乱冒，身子摇摇晃晃向后退了三步。

白奇虹心中佩服，口中赞道：“能接下老夫八成真力的一招，举世间并无几人，难得能有这份功力。”

他口中虽然说得客气，但双掌攻势，却是十分猛烈，直向室中冲去。

林寒青接下一掌，人已然有些支撑不住，如何再能挡得这白奇虹一轮快攻，但他心中牢牢记着，无论如何，自己不能让他冲入室中，伤害到周大侠。

这念头在他脑际之中，波动起伏，他的神智虽已有些不清，但对此事却一直放在心上，挥掌拒挡，竟是拼命的招术。

白奇虹武功虽强，但在林寒青舍命拼斗之下，竟然难以冲入

一步，不禁大怒，掌势愈来愈重。

林寒青又勉力挡了数掌，人已大感不支，再斗三五回合，势必要伤在白奇虹掌下不可。

正在危急之时，突听一声大喝，道：“什么人竟敢硬闯青云观禁地？”喝声中，一股疾风，急卷而至，猛向白奇虹背后攻来。

白奇虹只觉身后强劲涌至，心知来了劲敌，只好返身拒敌，右手反臂拍出一掌。

两人掌力一接，来人刚刚落地的身形，被震得向后退了一步。

但一退即上，右手一扬，一柄折扇，迎胸点来。

白奇虹目光闪动，看来人亦是二十几岁的英俊少年，出手的迅快、凌厉，竟似不在林寒青之下，不禁心头骇然，暗暗忖道：“怎的青云观中，有这多少英雄人物？”心念转动间，已和来人打在了一起。

这人功力和林寒青在伯仲之间，但对敌的经验，和武功的博杂，却是大大地超过了林寒青，只见他左一招少林派“金刚舒臂”，右一招武当派“挥麈清谈”，一把折扇，忽张忽合，打得刁钻滑溜无比，忽而当作剑用，忽而当作刀施，横削直戳，佐以掌势，当真的是变化诡奇，莫可预测。

林寒青借机运气调息，他内功本极深厚，不大工夫，人已大见好转。

转眼望去，只见那出手和白奇虹相搏之人，正是黄山世家李文扬。

白奇虹武功虽然高过李文扬，但因李文扬打得刁滑绝伦，不和他硬拼掌力，一时之间，白奇虹也是拿他无可奈何。

林寒青吸了一口真气，又向前欺近了两步，挡在门口之处，凝神观战。

原来李文扬自知内力不如对方，难以和他硬拼，凡遇上对方强行攻来，立时向后退避。

白奇虹逢此劲敌缠斗，不知不觉中，也追出室外。

他辛辛苦苦地抢入室中，却在李文扬诱招之下，自行退出来。

林寒青经过一阵运气调息之后，体能尽复，细看场中激烈的搏斗之势，李文扬似已被迫得渐落下风，白奇虹掌力愈斗愈强，已逐渐地控制了战局，李文扬虽然打得刁钻、灵活，但功力终是不及对方，何况白奇虹的掌法，看似平凡，实在招招蕴含奇变，数十招后，威势大增。

激斗中，白奇虹奇招突出，右掌迎胸攻击，左手却紧随着右掌递了出去。

李文扬折扇斜里削出，一招“划分阴阳”横向白奇虹右腕之上削去，却不料白奇虹右腕一沉，隐藏于掌势中的左手，电闪而出，猛向李文扬握扇右腕之上抓去，李文扬料不到他招术变化，来得如此神迅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匆忙中左臂一圈，时势横里撞来，挡开了白奇虹的一招擒拿。

他家传武学，精深博大，这一招救命之学，更是凡中藏奇。

林寒青暗中忖思，似乎除了这一招之外，再无一招能破解白奇虹那突然闪击出来的一掌。

白奇虹冷冷喝道：“好手法！”

凝立不动，未再进击。

李文扬虽然解去大危，但心中却是骇异万分，只觉此人，是

自己出道以来，从未遇上过的高手，口中却应道：“过奖了。”

白奇虹道：“如若老夫的判断不错，阁下当是黄山世家中人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在下李文扬，老前辈和在下素昧生平，何以知得晚辈来历？”

其实黄山世家，誉满江湖，武林中人，无不知晓，对方一语道破他的身世，那自是算不得什么稀奇之事，但此老武功之强，世所罕见，李文扬得先祖余荫，交游广阔，当世好手，大半相识，但却猜不出对方来历，想在彼此言语之间，找出一点蛛丝马迹。

只听白奇虹冷冷说道：“阁下的招术博杂，包罗中原各大门派武学，当世之间，除了黄山世家之外，老夫还想不出再有何人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老前辈的武功，也是晚辈生平中从未遇过的高人，晚辈务杂不专，博而不精，如非老前辈手下留情，只怕晚辈早已伤在掌下了。”

白奇虹冷笑一声，打断了李文扬的话道：“此时此地，不是咱们攀交清谈之时，老夫和世兄令尊，有过一段交往，虽然谈不上肝胆相照，情若兄弟，但亦非泛泛之交可比，老夫不原再和世兄动手。”

李文扬抱拳一礼，道：“老前辈既是亡父知交，晚辈这里先行谢罪。”

白奇虹身子一闪，让避开去，说道：“令尊几时仙去了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先父过世已十五寒暑。”

白奇虹突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老夫未能奔故友之丧，乃终身一大憾事……”话至此处，似是突然想起了一件重大之事，黯然

神情，倏忽收敛，神色间又变成一片冷漠，说道：“你和周簪与青云观主，是何关系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青云观主知命子，未皈依三清之前和家父亦属相识，算起来该是晚辈一位世交的长辈，周大侠在武林中人人钦敬，晚辈对他敬慕甚深……”

白奇虹一皱眉头，接道：“如若老夫要和青云观主及那周大侠作对，不知你要帮哪个？”

李文扬听得一怔，慢慢忖道：“姜是老的辣，我还未及时问到他，他到先发制人地问到我了！”沉吟一阵，答道：

“此事实叫晚辈大大地为难，如就江湖间道义而言，晚辈实难抉择相助哪边，最好是老前辈能给晚辈一个薄面子，双方化敌为友，只要老前辈肯答应，周大侠和青云观主，都由晚辈去说服他们……”

白奇虹冷然一笑，接道：“老夫和周簪、青云观主，都谈不上什么恩怨，只不过是讨还一些东西罢了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不知讨还何物？”

白奇虹道：“一瓶千年参丸。”

李文扬愕然说道：“千年参丸……”

白奇虹道：“不错，千年参丸，此物对老夫关系重大，非得到手不可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据晚辈所知，那千年参丸似乎是那位林兄所有。”

白奇虹道：“但他已答允送给老夫了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这个，晚辈实在难以相信，这位林兄千里迢迢，送药来此，岂肯……”

白奇虹接道：“老夫向不谎言，不信我问他一声……”

转过脸去，目注林寒青，冷冷接道：“老夫在连云庐上，替你斩断腕上的铁铐，事前要以千年参丸相送，可有此事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老前辈虽是说汉，但晚辈并未……”

白奇虹不容林寒青没完，接口说道：“这就是了，当时你那年参丸，已为玄皇教中之人取去，不在身上，是也不是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不错，但晚……”

白奇虹转望着李文扬道：“李世兄亲耳听到，这不是老夫编出来的谎言吧？”

林寒青听他强词夺理之言，高声说道：“老前辈怎可这般断章取义，不容在下说完一句话，就自拉自唱起来，老前辈虽然说出要在下相送参丸，但晚辈并未答应。”

白奇虹道：“不答应那自然是默认了。”

林寒青脸色一变，道：“如若我不答应呢？”

白奇虹怒声说道：“不答应也得答应，你如逼我过甚，老夫岂当真地不敢杀人吗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士可杀不可侮，老前辈如想凭仗武功，夺去那瓶千年参丸，只怕是难以如心头之愿！”

白奇虹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明讨不成，那只有硬起心来抢夺了。”身子一侧，直向室中冲去。

林寒青看他当真的硬行冲了过来，心下暗道：“看来今日之事，是难免要有一番恶战了。”

右掌一挥“飞钹撞钟”，直向白奇虹拍了过去。

他已领教了对方武功，心知这一击如不尽出全力，难以挡住他冲击之势，这一掌运足了九成内劲，一股强猛的掌风，疾涌而

出。

白奇虹向前冲进之势不变，左手一抬“迎来送往”，自肋间翻转而出，疾快绝伦地接下了林寒青的掌势。

林寒青一和白奇虹掌势相触，立时觉到一股强烈的热气，自对方手掌中急涌而出，掌上一受感染，疾快地传上了手臂，右臂上含蕴的余劲，再也无法用出，心知己为对方的奇门毒功所伤，暗里一叹，陡然飞起一脚，踢向白奇虹的小腹。

这一脚无声无息，奇招突出，白奇虹已然冲进室门的身子，又被逼退了出来。

这不过是一刹那间，李文扬已疾冲而上，高举手中折扇，道：“老前辈有话好说，如若强闯病室，晚辈实难袖手旁观了。”

说话之间，人已逼到白奇虹的身后，折扇半张，蓄势待发。

白奇虹回身一顾李文扬，冷冷说道：“老夫只不过忆念故人，对你谦让三分，黄山世家的武学，虽然称誉天下，但岂能奈何了老夫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晚辈不敢和老前辈论武对敌，但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万望老前辈看在亡父份上，赏给在下一个薄面。”

白奇虹双眉耸动，怒声喝道：“老夫赏你一个薄面，但有谁肯救我爱女的性命？”

忽见林寒青身子摇了两摇拿桩不稳，后退了四五百步，靠在墙上。

室中烛光熊熊，光芒耀射四周，只见林寒青脸色绯红，一滴一滴的汗水，滚下双颊。

李文扬心神一震，高声喝道：“林兄，受了伤吗？”

身子一侧，折扇护身，直向室中抢去。

白奇虹怒喝一声：“退回去。”扬手劈出一掌。

掌起狂飚随生，劲力排山涌来。

李文扬左掌平胸推出，口中叫道：“老前辈……”掌力相触之下，人被震退三步，接道：“好雄浑的掌力！”略一定神，右手折扇“云龙三观”，幻起三点扇影，分袭白奇虹三处大穴。

突听一个低沉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住手！”李文扬闻声收扇疾退三尺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神判周簧，手扶竹杖，头裹白纱，站在室中，两道冷峻的眼神，盯注白奇虹的身上。

林寒青拂拭一下头上的汗水，突然举步行来，挡在周簧的身前。

他虽然受了很重的内伤，但仍然挣扎过来，准备于必要时，相护周簧。

白奇虹圆睁双目，凝注着周簧，四目相对，默然不语，良久之后，白奇虹才一拱手，说道：“在下久闻大名，今宵有幸一会。”

神判周簧道：“好说！好说！阁下的来意，在下已经了然。”

白奇虹庄肃地说道：“那很好，小女身罹绝症，十数年来一直在病痛中挣扎，身为父母，目睹其情，当真的如坐针毡，食不甘味，寝难安枕，兄弟虽然走遍了天涯海角，替她访求名医，寻找灵药，可惜均未能治疗小女痼疾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兄弟听得消息，周兄得到庞天化一瓶千年参丸，闻讯而来，想为小女讨取一半，不知周兄能否肯予惠赐？”

周簧淡然一笑，道：“令爱有此痼疾，为人父母，自是关心，但阁下这等讨取药物的气势，未免咄咄迫人，那自然不把周某人

放在眼中了？”

白奇虹道：“在下也知道，以神判周簧在武林中的身份地位，那是决然不甘心兄弟取去千年参丸，恕兄弟说几句狂放之言，凭这位林兄，和黄山世家的李世兄，只怕难以挡得住兄弟强行取药……”

林寒青、李文扬都已和他动过了手，心知他此言并非是过甚其词，默然不语。

白奇虹重重地咳了一声，接道：“周兄武功绝世，当代江湖中人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可惜你此刻身受重伤，难以和兄弟动手，但那千年参丸，兄弟又是非得取到手中不可。”

周簧冷然一笑，道：“阁下只要伤了在下，岂不就可以取走千年参丸？”

白奇虹道：“不论周大侠如何出言相激，兄弟亦要取走千年参丸。”

神判周簧回目望着木榻旁桌，缓缓说道：“千年参丸，就在那木案抽斗之中，阁下尽管去取。”

白奇虹回顾了李文扬一眼，大步向那木案行去。

林寒青横跨一步，想要拦阻，被周簧陡然一伸满裹白纱的右臂，挡住了林寒青，道：“孩子，不要动！”

李文扬身躯一闪，冲了进来，手举折扇，目注白奇虹，茫然不知所措。

只见白奇虹大步行近木案，伸手拉开抽斗，果有一只玉瓶，随手取过。

周簧冷冷说道：“瓶中参丸，老夫已经用了一半，余下之药，阁下尽管取去。”

白奇虹打开瓶盖，倒出几粒参丸，瞧了一阵，道：“周兄可还要留些服用吗？”

周簪道：“老夫为人，向不受人怜悯。”

白奇虹不再多言，尽倾瓶中参丸，数了一数，尚有三十二粒，也不待周簪同意，留下了一十二粒，把玉瓶放入怀中，说道：“不知周大侠的伤势，还要多少时间养息？”

周簪道：“多则三月，少则二月。”

白奇虹道：“三月之后，兄弟当再来这青云观中讨教，那时周大侠神功尽复，当可凭武功一洗兄弟今宵取去参丸之恨。”

周簪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青云观主，避世逃俗，遁身三清，老夫不愿多为人增加麻烦。”

白奇虹道：“周大侠既不愿兄弟再来青云观中造访，那就请随便指定一处所在，兄弟三月之后，定当赴约。”

周簪微一沉吟，道：“一言为定，三个月后，在下当上连云庐登门相访。”

白奇虹道：“那就有劳侠驾，兄弟当在连云庐上等候四个月，如若四月限满，周兄还不驾临，恕兄弟不能多候了。”

周簪道：“三个月后，四个月内，老夫定当赶上连云庐去就是。”

白奇虹一拱手，道：“兄弟拜辞。”举步向外行去。

周簪道：“老夫伤势未愈，不能远送。”

白奇虹道：“怎敢有劳！”

步出屋外，隐失于夜色中不见。

林寒青望了周簪一眼，道：“老前辈何以肯让他轻而易举地取走了千年参丸，家师为这瓶千年参丸，曾经身经恶战，受伤多

处，让他坐收渔人之利，未免太便宜了。”

周簧轻轻叹息一声，慢步行近木榻，缓缓坐了下去，目注林寒青低声说道：“孩子，你的伤势如何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晚辈经过一阵调息，已见好转。”

李文扬接道：“来人似是练有外门奇功，林兄的伤势，千万不可大意。”

周簧道：“孩子，把你的伤臂伸过来给我看看。”

林寒青卷起衣袖，把手臂伸了过去。

烛火照耀之下，只见白玉般的手臂泛起了两条红色线痕，直向肩上伸延过去。

李文扬失声叫道：“果然不出所料，林兄这条臂分明已经为他掌毒所伤。”

神判周簧摇头接道：“不要紧，纵然为他掌毒所伤，情势亦不严重。”

李文扬霍然警觉，默然不语。

林寒青不解是何等外门奇功所伤，忍不住问道：“老前辈可瞧得出晚辈这条手臂，是何等奇功伤的吗？”

李文扬抢先说道：“似是赤煞掌之类的毒功。”

周簧挥手说道：“老夫有些倦意了，两位也该早些休息。”

这无异逐客之令，李文扬和林寒青只好告退而出。

出得室门，只见知命子和韩士公并肩行来，在两人身后，紧随着一个全身红衣的妙龄少女。

李文扬一拱手，还未来得及说话，韩士公已抢先叫道：“林兄弟好一场热闹的大战，可惜你未能临场一看，天南武功，名不虚传，玄衣龙女数十年前能够搅得江南武林天翻地覆，果非幸

致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观中亦有过一番恶战，来人武功奇高，如非那周大侠出面喝止，合兄弟和林兄弟两人之力，也未必能够胜得来人。”

韩士公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什么人这等利害？”

知命子素来沉着，此刻突然急急接口说道：“周大侠伤势未愈，如何能和来人动手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周大侠未和来人动手，只是和他订了后会之约。”

知命子长长舒一口气，放下心中一块石头。

韩士公道：“老朽实在想不出什么人，能有此等能耐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白奇虹！”

韩士公听了一声，道：“就是咱们在连云庐上，见过的那位白发老人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不错！玄衣龙女的夫君。”

知命子道：“他来此之意……”

李文扬道：“讨取千年参丸。”

韩士公抢先说道：“那参丸取走没有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取走了。”

知命子吃了一惊，表面上虽然尽力保持平静，但仍然无法掩去他心中的激动，轻轻叹息一声道：“周大侠尚未复元，那参丸对他用处甚大……”目光转注到李文扬身上，道：“李世兄就没有出手拦阻吗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周大侠和他订下了后会之约，慨送参丸，我等实不便出手拦阻。”

林寒青接道：“那瓶参丸，白奇虹并未全部取去。”

知命子道：“难道他还会留下一半不成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虽无一半，但三成倒也留下一成。”

知命子匆匆向周簪室中行去，行近室门，室中的烛火，却突然息去，传出来周簪低沉的声音道：“老夫倦意甚浓，不愿再有人打扰。”

知命子行了一半，只好又重退了回来。

李文扬低声对林寒青道：“那红衣女子，就是舍妹，可要在下为林兄引见一下吗？”

林寒青心中虽是不愿，但口中却不好反对，只好欠身对红衣女说道：“常听令兄讲李姑娘，今宵有幸一会。”

那红衣女子神态大方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小妹李中慧，以后还望不吝赐教。”

林寒青为人拘谨，听她开口报上了自己的名字，一时间，倒不知如何回答，呆在当地。

李中慧嫣然一笑，接道：“林兄的大名，小妹已从观主和这位韩老前辈口中得知……”

林寒青急急接道：“在下林寒青。”

知命子缓步行来，低声对几人说道：“周大侠伤势初愈，不论他用功或是休息，咱们都不宜在此干扰。”

韩士公突然说道：“观主，在下有一件不情之求，不知可否出口？”

知命子道：“檀越尽管请说，贫道没有禁忌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在下肚中酒虫作怪，不知贵观是否有酒？”

知命子微微一笑道：“佳酿倒有，只是没有美肴下酒。”

韩士公笑道：“有酒就好。”

知命子带几人到一处幽静的厢房之中落座，唤过一个道童，吩咐摆酒。

韩士公自斟自饮地连喝了十几杯酒，一推酒杯，说道：“李姑娘和那玄衣龙女相搏胜败如何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虽未分胜败，但她武功高强，剑招愈来愈见凌厉，如若再打下去，那我是非败不可。”

韩士公猛然又喝了一大杯酒，道：“奇怪呀！奇怪！”

李文扬怔了一怔，道：“韩老前辈，奇怪什么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这白奇虹乃名不见经传之人，但武功却这般高强，好叫老朽怀疑。”

知命子笑道：“江湖之上，风尘之中，多的是奇才异能之士，唉！这也算不得什么奇怪之事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道长哪里知道，我韩某一生之中，浪迹江湖，武功一道，虽未能登堂入室，但识人之多，不是老朽夸口，江湖上能和老朽相若之人，实难找出几个，我怀疑那白奇虹可能是一位改名换姓、易容欺世地高人。”

此言一出，全场中人，无不为之怔，李文扬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老前辈此言甚有道理，但不知你猜想他是哪一位？”

知命子道：“当世高人，隐失于江湖之中，难得一见的，莫过是十方老人桑南樵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桑南樵年近古稀，纵然还活在世上，也不致改名换姓，易容欺世的混迹江湖之上。”

林寒青不解江湖中事，听几人谈得津津有味，却是插不上口。

只听韩士公道：“李世兄虽然家世辉煌，交游遍天下，但终是年岁还小，老朽提起此人，只怕你难有记忆……”

目光一转，望着知命子，道：“但道长当该知道老朽提起之人？”

知命子道：“不知是哪一个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三十年前吧！江湖之上，崛起了一位才气横溢、书剑双绝的少年奇人，来势如惊涛击岸，震动了整个江湖，但却不到十年光阴，突然消失于武林之中，观主想想看可有此人？”

知命子沉吟了片刻，脸色突然一变，道：“可是那毒剑白湘？”

韩士公拂髯大笑，道：“正是那毒剑白湘！观主既有此记忆，可知他何以称为毒剑吗？”

知命子道：“这个贫道就有些不太了然了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老朽有缘，倒是和那白湘见过一面，那时，他还是个三十不到的年轻人，他虽然被人称作毒剑，但本人却是生得有如临风玉树一般……那白湘出道江湖不久，声名就大噪武林，但他人美剑毒，因而引起了不少人的妒忌，再加上他一连闹了几件风流韵事，更是为江湖人所妒恨，引起了一场滔天的风波，据老夫所知，当时就有不少中原武林高手，联手一气，准备追杀于他，可是他武功高强，行踪飘忽，这些人虽然常年累月的追踪不休，但对白湘，却也是无可如何。”

知命子闭上双眼，肃然而坐，似是在听得十分用心，但又似是漠不关心，根本未听。

李中慧却是忍耐不住，问道：“以后呢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以后么？悲剧就发生了！”

李中慧道：“什么悲剧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一干中原武林高手，追踪白湘不见，就放出谣言说白湘武功已被人废去，从此不会再在江湖上露面了，暗中却广放眼线，追查白湘下落，唉！年轻人，谁无好胜之心，就是老朽年轻之时，也是难免有三把火气，这一来，果然激怒了白湘，只身一剑，挑战中原三十六位高手，那一战的凶险，自是生死呼吸，危亡顷刻，由暮至晨，激斗了一夜之久……”突然长叹一声，住口不言。

李中慧的皓腕轻伸，挽起了酒壶，替韩士公斟满了一杯酒，道：“老前辈，那一战，可是重伤了那白湘吗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不错啊！白湘虽然受了重伤，但三十六个武林高手，伤了二十七人，死去九个，竟然无一人能够全身而退。”

林寒青暗暗忖道：“听他口气，似甚袒护白湘，对中原三十六位高手之行，大不为然。”

只听韩士公继续说道：“从那次恶斗之后，毒剑白湘之名，更加响亮起来，但白湘却也从此隐失于江湖之中，不再露面。”

他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当年参加那围攻白湘之战的受伤之人，如今大都还健在人世，而且有三位经过那次恶斗之后，才知自己武功平庸，从此埋首苦练，如今都是一方雄主的身份，那也算是因祸得福了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那白湘隐身于江湖之中，生死不知，你怎能确定这白奇虹就是那白湘易容重出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黄山世家的武功博大精深，举世间有谁不知，至于这位林世兄的武功，老朽是亲眼见过，只怕未必在李世兄之下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林兄武勇过人，兄弟实是难及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李兄不用谦辞。”

韩士公笑道：“老朽说一句公道话，两位武功，当是在伯、仲之间，但两位合力出手，仍未能拦得住那白奇虹，这使老朽遍搜枯扬，仍然想不出其人来历……”

李中慧道：“但凭此点，老前辈就推断那人是毒剑白湘，未免太过武断了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毒剑白湘和老朽虽只有一面之缘，但他的气度豪情，却留给了老朽怀念，而且他练有一种外门奇功三阳掌，适才李兄说他掌力中似是蕴有奇毒，使老朽忽然想到此人……”目光凝注到林寒青的身上，接道：

“林世兄，和他掌力相接之时，可有着如触炉火之感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不错，他那掌力之中，似是含蕴着一股强烈的热力，直透肌肤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白奇虹三个字，江湖间从未传闻，而且他年岁甚大，又不是初出道上，武林有此一个高人，岂能数十年默默无闻，因此老朽推断他是毒剑白湘易名后再出江湖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不管他是否白湘复出，咱们这样多人，对方只有两个，竟然未能留得千年参丸，此事传扬开去，岂不要贻人笑柄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好在他已和周大侠定下了后会之约，只要周大侠神功能复，不难找回公道，眼下要紧之事，是那留下的参丸，是否可供周大侠疗息伤势之用？”

知命子道：“如若他真的留下余药三成，那是足够用了。”

李文扬突然站了起来道：“此间事情已然暂可告一段落，在下请来舍妹，旨在对付隐在那桃花居中的玄皇教，就此暂和诸位

告别。”

韩士公拍案而起，道：“老朽也去，他们困了我两年岁月，此仇岂可不报？”

林寒青本待随往，却被李文扬拦住劝道：“林兄伤势未愈，不宜同往，何况观中尚需人手，令师弟万一归来，不见你面，只怕又要追去找你。”

一提起于小龙，林寒青登时为之忧心忡忡，这段时日之中，不知他行踪何处？天涯茫茫，想寻他谈何容易。

这时，李文扬、李中慧，都已站了起来，拱手向林寒青和知命子等告别。韩士公三人离去。

知命子送走了李文扬等人，与林寒青来到周簪住处，问候几句，告辞而去。

周簪对林寒青道：“让我看看你的伤势。”

林寒青伸出手臂，周簪看了，直皱眉头。

林寒青道：“可以治吗？”

周簪道：“先以金针刺穴，再以内功，迫出热毒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老前辈大伤未愈，如何能为晚辈疗伤，青云观主精通医理，不如请他为晚辈除毒……”

周簪道：“青云观主虽然精通医学，但对去除三阳掌的热毒，只怕是无能为力。”

他长长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孩子，老夫如若无能为你除毒，决不会毛遂自荐，你尽管放心好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并非是晚辈多疑，只不过是怕影响到老前辈的伤势而已，既不妨害，那就有劳老前辈了！”

周簪撩开棉被，一跃而下，道：“这里应用之物不全，还是

到老夫房中去吧！”

林寒青应道：“晚辈无不从命。”随在周簪身后而行，穿过几重庭院，到了周簪养伤之室。

周簪闭上木门，掐去烛火残蕊，从枕下取出一个五寸见方的羊皮带子，打开来取出三枚金针，和两枚大如鹌蛋的白色之物，说道：“孩子，这两粒丸药，都是去热祛毒之物，你先把这两颗丸药吃下再说。”

林寒青接过药丸，张口吞了下去。

周簪道：“你脱下上衣。”

林寒青犹豫一下，依言脱了上衣。

周簪道：“孩子，忍着点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老前辈尽管下手，区区几枚金针，晚辈自信还能够承受得住。”

周簪道：“老夫下针之时，你必得紧闭双目不许启看。”

林寒青奇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周簪道：“老夫金针，轻易不动，动则起死回生，你几处除毒穴道，都是极难辨识的内经秘穴，老夫这别具一格的行针手法，不愿别人看到。”

林寒青虽然觉着他这理由十分牵强，但却依言闭上了双目。

只觉伤臂之上，一阵轻微的疼痛，隐隐觉出周簪金针连刺十余处穴道。

一股好奇的念头，直冲上来，极想睁开眼来瞧瞧，但他心中却一直默诵着周簪相嘱之言，强自忍了下去。

突觉“神庭穴”上一麻，登时晕了过去。

这一晕，神志尽失，迷迷糊糊地不知过去了多少时光。

当他从晕迷中醒来之时，觉着寒意甚浓，耳际间水声淙淙，不知停身何处？

睁开双眼看去，不禁为之一怔。

只见自己全身衣履尽除，只余下一条短裤，仰卧在一张冰冷的石板之上，石板大部浸在水中，露出水面的只不过半寸左右。

林寒青只觉一股被人戏弄的恼羞，泛上了心头，霍然挺身坐了起来。

但见四面山势环抱，千百道山泉，由四面山壁间倒垂而下，在谷底汇成了一片水潭。

这片水潭，大约有半亩大小，泉水如冰，寒气甚浓，石板浸在潭水中，冰寒侵肌透骨。

寒山幽寂，四面峰岭环抱，除了淙淙的泉水声外，再也听不到别的声息。

流目四顾，不见人踪，这幽寂的深谷冰潭，似乎是只有他一个人。

他记得自己在周簧的室中疗治毒伤，他使金针过穴之术，替自己逼放毒血，却不知怎的竟然会跑到这深谷寒潭之中？

看自己停身之处，四面是水，除了涉水而过之外，别无良策，他生来怕水，望着潭水发呆。

低头看去，臂上针痕尚存。

天逐渐地暗了下来，夜幕低垂，四周的景物也逐渐地模糊不清。

林寒青只觉寒气渐增，侵肌透肤，不得不打坐运功，抗拒寒气。

他内功精湛，一运气，登时由丹田之中，冲上一股热流，催

动全身的血脉，加速运行，片刻间，全身已然回暖，寒冷难再侵入肌肤。

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，突听一个低沉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孩子，你运气试试看，体内是否还有余毒？”

林寒青听声辨音，已知说话之人，正是周簪，只觉一股怒火，由心中直泛上来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老前辈把我赤身露体地放入这寒潭之中，是何用心？”

只听周簪的声音，遥遥传来，答道：“孩子，那三阳气功，乃上乘的纯阳内功，其性极热，我把你放入这寒潭之内，受冷气侵袭，当可促使服下的药物，效能增加，而寒热相克，你在抵御寒气侵袭之时，运气行功，本能之间，即有克除热毒之效。”

林寒青暗暗忖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但也该事先对我说明才对。”

只听神判周簪接道：“孩子，此刻正是深夜子时光景，寒阴之气正盛，这座山间水潭，又是山间泉水汇集而成，寒气甚重，你能跳入潭水，浸上一阵，对祛三阳热毒，更具功效。”

林寒青生来怕水，当下急急说道：“晚辈自觉体内热毒已除，不用下水浸了。”

神判周簪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你上岸来罢，老夫体能已恢复甚多，又因要事缠身，势难在此久留，伤势复元，即将远行，咱们相聚时日无多，今宵开始老夫就要传你几种武功。”

林寒青目光转动，四面打量一阵，只见这寒潭距岸最近之处，也在三丈以上，估计自己轻功，决难一跃而过，中间又无借力之处，势非要落入潭水之中不可，不禁心头大急，道：“晚辈轻功还难跃渡，老前辈可否助晚辈一臂之力？”

周簪道：“潭水寒而不深，你涉水而过吧！”

林寒青暗暗想道：我生来怕水，如能涉水登岸，还会求你不成，心中抱怨，口中却接道：“晚辈不善泳术，老前辈只要投来一段枯枝，晚辈即可登岸。”

周簧心中奇怪，但却未再刁难，依言投来一段枯木。

林寒青站起身子，一提丹田真气，看准那枯木漂浮之处，纵身而起，脚尖一点枯木，借力跃起，落在岸上。

其实以他轻功而论，虽难一跃登岸，但这区区三丈距离，借潭水浮力，一气而渡，实乃轻而易举之事，只因他生而对水怀有一种极深的畏惧，竟然不敢尝试。

只见周簧盘膝而坐，背靠一株老松之上，身侧放着一柄短剑。

林寒青一瞥之间，已看出那短剑绿鲨皮鞘，黄金镀口，正是六星塘中少庄主皇甫岚，遣人相赠的六星塘“三宝刃”之一参商剑。

在短剑旁边，堆放着他的衣服。

周簧头上包的白纱，已然解去，只见面颊上伤痕宛然，尚未全好，单是脸上伤痕，就不下三处之多！想他身上受伤之多，实在是骇人听闻。

林寒青迅快地穿好衣服，缓缓说道：“多谢老前辈相救之恩。”

周簧伸手取过身旁的参商剑，说道：“这柄剑可是令堂传交你的吗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是晚辈一个好友相赠。”

周簧一按把簧，拔出短剑，夜色中闪起一道寒芒，翻转两遍，瞧了一阵，说道：

“錚铁合金铸成，虽不如前古神物，干将、莫邪一类利器，倒也是一柄难得的好剑，不知是何人所赠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六星塘少庄主皇甫岚。”

周簪低声诵吟道：“皇甫岚！皇甫岚！此人的生相如何？年纪多大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生相英俊，神情肃冷，年纪大不了晚辈几岁，大约二十三、四岁左右，怎么，老前辈可识得他么？”

神判周簪道：“老夫这把年纪，交往的朋友，大都是甲子以上之人，晚一辈中的英雄人物，相识不多，但此剑形式虽然古雅，但鲨鞘剑把，分明新造，如若老夫的料断不错，此剑乃新近铸成，不致超过三十年……”

语音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可是剑身奇短，铸剑如非剑术名家，决不致铸此短剑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老前辈推断不错，那皇甫岚的武功，不在晚辈之下。”

周簪道：“但此剑决然非他手铸……”

微一停顿接道：“那六星塘中的老庄主可仍然健在人世吗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晚辈未得拜谒，但从六星塘属下人的口中，似还健在。”

周簪道：“你可知名字？”

林寒青摇头道：“这个晚辈就知道了。”

周簪沉吟了一阵，突然挺身而出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定然是他了。”

林寒青茫然说道：“是哪一个？”

周簪道：“南疆一剑皇甫长风……”

脸上泛现出欢愉之色，接道：“如若他还健在人世，老夫……”忽然住口不言。

林寒青素来不喜多言，也未追问。

周簪缓缓接道：“老夫正感为难，是否该传你‘天龙八剑’，但如南疆一剑，还活在世上，就可以传授于你了。”

林寒青茫然问道：“老前辈传我‘天龙八剑’和南疆一剑有何关系？”

周簪道：“关系至大，如那南疆一剑不在人世，只好让此绝艺随老夫永埋泉下了，老夫纵然传了你‘天龙八剑’，那也是毫无用处，唉！老夫会此剑术，但生平却从未施用对敌……”

林寒青听得大惑不解，道：“晚辈愚拙，不解老前辈言中玄机。”

神判周簪一拂胸前白髯，道：“昔年老夫和南疆一剑皇甫长风，本属好友，齐名江湖，那时年轻气盛，嫉恶如仇，凡是黑道上的人物，遇上了我们，甚难得有一个逃出剑下，绿林中人，虽然记恨我们，但却是无可奈何，我们名头愈来愈大，结仇也愈来愈多，后来，受人挑拨，演出了一场火并之局……”

这位盛名卓著大侠，对昔年之事，似是有着无比忏悔，说至此处，突地黯然一叹，仰脸望着夜空，默然了良久，才缓缓接道：“那一战，我们力拼了五百余回合，战至力尽筋疲，但仍是胜负不败之局。”

林寒青想到一双好友，为名火并，不禁感慨丛生，接道：“盛名累人，古人诚不欺我，两位老前辈如非齐名江湖，别人纵然挑拨，也是无所借口了。”

周簪道：“盛名之争，也不过是个借口，其实芥蒂之心，早

有成因。”

林寒青奇道：“又为什么？”

周簪道：“这件事老夫已深藏胸中数十年，从未告诉过人，除了皇甫长风老夫之外，只有一人知道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那人是谁？”

周簪道：“那人就是目前的皇甫夫人。”

林寒青啊了一声，道：“皇甫夫人……”

周簪道：“不错，皇甫夫人，唉！老夫大半生来，纵横江湖，所向无敌，武林之中，谁不羡慕老夫的盛名荣耀，可是有谁知我却是寂寞地渡过了这些年月，劳碌奔忙，管人闲事，只不过用以排遣这些痛苦时光，出生入死，聊慰愁怀而已。”

林寒青暗暗忖道：“原来他有着这般沉深寂寞的痛苦，唉！别人仰慕他的威名，有如泰山北斗，谁知他心中竟是这般孤苦、幽凄，唉！寂寞的老人……”

只听周簪长叹一声，接道：“老夫此番死里逃生，对身历前事，有了不少彻悟，生死名利，也看淡了不少，对昔年老友，倍生思念，何况我已年登古稀，纵然不为仇人的毒手所害，也难再活过多久时间，如让那‘天龙八剑’奇学，随我同埋泉下，绝技失传，未免太可惜了，但‘天龙八剑’乃剑道中上乘武学，老夫虽然知晓基本剑式、习练法则，但却不知克敌窍诀，传了你那也是虚具其式，破绽百露，难以用作对敌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晚辈学它何用？”

周簪道：“孩子！不要心急，老夫话还未完，这‘天龙八剑’乃一位前辈剑客遗留的绝学，录着一卷剑谱，剑谱共分二册，全篇尽是谈‘天龙八剑’的修习施用之法，老夫和南疆一剑皇甫

长风，各得一册，上册记着修习法门，下册讲施用克敌窍要，老夫只有上册，皇甫长风得了下册，只因那剑术过于深奥，老夫虽知修习之法，却无法给用以克敌制胜。”

林寒青听得大感奇怪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

第八回 天龙八剑

周簪道：“老夫亦曾为此事，耗费去无数的心血，但每次剑招递出，就觉破绽过多，数十年竟然空负绝学，未曾一用，想来那下册之中，定有克敌变化的详细记载。但上册乃基本剑式，料想南疆一剑皇甫长风，也和老夫一般，无能以克敌变化，推想出‘天龙八剑’基本剑式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老前辈可仍然记恨着那皇甫长风吗？”

周簪道：“那次火并之后，我们都有了悔意，虽然杯酒言欢，前嫌尽解，但数十年来，却从未再见过一面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这又为了什么？”

周簪接道：“这其间他虽曾一度到处追寻于我，但均为我避开，后来，他大概已知我心意坚决，也就不再勉强追寻我了。岁月匆匆，如今都已是须发如雪的老人了，回首前尘，当真是感慨丛生。”

林寒青心想说几句慰藉之言，但觉千言万语，不知从那里说起，只好默然不语。

周簪忽然站了起来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老了！老了！往事如烟，还想它作甚？”

目光一转，望着林寒青道：“孩子，过来，我传你‘天龙八剑’。”

林寒青依言走了过去。

周簧满脸严肃地说道：“‘天龙八剑’旷世奇学，非具慧根之人，难以习练，老夫今宵传你，一则酬谢你千里迢迢送药之情，二则是为令堂苦心所感，三则不忍使此一绝技埋没，但你能否学成，那就要看你的造化了，也许你能凭此绝学，傲视四海，揭开你身世之秘，也许你和老夫一般的空负绝艺，不能用作克敌之用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老前辈何等武功，但苦思数十年，仍然难解个中之妙，晚辈才能难及万一，只怕有负厚望。”

周簧道：“老夫当授你信物一件，你去见那皇甫长风，要他传给你克敌的变化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晚辈当尽力而为。”

只听周簧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以老夫推想，皇甫长风这些年来，亦必和老夫一般，对失去的友谊，有着深深的怀念和悔恨，见我信物，当不致拒你于千里之外……”

神判周簧暗自提了一口真气，伏身捡起地上的参商剑，肃然说道：“孩子留心了。”

林寒青赶忙澄清胸中杂念，凝神观看。

只听周簧说道：“上乘剑道，贵在以心使意，以意驭剑。”

林寒青仔细看去，只见他缓缓闭上双目，神态间一片诚敬，气度威严，凛然难犯，单这份气度，就使人油生倾服。

周簧剑横前胸，凝神沉立片刻，突然睁眼大喝道：“天龙八剑第一式‘潜龙升天’。”左手一领剑诀，右手短剑斜斜指天，身躯凌空而起，升高一丈左右，短剑忽然一沉，疾落原地。

林寒青幼得名师指点，剑术造诣甚深，这等举剑而起，挥剑而落，在别人看来，毫无出奇之处，但林寒青却注意他手中的短

剑，起落之间，缓缓移动的部位，无一处不是可攻可守的地方。

但见周簧收了短剑，说道：“这一式，必须得绝佳的轻功才能配合。”

语声微顿，肃然又道：“孩子，第二式‘龙游大海’。”

林寒青凝神望去，只见他剑尖领路，身随剑走，左右折转，绕行了一周，重又退回原地。

周簧收了宝剑，问道：“孩子，你可看出这一式的神妙何在？”

林寒青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晚辈才智，难窥奥妙，这一式可是在步下的方位吗？”

周簧点头赞道：“不错，这第二式基本之变，在脚下绕行的方位，明踏八卦，暗合五宫，可惜的是老夫不知手中剑势变化，数十年来苦思此招之用，似是适用在强敌环攻之中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大海辽阔，龙行无阻，顾名思义，这一式当在老前辈的预料之中。”

周簧道：“这一番曲转行来，看似简单，实在脚下的部位，极是难练，今宵你只要能够练熟步法，已是才智过人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晚辈当全心习练。”

周簧道：“你随我身后，看我脚步，比照学习，当可收事半功倍之效。”

林寒青应声行去，随在周簧身后宛转而行。

看来容易学着难，林寒青学习了一个时辰之久，仍然是难以运转自如。

初练时光，林寒青只觉举步运行之间，甚不习惯，侧转突变，都和去势力道，大反而行，渐渐地熟其要诀，兴致大增，一遍又一遍，接连而习，不稍停息。

周簰从旁指点，时作纠正，不觉间天已大亮。

东方天际，升起了一轮红日，金黄色的阳光，由峡谷口处照射进来，草上露珠，闪闪生光，有如万千颗珍珠，洒在山石间，深谷晨景，幽美如画。

周簰仰脸长长吸一口气，道：“孩子，今日咱们就到此为止，三日后，咱们在这谷中相见。”伸手遥指着东南面一座双峰交接山头，说道：“过了那一处双峰交接的山头，就可以看到青云观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怎么？老前辈不回观中去吗？”

周簰道：“老夫不回去了。”转身西行，越过高峰不见。

林寒青望着周簰的背影消失不见，才依照着周簰指示的去路行去。

果然，越过了一座双峰交接的山头，已看到巍峨耸立的青云观。

林寒青急步奔行，直入观中。

这时，观中道童，都已起身，正在打扫庭院，一见林寒青回来，遥遥施礼相迎，但却未问一言。

林寒青匆匆奔入室中，只见案上早已摆好了精细的早点，热气还蒸蒸日上腾，分明刚刚摆好不久。

林寒青脑际之中，一直盘旋着那两招剑招的变化，步下方位，生恐忘记，匆匆食过早点，又在室中练习了几遍，才登上木榻，盘坐调息。

三日时光，匆匆而过，这三日有着出奇的清静，除了一个道童，出入卧室，送来茶点、饭菜之外，再也无人来打扰过，连那青云观主，也未来过。

这日，已是和周簧约会之日，那学会的两招剑式，经这数日来的习练，已渐熟悉，看时光距约会周簧的时间还早，心中忽然想起已数日未见知命子了，亦不知李文扬、韩士公是否已返回来，于小龙可有讯息？

一念启动，百念随起，纷至沓来，涌集内心，举步向知命子的静室之中寻去。

这时，已经是申末酉初时分，春日西照，透帘而入。

只见知命子盘膝坐在云床上，正自运气调息。

林寒青掀起垂帘，一只脚尚未跨入室中，知命子已霍然警觉，睁开双目，下了云床，缓步迎了上来，笑道：“林公子，有何见教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打扰道长清修，在下想探听几件事，问明之后，立刻就走。”

知命子道：“你尽管问吧！不妨事，我行功已毕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晚辈那位师弟的行踪何处？可是到参仙庞天化那里去了？”

知命子道：“贫道昨天还接到飞鸽传来书信，沿途之上，并未发觉他的行踪，如非走错了路，就是他变了主意，中途折向别处。”

林寒青心中焦急，眉头连连耸动，道：“在下担心他遭遇了什么不幸。”

知命子道：“你那兄弟不似早天之相，你可以尽管放心。”

林寒青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他年轻幼小，单独一人行走在江湖之上，实难叫在下安心。”

知命子缓缓说道：“这几日对你的关系至大，最好暂时忘去

一切喜悦、麻烦，全心一意，学习武功，此等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如若轻轻错过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”说到最后两句，神色间一片庄肃。

林寒青心头一凛，道：“晚辈敬领教言。”

知命子起身说道：“令堂命你千里迢迢，送来千年参丸，用心甚苦，尚望你能上体慈母用心，不负她一番期望，你此刻时光宝贵，寸阴如金，贫道也不多占你的时间了。”

林寒青起身一揖，道：“多谢教诲。”转身而去。

半月匆匆，转眼而过，林寒青每隔上三日，就到和周簪相约之处，学习“天龙八剑”，这日又是和周簪相约之期，林寒青依约赶往，周簪早已在座。

这位扬名江湖的大侠，半月来，也不知食宿何处，只见他身上包扎伤势的白纱，逐渐减少，这日已除下十之七八，精神也大见充沛，盘膝闭目坐在松下。

林寒青急步上前，拜伏地下，道：“弟子晚来一步，有劳恩师久候。”

神判周簪缓缓睁开双目，冷冷说道：“老夫已再三声明，我未收你为徒，口称恩师，是何用心？”

林寒青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晚辈承蒙传艺，称叫恩师，岂有错处？”

周簪道：“收徒、传艺，本是两件事情，岂可混为一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这个晚辈记下了，下次改过就是。”

周簪转怒为喜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今宵是咱们最后一次聚首，明日老夫即将离此他往，那‘天龙八剑’，你可曾记全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晚辈记下了。”

周簪道：“好！你演给老夫瞧瞧。”

林寒青应声而起，拔出参商剑，凝神运气，抱元守一，领动剑诀，一口气，演完了八个剑式。

周簪负手而立，看完林寒青演完“天龙八剑”，点头赞道：“难得你记得一式不错。”

林寒青抱剑欠身一礼，道：“还望老前辈多多指点。”

周簪道：“剑式已得我真传，只要再加上变化，即可用来克敌，至于你日后成就，能否尽得‘天龙八剑’的神髓，那要看你的修养了……”

右手探入怀中，摸出一个铁盒，接道：“孩子，好好地收藏此盒，去见那南疆一剑皇甫长风，但在未见他之前，不许妄自启动。”

林寒青恭恭敬敬，伸出双手接过，藏入怀中。

周簪轻轻叹息一声，又道：“孩子，此物并非甚么珍品奇宝，但在老夫心中，份量之重，尤过性命，如若那南疆一剑果在人世，见着此物，当不致拒你之求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老前辈恩泽广被，晚辈感激不尽。”

周簪道：“绝技得到传人，不负先贤一番苦心，老夫也可了却一件心事，咱们就此别过吧！”转身一掠，人已到数丈开外。

林寒青抱拳相送，周簪人已不见。

此刻，明月在天，水波荡漾，深谷清泉，如鸣珮环，寒夜幽谷风物，给人别有一番寂静的安适。

林寒青抬起头来，长长吁一口气，瞥见一条人影，疾如离弦流矢而来，倏忽之间，已到身侧，正是神判周簪去而复返。

只见周簪面色肃然，庄庄重重地说道：“如若那六星塘住的

不是南疆一剑，你要好好代我保存此物，老夫如若还在人世，今年中秋之夜我在青云观中等你，子夜不见老夫，那就是我已死去，这铁盒么……”

林寒青接道：“晚辈好好保存，妥收珍藏。”

周簪道：“不用了，你把它投诸江海，相伴老夫于九泉之下。”言来凄凉哀婉，眉宇间隐隐泛起一片情愁。

林寒青暗暗忖道：“不知这铁盒之中，藏的何等之物，他竟如此重视。”

只听周簪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如若那六星塘主，真是南疆一剑，启看此物之时，你要他摒退左右。”说完，纵声长笑，声音清悦，有如龙吟深渊，鹤鸣九泉，笑声中纵身而起！转瞬间，消失在月光中。

林寒青收好铁盒，赶回青云观去，只见青云观主知命子手执拂尘，卓立观门之前，目注远天，低声问道：“周大侠去了吗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走了。”

知命子微微一叹，道：“贫道闻得他辞行长笑，已知追赶不上，送行不及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周老前辈临去相瞩，今年中秋，侠驾当重临青云观中。”

知命子点头说道：“黄山李公子和韩士公都已回观，正在等候着你，咱们进去吧！”

两人穿过几重庭院，直入知命子静坐丹室，室中红烛高烧，木桌上早已摆上素点佳酿，李文扬、韩士公、李中慧，依序而坐，他们正在等待两人。

李文扬起身抱拳，道：“林兄伤势痊愈了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有劳挂怀，小伤已愈。诸位此行如何？”

韩士公干了一杯酒，笑道：“林兄未去，这一次打得痛快，老朽和李世兄、李姑娘，放手施为，一口气扫平了桃花居……”

林寒青道：“可曾擒到那妖女绿绫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几个首脑，都已离去，余下都是二三流的脚色，兄弟等才能畅所欲为。”

林寒青缓步入座，端起桌上酒杯，道：“兄弟一来为三位接风，二来庆功。”举杯一饮而尽。

李文扬道：“半月小别，林兄似是已开明了许多，不似初见之时，带着深沉的忧郁。”

林寒青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一人向隅，举座失欢，兄弟岂能再煞风景。”

韩士公一拍大腿，道：“不错，咱们武林中人，讲求豪情义气，砍个头碗大个疤，有什么好愁好苦的？”

林寒青淡淡一笑，未再接口。

李文扬缓缓把目光移注到青云观主的脸上，说道：“周大侠走了吗？”

知命子道：“此人一生，最不喜安居一处，难得在一个地方住上十日，伤势尚未全好，就离开青云观，迁往别处了。”

林寒青微微一叹，欲言又止。

李文扬知他性格，不说的事，纵然是苦苦追问于他，也是枉然，当下搬转话题，说道：“观主、林兄，兄弟这次和舍妹及韩老前辈，重入桃花居，扫荡那玄皇教的余孽，虽然泛善可陈，但却得到了一件十分重大的隐秘！”

知命子素知李文扬为人谦和稳重，如非十分重大之事，决不

会故作神秘，接道：“不知何等大事？”

韩士公、李中慧同时现露出讶然神情，望着李文扬，显然，韩士公和李中慧，都不知李文扬所谓那重大的隐秘之事，究系指何而言。

李文扬目光环视，扫掠了韩士公和妹妹一眼，说道：“此事发生在前辈和舍妹追杀那玄皇教中余孽之时……”

韩士公素来性急，瞪大了一双环目，说道：“究竟是什么大事，怎的老朽竟一点也不知道呢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兄弟原想告诉两位，但继而一想，兹事体大，万一咱们忍耐不住，只怕要搅乱大局……”

李中慧接道：“哥哥，你说了半天，究竟是什么事呢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是有关‘五毒宫’和天鹤上人……”

知命子脸色一变，道：“可是那五毒宫中人，介入了武林的纷争吗？”

林寒青听到天鹤上人四字，亦不禁为之精神一振，侧耳静听。

李文扬就案上取过烛火，举手弹去火灰，昏黄的灯光，陡然间明亮起来，轻轻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那桃花居潜居的玄皇教中首脑，在我们赶到之前，早已遁走，初时我还以为，他们耳目灵敏，事先得到消息，设下埋伏，诱敌深入，或是自知不敌，为保基业，远走避敌，是以我等深入之后，不见敌首出现，心中反而忐忑不安，及至韩老前辈和舍妹，连伤数敌之后，仍不见有强敌出面相抗，才引起我的怀疑之心，趁着韩老前辈和舍妹分头追杀残敌之时，我就独自深入密室……”

他脸色逐渐转变的十分严肃，接道：“我在那桃花居中，作

客甚久，对那地方的形势，早已十分熟悉，虽早知那花楼翠阁之下，设有密室隐道，但却从未去过，心想强敌禁要之处，定然戒备的十分森严，哪知事情竟然是大出了我意料之外……”

林寒青道：“昔日兄弟被那妖女绿绫的迷药迷倒遭擒，曾被押入那地下密室，在我记忆之中，那地方不但戒备森严，而且门户重重，岔道纵横，工程十分浩大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不错，那地下密室甬道，大都用青石堆砌而成，坚牢异常，如若玄皇教人，在甬道之中设下埋伏，纵是二、三流的角色，但凭仗那坚壁密道，足可挡住我等，难入禁地，但兄弟一路行去，竟然未遇上拦阻之人……”

知命子道：“江湖险诈，李公子定然遇上了惊人之事？”

李文扬接道：“那甬道之中，一片黑暗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一路行去，寂静无声，在下虽然经过了不少风浪，但却从未遇过此等情事，愈向前走，愈觉惊心，不知强敌安排何等埋伏，那时情景，当真是疑念横生，深悔不该独自深入，但又想到既然深入虎穴，岂可空手而返，只好硬着头皮向里面摸索行去……”

韩士公道：“李世兄怎不招呼老朽一声呢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兄弟虽然有些害怕，但却又激起了好胜之心，又想看看究竟他们有些什么利害埋伏，心念一转，立时不再犹豫，迅快地向里冲去，唉！幸喜有此一念，如若在下中途退出，或是再延误一些时间，那就无法有此巧遇了。”

听至此处，全室中人，都不禁紧张起来，八道目光，一齐集中在李文扬的身上。

李中慧心中最是焦急，忍不住说道：“哥哥！快些说啦，这也值得卖关子吗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我奔行不过数丈，似是已至尽处，正想退回，忽听一阵沉重叹息之声，传了过来，那一声叹息，充满着痛苦、凄凉，听得人毛发悚然，但也启动了我的灵智，暗运功力，举手向前一推，果然有一扇石门，应手而开，原来那石门竟然虚掩着，石门开启，立时有一种浓重的腥味，扑入了鼻中……就在那腥味迎面扑来的同时，暗影中响起了一个低弱的声音，要我快些闪避开去。当时情景，我也来不及多作思考，手中折扇一挥，疾扫出去，只听一声咕咕怪叫，那扑上的怪物，被我折扇击中、但却伤而未死……”

李中慧讶然说道：“那是什么东西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我进入那密室甬道，原本带有火折子，此时情势危急，只好取将出来，随手晃燃，借着火光一看，不禁吃了一骇。”

“在下在江湖之上走动，见过了不少的杀人之事，但却从未见这等触目惊心的惨状。”

众人都听得有些紧张起来，齐齐问道：“什么惨事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在那密室的一角，横卧着一个面色惨白的大汉，他身上被一条全身赤红的怪蛇缠住，顶门上爬着一个茶杯大小的蜘蛛，那扑向我的却是一个全身闪动着金光的蟾蜍，已被我折扇所伤，蛰伏在一侧，但敌意犹存，转动着两只眼睛，凝注着我，细想当时情景，险恶万分，如非那人出言警告于我，我势必要伤在那只蟾蜍口下不可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他在毒物食血之下，仍肯强忍痛苦，出言警告于你，那是必有所求了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老前辈猜得不错，但他已快被这三个绝毒之物，

吸尽了精血，奄奄一息，但江湖上奇怪之事，常有不可思议之变，在未能决定他确是为这毒物所困之前，焉知他不是这毒物的主人，就这一念之差，几乎又使我延误了一件大事。”

林寒青、韩士公等，个个听得入神，不再插言相问。

李文扬环掠了几人一眼，接道：“我一面留神那人的举动，一面四外打量，只见这座空空荡荡的敞厅之中，除了此人之外，再无别人，当下心头一宽，看好了退路，高举起手中的火折子，希望能看清楚那人的面目，但他的大半个面孔，尽为那只巨大的蜘蛛遮去，无法看得清楚，心中正自忖思，是否该先把这几种毒物除去，耳际又传来那人微弱的声音。

“他告诉我，那红蛇和蜘蛛、蟾蜍，都是绝毒之物，只要被咬中一下，除了他们独门的解药之外，别无可救之药，言下隐隐露出身份，分明是这毒物的主人。

“我当时甚觉奇怪，他既是这毒物的主人，何以竟被这毒物反噬？

“他大既已看出了我的怀疑，未容我发问，已抢先说道：这三个毒物，相互克制，只要我能斗得它们发怒，让它们自相残杀，我即可坐收渔利，不用冒险亲自下手，除去三毒。

“他又告诉我，除了蟾蜍较笨之外，蜘蛛口中的毒丝，极是难防，能在片刻工夫中，在这一厅中，结下一片毒网，那红色毒蛇，更是扑击迅快，异常地难斗，要我用暗器，同时出手，分袭那红蛇和蜘蛛，以激怒两个毒物。

“至于那蟾蜍，早已为我所伤，正在蓄怒待发。说至此处，似已力尽，声音微弱得难再听闻。

“我仔细想他之言，甚有道理，放下手中的火折子，取出一

枚制钱，暗运功力，捏作两半，扬手并发，分向那红蛇和蜘蛛打了过去。

果然，这两个毒物被我的制钱击中之后，齐齐抬起头来，那红蛇当先发难，张口向那蜘蛛咬去，同时身子一缩，松开了那人手臂、身体。

“那毒蜘蛛虽不甘示弱，但它却不和那红蛇硬拼，长腿一跃，跳离开那人顶门，迅快地向后退去，那条红蛇却疾快地追了上去。

“这时，我手中的火折子，已快要燃尽，只好重新换燃一支，就这一阵工夫，那支伤在我折扇下的蟾蜍，却突然咕咕一声大叫，猛向那红蛇追去。”

李中慧突然插口说道：“那人呢！可是乘机脱身了吗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没有，他仍然静静地躺在那里，却叫我过去，说有几句要紧之言，告诉于我，要我转告武林同道。我当时心中仍然有些顾虑，他被两种绝毒之物所伤，怎的还未死去，那人看我又生怀疑，长叹一声说道：他恐已无法等待那三个毒物斗的胜败了，他已是将死之人，要我不用多疑。”

一向冷静的知命子，突然接口问道：“你果依言走过去了？”

李文扬点头答道：“我听他说话的声音，有气无力，目中神光涣散，分明已经是重伤奄奄的垂死之象，纵是第一流的高手，此情此景之下，也难有所作为，一面运功戒备，一面依言行去，近身之后，我才发觉他所言不虚，他那苍白的脸色上，已然泛现出一层黑气，剧毒已浸入心脏内腑，决难再活多久了。”

“他似是有着迫不及待的焦急，未容我开口相询，自行抢先说出他的来历……”

知命子道：“他说些什么？”

李文扬凝目望着那熊熊燃烧的火烛，说道：“他说他来自五毒宫中，那蟾蜍、红蛇和蜘蛛，该能证明他不是说的谎言……”

韩士公道：“人之将死，其言必善，那人如若是真的已经到垂死之境，这些话倒是可信！”

李文扬道：“五毒宫在江湖之上，名头不著，晚辈好像是听人说过，但也仅知其名，近年中江湖之上，亦无五毒宫中的弟子出现，但见此人被那几样毒物所害凄惨之情，当下引动了好奇心，那时他似是已经生机濒绝，说完几句话后，全身微微地颤动起来，似是毒性一发，筋骨都在收缩，我一则不忍看他那痛苦之情，二则也被那五毒宫内情吸引，暗运内功，拍了他天、地、人三大穴。

“那人得我真气贯穴之助，痛苦之状稍减，立刻接着说了下去，他说那五毒宫中的主事之人，原本是一位很有名的儒医，医道通神，活人无数，集财十分丰厚，只因膝下唯一的爱子，死于毒蛇之口，悲伤之余，立下宏愿要研制出一种可解蛇毒的药物。

“其人本十分博学，心知要想研制出能解天下各种蛇毒的药物，必得先了解各种毒蛇的毒性，他收了药店，遍请捕蛇能手，教他捕蛇之法，但天下毒蛇，不下数百种，毒性各有不同，他愈是深入，愈觉这宏愿，并非短短数年能够完成，决定把有生之年，用作完成这桩心愿。

“费数年之功，在一座山中，找到了一处毒蛇群集所在，那地方十分阴湿，最适毒蛇生存，这位儒医数年弄蛇，似是沉醉于此道之中，竟然倾尽家财，在那座穷山荒谷之中，建筑了一座堂皇华丽的宅院，题名‘蛇居’。

“这‘蛇居’也就是五毒宫的前身了，其人出身世医之家，素不和武林人物来往，所以‘五毒宫’在江湖之上，竟无名头。”

知命子道：“原来有这一段插曲，想不到一个不解武功，心中有救世之人，只因行法偏激，竟然手创出这等一个恐怖所在。”

李文扬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周大侠说那五毒宫，是一处充满着神秘恶毒的所在，晚辈心中记忆甚深，唯恐那人剧毒发作言难尽意，当下提醒他，删繁从简，以括全豹。”

李中慧接道：“那也得让他说明白啊！”

李文扬望了妹妹一眼，接道：“那位儒医就带了家人，和十二个捕蛇能手，迁入那‘蛇居’之中，那地方毒蛇已经够多，再加上他们由别处捕来的毒蛇，真是洋洋大观，一座建筑宏伟的大宅院中，集养着各种毒蛇。

“有道是瓦罐不离井口破，将军难免阵上亡，‘蛇居’中人，虽然个个是捕蛇能手，但干得一失，不到两年，追随那儒医移入‘蛇居’的十二个捕蛇之人，有六个被奇毒的怪蛇咬伤，毒发而死，这时那位儒医，尚未能研制成一种可以疗治蛇毒的全能药物，但却被他想出来一种以毒攻毒的法子，因此又开始搜捕蟾蜍，用解蛇毒，就这般循环推展，物物相克，单纯的‘蛇居’，数年后，却成了‘五毒混居’一处所在。

“那位儒医久年和五种毒物相处，自是难免为毒物所伤，但他却用五毒相克的道理，分食五毒瓦解，但随他进入‘蛇居’的妻子、丫头，却不惯这种生活，相继逃亡，但那‘蛇居’四周，五毒遍布，逃亡之人，都为毒物所伤，死于途中……

“那人说到此处毒性已发，全身已开始扭动起来，我虽不惜耗消真气，用内力助他行血畅通，但他中毒已深回天乏术，临死

之前，他虽未停口，但亦语焉不详，断断续续，又说了几句，合目死去。”

知命子道：“你可记得说过什么？”

李文扬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就我记忆之中，他说出来的大意，似是说后来有一个女人，进入蛇居，那女人受了重伤，得那儒医救活，以后……”

李中慧道：“以后怎样？快说嘛！”

李文扬道：“以后他突然改口，要我转告天下武林同道，早此……”

李中慧急道：“哥哥，早些什么？怎的又不说了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早些两个字刚刚出口，他就溘然而逝，为兄的也不能编接下去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以他那口气推断，似是要告诉你早些邀请武林同道，赶去那五毒宫，趁他们羽翼未丰，先来个扫穴犁庭，免为武林大患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那身受重伤，进入五毒宫的女人，定然是一个武林人物，要不然早被那些毒蛇咬死了。”

知命子叹道：“五毒宫的传言，人言人殊，才使那一块地方，更增神秘，江湖间以讹传讹，难免有夸张渲染之嫌，但李公子听闻于五毒宫中之人，自较可靠，可惜他死得早了一刻，如能再晚上一盏热茶工夫，咱们也用不着大费疑猜了。”

李文扬突然一整脸色，道：“因此，晚辈想去五毒宫中行，求证传言。”

林寒青接口说道：“在下亦有此意，只可惜我那龙弟去如黄鹤，消息杳然，难以奉陪李兄同往五毒宫中行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老朽倒有一个两全之计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愿闻其详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天鹤上人深入五毒宫去，申言为天下武林同道，这件事江湖上知道的不多，但看他忍辱负重，去时的悲壮豪情，亦不似故意做作，单是为揭露这一件隐秘，咱们也该去五毒宫中一行了，但此事虽然重大，却不急在一时，咱们不妨先行寻找令弟，待寻得令弟之后，咱们再到五毒宫去！”

李文扬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办法很好，以韩老前辈的见闻交游，相偕同行，助益不浅。”

林寒青口中不言，心中却在暗作忖思道：周篋传了我“天龙八剑”，要我去寻找南疆一剑皇甫长风，求学实用法门，不论那六星塘主，是否是南疆一剑，但必得去见他一面，但此去势又不能和这几人结伴同行，别人一番好意又不便拒人千里之外，一时间大感为难。

只听李中慧娇声接道：“几位既然有意一探毒宫，我也奉陪一行如何？”

李文扬喜道：“妹妹有意同行，那是最好不过。”

原来李中慧一向文静，素来不喜在江湖之上闯荡，常年留在黄山，大都是李文扬在江湖上遇上了碍难之事飞函召她赶来相助，但事成之后，就立刻回转黄山，这次自动提出，要相陪李文扬等同在江湖上游荡一番，心中既感到意外，又觉十分欢喜。

李中慧只觉脸上一热，眉宇间泛起了一片羞红，娇声嗔道：“怎么样？不可以么？”

李文扬心中忽然一动，笑道：“可以，可以！欢迎至极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你笑什么？如若我不同去，你们纵然能够进得

那五毒宫，只怕也要得大费上一番手脚，对付那些毒蛇、蜘蛛等毒物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不错，妹妹那辟毒珠、雄黄胆，可克五毒，进入毒宫时，倒可以省了很多麻烦。”

韩士公起身笑道：“天已不早，咱们也该休息了，老朽生就的急性子，事情谈定，说办就办，明天咱们一早登程……”目光一转，投注到知命子的脸上接道：“还有一事，要有劳观主。”

知命子道：“贫道力能所及，无不从命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我等去后，万一林兄那位兄弟回到青云观时，要劳请观主留他多住上几日……”

李中慧微笑接道：“不用了，我那雪媚儿，通灵异常，且有日飞千里之能，不论咱们身在何外，只管放飞雪媚儿，快则一日，迟也不过两三天，咱们就可以得到青云观中的消息了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姑娘有此灵禽，那是最妙不过了！”

李中慧起身接道：“明晨日出时分，咱们在观外集齐登程。”当先向室外行去。

知命子起身笑道：“一来贫道还在观中等人，二来皈依三清之后，已很少在江湖上走动了，歉难奉陪诸位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我等也就此别过，明晨不再辞行。”抱拳一礼大步出室。

半宵匆匆，次晨曦色微露，林寒青就赶往观外，想到此次和李文扬等同行，只怕难得找机会习练那“无龙八剑”，借早起一刻时光，赶往观外重习一遍。

哪知观门外早有人先他一步而到。

晨曦中，只见那人一身红装，卓立在一块突起的大岩石上，

晨风吹得她衣裤飘飞。

林寒青只觉一身鲜艳的红装，特别刺目，连那人面貌也不再多看，立时转身向观中退去。

只听一个娇脆的声音，起自身后，道：“林兄留步。”

林寒青转过身子，陡觉一阵香风扑面而来，那红衣人，已然停在他的身前，不禁心头暗惊，忖道：这女娃儿好快速的身法，心念轮转，口中却接着说道：“李姑娘有何见教？”

原来这红装少女，正是黄山世家的李中慧。

李中慧被他问得一呆，心中暗道：这人怎生如此问法，言语毫无礼貌。

她生来心性高傲，本要发作，但见林寒青垂首而立，一派拘谨之态，头也不敢抬起，心中怒火顿消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刚刚送走那淘气的表妹，林兄起得好早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姑娘过奖了。”

李中慧暗道：“这人看上去神貌俊朗，风度潇洒，怎的举动、言谈，倒像一个书呆子。”他简简单单的两句答复，一时间，窘得李中慧也想不出适当的话说，沉吟了良久，才道：“家兄谈起林兄武功，心中十分敬服……”

林寒青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那不过是令兄褒奖之言。”

李中慧娇声笑道：“我那位哥哥生来外和内刚，要他暗中捧人，乃大不可能之事，如非林兄的武功，使他惊服，决不会对我再三推崇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纵有小成，也是难及黄山世家万一。”

两人对答数言，林寒青一直垂首而立，头也未抬过一次。

李中慧忽然动了好奇之习，暗道：“这人如此拘谨，也不知

是天性畏羞，或是有意做作，今天得试他一试。”当下娇笑一阵，道：“听家兄颂赞林兄之言，小妹心中倒是有些不服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令兄有意抬举，姑娘不信最好。”

李中慧看他不怒不火，心中更是好奇，当下说道：“家兄向来不说谎言，因此小妹不能不信。”

林寒青口齿启动，欲言又止。

李中慧道：“但小妹心中却又不服气，因此想领教林兄几手绝技，一来证实家兄之言，是否有意夸张；二来，也好叫小妹开开眼界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这个恕在下歉难从命！”

李中慧又是一呆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心中却暗暗忖道：“难道他的修养当真已入了无我无相的境界不成？”

偷眼看去，只见他脸色通红，双目中不时暴射神光，显然正勉力控制着内心中的激动，暗里一笑，又道：“咱们比试只限十招，万一林兄败在小妹手中，小妹也不会告诉别人。”

林寒青脸色大变，缓缓抬起头来，双目中棱芒闪动，但目光一和李中慧目光相触，立时神芒尽敛，缓缓垂下头去，道：“在下自知不敌，姑娘且勿苦苦相迫。”

李中慧好奇之心更炽，暗道：“今天我非得迫你出手不可。”当下说道：“林兄虽然隐艺自珍，但小妹领教之心十分殷切，开罪了。”玉腕一挥，一掌劈去。

掌势劲急，刮起了一阵啸风之声。

林寒青双肩晃动，身躯陡然间横里移开三尺，避过一掌。

林中慧娇赞道：“好身法。”

左手闪动击出，纤纤玉指，直点林寒青左肩“云门”穴，右

掌横里扫来，击向右肋“天池”穴。

林寒青一吸取丹田真气，陡然向后面飘退四尺。

李中慧连攻两招，已看出林寒青果然是身负上乘武功，当下欺身而进，倏然之间，连攻五掌。

这五掌，迅快、毒辣兼而有之，林寒青虽然把五掌避开，但却惊得出了一身冷汗。

李中慧收住掌势，娇声问道：“林兄，不肯出手还击，那是不把小妹放在心上了？”

林寒青一拱手，冷冷地说道：“姑娘武功高强，在下不是敌手。”

李中慧本想激怒于他，要他出手还击，既可一试他的武功，亦可从他拳掌中，查出他的来路，却不料他竟出口服输，不肯动手，不禁一呆，良久之后，才欠身一礼，笑道：“林兄虚怀若谷，小妹这里谢罪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

只听大笑传来，韩士公、李文扬联袂而来。

李文扬一看两人神色，心中已有了数，低声对林寒青笑道：“林兄，舍妹一向得家母娇宠，任性一些，如有开罪之处，还望看在兄弟份上，不要和她一般见识。”

林寒青淡淡一笑，默然不答。

韩士公四下张望，眼看李中慧已然奔行出数十丈外，当下一提真气，道：“趁天色尚未大明，咱们紧赶一程再说。”当先向前奔去。

四人出得钟山，渡江北上，沿途之上，林寒青一直在有意无意间，逃避着李中慧，他这举动，大大地伤了李中慧的芳心，她

虽然性格开朗，再加辉煌的家世，见闻博广，脱落形迹，但终还是一个黄花闺女，林寒青有意地逃避她，使她滋生出一种被伤害的愤怒，但一时间，又不能发泄出来，只好强行压制在心底，这仇怒逐渐地加深着。

韩士公从来不解女孩子家心事，也未留心及此，竟未查觉，李文扬虽然看出妹妹神情有些不对，但兄妹之间，也不能畅谈儿女情怀之事，只好装作没有看到。

这日，四人到了安徽境内的卢州，天色已然是暮色苍茫时分，韩士公忽然想起一位多年老友，就住在卢州附近的太平堡中，当下对李文扬说道：“老朽有一位多年的好友，在中原一带声望甚高……”

李文扬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老前辈可是说的那‘太平堡’连环梭钱大同，钱老英雄么？”

韩士公喜道：“正是此人，怎么？李世兄也认识吗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有过一面之缘。”

韩士公道“黄山世家交游广阔，果是名不虚传，看来天下高人，不识黄山世家者，当真是极少极少的了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先祖余荫，说来惭愧得很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据老朽记忆，那‘太平堡’就是在卢州西北十里处，咱们加快脚程，当可赶上‘太平堡’中的晚饭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老前辈可是很久没有和那钱堡主见过面吗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屈指算来，只怕有十四五年了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如今的太平堡，只怕和老前辈昔年所见，已大大的不同了！”韩士公道：“怎么？可是那太平堡主易人了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堡主虽未易人，但形势却是有了变化，年前晚

辈路过太平堡，本想顺便一探那钱堡主，但见堡中高垒刁斗，戒备森严，只好改变主意，绕道而行，但老前辈既是那钱堡主的多年故友，或有不同。”

几人脚程奇快，苍茫暮色中一阵紧赶，不足顿饭工夫，已到了钱家堡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一座石砌城堡，屹立眼前，堡门紧闭，护城河中积水甚深，渡河吊桥，早已收起，果是戒备森严，如临大敌。

韩士公一皱眉头，暗道：“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天色未夜，门禁怎生如此谨严……”

正忖思间，忽听一声断喝，由城堡上传了下来，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韩士公一提丹田真气，高声说道：“有烦通报钱堡主，就说昔年故友韩士公顺道造访。”

城堡上遥遥传来回话之声，道：“尊客稍候，俟在下禀报过堡主之后，再行定夺。”说话声宏气足，分明是身负武功之人。

四人在堡外等候足足有半个时辰之久，仍不见有何动静，韩士公心头不耐，正要高声喊叫，忽见城堡上突然亮起了两盏红灯，渡河吊桥，随着缓缓放下。

堡门微启，一个身手矫健劲装少年，疾奔而来。

韩士公看那迎客之人，素不相识，不禁怒火大起，冷哼一声，肃立不言。

那劲装少年打量四人一阵，望着韩士公道：“哪一位是韩老前辈？”

韩士公冷冷说道：“老夫便是，大驾何人？”

那劲装少年微一抱拳，道：“在下王凤和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老夫要找钱大同。”

王凤和道：“那是家师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令师还活在世上吗？”

王凤和道：“家师身体很好，特命在下前来迎接韩老前辈。”

韩士公更是恼怒，沉声喝道：“令师的架子好大。”

王凤和一耸双眉，道：“老前辈有什么不愉之事，请见到家师之后再说，不迟，在在下面前，出口辱及家师……”

韩士公怒道：“好啊！我就当面骂他给你瞧瞧。”

林寒青眼看已闹出不欢之局，正待出言劝止韩士公，却被李文扬轻轻一扯衣袖阻止。

王凤和返身带路，四人鱼贯渡过吊桥，直入堡中。

这当儿，已经是夜幕低垂时，借暗淡的星光望去，只见堡中房屋林立，但却不见一点灯光，看去有如一座死城，沉闷、阴森。

街巷间不见一个行人，家家门窗紧闭，这时，不过是晚饭刚过不久，但太平堡中的人，却似是都已经进入了梦乡。

王凤和带几人走到了一座高大宅院的前面，只见两扇黑漆大门，紧紧地关闭着。

韩士公留神查看四处的景物，和昔年情景，已然大不相同，似是这太平堡中的房屋，都已经拆除后，重新建过。

只见王凤和登上七层石级，叩动门上铜环。

环响七声，两扇黑漆门呀然大开。

两个黑色劲装少年，各带着一盏纱灯，迎了出来。

王凤和手一挥，两个提灯人一语不发，转身带路，向前行去。

穿过了一重广大的庭院，又是一重门户，一个身着青衣的童子，当门而立。

王凤和对那青衣童子，神态十分尊重，颌首说道：“师父有空吗？”

那青衣童子答道：“师父待客后庭，客人有我带去，你不用进去。”

王凤和道：“有劳师弟。”

韩士公生性暴急，忍了又忍，还是忍不下心头的怒火，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好大的臭排场。”

那青衣童子突然转过脸来，打量了韩士公一眼，道：“大驾说话，最好是小心一些！”

韩士公怒道：“老夫偏要骂人，哼哼！待见过钱大同时，老夫还要好好地教训他一顿。”

青衣童子伸手由一个黑衣人手接过一盏灯笼，目光缓缓由李文扬、林寒青、李中慧脸上扫过，说道：“只要你敢，那就不妨试试！”高举灯笼，大步向前行去。

李文扬施展“传音入密”之术，悄然对韩士公道：“老前辈请暂息雷霆之怒，就眼下‘太平堡’中这种神秘情形而论，对方似是已非单纯的轻藐故人，老前辈最好能保持冷静，默查形势，免得中了别人圈套。”

韩士公久年在江湖上闯荡，见闻是何等广博，只是天生的脾气暴躁，本性难改，遇上懊恼之事，就忍不住怒火暴起，不能自己，但听李文扬暗中提醒之后，有了警觉，立时冷静了下来，长长吁一口气，一舒胸中怒火。

这时，那青衣童子已带着几人穿过了两重庭院，但见庭院中花木繁茂，阵阵香气，扑鼻而来。

那举灯带路的青衣童子，突然停了下来，说道：“到啦！诸

位请等候片刻。”

韩士公冷哼一声，欲待发作，但他终于忍了下去。

那青衣童子向前行了几步，举手推开一座圆门，直向里面行去。

韩士公突然举步而行，紧随那青衣童子身后，准备冲入，却被李文扬左臂一横，拦住了去路，韩士公微微一叹，停下了身子。

林寒青借机打量了四周一眼，只见自己停身之处，正是一座精巧的小花园，方圆不过五丈，但却满植花树，假山鱼池，十分幽静，不过太寂静了些，使人有一种阴森的感觉。

只见灯光射来，那进入圆门的青衣童子，重又走了出来，冷冷道：“家师有请。”

李中慧仔细看那青衣童子，面色苍白，不见一点血色，说话语气，冷漠异常，暗暗忖道：“这人只不过十三四岁的年纪，如非从小就在阴森险恶的环境之中长大，受着严酷的训练，小小年纪，岂能变的如此阴森冷漠？”

韩士公大步而行，当先向那圆门之内走去。

那青衣童子抢在前面带路，行在一条甬道之中，四五丈后，到了一座广大的敞厅中。

厅中高燃着四支白烛，一张红漆八仙桌旁，端坐着一个胸垂花白长髯，面容瘦削的中年大汉，正是“太平堡”主连环梭钱大同。

韩士公目光转动，只见这座广阔的大厅之中，除了钱大同之外，再无其他之人，强按下心头怒火，拱手说道：“钱兄，咱们有十几年不见了吧？”

钱大同端坐不动，缓缓把目光移注到韩士公的脸上，道：

“韩兄，别来无恙。”

韩士公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钱兄的架子，当真是越来越大了。”

钱大同道：“好说，好说……”目光一转，扫掠过李文扬，接道：“这位可是黄山世家的李世兄吗？”

李文扬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钱堡主还能记得兄弟，兄弟甚感荣幸。”

钱大同右手一摆，冷冰冰地说道：“几位大驾光临，兄弟未能远迎，还望诸位多多恕罪！”这本是几句客气之言，但钱大同口气冰冷，使人听来生硬刺耳。

韩士公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钱兄可还记得咱们昔年同在江湖上闯荡的往事吗？那时咱们曾共患难……”

钱大同接道：“韩兄有什么话，先请坐下，再谈不迟。”

韩士公想到李文扬劝告之言，强忍愤怒，坐了下去。

钱大同不容韩士公接口，抢先说道：“这位女英雄面生的很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那是舍妹。”

钱大同道：“幸会，幸会，兄弟久闻黄山世家李姑娘之名，今日能得一见，当真是三生有幸。”

目光一转，投注到林寒青的脸上，接道：“这一位少年英雄，大名上姓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林寒青。”

钱大同复诵道：“林寒青，林寒青，这名字生疏得很。”

林寒青接道：“在下甚少在江湖之上走动，那是难怪钱堡主不认得了。”

钱大同两道锐利的目光，掠着几人面上扫过，道：“几位驾

临寒舍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

韩士公经过一阵琢磨，心中平静了不少，暗道：此人的神情、性格，迥异昔年，有如另一个人，其间或有原因，当下心平气和地说道：“这几位都是受兄弟之邀，特来拜访钱兄。”

钱大同脸色冷漠，突然举起手来，互击两掌。

敞厅一角处，呀然轻响，开启了一扇木门，两个青衣小婢，一前一后地行了过来。

只见那当先的一个，手中托着一个红漆木盘，上面放着四个白玉杯，莲步姗姗地走近了韩士公等，欠身说道：“诸位请用茶。”

李文扬当先伸手，由盘上取过一只玉杯，启开盖子望去，只见杯中一片碧色水汁，热气上腾，清香扑鼻，望了一眼，并未食用，顺手放在桌上。

李中慧、林寒青连杯上的盖子也未启动，就顺手放在桌子上。

韩士公却用鼻子在杯子上嗅了几下，笑道：“好茶，好茶。”他一连赞了几声好茶，但却点滴未进，原封放在桌上。

第二个青衣婢女也托了一个木盘，盘中放着精致的细点，只见她左手托盘，右手把盘中的细点，一一移到桌子上，欠身一礼，和那捧茶的青衣小婢，齐齐退了下去。

钱大同随手取过一块细点，说道：“诸位跋涉远来，腹中想已饥饿，请先食用些茶点，垫垫肚子，酒饭即可送上。”当先把手中一块点心吃下。

韩士公静坐不动，既不取食点心，也未答话。

钱大同也不再让，自行伸手取食，大吃起来。

广大、阴森的敞厅中，突然沉寂下来，听不到一点声息。

不知过去有多少时间，钱大同把桌上四盘精致的细点，吃下了一半，突然又举手互击两掌。

敞厅一角处，又走出来两个青衣小婢，收拾了残点玉杯，姗姗而去。

紧接着一阵酒气菜香，一长行青衣小婢，鱼贯而上，片刻间，摆满了一桌佳肴、美酒。

钱大同端起面前酒杯，连声说道：“诸位请啊！”当先一仰脖子，咕嘟一声，干了一杯。

林寒青等虽然腹中甚为饥饿，但恐那酒肴之中，下有毒药，不敢食用，个个忍着饥火，端坐不动。

钱大同自斟自饮，大筷吃菜，旁若无人，片刻工夫，喝干一壶美酒。

韩士公闻到那扑鼻的酒香，几乎忍不住要举杯饮用，李文扬早已思虑及此，常在暗中出手警告于他，才算忍了下去。

钱大同放下杯筷，扫掠了四人一眼，道：“诸位远道来此，兄弟已尽了地主之谊，天色不早，兄弟不留诸位了。”

韩士公倒是未曾料到，他突然下起了逐客令来，沉吟了良久，说道：“兄弟此番来访，一来想叙叙昔年旧情，二来还有要事奉商。”

钱大同道：“昔年旧事，早成过去，世无不散宴席，听在下相劝，韩兄还是早些离去的好。”

韩士公侧顾了李文扬一眼，突然推案而起，怒声喝道：“好啊！钱大同，你不过是一个小小堡主，也值得摆出这等臭排场来，轻藐昔年同生共死的好友。”

钱大同似欲发作，但他终于又忍了下来，冷冷说道：“韩兄

意欲何为？”

韩士公本想借故激怒于他，却不料钱大同竟自隐忍不发，一时间倒是不知该如何答复。

正自沉吟间，李文扬起身接道：“咱们兄弟，承蒙堡主款待，兄弟感激不尽，这厢有礼了。”抱拳一礼，群豪自入这敞所之后，钱大同一直静坐不动，李文扬心中生疑，故意欠身而起，抱拳一礼。

哪知钱大同仍是端坐不动，右手微微一摆，道：“不用了。”

韩士公一皱眉头，暗暗忖道：“莫非他这些年中，受了什么挫折，性格大变，成了这副冷漠的样子？”

忖思之间，钱大同已高声喊道：“送客。”

两个青衣童子，应声奔了过来，目光一扫李文扬，齐声说道：“诸位请吧！”

这座敞厅十分宽大，这两个青衣童子，似是就在一侧暗影之中站着，应声奔来，落脚奇轻，听不到一点声息。

李文扬心中一动，暗暗忖道：这钱大同一直催促我们离去，若有无限难言苦衷，他如不念昔年之情，大可闭门不见，也不用设宴相待了，这敞厅的暗影之中，既可站着这两个青衣童子，为何不能藏有别人，暗中在监视于他。

心念一转，暗中凝神向敞厅四处望去，同时用“传音入密”之术，转告林寒青、韩士公等小心，这敞厅四周的暗影之中，可能隐伏着杀机。

两个青衣童子似是已警觉李文扬等举动，左面一人，突然向李文扬等欺了过来，口中冷冷喝道：“敝堡主已下了逐客之令，诸位却赖此不动，不知是何用心？”

李文扬是何等机警，看那青衣童子欺近身来，立时凝神戒备，心中暗道：看来今宵情势，不出手相搏，只怕难以查明真相，一面准备，一面冷笑道：“一个小小的侍童，也敢对我李某人这等无礼吗？”

那青衣童子，冷冷说道：“岂敢，岂敢。”突然一扬左袖，烛火下数缕银芒一闪，激射而来。

李文扬见多识广，一看那闪动银芒，立时认出是梅花针之类的细小绝毒暗器，心中暗生凛骇，道：“这青衣童子好生狠毒，在这近距离之下，猝下毒手，又施用的这等歹毒、细小的暗器，我如不早生警惕，全神戒备，势非要伤在他这暗算之下不可。”

心念转动，手中的折扇，呼地张开，暗用内力斜斜推出，但表面上却是不动声色，潇洒自如。

数枚银针，就在他折扇一挥之间，击落地上。

那青衣童子似是亦知遇上了劲敌，凛然止步，不再欺近。

李文扬凝目四顾，果然隐隐查觉，这敞厅四周中，人影移动，似是有着不少的人，敌情不明，不愿莽然出手，道：“既是钱堡主下令逐客，咱们还是告退了吧！”

韩士公愕然望去，只见那连环梭钱大同，仍然端坐在原位之上动也未动过一次。

李文扬微一抱拳，道：“承蒙款待，叨扰了一顿酒饭，在下就此别过。”

钱大同冷冷说道：“不送了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不敢有劳。”借转身之机，微微一扯韩士公的衣袖，大步向外行去。

韩士公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姓钱的，咱们数十年的交情，就此

一笔勾销，日后咱们再见面，非得斗个胜败出来不可。”

钱大同冷冷道：“韩兄划出道子，兄弟无不接受。”

韩士公冷哼一声，转身向外行走。

四人出得敞厅，厅中的烛火，突然熄去，紧接着一声砰然大震，敞厅那两扇大门，也忽然关了起来。

李中慧陡然停下脚步，说道：“咱们走不了啦！”

韩士公余怒未息地接道：“老朽就不信凭这‘太平堡’能把咱们留下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如是凭仗武功，纵然他们高手如云，凭咱们几个人，硬闯出去，也非难事，但如他们要暗施毒计，咱们就防不胜防了。”

李文扬心知妹妹一向心细如发，向不轻言，既然开口，必有见地，当下说道：“妹妹高见，为兄的一向佩服。”

李中慧接道：“你不用给我戴高帽子，如若真如我所料，此事你该担当大部干系！”

李文扬笑道：“这么严重吗？你说说看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咱们在那大厅之中，虽然处境险恶，但并非毫无生机，你却催着韩老前辈离开敞厅，自投绝地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那广大敞厅四周的暗影中，满布强敌，敌暗我明，形势于我大大不利，糊涂的仗，为兄是向来不打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咱们此去要经过一段甬道，哥哥是知道了？”

李文扬忽然一跺脚道：“不错，如若他们把甬道两端，落下铁闸，咱们势非活活困死不可。”

说话之间，忽然传过来一个冷漠的声音，道：“你们已陷身在绝地之中，上面天网，四周坚壁，除了归依我教之外，那只有

死路一条。”

韩士公气得哇哇大叫道：“钱大同，你这忘恩负义、狼心狗肺，禽兽不如的东西，我韩某人只要能够脱了今宵之险，不把你这‘太平堡’烧个片瓦不存，誓不姓韩！”

他曾被玄皇教囚在石室中，数年之久，几乎是急疯了心，刚刚脱困不久，如今又重陷复辙，在他感受之中，囚居生活，那比杀了他还要难过，要他如何不急。

李文扬缓缓说道：“老前辈不用焦急，合咱们几人之力，纵然暂时被困，谅他们也无法对付咱们，舍妹素有女诸葛之号，有她在此，必有脱困之策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哥哥不要把我捧得太高，眼下的情景也只有尽人力，以听天命，如若老天爷不帮忙，我也是没有法子。”

说完话，闭目沉思，韩士公等亦闭口不言。

过了一会，李中慧道：“如若咱们这些人中，有一柄削铁、穿石的宝刃，那就好了。”

林寒青心中一动，探手入怀，摸出参商剑来，双手递了过去，说道：“在下手中这柄参商剑十分锋利，凡铁到也可削，姑娘请查看一下是否适用？”

李中慧接在手中，冷冷地说道：“姑且一试。”手握短剑，大步向旁侧行去。

行有十几步远，已近墙壁。

李中慧先用耳朵附在石壁上听了一阵，突然一变脸色，贴着石壁又向前面行去。

经过一阵黑暗中静立之后，四人的目光，都已可在夜暗见物，这石室的情形，已经大约可辨。

只见这座石室，方圆有四丈大小，大部是用坚牢的青石砌成，和甬道连在一起，接通敞厅，因上面天网透下天光，夜晚之间，很容易引起人的错觉，只道是经过一座院落。

只见李中慧绕着石室走了一周之后，又缓缓走向几人的停身之处。

李文扬问道：“怎么？无处下手吗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我想他们早已有了准备，咱们不论从哪一个方位破壁而出，只怕都无法逃过他们的算计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倒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只不知是否适用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说吧！”

林寒青道：“咱们可以凭藉记忆，找出甬道之门，划破石壁，如若此法不行，索性破门入厅，和他们一决胜负。”

李中慧冷冷说道：“算不得高见。”

林寒青只觉脸上一热，默然不语。

李中慧生怕李文扬出言相责，抢先说道：“诸位先请运功调息一下，以保持体力，我料一个时辰之内，敌人定会有所举动，那时，再审敌来势，相机应付。”

当下盘膝而坐，闭上双目养息起来。

李文扬虽未听得李中慧脱险之策，但他知妹妹已智珠在握，当下微微一笑，也盘膝坐了下去，运气调息，心想脱围之时，只怕是难免一场恶战，倒不如此刻借机会好好养息一下体力。

林寒青暗暗忖道：坐待敌来，再行设法，为什么不抢先机，攻敌不备呢？

他心中虽然大不赞成李中慧的办法，但他刚才碰了一个钉子，心中余悸犹存，不敢再多说话。

韩士公一直想着那被囚之苦，无暇去问。

石室中一片沉寂，听不到一点声息。

大约有一顿饭工夫之久，突然间火星一闪，室内弥漫起一股异香。

李中慧突然挺身而出，低声说道：“快把这粒丹药，含入口中，尽可能闭着呼吸，他们要施展迷香。”

素手一摔，三粒丹丸，分向李文扬、林寒青、韩士公飞了过去，接道：“咱们要装出中了迷香之状，以诱敌人，最好是未得我命，不要出手。”

三人依言，把灵丹含入了口中，闭了呼吸，斜卧地上。

大约过了半个时辰，石室上又传下一个冰冷的声音，道：“本教教主，大驾就到，要死要活，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！”

韩士公早得李中慧嘱咐，虽然听得字字清晰，却是充耳不闻。

那人连喝数声，不见有人答应，突然沉寂不闻，片刻之后，呀然轻声，石壁间，陡然间现出一座石门。

灯光高照，缓步走进来两个高举灯笼、手握单刀的黑衣大汉。

身后珮环叮咚，紧随着一个美丽绝伦的绿衣少女。

林寒青微启一目望去，不禁心头一阵急跳，那绿衣女赫然竟是绿绫。

绿绫目光转动，打量了李文扬等一阵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啊！黄山世家的李氏兄妹、老猴儿、林寒青，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”

韩士公右手早已暗蓄内劲，听李中慧的招呼出手，哪知李中

慧竟似真的中了迷香一般，静静地躺着不动。

绿绫当先走向韩士公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这老猴儿，命中注定了要受牢狱之灾，竟然自己又寻上门来。”

韩士公正待出手，忽觉臂上一麻，竟被人点了穴道，不禁心中叫苦。

他穴道被点，心中却是明白，只望李中慧等出手相救，当下凝神静听，哪知竟然听不到一点反应，只闻绿绫娇笑之声，不绝于耳。

韩士公暗中启开一目望去，只见绿绫手不停挥，连点了林寒青、李中慧、李文扬三人的穴道，奇怪的是竟然无一人跃起出手，不禁心中大怒：女娃儿的话，当真是不能够听。

他心中虽是愤怒，但穴道被点，已无反击之能，只好强自忍下心头怒火。

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，奔了过来，似是甚多人奔入了石室之中。

只觉身子被人抬起来，向外行去，不大工夫，已出石室，夜风拂面，星光闪烁。

侧面望去，正和李中慧并肩而行，看她闭着双目，任人抬行，心中又是懊恼，又是气忿。

一缕细细柔音，飘入耳际，道：“老前辈，快些闭上眼睛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如若被人发现咱们未中迷香，那就麻烦了。”

韩士公心中一惊，暗道：原来这女娃儿功力未失，心头一宽，闭上双目，暗中运气解穴。只觉身子一震，被人摔到了地上，耳际响起一个冷漠的声音，道：“让他闻上解药。”

此时此情，韩士公已不敢睁眼再瞧，只觉一股清香之气，钻

入了鼻中，心中暗道：服过解药之后，大可睁开眼睛瞧瞧了。

睁眼望去，烛火辉煌，上首处并放着三把黄缎子幔遮的太师椅，中间坐着一个头戴青铜面具、身材却又十分娇小之人，右首一个长衫折扇的中年，左面却坐着绿绦。

左右望去，只见李文扬、李中慧、林寒青等，都已睁开了眼睛。

那手握折扇的中年，见李文扬、李中慧陡然站了起来，举手一挥，立时有十几个劲装大汉，奔了过来，分向林寒青四人扑去。

李中慧当先一跃而起，娇躯疾转，素手轻挥，一掌击在当先奔来大汉的右腕之上。

那人手中拿了一柄鬼头刀，脱手落下，李中慧脚尖一挑，刀入右手，斜里劈去，应手响起了一声惨叫，另一执刀大汉，被生生斩断了一条膀子。

扑向李中慧的大汉看她举手投足之间，连伤了两人，不禁为之一呆。

李文扬一张折扇，护住前胸，纵身跃起，直向那居中而坐，带着青铜面具之人扑去。

林寒青动作更快，一个打堂腿，击倒了四个扑近身的大汉，遥发一掌，击落了劈向韩士公的一柄单刀，人跟着一跃而至，右掌拒敌，左掌一挥，拍活了韩士公的穴道。

韩士公顺手抄起地上一把单刀，大喝一声：“兔崽子们，老夫今日要大开一次杀戒了！”唰的一刀，横向身后一个大汉劈去。

他含怒出刀，威势非同小可，那大汉挥刀一封，金铁大震声中，手中单刀被震得脱手飞去。

林寒青一掌拍活了韩士公的穴道，指点掌拍，倏忽之间，又

击倒了三人。

那居中而坐，带着青铜面具之人，沉着无比，眼看李文扬急扑而来，竟然视若无睹，纹风不动，那站起身子的青衫中年，却突一横身子，拦住了李文扬，折扇斜里划出。

李文扬见识广博，一看那人出手之势，已知遇上了劲敌，当下一沉丹田之气，疾向前冲的身子，陡然落着实地，手腕一翻，折扇自袖底向上翻起，划向那人腕脉，那人身子一侧，沉腕避过，右掌迎胸拍来。

两人都是用的折扇，动手搏斗之间，忽合忽张，变化极尽巧妙，但见扇影飘飘，彼拒此攻，转眼之间，已拼斗了十七八个回合，仍是个不胜不败之局。

李文扬心中暗暗吃惊，忖道：想不到这一座小小的太平堡中，竟然有着这等人物，当下折扇一紧，连攻三招。

这三招迅快辛辣，兼而有之，但那青衫人只不过微退半步，掌势一变，急急拍出两拳，又把劣势稳住。

这时，林寒青已然掌势指点地伤了八九个人，眼看李文扬遇上劲敌，一人之力，似已无法冲过那青衫人的拦截，立时低声对韩士公道：“老前辈，请独战群小，我去助李兄一臂之力。”

韩士公心中怒火高烧，已然刀伤三人，但那环攻的大汉愈来愈多，一有伤亡，立时有人补上空位，当下大喝一声道：“交给老夫就是。”挥刀猛攻三招。

这三刀势道猛恶，迫得四周围攻的大汉，纷纷向后退去。

林寒青疾发一掌，内劲山涌，逼退身前几个拦路的大汉，纵身一跃，直飞过去。他举动迅快，一跃之间，已到了李文扬和那中年文士动手所在，左手一伸，疾向那中年文士执扇右手腕穴之

上抓去。

忽觉一侧劲风袭来，耳际间同时响起绿绦娇笑之声。

林寒青冷笑一声，右手反臂拍出一掌，左手去势不停，仍然抓向那中年文士的脉穴。

只听一阵砰然轻响，绿绦的掌力，和林寒青右掌接实，被震得向后退了两步。

林寒青右掌拒敌，左手去势，仍极迅快，手指一转间，已搭上了那中年文士的脉穴，暗中一加劲力，喝道：“放下折……”扇字还未出口，突然手掌之中一阵剧痛，五指的劲力顿失，心头骇然，倒跃而退。

李文扬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林兄，怎么了？”手中折扇一招“横断巫山”，迫退了那中年文士，人却退到林寒青的身侧。

林寒青抬起左手，烛光下只见掌心中一点紫色的伤口，细如针眼，如非有血流出，甚难看到。

只听那中年文士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他已中了我的三绝神针，针喂奇毒，子不见午，午不见子，除了我独门解药之外，世间再也无人能解得！”

李文扬一看林寒青的伤势，心中暗暗吃惊，此人之言，容或夸张一些，但林寒青中毒之事，当是千真万确。

这时，大厅中横七竖八地躺下了十几个人，李中慧奇招连出，韩士公势如疯虎，二三招间，必然有人躺下。

那中年文士目睹这几个少年男女的武功，亦是暗暗惊心，如果再打下去，己方人数虽多，只怕也要伤亡殆尽，立时拱手对李文扬道：“令友中了毒针，天下无药可医，快请令友住手，咱们倒是可以谈谈。”

李文扬打量了四周形势一眼，说道：“你先让属下停手。”

那中年文士果然大声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那些大汉早已心怯，但格于教法森严，不敢后退，明知战无幸免，也只好勇往直前，听得喝声，如获大赦，齐齐向后退去。

李中慧眼看围攻之人齐齐退下，心知有了变故，目光一掠李文扬，道：“哥哥，什么事？”

李文扬轻轻叹息一声：“林公子受伤了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跃了过来，道：“伤在何处？”

林寒青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不要紧，些微小伤，兄弟自信还撑得住，诸位不要以我安全为念，尽管出手，一鼓尽残强敌。”

韩士公这些时日之中，和他相处，情谊早生，最是挂怀，嚷道：“这不是逞强的事，伤在何处，给我瞧瞧。”

林寒青缓缓举起右手，道：“一点小伤……”忽然住口不言。原来这一阵工夫，林寒青左手掌心，已然完全变成了紫黑之色。

韩士公失声叫道：“这是毒伤！”

李中慧接道：“快点他左臂‘曲池’、‘五里’、‘臂儒’三处穴道，别要毒气随着‘手阳明大肠经’攻入内腑。”

李文扬应声出手，点了林寒青三处要穴。

只听那中年文士敞声大笑一阵，道：“李姑娘果然是大大行家。”

李中慧冷冷说道：“恕我不识大驾。”

那中年文士道：“在下虽在江湖之上活动，但一向隐秘身份，别说姑娘不识，能够识得在下之人，实在不多。”

李文扬目光一掠那居中而坐之人，仍然戴着青铜面具，端坐

不动，生似这敞厅中剧烈的战斗惨重的伤亡，和他无关一般，有如一座无知无觉的泥塑神像，心中暗自生疑。

李中慧道：“看你们这等神秘、鬼祟的举动，定然是传言中的‘玄皇教’了？”

那青衣文士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姑娘猜的不错，本教已在大江南北，建立了一十八处总支舵，预计三年之内，当可……”

李中慧冷冷接道：“那也唬不住人，看你身份似是不低，可就是玄皇教主吗？”

那青衣文士脸色突然一整，道：“敝教主神威远播，岂是在下能够胜任的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那你是什么人？”

中年文士道：“教中护法。”

李中慧冷笑一声道：“那居中而坐，戴着青铜面具的又是何人？”

那中年文士肃然说道：“本教教主。”恭恭敬敬，对那人一个长揖。

李中慧道：“哼！故弄玄虚，既是玄皇教主，何以不敢以真正面貌示人？”

第九回 接掌玄皇教

只听一个清冷的声音，由那青铜面具之中，传了出来，道：“见过我真正面貌之人，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，不是为本教效力，就是五刀分尸而死。”

李文扬、韩士公同时听得一怔，只觉那声音清冷中带着娇脆，分明是一个女子口音。

李中慧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谁生谁死，现在还言之过早，你先取下面具吧！”

那居中而坐的娇小之人，缓缓举起右手，取下了脸上的青铜面具。

灯光耀射之下，群豪只觉眼前一亮，现出一张绝世无伦的美丽面孔。

那中年文士，虽然久年和教主相处，形影不离，但似亦未见那教主的真正面目一般，看她取下了面具，竟然瞪大了一双眼睛，一眨也不眨地凝神相注。

李文扬也未料到，统率着这神秘、残忍的玄皇教的，竟然是一位绝世的美人，不禁多看了两眼，只见她柳眉弯弯、星目流波、瑶鼻樱唇、容色端丽，不可逼视，看了一阵，赶忙别过头去。

韩士公大声喝道：“好一位漂亮的姑娘，只可惜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，外貌如花，心似蛇蝎……”

那美艳少女，突然一挺身而起，娇躯一晃，人已欺到了韩士

公的身前，素手挥处，啪的一声，打了韩士公一个耳刮子。

这一掌打得迅快至极，不但韩士公未能闪避，连那站在身旁的李文扬，也看得心神大震，只觉她身子一闪而到，身法之快，出手之奇，生平仅见。

韩士公被打得身躯摇了两摇，嘴角间鲜血淋漓而下。

只听那美艳少女，冷冷说道：“这不过略施薄惩，再要出口伤人，当心我打落你满口牙齿。”

韩士公在江湖上混了大半辈子，从未受过此等之辱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被人打了一个耳光，那真比杀了他，还要难过，一面运气止疼，一面暗中提聚功力，陡然大喝一声，一拳击出。

那美艳少女娇笑一声，身躯一闪避开，右手疾拂而出，纤纤玉指，横扫脉门。

韩士公击出的右手一缩，左掌施展出擒拿手法，疾抓脉门。

那美艳少女击出的右手不收，只把五指一屈，突然弹了出来。

韩士公左手将要搭上对方右腕脉门之时，忽觉几缕尖厉指风袭来，不禁大惊，再想躲避，已自不及，只觉左腕脉穴一麻，一条左臂，登时软软地垂了下来。

李文扬看那美艳少女出手一击的手法，已知韩士公难是敌手，早已暗中提气戒备，韩士公左腕受伤，立时朗声说道：“姑娘无怪统率玄皇教，果有非常的武功，在下领教几招。”

其实他早已出手，几句话说完，已然攻出三招。

黄山世家武学博杂，可算是兼得了天下武学之长，李文扬攻出三招，用出了三种大不同的手法，但均为对方掌扫指点地化解开去。

李中慧一直在冷眼旁观，看那美丽少女化解李文扬攻出三招之后，心中已知今宵之战，难操胜券，当下冷冷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李文扬素知妹妹机智过人，听她喝叫之声，料想她定已想出了制敌之计，当下一收掌势，闪退五尺。

李中慧身子一横，挡在李文扬的身前，拱手说道：“姑娘武功高强，小妹生平仅见，佩服得很。”

那美艳少女皱了皱柳眉儿，道：“你可是心中不服吗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小妹还未和姑娘交手，胜负之数，还难预料。”

那美艳少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那你就不妨试试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咱们未动手前，小妹先要请教两件事情。”

美艳少女道：“你问吧！”

李中慧目光转动，打量了四周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咱们这番比武，你要胜了我们，我们自是听凭所命，如若我们胜了，又该如何？”

那美艳少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如你真能胜得过我，我就破例放你们离开此地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我们如若败在你的手中，就甘心依附在玄皇教中，听你驱使！”

那美艳少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很好，咱们一言为定。”玉手一扬，一指点了过来。

李中慧闪身避开，道：“慢着！我还有话未说完。”

那美艳少女似已不耐，怒道：“还有什么话，快些说吧！”

李中慧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如真想把我们收罗玄皇教下，为你效命，必得凭藉真才实学胜过我们，不许施用毒物、暗器。”

那美艳少女道：“依你就是。”呼的一掌劈来。

李中慧挥掌封开，全力反击了三招，一面说道：“你如想使玄皇教在中原武林中争得一席之地，我倒是有一个很好的办法。”

那美艳少女忍不住问道：“什么办法？”

李中慧一面挥掌急攻，一面接道：“目下中原武林道上，以少林、武当两大门派的实力最强，如若你能裹胁两派几个高手入教，胜过你罗致千百个绿林人物！”

那美艳少女听得心中一动，接道：“是啊！我怎么早没想到呢？”指点掌封，化解开了李中慧一轮急攻。

李中慧心中暗暗震惊对方武功，忖道：“此女不知是何来历？武功如此高强！”口中却接着说道：“少林、武当两大门派中人，素为中原武林同道所重，如若借用他们的身份，暗中施下毒手，算计中原武林道上几个声望、武功均高之人，降则收为己用，否则个别杀害，玄皇教的声势，岂不在极快速中壮大起来。”

这一番话，说得那美艳少女，大为心折，不禁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这般聪明才智，世间极是少见，如肯和我携手合作，不难把玄皇教发扬光大。”

李中慧微微一笑，低声说道：“我虽有心和你合作，但目下却有一事碍难……”

那美艳少女也低声说道：“什么碍难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我们四人之中，武功要属那姓林的最好，但他生性耿直，你如以生死要胁于他，他决然不肯答应，唉！如若你能以武功折服于他，使他心服口服，那就不难使他答应了。”

说话之间，掌势更是凌厉。

那美艳少女，低声应道：“好吧！我就照你之言一试，如若

你们当真肯依我玄皇教下，我定当重用于你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关键在那姓林的了，只要他答应了，余下之人，那是不足为虑。”

两人搏斗愈见激烈、凶恶，但交谈之声，却是愈来愈小。

那美艳少女疾攻三掌，抢回了主动之势，问道：“那姓林的是你什么人？你要这等听他的话？”

李中慧微微一笑，答非所问地说道：“他为人光明正大，心胸磊落，你如想折服于他，却不可施用诡计。”

那美艳少女掌势一紧，把李中慧圈入了一片掌影之中，笑道：“他可是你的丈夫？”

李中慧不再答言，挥舞双掌，全力反击。

两人已斗二十余合，只因边打边谈，双方都无法施展毒手，这时李中慧已不再说，那美艳少女也不再问，双方掌势，也更是辛辣凌厉，不大工夫，又斗了十四五回合。

李中慧愈战愈是心惊，只觉对方的掌指攻势，诡奇中夹杂着正大招术，经这一阵搏斗，李中慧已自知难以在武功上胜过对方，当下空出一破绽，左肩向那掌势上迎去。

她这故意相让，那美艳少女自是看得出来，落掌甚轻。

李中慧早已相度好退身之处，肩上中掌，立时踉跄而退，刚好挡在了李文扬的身前。

李文扬本待要出手相救，但见李中慧直向身前退来，赶忙伸手扶住，急急问道：“妹妹，伤得重吗？”

李中慧脸色苍白，隐见汗水，但暗中却轻轻扯动了一下李文扬衣角。

李文扬虽然早知妹妹心机甚多，但一时之间，却也未想到用

意何在？只好站着不动。

那美艳少女，忽然举步而行，走到了林寒青的身前，冷冷喝道：“你可敢和我动手吗？”

韩士公身子一闪，站了起来，怒道：“他伤势甚重，哪里还能动手，要打由老夫陪你。”

李中慧依在哥哥身上，装出伤势甚重之态，举起右手的衣袖，拂拭脸上汗水，借机暗用“传音入密”之术说道：“老前辈不要多管闲事。”

只听那美艳少女冷冷说道：“只怕你不是我的敌手。”

韩士公听得暗暗叹一口气，这虽是狂傲之言，但说的却是实情，听得李中慧暗中传言，却又不知她捣什么鬼，但人却依言退回一侧。

那美艳少女扬起右手，指着林寒青，又道：“你为何不敢开口？可是不敢和我动手吗？”

林寒青望了手掌上的毒伤，一片紫黑之气，已经蔓延到手腕之上，但他天生傲骨，一挺胸答道：“当得奉陪。”

那美艳少女娇媚一笑，道：“我要凭仗真实本领胜你，让你败得心服口服，你此刻身上毒伤甚重，那是胜你不武了。”回顾那青衫文士一眼道：“快拿解药给我。”

那青衫文士正待出言劝阻，那美艳少女，已冷冷接道：“如若本教今日能收服下四人，胜过网罗江湖上千百武林高手。”

那青衫文士看她心意已决，不再多言，探手入怀，摸出一只翠玉瓶，倒了两粒解药，递了过去。

美艳少女接过解药，问道：“他如何才能早些恢复？”

青衫文士道：“一粒内服，一粒外用，剧毒立可消解。”

那美艳少女目光移注在林寒青的脸上，道：“张口。”左手微微一抖，一粒解药，直飞向林寒青的口中，左手微一用力，捏碎了另一粒解药，洒在林寒青的伤口处。

毒药绝毒，解药却有着神奇的灵效，不过一刻工夫，林寒青手上的紫黑之气，已然散去大半，只余下伤口之处一片淡紫色。

韩士公看那美艳少女，自动替林寒青疗治毒伤，心中既是惊奇，又是佩服，暗道：“无怪李文扬常常称赞妹妹，这女娃儿的确是有过人的才智。”

那美艳少女望了林寒青手上伤势一眼，见紫黑之色，已将散尽，立时说道：“你快些用真气迫出余毒，一盏热茶工夫之内，我就要出手了。”

李中慧施展“传音入密”之术，叫道：“哥哥，快去解开他身上穴道，如要他自行运气解穴，只怕要耗去他甚多内力。”

李文扬依言而上，挥掌拍活了林寒青几处被点制的穴道。

林寒青暗中一提真气，活动了一下手臂，说道：“姑娘可以出手了。”

那美艳少女应道：“好！”声起人至，玉掌挥动间，迎胸迫到。

林寒青右手一扬，五指齐张，点向那美艳少女的脉门。

那美艳少女冷哼一声，玉腕微微一沉，反向林寒青腕穴上面扣来。

两人这出手一搏之间，各自连变了三种擒拿手法，互拿对方脉穴，但见掌指翻舞，忽上忽下，谁也不肯把攻出的右臂收回。

韩士公看得暗暗赞道：“单是这一交手间的擒拿手法变化，就非老夫能够应付。”

只听那美艳少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果然不错。”陡然向后退出

五尺。

林寒青知她这一退，只不过要改变一下搏斗的方法，再次攻上，定然较第一次尤为凶恶，长长吸一口气，凝神戒备。

李中慧目光一掠四周形势，暗用“传音入密”之术，说道：“哥哥，林相公一露败象，你立刻出手替他下来，不能让他真败，以免我无法自圆许诺之言，韩老前辈请全力夺门，以备咱们退出，那青衫文士，目光闪烁不定，心地狡诈，由我出手对付他。”

韩士公微微点头，退到了李文扬的身后。

这时，场中搏斗形势，已然大变，那美艳少女果然一退即上，左掌右指，连劈带点，攻势辛辣、凌厉，大有一举击败林寒青的用心。

林寒青施出突穴斩脉的上乘近搏手法，力拒那美艳少女的猛攻，但因对方手法诡异，出手既快，来势又莫可预测，是以林寒青始终陷在被动之中，处处防守，无能反击。

转瞬之间，两人已恶斗了四五十回合。

林寒青始终是惊而无险，既无法抢回主动，展开攻击，但防守上，却是从容有余，并无落败迹象。

这是一场武林中罕见的搏斗，双方似是都在凭仗手法变化，抢制先机。

李中慧和那美艳少女动手相搏，知她武功奇高，原想林寒青难以挡拒过五十招，却不料林寒青始终在防守劣势下，从容应付，四五十合后，仍是毫无败象。

敞厅中所有之人，都被这一场激烈的拼斗吸引，凝神观战，鸦雀无声。

李文扬早已暗中提聚了功力，手握折扇，随时可出手，接替

林寒青下来，但林寒青久战不败，却使他有着无所适从之感，低声对李中慧道：“妹妹，可要等他们打出个胜负来吗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林寒青的武功，高出我预料之外，如若他能胜过那玄皇教主，咱们就不得不修正退出为上的策略了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那要怎样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乘胜痛击，一鼓而下，尽残玄皇教中高手，为武林消灭一大隐患。”

李文扬点头应道：“好！玄皇教控制属下的手段惨烈，能够一气荡平，也算是一大功德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哥哥出手之时，切记不可伤了那玄皇教主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她形态虽然冷酷，但天性似很善良，年龄不过二十，如何能够统率这玄皇教，这其间定然有着隐秘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不错！不是妹妹提起，我倒是忽略了，刚才她脱下青铜面具之时，玄皇教中之人，都和咱们一般，为之惊愕不止，别人还罢了，那青衫文士，经常随在教主身侧，岂能没有见过教主面目，但他神色之间，都和别人一样。”

忽听一声娇叱道：“躺下去啦！”

耳际间响起林寒青的声音，道：“未必见得。”

砰然一声，双掌交接，人影骤分，林寒青和那美艳少女，各自被震得向后退了一步。

李文扬凝目望去，只见林寒青面色平静，不似受伤模样，登时放下了心。

那美艳少女凝目沉思了一阵，突然一挥手，道：“放他们出去。”

那中年文士，心中似甚不愿，但却又似不敢反抗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属下遵命。”目光一扫那环守在四周的大汉，道：“开门。”

只听一阵轧轧之声，敞厅壁间，突然开出一扇大门，天光透入，可见星辰。

韩士公当先大步而出，仰脸长长吁一口气，心中舒畅无比。李文扬、李中慧、林寒青等鱼贯而行，走出敞厅。

身后响起那美艳少女清冷的声音，道：“诸位慢行一步，小妹不送了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教主今日之情，小妹当记在心中，异日有机会补报。”

两扇铁门，缓缓关了起来，那美艳少女的美丽身影，隐入了铁门中不见。

李中慧暗中留心，发觉那美丽的玄皇教主，虽然尚能保持着冷漠的平静，但两道清澈的眼神，却放射出无限柔情，凝注在林寒青的身上。

她的美丽，使自负的李中慧有些自叹弗如，也引起了她一丝妒恨。

李文扬流目四顾，打量了四周一眼，发觉几人正停身城堡旁边。

天上星河耿耿，已是三更过后时分。

韩士公仰脸打个哈哈，道：“老朽走了大半辈子江湖，却从未遇过此等情势，敌耶？实叫人有些无法分解。”

李中慧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咱们都是沾了林相公的光啦！”

林寒青道：“哪里，哪里，此乃李姑娘机智胜敌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不错！老朽可是从没有见过像慧姑娘这般聪明的人，竟能使那玄皇教主，自动的向属下讨取解药，疗好林世兄的毒伤。”

李文扬笑接道：“在下在江湖之上走动，一遇上什么为难，立时函请舍妹，只要她能赶来，不论多大的困难，也为之迎刃而解。”

李中慧忽然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们可认为玄皇教，当真的放过了咱们吗？”

此言一出，三人无不震惊，韩士公大声嚷道：“怎么？难道他们暗算了咱们不成？”

李中慧双目中闪动着智慧的光芒，嫣然一笑，道：“这还不会，不过，从今之后，那玄皇教定然和咱们搅不清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你不解释，老夫还有些明白，你这一说，可听得我更糊涂了。”

李中慧盈盈一笑，答非所问地说道：“此地不宜久留，咱们还是早些走啦！”当先举步而行，袅袅娜娜地向前走去。

李文扬低声说道：“舍妹性格，在事情未能完全判明之前，决不会随便出口，她既是不愿意说，老前辈最好是不要问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原来如此！”

四人登上城堡，只见两个黑衣佩刀的大汉，站在城堡之上，眼看四人登上城堡，也不出手阻拦，浑如不见一般。

李文扬等眼看两人都无出手相阻之意，也懒得多问，施展壁虎功，游下城堡，韩士公早已有备，扬手处，一段枯木，投入护城河中，以四人轻功造诣，借这段枯木之力，跃渡护城河，自是轻而易举。

登上了彼岸，韩士公感慨丛生，回顾了那太平堡一眼，黯然叹道：“那连环梭钱大同，昔年和老朽，并骑江湖，出生入死，患难相扶，数十年生死之交，如今只落得蓄意加害，翻脸成仇。”

李中慧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老前辈错怪他了。”

韩士公生就火爆脾气，双目一瞪，道：“传闻之言，尚可不信，我这亲眼所见，亲身所历，难道还错怪了他不成？”

李中慧凝目沉思了片刻，缓缓说道：“他早已为玄皇教所控制，身不由己，自是怪不得……”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奇怪的是那玄皇教主……”

李文扬道：“妹妹可是觉着她年轻了一些吗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如若我的料断不错，那玄皇教主，定然是另有其人，那位姑娘，只不过是替身而已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这话不错，在下亦觉着……”

李中慧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谁要你接口了？”

林寒青怔了一怔，垂首不语。

李文扬大感过意不去，正待说几句慰藉之言，突然身后传过来一声娇笑，道：“好利害的嘴巴！”

四人心头一震，同时回头望去。

星光下只见一个娇小的青衫人，带着一具形式恐怖的青铜面具，凝立在丈余之外。

韩士公失声嚷道：“玄皇教主！”

李中慧眼波转动，微微笑道：“教主翩然而来，是有事赐教，还是要找人呢？”回眸瞧了林寒青一眼，目光中似是含有深意。

青衣女格格笑道：“是来找人的。”缓缓除下那狰狞的青铜面具，露出了那绝美的面靥，美丑交替间，更觉其艳光照人，不可

方物。

李中慧面上虽仍带着笑容，但这笑容却无法掩饰眉宇间的不豫之色，淡淡笑问道：“不知教主来找的人，究竟是谁呢？”

美艳少女明亮的眼波，在众人身上一转，虽然多瞧了林寒青一眼，但最后却又回到了李中慧面上，凝目笑道：“找的就是姑娘你！”

李中慧皱眉道：“找我？”

美艳少女笑道：“我不但要找你，还知道姑娘姓李，闺讳中慧，是吗？”

李中慧虽然灵慧镇静，此刻面上也不禁泛起了惊异之容，道：“教主怎会知道贱名？莫非……莫非……”她说来说去，也说不出个可能的原因。

美艳少女眼波一转，忽然收敛起面上巧笑，庄容道：“两年以前，九龙岗外，钓鱼台上的往事，姑娘可还记得吗？”

李中慧大奇道：“此事你怎会知道？”

美艳少女轻叹一声，道：“我自然知道……”缓缓抬起头来，嫣然笑道：“姑娘若是还未曾忘记此事，便请姑娘随小妹一行，两年前钓鱼台上承蒙姑娘相救之人，此刻正在恭候姑娘的大驾。”

李中慧微一沉吟，道：“她在哪里？”

美艳少女道：“便在前面不远。”

李中慧还未说话，李文扬却已赶上前来，他虽然猜不出此中的究竟，但见到妹子竟有冒险随这“玄皇教主”同行之意，心头不禁大感焦急，但一时间却又不知该如何出言阻拦，此刻赶了上去，却呆呆地愣在当地，兄妹情意，关心太过，竟使他失去了原有的潇洒。

李中慧回首一笑，道：“大哥请放心，小妹……”

美艳少女笑道：“姑娘若是决定要去，便请各位随同走吧！”转身过去，当先而行。

夜色中只见她衣袂飘飘，莲步珊珊，风姿之绰约，当真有如月宫仙子一般。

众人不觉随着她行去。

只见路途越来越是荒僻，竟不是返回太平堡的道路。

夜风萧萧，众人都觉得身上有些寒意，心头又有些警惕，并肩而行，大家虽未开口，但眼色互示间，已在互相警戒。

美丽少女忽然伸出纤纤玉指，遥指前方，回眸笑道：“就在那边，已经到了。”

众人随着她手指望去，只见孤孤零零一栋房舍，矗立在荒郊之中，四面树影幢幢，将那屋影衬托得似是十分阴森。

阴森的屋影里，只透出几点淡淡的灯光，四下静然，不闻人声，只有夜风吹着野草，沙沙作响。

众人穿过林木，到了那暗紫色的门户之前，美艳少女伸手在铜环上轻轻敲了三下，只听门中伸出一个低沉苍老的语声，道：“天地玄黄。”

美艳少女道：“宇宙洪荒。”

门内应声道：“是枫姑娘吗？”

接着，大门“呀”地一声开了，一个白发苍苍，身形佝偻，身穿灰布短褂的老人，含笑走了出来，只见他面上刀痕斑驳，左目已渺，笑容纵然甚是亲切，但在外人看来，却有说不出的狰狞可怖。

只见美艳少女已在含笑揖客，道：“请！”

那白发苍苍的丑怪老人，独目闪闪，打量了几人一阵，退避一侧，让开了去路。

但见李中慧昂首而行，坦坦荡荡，若无其事，几人已知她料事之能，挺胸而入。

这只是一座平常的茅舍，迎面壁间，高供着一幅画像，木案上点着两支白烛，火焰微弱，光线昏黄，室中更见阴森之气。

那美艳少女忽然间，变得十分庄严，低声对那佝偻老人说道：“我娘睡了吗？”

那丑怪老人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几日来，主母都在惦念着你，唉！你如再不回来，老奴要去找你了。”

那美艳少女均红的嫩脸之上，忽然泛现出一点黯然之色，回顾了李中慧一眼，道：“我娘终日想念的李姑娘，被我找到了。”

那丑怪老人独目神光一闪，欠身对李中慧道：“咱们主母，终日的想念姑娘，每日都要提到姑娘的芳名。”

李中慧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昔日之事，也只不过是略效微劳，不足挂齿。”

李文扬暗中留神，查看那供奉的画像，竟是一个长衫俊朗的中年人负手站在一座奇拔的山峰之上，仰望着长空出神，那山峰高出云表，足下云海苍茫。

黄山世家，乃武林中第一有名的家族，隐隐然并名于江湖各大门派，家中收藏的古物、名画，无与伦比，李文扬见多识广，一眼之间，已看出那幅画像，非出自名家手笔，但绘事细腻，笔法工整。

只听那美艳少女幽幽说道：“我可以去见见娘吗？”

那丑怪老人口中虽是自称老奴，显是仆奴身份，但那美艳少

女对他的神情之间，却是异常敬重。

只见独目眨动，沉吟有顷，道：“此时此刻，虽然不宜惊扰主母，但李姑娘乃是她日夜想见之人，自当别论，枫姑娘请陪几位佳客，在厅中稍候片刻，老奴这就去通报主母一声。”转身绕到厅角处，启门而出。

过了片刻，只听木门呀然，那佝偻丑怪的老人，推门而出，接道：“主母听到李姑娘深夜来访，甚是欢愉，立命老奴，带几位后厅相见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承蒙破格接见，晚辈甚感荣宠，有劳老前辈带路。”

那美艳少女抢先一步，道：“我替诸位带路。”

出了厅后便门，景物忽然一变，只见一条长廊，直向后面通去，两侧植满花树，香气袭人。

长廊尽处，又是一道圆门，那美艳少女推开木门，灯光隐隐由地下透了上来。

敢情是一道通向地下的级梯。

一个娇弱的声音，由地下传了上来，道：“李姑娘别来无恙，恕老身重病缠身，不能亲迎佳客，万望恕罪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老前辈言重了。”举步而行，沿级梯向下走去。

李文扬、林寒青、韩士公等鱼贯而下，个个暗运功力戒备，准备应变。

下完了一十八级梯阶，眼前一座广大的地下敞厅，厅中灯火高烧，光焰熊熊，壁间挂了不少名人的字画。

靠后壁处，端放着一座古鼎，鼎中白缕袅袅，散放出满室清香。

李文扬目光一转，瞥见白烟迷朦中，那紧靠古鼎的壁间，端挂着一幅画像。

隐隐间，可见两侧的字联，写道：

才冠一代，雄视江湖三十年，

学无止境，武林还有胜我人。

李文扬暗暗忖道：“这人不知是何许人物？竟然这样大的口气，看来他不把自己写成武林第一名家，还是有些心存客气了。”

忖思之间，忽听一阵急促的喘咳，敞厅一角处，垂帘轻启，那美艳少女搀扶着一个满脸病容的中年妇人，缓步而出。

病魔似已完全夺去了她的体能，只见她微闭着两目，身子完全靠在美艳少女的身上。

两人身后紧随着一个青衣小婢，双手托着一座软榻。

只听那中年病妇说道：“把软榻放近一点，我要和李姑娘好好的谈谈。”

李中慧急急行了过去，道：“老前辈不用客气，晚辈过来也是一样。”

那青衣小婢，放下手中软榻，铺放好榻上锦被，美艳少女玉臂一圈，抱起那中年病妇，放在软榻之上，低声说道：“娘请躺着说话，也是一样。”

那中年病妇挣动一下，失去神采的双目，望了李中慧一眼，笑道：“老身还能够活着见姑娘一面，实是未敢料想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老前辈安心养息，寒家中存有不少灵药……”

那中年病妇连连摇头，道：“姑娘的一番好心，我只有心领，老身这病势，恐已非药物能够救得了……”

她缓缓移动目光，望了紧依她身旁的美艳少女一眼，叹息一

声，接道：“老身这病，得在生她之时，坐褥期间，中了瘴毒，又连受两个仇家的暗算，如今算起来已经十八年啦……”突然一阵急咳，打断她未完之言。

那美艳少女双手轻挥，不停在那中年病妇身上轻捶，口中幽幽说道：“娘啊！有话慢慢说嘛，李姑娘也不是立刻要走。”

李文扬仔细看那中年病妇，虽然已瘦得皮包骨头，但面目轮廓间，仍隐隐可看出昔年的绰约风采。

那中年病妇失去神采的双目，眨动了一阵，目光停在了林寒青的脸上，说道：“李姑娘，这几位可否替老身引见引见？”

李中慧笑道：“不是老前辈提醒，我就几乎忘了……”指着韩士公道：“这位韩老前辈，江湖之上，人称瘦猴王。”

韩士公接口说道：“老猴儿韩士公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在下黄山世家李文扬。”

李中慧接道：“那是家兄。”

中年病妇道：“失敬，失敬。”

林寒青微一欠身，淡淡说道：“晚辈林寒青。”

那美艳少女突然附在中年病妇耳间，低声说道：“娘啊！这人武功高强，不在女儿之下。”

中年病妇微微一笑，回顾了女儿一眼，就道：“枫儿，去房中把我那收存枕畔的铁盒取来……”

那美艳少女一扯锦被，靠在母亲身后，回身向房中走去，片刻之后，捧着一个一寸厚薄的铁盒，走了出来。

中年病妇伸出枯瘦的右手，接过铁盒，目光环扫了李文扬等一眼，说道：“诸位都是李姑娘的朋友，李姑娘对老身有着救命之恩……”

话至此处，一阵急咳。

李中慧道：“九龙岗上一别，不过两年时光，想不到老前辈的病势，竟然一重至此了。”

那中年病妇道：“老身早该死了，只因有两桩心愿未了，才拖到现在……”

李中慧抬头望了那美艳少女一眼，道：“令爱人间威凤，才貌双绝，想她定能承继老前辈的衣钵，至于其他之事，晚辈等只要力能所及，自当尽力助老前辈完成心愿……”

李中慧才智过人，一见这中年病妇之后，已知两年前九龙岗无意相救的病妇，竟然是玄皇教主。

那中年病妇长长呼一口气，强行打起精神，道：“姑娘聪慧绝伦，请猜猜老身这两桩心愿为何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这个晚辈如何能猜得着呢？”眼珠儿转了两转，笑道：“如若老前辈定要晚辈献丑，那我就随便说它两件了。老前辈这一件心愿，可是忧心玄皇教，流入歧途，为害江湖，白费了老前辈十数年的心血，反落个事与愿违？”

韩士公只听得暗暗赞道：“这女娃儿名叫中慧，果然是人如其名，这几句寓规劝于激励之言，当使这病妇人大受感动，她纵未存向上之心，但在听得此番言语之后，亦必将更改心意。”

只听那中年病妇人微微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李姑娘猜的不错，昔年老身由那黄石道人手中，谋夺这玄皇教主之位时，心中充满了仇恨，想利用这充满着诡秘的玄皇教，在江湖上制造出一番血腥的屠杀，因此，费尽了心机，把这玄皇教由云贵边境，移迁到中原道上，十年的辛苦经营，总算是奠下了基础。

“如今这大江南北，已被我建立起一十八座总支舵，辖下分

舵，更是遍布江湖，当时我心中充满着仇恨之火，恨不能一举尽收江湖高手，举手翻云，挥腕覆雨……”

她喘息了两声，笑道：“我有个可笑的想法，在计划准备完成之日，下令全教，在一夜之间，掀起一场血腥屠杀，一十八座总支舵，和各处分舵，齐齐动手，势将造成一场哄动江湖的大风暴了。”

李文扬听了打一个冷颤，轻轻咳了一声。

只见那中年病妇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不过，李姑娘尽可放心，这已是过去的事了，就算上天再顺延老身三十年的寿命，这荒唐的事件，也是永不会再在江湖之上出现了，唉！何况老身已然是临风残烛，命在旦夕之人，昔日的恩恩怨怨，都将随着老身的死亡，永埋泉下了。”

李中慧看她病势，已是难再有救，黯然不语。

那中年病妇重重咳了两声，接道：“老身这几日来，已觉着内腑有了变化，死亡之关，随时可到，我还是先说点急要之事，如若我还能多活上两个时辰，老身还要告诉诸位一段武林秘辛，这段秘辛，和眼下武林形势，日后劫运，都有着极深的关系。”

忽见那佝偻老人，大步行了过来，抱拳说道：“主母不宜多言，还望保重玉体。”

那中年病妇举手抬了一抬，道：“你走近一些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”

那佝偻独目老人，似是有些受宠若惊之感，移动沉重的脚步，颤巍巍地走了过去，独目闪动着异样的光芒，说道：“主母有何吩咐？”

那中年病妇凄凉一笑，道：“你身负绝技，世无匹敌，但却

为我埋没了你有用的一生……”

那独目老人接道：“这是老奴自己的主张，与主母何干？”

那中年病妇目光扫掠了李中慧等一眼，黯然笑道：“我已是快死的人了，如若有什么失言失检之处，还望诸位不要见笑！”

李中慧道：“老前辈这坦荡胸襟，我只有更为佩服。”

那中年病妇拍拍木榻对那佝偻老人说道：“你坐过来吧！我这一生之中，负欠你的太多了。”

那佝偻老人，独目中滚下来一行热泪，道：“这个，老奴不敢。”

中年病妇一双失去神采的大眼睛中，也滚下来两行泪水，闭上双目，说道：“我病了一十八年，你保护了我一十八年，离开我不到七日，我就几乎送命九龙岗钓鱼台上，如非李姑娘路过相救，我哪里还能活到今日？”

独目老人接道：“老奴该死，保护不周，致使主母涉险。”

中年病妇突然伸出手去，放在那佝偻独目老人的一只手背之上，缓缓地说道：“你照顾了我一十八年，这情意是何等的深厚，你为我独挡天下九大门派中一十八位高手的围攻，豪气是何等震人，伤目不退，浴血奋战，终于把十八个围攻的高手击退，这份武勇，当世武林中，又能有几人及得……”

目光一掠那美艳少女，接道：“纵然是枫儿她爹还魂重生，也要逊你三分武勇……”

这一番褒奖之言，出自一个生机奄奄的病妇之口，虽然俱都是说的豪壮往事，但眼下的黯然画面，却使那豪壮的事迹中，点缀着一份凄凉。

只听那佝偻老人黯然说道：“老主人武勇盖世，岂是老奴能

及万一。”

那美艳少女似是被眼下的情景，闹得茫然无措，转动着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，望望母亲，又望望那独目佝偻老人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。

只见那中年病妇脸上绽开出一片羞恹的微笑，那是痛苦和欢愉混合的笑容，闪动着泪光的双目扫掠了李中慧一眼，说道：“不怕诸位见笑，老身要在死亡之前，一吐心中的积郁，这积郁闷了我一十八年，而且十八年来与日俱增，我承受的太多了……”

她语音微微一顿，失去神采的双目中，突然闪动起一片光辉，憔悴的脸上，也隐隐泛起一圈红晕，似是为失去的惋惜，得到的骄傲，这是异常复杂的表情，潜伏在她心灵深处一十八年的情感，在她死亡之前的一刻中，陡然间爆发了出来。

那独目佝偻老人，似是不能负荷那中年病妇的一只手的压力，身躯微微颤动。

这时，那中年病妇似是无法再控制内心激动的感情，深情地望了那独目老人一眼，幽幽说道：“我要说出压抑心里的感情，再不说出来，只怕是永远没机会了……”

那佝偻老人激动地说道：“主母且不可因一时激动……”

他回顾了那美艳少女一眼，接道：“伤了枫姑娘纯洁的心灵，让她留下个回忆的阴影。”

那中年病妇脸上更见红晕，眸子里光辉也愈见明亮，神色坚决地说道：“我要说，纵然是枫儿不认我这个妈妈，武林人物骂我是淫娃荡妇，使我们心地清白，有天可鉴，我对得起去的丈夫，十八年的日子，不算短啊！你本是飘逸出尘、江湖上人人敬

重的大侠，十八年来折磨成这么一副鬼怪的样子，如不是那名教罪人，也许我还能多活一些日子。”

这一番话，说得激动异常，但情词诚挚，字字句句，满含血泪。

李文扬、李中慧、韩士公，都意识到一件江湖上缠绵、惊人的内幕，即将由那中年病妇口中揭发出来，都不禁全神贯注，凝神而听。

素来冷漠的林寒青，也听得怦然心动，睁大着一双星目，望着那中年病妇。

那佝偻独目老人，长叹一声，道：“事非小可，还望主母三思。”他的声音，微微颤抖，似是这几句话，用出了那全身气力。

那中年病妇道：“我想了很多年啦！难道要我把这心中的积郁带到棺材中去不成？”

那佝偻独目老人突然下了决心，道：“好！你说吧！”

那中年病妇忽地嫣然一笑，恹恹病态中，绽开出一片笑容，衬着两颊红晕，秀丽的轮廓，隐隐流现出昔年那醉人如酒的绰约风姿。

只听那中年病妇说道：“李姑娘、李相公，黄山世家，一向交游广阔，两位可认得这位隐迹风尘中的高人吗？”

那独目老者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盛名误人，不说也罢！”言词凄凉，神情间一片黯然。

李中慧听那中年病妇说得如此郑重，已知那佝偻老人，决非平常之人，不禁留心打量了两眼，只见他半启半闭的独目中，一片泪光，但遍搜枯肠，也是想不出此人是谁？

只听那中年病妇，幽幽说道：“十几年来，他受尽了精神折

磨，两度身受重伤，早已不复昔年的仙风道貌，自是难怪诸位认他不出了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老前辈如此推重，想来必然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高人。”

那中年病妇接道：“不错，他的声名威望，不在当今任何武林高人之下，他就是桑南樵。”

桑南樵三个字，有如巨雷暴震，听得大厅中所有的人，都为之心神动荡。

韩士公一下子跳起来，说道：“十方老人桑南樵？”

那佝偻老人缓缓垂下头去，一语不发，神色间一片凄凉。

那中年病妇接道：“不错，他就是威名震荡大江南北的桑南樵……”忽然泪如泉涌，放声哭了起来，呜咽着说道：“他受着无数武林人物的敬仰，笑傲烟云，逍遥山水，是何等的悠闲自在，但他却为我折磨成这个样子。”

十方老人桑南樵独目中神光一闪，纵声笑道：“主母不用引咎自责，此乃老奴自愿作为之事，和主母何干？”

中年病妇举起衣袖，挥拭一下脸上的泪水，说道：“不要再这般叫我了，我已经快要死了！”

桑南樵道：“那要老奴如何称呼？”

中年病妇道：“咱们贞洁自持了一十八年，俯仰无愧于天地，难道我快死之时，仍不许改上一个称呼么？”

桑南樵黯然说道：“一十八年啦！对我们来说，过的比一百八十年更为遥长，唉！我们忍受了十八年的痛苦折磨，主仆之间，界限分明，言词行动，从未逾越过规范一步，为什么不可再多忍受一些时光？”

那中年病妇道：“可是我，我的心……”一阵急咳快喘，打断了未完之言。

这时，那美貌少女早已泪落如雨，哭得像泪人一般，口中低婉地叫着妈妈，双手不停地为那中年病妇捶背。

李文扬长长叹息一声，站了起来，对着桑南樵抱拳一个长揖，道：“晚辈今日得识侠驾，实感荣宠至极。”

桑南樵右手一摆道：“不用了，十方老人桑南樵早已死去，活着的只不过是玄皇教教主的一名老仆。”

只听一阵呜咽之声，响彻大厅，那中年病妇哭得愈见利害。

李中慧走近软榻，低声说道：“老前辈玉体虚弱，还望多多保重。”

韩士公、林寒青双双对桑南樵行了一礼，道：“老前辈名重武林，晚辈等心慕已久……”

桑南樵独目中神光湛湛，逼注到两人身上，道：“桑南樵在十八年前，已然死去，两位不用这般对待老夫了。”

韩士公心中本有甚多话要说，但见那独目老人面上已现愠色，一时之间，不知如何才好，只好硬把到口之言，重又咽了回去，呆在当地。

李中慧看那中年病妇仍然不停啼泣，不禁一皱眉头，抓住她右腕脉穴，说道：“老前辈不是还有要事，告诉晚辈吗？”五指微一加力。

一股暗劲热流，涌了出来，震得那中年病妇身躯微微一颤。

这一颤，也使她迷乱的神智，忽然清醒过来，拂拭一下脸上的泪痕，取出一个玉瓶，倒出来一粒丹药，疾快地吞了下去。

只听桑南樵惊叫一声：“主母不可！”飞身来抢，已自无及。

事出意外，桑南樵虽然身负着绝世武力，竟也抢救不及，但他身法之奇，出手之快，已使李文扬和韩士公等，惊异万分。

原来，李中慧行近软榻，慰劝那中年病妇之时，桑南樵却悄然退出了七八尺远，惊愕中一跃而上，折转之间，绕过李中慧，右手食中二指，已夹住那中年病妇的手掌，终是晚了一步，那粒丹丸，已然被她吞了下去。

只听桑南樵黯然一叹，松开二指，凄凉地说道：“你这又何苦呢？”独目中泪光闪闪，滚落胸前。

李中慧才思敏捷，略一忖思，道：“怎么？她服的是毒药么？”转脸望去，只见那中年病妇脸上泛起了一片桃红之色，鲜艳夺目，看上去十分惹眼，心中甚觉奇怪，暗道：“她如服用绝毒的药物，怎的这般反应？”

忖思之间，闭目而坐的中年病妇，已突然睁开了双目，说道：“李姑娘说的不错，这也算是毒药的一种，和一般毒药的不同之处，是它可以使垂死的人，暂短地复活，燃尽他所有余存的生命潜力，然后再行死去。”

李中慧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那是说服下这药丸之后，算是死定了，不论任何的神医灵丹，也无法重燃起油枯之灯？”

中年病妇道：“但我至少还可多活上几个时辰，而且意兴勃勃，充满着生命的活力。”

只听那美艳少女娇喝一声：“娘啊！你忍心丢下女儿不管了么？”纵体入怀，放声大哭起来。

那中年病妇此刻忽然精神大振，挽着那美艳少女，说道：“枫儿，不要哭，妈妈有很多话要说，你如这般哭闹下去，把妈妈仅余几个时辰的生命，耽误过去，不但妈妈将含恨九泉，且将

为武林留下了无穷的祸患，那时妈妈是抱恨而终，死也难忘了。”

那美艳少女果然止住了哭声，用衣袖拂拭下脸上泪痕，黯然依偎在母亲身旁。

中年病妇伸手托起铁盒，说道：“李姑娘，请先接住铁盒。”脸色突然变得一片庄严。

李中慧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老前辈可否先把盒中之物，告诉晚辈。”

中年病妇一字一字地说道：“铁盒中，存放着玄皇教各处总支分舵的名单和实力，以及外子手录的一本拳谱剑诀。”

李中慧吃了一惊，接道：“这等贵重之物，晚辈如何敢接受？”

那中年病妇道：“李姑娘，你听我说，这铁盒关系着武林的劫运甚大，姑娘如不肯毅然挑起这副担子，继我为玄皇教主，这一股由老身一手发展成的邪恶势力，势将在江湖上，闹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屠杀。老身年来病势转剧，长卧病榻，思前想后，忽然彻悟，一点灵智未昧，深觉昔年的举动，有伤天和，但大错已铸，前尘不堪回首，未来犹有可追。”

“可惜上天不假老身以余年，已无法亲手把这股造成的邪恶势力毁去，病中惶惶正感山穷水尽，忽然想到了姑娘，可惜老身已难行动，无法赶赴黄山拜见……”

她回顾了桑南樵一眼，接道：“我也曾两度遣人深入黄山世家，但均未见得姑娘……”

桑南樵突然接道：“老朽要先向李世兄、李姑娘告罪了。”抱拳一礼。

李文扬急急还了一个长揖，道：“老前辈，这话从何说起？”

桑南樵道：“老朽受遣两入黄山，李姑娘未曾见得，却和令

堂换了两掌。”

李中慧暗想：母亲十年闭关潜修，先天正气，已有大成，随手一击，力可碎石开碑，想这老儿定然吃了甚大苦头。当下问道：“家母自先父过世，看淡世情，很少再问武林中事，既使晚辈兄妹的事，她老人家也很少过问！”

她灵舌慧心，心中虽然想问桑南樵和母亲互换两掌的胜负如何？但却不肯正面追问，绕弯抹角地旁敲侧击，想让桑南樵自动说将出来。

果然桑南樵忍耐不住，双眉耸动，独目放光，接道：“令堂武功之高，乃老朽生平未遇的劲敌，互换两掌秋色平分，老朽接了令堂两掌后，就退离黄山，直回此地复命。”

李中慧微微一笑，默不作声，她既不好代母亲谦辞，称赞对方武功高强，也不便指斥桑南樵信口开河。

只听那中年病妇接道：“老身为此事，心中大为不安，中原武林道上，虽不乏文武兼具之人，但要找一個像你李姑娘这般智勇兼备的巾帼才人，实属绝无仅有；老身只道今生难再重见李姑娘，却不料皇天有眼，终使老身在未断气前，见到了李姑娘。”

李中慧叹道：“老前辈一番赏识之情，晚辈感激不尽，但如要晚辈继任玄皇教主，实难从命。令爱武功高强，尤胜晚辈，女承母业，顺理成章，老前辈放着现成的衣钵传人，为什么不肯相授？”

那美艳少女正在嚤嚤轻泣，听完这话，突然接口说道：“我才不要干什么玄皇教主，代我娘当了三个月不到，就差一点把我憋死了。”

中年病妇摇头叹道：“唉！知女莫若母，枫儿一片天真，胸

无城府，武功上虽得他桑伯父和老身一些传授，勉强说得过去，但心机智慧，比起李姑娘，实是难及万一，此等有关武林劫难的大事，老身如何能放心交代于她？”

李中慧正想再行坚辞，那中年病妇已接口说道：“老身几经思量，想来想去，实在想不出比姑娘更适合的人。老身虽然一手把玄皇教扩展于大江南北，但教中弟子，却是绝无一人见过我真正面目，这铁盒中记述有详细内情，李姑娘只一过目，就不难领导全教，我要借李姑娘的才智，毁去我建立的这一股邪恶势力，如若能够把他们引归正途，为人间做上几桩好事，那是最好不过，若遇冥顽不法之徒，李姑娘就早些下手，把他们处决就是，免得为武林留下祸患……”

话至此处，突然一顿，两道目光盯注在李中慧的脸上，说道：“此事非同小可，老身请求李姑娘能为苍生谋命，也可为老身消减几分罪孽。”

这几句话，说得虔诚无比，双目中更是早已蕴满热泪，双手捧着铁盒，走下软榻，递了过去。

李中慧倒退着摇手说道：“这个如何使得？老前辈……”

中年病妇道：“老身还有很多话，要告诉诸位，李姑娘先请接过铁盒！”

李中慧道：“这个晚辈实难遵命！老前辈还是快快收回。”

那中年病妇道：“难道你不顾天下无数苍生之命？难道你忍心看着武林中一场屠杀？难道你要迫老身抱恨以终？”

李中慧只是摇手倒退，不肯接那铁盒。

只听桑南樵冷哼一声，道：“黄山世家，三代来侠誉不衰，但今日看来，却易见面不如闻名，哼哼……”

只听那中年病妇长长叹息一声，打断了桑南樵未完之言，接着道：“李姑娘，这不是老身一人一家的私事，而是和整个武林的劫运有关，玄皇教经老身十余年苦心隐秘培养，虽然不敢说实力足以傲视江湖，但也不可轻侮，除了玄皇教之外，另一股邪恶的势力，正以极快的速度，在江湖上膨胀，来势滔滔，或已凌驾我们玄皇教之上，李姑娘如不肯屈就教主，玄皇教这股武林实力，势必如开闸之虎，到处伤人，万一被另一股邪恶势力五毒宫，收为己用，自后武林中，当无一天太平日子好过。”

李中慧吃桑南樵冷讽热嘲一激，再听那中年病妇一番恳切之言，虽未答应，但人已不再向后退避，秀目神凝，望着那中年病妇。

那中年病妇高举铁盒，道：“这心愿一年前，我已决定，李姑娘为挽救这一番武林劫难，实在该当仁不让，挺身而出。”

李中慧心中怦然而动，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桑老前辈德望武功，都非晚辈能及，老前辈为什么不把教主之位让他继承？”

桑南樵道：“老朽年登古稀，有如临风残烛、夕阳黄错，岂能担此大任？”

那中年病妇道：“玄皇教的弟子，虽未见过他们教主之面，但总不能说连他们教主是男是女，都无法分辨出来吧！”

她长长吁一口气，不容李中慧接口，又抢先说道：“姑娘如肯答允老身之求，接掌教主之位，老身当代我那桑兄作主，要他附随骥尾，听你调遣三年。”

韩士公生具侠肝义胆，这一阵工夫，已听出一些眉目，忍不住接口说道：“老猴儿为天下武林同道请命，请李姑娘答应下来吧！”

李文扬轻声叹道：“妹妹，老前辈出于至诚，妹妹何妨先瞧那铁盒中的存物，再作决定？”

李中慧双目眨动了一阵，道：“我如果答应下来，万一才智不及，难当老前辈的重托，岂不有负厚望了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如若李姑娘继承教主，老猴儿第一个愿受驱使，赴汤蹈火，亦是在所不辞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妹妹如有为天下苍生谋福之心，为兄亦愿随时效命。”

桑南樵道：“老夫一诺千金，如若李姑娘承继教主，老夫愿遵主母之嘱，为你效力三年。”

李中慧缓缓把目光转注到林寒青的身上，道：“林世兄有何高见？”

林寒青沉吟了半晌道：“兄弟愿以自由之身，从旁效命。”

那中年病妇道：“李姑娘快请接过教中信物，老身还有下情奉告。”

李中慧轻咬樱唇，凝立片刻，突然泛现一脸坚决，道：“好吧！我答应……”一句话似是用尽了她全身气力。

那中年病妇喜道：“姑娘肯接受玄皇教主之位，实乃武林苍生之福，老身也可完了一个心愿。”恭恭敬敬把铁盒递了上去。

李中慧双手接过铁盒，不禁黯然泪下，她心中明白，这一接任玄皇教主，实是她一生命运的转变，今后一切，都将为全教着想，难再兼顾到私人的理想。

韩士公豪气干云地纵声而笑，道：“俗语有土中难藏夜明珠，姑娘才华绝世，老朽相识数日，已然心折，想不到人心如一，竟是有人早就倾折于姑娘的才华之下了……”忽见李中慧泪珠滚

滚而下，不禁为之一呆。

原来他见李中慧小小年纪，竟然接下了一教之主的尊高之位，连那名动三山五岳的十方老人桑南樵，也要听命于她，此等荣誉之事，是何等的难求，心中代她欢喜，见她泪珠滚滚而下，心中大感茫然。

李文扬了解妹妹为人，向喜独行其是，这一接玄皇教主，定然是忙碌异常，只怕是难再有悠游山水的雅兴，她费尽苦心，在黄山筑建的百鸟书院，只怕也难得有暇去长居读书了，当下轻轻一叹，慰道：

“妹妹不用悲苦，咱们李氏家风，是铁肩担正义，卫道侠自居，虽然以上三代，尽皆遭人暗算，但并未改变咱们李氏家风，妹妹才智绝人，胜过为兄，今日接掌玄皇教主，为武林同道谋福，遂行其志，当可传诵千古，为兄愿尽所能，作妹先驱。”

他这几句话，说的大义凛然，字字句句，掷地有声。

李中慧突然一拭脸上泪痕，目光转注到那中年病妇脸上，缓缓说道：“老前辈还有什么训教之言，晚辈这里洗耳恭听了。”

只听那中年病妇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李姑娘，从此刻起，你已是玄皇教主了，姑娘出身武林世家，一诺之言，信守不渝，也用不着那些繁文褥节，按我玄皇教中规矩，开坛授位了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老前辈只管放心，晚辈既然答应了，自是终生全力以赴，老前辈病中虚弱，这开坛授位之举，只有从权免去了。”

那中年病妇道：“好！开坛授位，虽可免去，但教中礼数不可废，姑娘先请受我一拜。”说话之间，竟然真的拜了下去。

只见桑南樵和那美艳少女，齐齐随着那中年病妇拜了下去。

李中慧知是教中规矩，也不坚辞，还了半礼，道：“诸位快快请起。”

那中年病妇站起身子，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老身总算完成了一件心愿……”缓步退回软榻之上，接道：“老身现在要告诉诸位，数十年一段武林秘辛了。”

室中群豪，个个凝神静听，鸦雀无声。

那中年病妇双目神凝，望着那熊熊烛火出神，似是在回忆一件往事，良久之后，才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诸位之中，可有识得老身的吗？”

群豪面面相觑，沉吟不语，良久之后，韩士公突然叫道：“老朽想起来了，只是不敢断言，如有说错，还请海涵一二！”

中年病妇道：“不要紧，你说吧！”

韩士公道：“三十年前，武林中有一姿容绝世的女侠，出没在中原道上，虽然只有短短的数年时间，但因长得太美了，名气却是传得很快，哄动了大江南北，甚至远及关外的白山黑水，武林中曾送她一个羞花仙子之号，至于她的真实姓名，知道的反而不多了……”

那中年病妇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是武林同道捧我……”

李文扬讶然接道：“老前辈就是那羞花仙子？晚辈倒是听得家母提过。”

那中年病妇道：“老身真实的姓名叫陈玉霜，羞花仙子之称，不过是武林中随便叫叫罢了……”

她长长叹息一声，语气突转黯然接道：“三十年啦！昔日的美梦，换得了今日的凄清，花开花谢，人事凋零，韩兄既知老身，想必知晓和我同时出现在江湖上的一位施剑少年，他锋芒毕露，

照耀武林，大有豪气吞河岳，才智霸江湖之概……”

韩士公一跳而起，道：“你说的可是神龙剑客江木枫？”

陈玉霜凄凉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！是他，他来的像一阵狂飚，震动武林，去的如一阵云烟，消失人间……”

韩士公道：“那你是神龙剑客……”

陈玉霜接道：“我是他妻子，他是我的丈夫……”

她幽幽一叹，似是陷入了美好的回忆，只听缓缓说道：“我们俩由比剑而相识，而且成亲。那段时光，该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日子，我们比翼江湖，游尽天下的名山胜水，泛舟海上，纵情高歌，倦游定居之后，我也有极大的改变，不再谈论武事，一心精研烹饪之术。却不料好景不常，就在我怀孕三月时，他突然留书而去，告诉我遇上了昔年一位故友，此去多则十日，少则三天，即可回来。”

“他虽然如约而归，但却已身负重伤，提笔书写下一副字联，盘坐调息，我知他决不愿死，他将不会忍心地抛下爱妻，和他那未出世的女儿，他用尽了生命的潜力和死亡搏斗，但终因负伤过重，和胸中一股激愤之气，难以遏止，三日夜后，伤热恶化而死，他临死之际，再三告罪，说他不能陪我白首偕老，死亦抱憾九泉，要我自己决定今后行止，不要为名教所累，他对我负咎太多，也不愿我为他终身守节，此等情爱是何等的深挚，胸怀是何等的广大，但在当时这几句话，却如利剑霜刃，刺伤了我的心！”

李中慧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江老前辈，才慧过人，胸襟、见解，都非常人能及。”

只听陈玉霜接道：“我当时又急又气，冲口而出，立下了重誓，今生今世，如若生出移情之心，必教我缠绵病榻，不得善终。”

群豪只听得心头一震，暗道：“可是她应了誓言。”

此意只在各人心头盘旋，谁也不好说了出来。

但闻陈玉霜继续说道：“就在誓言出口之时，他却突然断气，撒手而逝。当时情景，真使我心碎肠断，我哭了四日四夜，泪尽血流……”

她突然回顾身后女儿一眼，道：“如不是为了怀着身孕，我实在没有再活下去的勇气，想到他留下的骨血，也不知是男是女，只好强行忍耐下悲痛之心，收葬他的遗体。”

“我就在我们定居的山村附近，找到了一处僻静所在，葬埋了我那夫君遗体，我也结庐灵前，陪着那一座新坟，我当时的想法，是生下儿女之后，决不让他再学武功，不再卷入江湖恩怨是非之中，一旦他成人自立，我就要以身殉夫……”

她语声一顿，两道目光，缓缓由几个脸上扫过道：“就在我生下枫儿十天后的一个晚上，那荒凉的茅舍中，突然来了十八个陌生的人，这些人身份复杂，有僧有道，声言要找我那逝去的夫君算帐，我生性高傲，虽是在坐褥期间，也不愿受这等屈辱，不顾身体虚弱，拔剑而起，和他们展开一场恶斗。

“不知什么人，在激斗中施放出喂毒的暗器，打伤了我，就在那死亡将临的一瞬间，桑南樵及时赶到。”

“他凭藉着一双肉掌，将群匪尽歼在那茅舍之中，我虽然得救，但疲困不支，眼看着群匪就诛之后，心神一懈，人也晕了过去。”

那美艳少女突然尖声叫道：“可怜的妈妈啊！”两行清泪，顺腮而下。

陈玉霜缓缓伸出手去，拂着那美艳少女的秀发，无限慈爱地

说道：“枫儿，不要哭，妈妈还有很多话要说，可是时间已经不长了！”

她长长吁一口气，接道：“当我由昏迷中醒来时，发觉自己静静地躺在床上，我那可怜的小女儿，也仍然睡在我的身侧，女儿不知妈妈苦，还在张着小嘴巴望着我笑，室中一灯荧荧，却不见救我们的桑南樵。”

那美艳少女回顾了桑南樵一眼，道：“怎么？桑伯伯走了吗？”

陈玉霜道：“你桑伯伯正人君子，救了为娘之后，立时躲到室外，当我要挣扎坐起之时，他却突然出现在门口，告诉为娘，不可乱动，他说我身中毒药暗器，乃异常歹毒之物，必需参仙庞天化的万应解毒丹，才能疗治，他必需立刻赶往庞天化处，讨取丹药，要我好好地养息，临行之前，留下一瓶灵丹，要我每十二个时辰用一粒，他将尽这一瓶丹丸支持的时间之内赶回此地……”

陈玉霜缓缓闭上双目，接道：“我遵照你桑伯伯去时所嘱，每隔十二时辰服下一粒丹药，果然，就在那瓶丹药将要用完之际，他依言赶了回来，看他风尘仆仆，满脸倦容，显是经过了长途跋涉，和激烈的恶战，但他却真的取回那参仙庞天化万应解毒丹，为娘的就得万应解毒丹之力，解下身中之毒，保得性命。”

这段往事，有血有泪，扣紧了群豪的心弦，一个个凝神静听。

但闻陈玉霜继续说道：“我在极度悲伤的坐褥期间，未得一日休息，再经过那一番剧烈的恶战之后，身心两方都受了极重的创伤，剧毒虽得那万应解毒丸；得以解去，但却罗致无法治疗的风寒重症，如能及时治疗，也还有疗好之望，但我却为了好强之心，恁仗一时武功，硬和病势相抗，一拖三年，成了绝症，待难

支撑下去时，已是名医束手了。”

“在那三年时光之中，我查出了那夜暗算我们之人，包罗了当今正大门户，被武林视作泰山北斗的少林、武当两大门派中人，这使我十分激怒，决心尽余年之力，在武林掀起一场杀劫，正好又遇玄皇教主黄石道人，那时我虽已患不治绝症，但凭藉一身武功，使病势发作很慢，那黄石道人，昔年原和我们夫妇有一面之缘，知我丧夫之后，忽动恶念，那时桑兄正好有事外出，那牛鼻老道，借故留下，和我歪缠，他滔滔不绝地大谈一番宏愿，说已把玄皇教由云贵边区，伸入了大江南北……”

她长长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他为讨好于我，尽泄了教中之密，又把赖以控制属下的手段告诉了我，我当时正有着满腔激忿，听他这么一说，就暗自动了谋夺教主之心……”

“我存心要谋取他玄皇教主之位，设词相欺，特地制了一个青铜面具，要他遍向教中弟子介绍，我乃真的玄皇教主，那时他深信我将以身相许，果然照着我的吩咐，我一步步地走向成功，他却一步步的走向死亡，待我把教中全盘了然，答应他的婚期，也只余下两天时，他才挖空心思筹备婚礼，我却在想着如何杀他。

“把他杀了，我就真正当起了玄皇教主，得你那桑伯伯相助，和那黄石道人留下的迷毒之法，十几年辛辛苦苦经营，建成了今日的玄皇教。”

她缓缓把目光移注到李中慧的脸上，说道：“李姑娘，不是老身夸口，目下玄皇教的势力，决不输武林中九大门派，在铁盒之中，列有详细的名单，以及教中规法，各处分支舵的舵主姓名，以及他们甘为玄皇教效力卖命的原因，李姑娘聪慧绝世，一望即

知……”

她长吁一口气接道：“这是一股邪恶、庞大的势力，老身要把教主之位，传于姑娘，是希望凭藉姑娘的绝世才智，使这股流与邪恶的势力，得以改用正途。”

这时，她脸上泛起了明艳照人的红光，秋水盈盈，毫无病容。

李中慧暗暗叹息一声，知是她服下的药物，已经发作，已是回光返照，这美丽有如那美好的夕阳，片刻之后，即将萎谢消失，欠身答道：“老前辈但请放心，晚辈既然答应了，自是当全力以赴，尽其在我，至于能否如得老前辈的厚望，就非晚辈能够预料了。”

陈玉霜泛现起一个宽慰的笑容，道：“李姑娘才华超人，只要你肯全力以赴，当无失败之理。”

第十回 相聚群英楼

陈玉霜眨动一下明亮的星目，两颗莹晶的泪水，夺眶而出，缓缓伸出手去，抱住了那美艳少女。

原来她已感觉到，内腑中有了变化，药力托出的生命潜能，已然耗消殆尽，如若一倒下去，有如枯灯焰熄、死灰浇水，纵然是华佗重生，也无法使她多延续片刻生命。

面对着降临的死亡，她想起了有着很多话嘱咐女儿，但觉千言万语，齐涌喉头，一时间不知说哪一句才好，半晌之后，才道：“枫儿，为娘的死去之后，你要好好听从你桑伯伯的话，他对咱们母女情意似海，恩德如山，你不能惹他生气……”突然一仰脸向后倒去。

李中慧右手一挥抓住了陈玉霜的脉穴，急道：“老前辈……”暗运内功，一股热力逼了过去。

陈玉霜口齿启动，道：“李姑娘好好照顾我的孩子……她……她不懂事！”言罢，闭目而逝。

那美艳少女尖叫一声：“妈妈呀……”伏尸大哭起来。

李中慧缓缓松开陈玉霜的左腕，黯然叹道：“药力消失得比我估计还快。”

桑南樵冷肃地说道：“她病了一十八年，生命中的潜力，早已消耗将尽，余烬之火，岂能久燃！”

这老人寒着一张皱纹堆累的脸，独目中暴射出森沉的寒芒，

他没有流出一滴泪水，但那一种肃穆庄严的神态，却流现出无比的沉痛。

这时，那美艳少女已哭得死去活来，荧荧烛火，凄凉深夜，伤心孝女泪，声声唤母亲。

李中慧黯然叹道：“人死不能复生，桑老前辈劝劝江姑娘吧！”

桑南樵胸前长髯，无风自动，突然伸手点了那美艳少女穴道，低低地说道：“李姑娘已是玄皇教主，这丧事也烦请代作主张，老朽不愿再目睹她惨死之状，暂带枫姑娘远避三日，三日之后，老朽自当来此候命，为你效力三年……”

他语声一顿，又道：“不过老朽先作声明，我一生漂泊，遨游四海，想不到垂老之年，竟然为情所累，落得这等凄凉晚景，三年效命之期，只管受命击敌，不问教中事务。”

李中慧接道：“如是烦琐小事，自是不敢惊动前辈，这个，老前辈但请放心。”

桑南樵道：“丧事有烦代劳，老朽先走一步了。”

抱起那美艳少女，一闪而逝。

韩士公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老朽得先去弄副棺材，盛殓起她的尸体再说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如若我猜想不错，这事该早有准备了。”

一掀垂帘，直向内室走去。

这内室之中，布置得极为简单，除了一张木榻之外，只有一张桌椅。

李中慧迅速地打开手中的铁盒，果然最上层放有一张素笺，只见上面写道：“在那木榻之下，备有一具石棺，棺中存有两块

千年寒玉，只要石棺封闭严密，可保尸体不坏，我的死讯，必需得妥为保密，不可露出一点风声。”

这字迹娟秀工整，想是陈玉霜预先写好，存入铁盒之中。

素笺之下，是一本白绫封面的册子，只见上面龙飞凤舞地写着：江木枫拳谱剑诀，七个大字，但旁侧却写了两行小字道：

江山代有奇士出，

武林永无第一人。

在下面黄绫封装的册子，封皮上也写着四个大字“玄皇神书”。

另有两行小字道：“书不过并视四目，法不能同传六耳，有违此禁，必罹惨祸，慎之、慎之。”

李中慧轻轻叹息一声，放好书册，合上铁盒，移开木榻，果然木榻之下，端放着一具石棺，启开棺盖，一股寒气，直冲上来，当下退出内室，抱起陈玉霜的尸体，放入石棺，合上棺盖，重又放好木榻，默然祈祷道：“老前辈安息吧！晚辈当尽己之能，完成你的心愿，把玄皇教一股邪恶势力，引入正途，大功告成之后，自当解散玄皇教焚毁玄皇神书，免得再贻害武林。默祷一毕，缓步走出内室。

李中慧星目神光闪动，扫掠韩士公等一眼，说道：“如今我已被你们哄抬而起，接掌了玄皇教主，江夫人死前遗言，你们都已听到，玄皇教这股已成的邪恶势力，足可与武林中九大门派抗衡，虽然未必如此，但相去并不远，目下江湖，乱象已萌，如能借用这股势力，造福苍生，那是强过咱们几个之力了。”

林寒青一直默默静坐，此刻突然站了起来，道：“恭喜李姑娘接掌玄皇教主……”

李中慧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不劳挂心。”

林寒青只觉她神态言词之间，对自己充满了敌意，不禁为之一呆，道：“在下本应留此相助几日，听候差遣，但因心怀师弟安危，必得早日上路，寻他下落，就此别过。”

抱拳一礼，大步向外行去。

李中慧脸色忽然一变，欲言而止。

韩士公急道：“老弟慢一步，你毫无江湖经验阅历，如何能够行得，老朽陪你一行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不用了，老前辈请留此地，赞助李姑娘吧！她初接教主，百废待举，要办之事，千头万绪，正需老前辈襄助。”

李中慧冷冷地接道：“玄皇教中大事，不敢劳动你林相公操心。”

这时，不但李文扬看出情势不对，就是连韩士公也感觉到李中慧对林寒青似是有着很深的成见，处处给他难看，但他左思右想，始终想不起原因何在，想到自己适才亲口相允，愿为玄皇教效力之事，虽非正式加入玄皇教中，但大丈夫一诺千金，自是不能反悔，此后之身，似已非自己能够作得了主了，当下默默不语，退到一侧。

只听李中慧接道：“玄皇教近日之中，正为逝去上代教主办理丧事，任何行动，都将俟诸一月之后，老前辈尽管放心地跟他去吧！”

韩士公一抱拳，道：“不论寻得那位小兄弟与否，三月之内，韩士公定当回此地候命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不用了，三月之后，我不知身在何处，也不知是死是活，如有需得赐助之处，我自会遣人邀请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姑娘但有所命，老猴儿是万死不辞。”抱拳一礼，步出室门。

李中慧盈盈一笑，欠身说道：“老前辈言重了。”

目光一转到林寒青的身上，笑容突然敛失。

她对任何人，都很和气，笑容满面，言词谦礼，唯独对林寒青冷漠敌视，大有誓不两立之概。

李文扬一皱眉头，急步出室，送两人离开了荒凉的茅舍。

三人缓步而行，一直沉默不言。李中慧对林寒青的敌视，似是在李文扬和林寒青之间，也划了一道鸿沟。

这时，已是五更时分，夜风阑珊，星月隐形，天上是一片阴沉，夜色也更见幽暗。

林寒青停下脚步，回身说道：“李兄请回吧！小弟就此别过。”

李文扬突然欺进一步，抓住了林寒青的右手，道：“林兄，舍妹虽然才智过人，胜过我这个做哥哥的，但她终是女孩子家，气度不能和咱们男子汉一般豪爽，难免有些小性子，如有开罪林兄之处，还望看在兄弟的份上，不要和她一般见识！”

林寒青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李兄不用多心，总是怪兄弟不好，不知何处得罪了令妹？”

李文扬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兄弟本当随同前去，寻找令弟，只是舍妹初接玄皇教主之位，一切均未就绪，人地生疏，甚多不便，是以兄弟不得不留此助她，一俟她理出头绪，兄弟自当追访两位，同去寻访令弟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有得韩老前辈同行照顾，不敢再劳李兄大驾了。”

韩士公哈哈大笑道：“李世兄请回，老猴儿武功虽然不行，但

江湖上的诡谋伎俩，却难瞒得过我一双老眼，咱们后会有期。”

拱手一礼，和林寒青联袂而起，眨眼间消失在夜色之中。

两人一口气跑了六七里路，才放缓了脚步，韩士公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老弟，那李姑娘好像和你有着很深的成见，不知是为了何故？”

林寒青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在下并无开罪她的地方，为了什么？连我也不明白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女儿心，海底针，老朽一辈子就摸不准女孩子的心事。”说罢，抬头长叹，若有无限感慨。

林寒青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不经一事，不长一智，有谁料得到那片僻处荒凉的茅舍之中，竟然隐居着一代奇侠桑南樵，又有谁能料到阴沉毒辣的玄皇教主，竟然是昔年武林中一株名花！”

两人一面谈话，一面赶路，晓行夜宿，这日到了徐州境内。

韩士公久年在江湖之上行动，心知这等毫无线索的寻人之行，难有效果，必得设法和各处武林雄主联络才行。”

因此，两人行程很慢，那韩士公交游既广，识人又多，有他同行，林寒青的确是方便不少，一路行来，韩士公虽然到处打听，始终未得到于小龙的消息。

这天中午，进了徐州县城。

韩士公一路行来，隐隐觉出情势不对，他发觉很多武林人物，都在向徐州集中，这些人中，不少奇装异服，似是来自遥远的边荒，立时低声对林寒青道：“老弟，你看出可疑的事了吗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可是有很多武林人物，集中来徐州吗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这徐州地处要险，四通八达，那名扬天下的神武镖局，就设在此地，数十年来，经常发生事情，武林中人，更

是有不少相约在此处会面，那是不足为奇了，奇怪的是在这些武林人中，似是有不少来自边荒，看来咱们不得不在这儿停上两天了。”

林寒青心中惦念于小龙的安危，微微一皱眉头，默不作声。

韩士公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老弟，这正是咱们寻找令弟下落的好机会啊！”

林寒青茫然说道：“恕晚辈不能了解老前辈言中之意。”

韩士公笑道：“当下武林之中，不论黑白两道，交游最广，识人最多的，可算得是那神武镖局的东主，自兼总镖头的铁旗金环秦飞虎了，老朽和他有过几面之缘，虽然谈不上什么深交，但彼此之间，总算是有点交情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老前辈可是想请那秦镖头，代为查访我那师弟的下落吗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不错，眼下咱们先找一处酒楼，吃点东西，下午老朽走一趟神武镖局，只要那秦总镖头答应下来，此人古道热肠，一诺千金，镖行之中，不下百人，有名气镖头，少说点也有二十个以上，神武镖局的分支店，遍及大江南北，何况此刻又有甚多武林人物，集合徐州，岂不正是探询令弟下落的好机会吗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老前辈的高见，使晚辈茅塞顿开。”

韩士公一瞪眼，道：“你还和我老头子客气吗？除了我大你一把年纪，多跑了几江湖，说到武功一道，老哥子可是比你老弟差得远了。”

他说的句句实话，林寒青只好微微一笑，默不作声。

这韩士公性爱热闹，对徐州又极熟悉，带着林寒青直奔徐州最大的一家酒店“群英楼”。

这时，群英楼上坐满了客人，一片猜拳闹酒之声。

韩士公目光一扫，发觉酒楼上的客人，大都是武林中人，低声对店小二道：“可有清静的地方？”

那店小二一皱眉头，还未来得及拒绝，韩士公已摸出一块散碎银子，递了过去，店小二皱起的皱头，突然一展，低声说道：“两位请随小的来。”带了两人，穿过了两重庭院，进入了一座布设雅致的客室中。

韩士公微微一笑，叫了四样美肴，要了一壶好酒，眼看那店小二出门而去，低声对林寒青道：“车、船、店、脚、衙，最是可恼，但他们也有着很大的用处，老哥子这块银子，用在了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那店小二已急急的奔了过来，道：“两位讲话小声一些，最好是不要闹酒，隔壁是女眷。”说完，也不待韩士公等回答，拉下帘子就跑。

韩士公身子一闪，躲在门后，探首向外望去，只见两个青衣小婢，挽扶着一个白衣少女，缓缓行了过去，那白衣少女，似是有病一般，脸上用黑布包着，落足举步之间，显得弱不胜力，但那两个青衣婢女，却是刚健婀娜，背插短剑。

他虽是见多识广之人，也不禁看得疑窦丛生，暗道：“看那两个青衣婢女，分明是会家子，那白衣女子，却似染有重病一般，举步维艰，实叫人摸不清来路。”

片刻之后，店小二捧着酒菜而入，韩士公低声问道：“伙计，隔壁是什么人？什么的人物？一行几个人？来了几天啦？”

那店小二伸出三个指头一摇，低声答道：“三个年轻姑娘，住入小号已有四天了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她们可是经常外出吗？”

店小二道：“很难得，住了四天，就是今天出去了一次。”

韩士公啊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可看到那位姑娘么？”

店小二道：“没有见到过，那位小姐，似是身体很坏，整日夜躺在床上，只见过两位丫头模样的姑娘。”

韩士公一挥手，道：“有事情我们自会招呼你。”店小二一躬身，退了出去，韩士公起身关子窗子，低声笑道：“老弟，江湖之上，最难缠的是年轻女人，这种人不是身负绝技，就是凭仗着歹毒的暗器，她们心狠手辣，防不胜防，大男人家，总是不好先下毒手，她们就用了男人的这弱点，占了不少便宜，日后要是你遇上女人时，千万要小心一点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不错，在下被擒入那桃花居，也就是着了女人的道儿！”

说话之间，突然一阵步履之声传了过来，紧接着竹帘一启，急步走进来一个疾服劲装的大汉。

韩士公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你找什么人？”

那大汉打量了韩士公和林寒青一眼，缓缓放下竹帘道：“对不住，兄弟看错人了。”

一转身，急急而去。

韩士公目光是何等锐利，怒喝一声：“站住！”右手一按桌面，疾如闪电一般，窜了出去，右掌一探“金豹露爪”，猛向那大汉左肩抓去。

那大汉一挫腰，左肩突然向前一让，毫厘之差，避过了韩士公的一击，右手回臂一抄，疾向韩士公右腕之上搭去，来势奇快，一闪而至。

韩士公右腕疾沉，堪堪避过那人掌势，心头却吃了一惊，暗道：“这小子武功不弱。”

这时，那大汉已回过头来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兄弟背后施袭，是何用心？”

韩士公冷冷说道：“光棍眼里不揉沙子，我韩某人跑了几十年的江湖，难道是白跑了不成？”

那大汉冷笑道：“不懂！”

韩士公怔了怔道：“不懂？什么不懂？”

那大汉道：“这个不懂！”乘着韩士公微一怔神之际，倏然急攻数招。

韩士公似未想到他竟在此际实施急攻，顿时落在下风，那大汉哈哈大笑道：“谁不是光棍，谁的眼里揉了沙子？”

口中说话，掌势不停，倏忽之间，又已攻出数招，武功之高，竟大出韩士公意料之外。

但见垂帘启动，林寒青一跃而出，低声说道：“韩老前辈闪开，让在下来对付他。”右手一场，从两人飘飞的掌影中穿了进去，五指半曲，疾向那大汉右腕脉穴之上扣去。

他这出手一击，极尽变化之能，那大汉料不到他掌势来得如此神速，只觉左腕一麻，劲道顿失。

韩士公急出一掌，按在那大汉“命门穴”上，道：“光棍不吃眼前亏，在下虽无伤人之心，但如为形势所迫，杀上一两人，那也不算回事。”

那大汉本待出声呼叫，闻言果是忍了下来，一语不发。

韩士公带那大汉，进入室中，随手点了他双臂、双腿上四处穴道，却扶他坐在椅子上，笑道：“兄弟只问几句话，如若你能

据实回答，在下立刻释放大驾。”

那大汉冷冷说道：“那要看你问的什么话了，如是不该回答之言，兄弟纵然头断血流，也不能使你如愿。”

韩士公暗暗赞道：“这小子，倒不失一条好汉气度。”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老夫自信不致使你为难……”话声一顿又道：“你踩了我们道子，可是安心摸我们底细？”

那大汉道：“在下奉命监视这群英楼，不只两位，凡是进入这群英楼中的人，在下都要摸清他们的底细，至低限度，也要查清他们的面貌、年岁和落脚之处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兄台是听人所遣了？”

那大汉道：“就凭兄弟这三两手庄家把式，难道还能当上领袖群雄的总瓢把子不成？”

韩士公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不知可否把兄台那幕后主人见告？”

那大汉道：“这个恕难应命。”

林寒青自知缺乏江湖阅历，始终冷眼旁观，一语不发。

只见韩士公站了起来，举手连挥，拍活了那大汉穴道，笑道：“兄台请便吧！”

那大汉站了起来，正待举步而去，韩士公却突然端起了桌子上的酒杯，说道：“适才多有得罪，兄弟这里奉敬一杯。”

那劲装大汉略一犹疑，端起面前酒杯，一饮而尽，转身向外行去。

韩士公一抱拳，道：“兄台慢走，在下不送了。”

那大汉已然手触垂帘，却又突然收回，缓缓回过身子，目光由两人脸上扫过，道：“兄弟有一言相劝，两位最好是早些离开此地。”

也不容韩士公再接口，身子一闪，出了房门，急奔而去。

韩士公望着那大汉的背影，凝目沉思了片刻，道：“这人不失一条铁铮铮的汉子，如若咱们要动强迫他，只怕连这几句话，也是难以问得出来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老前辈经验老到，晚辈又增了一次阅历。”

韩士公突然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兄弟，你独坐片刻，老朽去走一趟神武镖局，那铁旗金环秦飞虎，在徐州地面上，算得上头号人物，眼线广布，数百里内，风吹草动，都难瞒得过他，此去也好顺便打听一下令师弟的下落，多则一个时辰，少则半个时辰，定当归来。”

此人心急气躁，说去就去，站起身子，一闪而没。

林寒青想到于小龙的安危，心中十分不安，酒菜也难下咽，索性推杯而起，盘坐调息起来。

刚刚行开真气，澄清心中忧虑、杂念，突然一声极微弱的娇呼之声，传了过来，声音中，充满着惊怯。

林寒青心中一动，想到刚才那两个青衣小婢扶持的白衣女子，霍然站了起来，奔出室外。

这是一所幽静的跨院，前面不断地传过来呼喝闹酒之声，这跨院中却是闹中取静，一片寂然。

凝神倾听，再不闻一点可疑的声息。

转眼望去，只见不远处一座静室，门口几盆花，在微风中轻轻摆动，两扇室门，大开未闭，心中疑念陡生，背负着双手，慢慢行了过去，心中暗暗想道：如果室中无人，自是无关紧要，如若那室中住的女眷，我这般慢步行过，也不致引起她的疑心……

忖思之间，人已到了室门之处，目光触处，不禁一呆。

只见两个青衣小婢都被人点了穴道，躺在门后两三尺处，一道垂下的布帘，掩遮了室内的景物，不知内室中的情景如何？

凝神听去，不闻声息，这出奇的寂然，使林寒青心中泛起来一阵阴森的寒意，这情势很明白，他似是来得晚了一步。

他缓缓进了室门，伸出左手，慢慢地掀开垂帘，向室中望去，右手却暗自凝聚了全身的功力，准备作石破天惊的一击。

内室中陈设未乱，罗帐低垂，一股幽幽的甜香，扑鼻袭来，中人欲醉。

罗帐内红被微微突起，似是横卧着一个娇小的身躯，红被掩遮了鸯枕，不露半点痕迹，叫人无法确定，那罗帐绣被下，是否是人？

一切是这么完好无恙，如不是那两个卧在室外的青衣小婢，谁也料不到这里发生事情。

林寒青重重地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有人么？”

那蜷伏在红被内的身躯，微微动了一下，却不闻回应之声。

林寒青暗暗忖道：“这分明是女眷的卧室，我林寒青堂堂丈夫，岂可乱闯。”

放下垂帘，正待退出，念头忽又一转，暗道：“那两个青衣小婢，既被人点中穴道，这室中分明发生过变故，我如拘泥于男女之礼，误了人的性命，岂不是一大罪过……”

忖思之间，忽闻身后传来了步履之声。

林寒青来不及思索，本能地闪入内室，放下垂帘，隐在门后，贴壁而立，凝神屏息。

只听木门轻响，接着垂帘一启，一个枯瘦的灰衣人一闪而入，大步直对那木榻行去，左手一挥，撩开罗帐，右手揭开了被

子。

红被下面侧卧着一个白衣少女，长发散垂枕畔，蜷膝面壁，无法看清她的面貌。

那灰衣人似是正在想着什么得意之事，嘴角间含着微笑，竟然未发觉林寒青站在门口，他此刻停身之处和林寒青成了斜角，只要他略一转脸，就可以发觉了林寒青，但这人却乐疯了心，一直望着那白衣少女，连头也未转一下。

林寒青暗中凝集功力，蓄势待发，只要那灰衣人对那白衣少女有所非礼举动，立时将施出全力一击。

只见那灰衣人，探手从怀中摸出一个人皮面具，套在脸上，接着举手向白衣女背上拍去。

林寒青本待出手，但见那灰衣人落掌之势，竟是解穴手法，立时又停了下来，暗道：“且不要杀错人，反正我在室中，决不让他有什么非礼举动就是。”

只见那灰衣人双手不停推拿，良久之后，方听那白衣少女长长吁一口气，手脚一阵伸动。

灰衣人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女娃儿，不用害怕，只要你听我的话，我决不伤害你。”

那白衣女陡然一挺身子，坐了起来，惊声叫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灰衣人连连摇手道：“你那两个随身的丫头，都已被我点中穴道，别想她们来救你了。”

那白衣女虽然坐了起来，但却被那灰衣人身子挡住，林寒青仍是无法看得到那白衣女的面貌，那白衣女也无法看到林寒青。

只听那白衣女幽沉地说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灰衣人道：“我只是请教一点东西，姑娘如肯据实相告，在

下决不伤害姑娘，如若姑娘不肯答应，那就不要怪在下心狠手辣了。”

林寒青听得大是奇怪，暗道：“这少女穴道既被解开，仍是无反抗之能，分明是不会武功了，至低限度，自知不是敌手，不敢妄动，这灰衣人却有事请教于她，不知是什么事情？”

那灰衣人拉起被子，盖在那白衣女的身上，说道：“姑娘身体不好，不要冻着了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你要问我什么？”

灰衣人笑道：“修罗三式和天龙八剑。”

林寒青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奇怪呀！据那周大侠讲，天龙八剑，只有他和南疆一剑，各知一半，这灰衣人怎的会问起这白衣女来。”

但闻那灰衣人接着说道：“姑娘不要妄生歪念，欺骗于我，我如没打听得清清楚楚，也不会贸然出手，你如妄图巧言相骗，那可是自找苦吃，咱们两个人，都无好处。”

白衣女接道：“你虽然戴着面具，我无法看得你真正面目，但我看你身材骨骼，决不配练那修罗三式和天龙八剑。”

那灰衣人冷哼一声，欲待出言反击，那白衣女子又抢先说道：“你哼什么？武功固然是人人可学，但要练成绝世之技，那就非人人可练，师承固是重要，但禀赋却首列第一，看你身材骨骼，虽非下驷，但也不过是中等之材，如想练得绝世武功，那就非你所能了。”

她的声音低弱，但侃侃言来，却是毫无畏惧之心。

只听她长长一吁一口气，接道：“何况你的年龄，也不小啦，如若我的料断不错，总该在四十以上，练那修罗三式，实在晚了

一些了。”

灰衣人似是被她说得心服，沉吟了良久，才道：“那我总可以习练那天龙八剑了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不行……”说得斩钉截铁，听得那灰衣人为之一怔。

灰衣人怒道：“如你这么说来，老夫岂不是一无是处了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那天龙八剑的精要之境，全是最后一招，以气驭剑，伤人于百步之内，昔年那林老前辈，创出这天龙八剑，但直到死去之后，也未能把八招尽都练成，以他之才，强你何至百倍，还未能尽得天龙八剑的精华，难道我是小看你了吗？”

那灰衣人听那白衣女述说武林往事，似是听得十分神往，直待那白衣女自动停了下来，才接道：“难道老夫连那上面七剑，也不能学么？”

林寒青听得暗暗叹道：“原来那创出天龙八剑之人，还是我们姓林的一个前辈。”

那白衣女沉吟了良久，道：“不行，你连一剑也不能学。”

那灰衣人大怒道：“有这等事，在下倒是有些不信，你先说出一招来听听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好！你不信那就试试吧！这天龙八剑起手式，名叫‘潜龙升天’，举剑上撩，人随剑走，明踏八卦，暗含九宫，这一下最少要飞起一丈多高，才能挥剑扑落，变作‘龙游大海’，先问你自己轻功，可否到此境界，手不借物，身不作势，只凭那长剑一振之力，人要随剑升起，想想看，你行是不行？”

那灰衣人始终挡在白衣女的前面，两人对面而立，却是互不能见，林寒青只可看见那白衣女的衣袖，那白衣女，却是连林寒

青的衣袂也看不见，听那白衣女连续说出天龙八剑二招之名，一点不错，林寒青大为惊奇，暗道：“原来她不是信口开河。”

那灰衣人沉吟了一阵，似是自知无法从她口述中记下要诀，纵然记下，也难以习练成功，说道：“在下原想三日的时间内习练天龙八剑，再以四天时间，学会修罗三式，也好在这次徐州大会之上露上一手，但此刻看来，恐非五七日的工夫了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那只怪你太笨了。”

灰衣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估计错误，不得不改变一下方策，我现在就去准备一辆马车，带你离开此地，找一处人迹不到的清静处所，我要多费一些时光，学这两种绝技。”

伸手点了那白衣女的穴道，大步而出。

林寒青听他说去准备马车，立时闪入门后，紧紧贴在壁间，直待那灰衣人去了一会，才缓步而出。

这时，那白衣女静静地躺在床上，她穴道被点，有口难言，望着林寒青说不出话。

林寒青上下打量了白衣女一眼，只觉此女美是美到了极点，全身上下，无一处不是长得恰到好处，唯一的缺点，是脸色略显苍白和瘦了一些。

她看准了那白衣女被点的穴道，落手一掌，拍活了她的脉穴。

白衣女眼珠儿转了两转，霍然坐了起来。

林寒青看她挣扎，坐起之后，脸上已隐隐泛出汗水，似用尽了全身气力，才坐了起来，暗暗忖道：“此人身体虚弱至此，不知何以竟能记得那繁复、奇奥的天龙八剑。”

他心有所思，呆呆地站着默不作声。

白衣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这人没有规矩。”

林寒青心中一凛，暗道：我再这么瞧着她，确实有些失礼，当下向后退了两步，道：“在下，在下……”

白衣女举起衣袖，揩拭下头上的汗水，接道：“那人就要来了，你再不走，定然要被他发觉。”

林寒青肃然说道：“姑娘不要误会，在下并非是有意在此多留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目下姑娘的处境险恶，不知要在下如何效力？”

白衣女接道：“你为什么要救我？救了我，又该如何酬谢你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算不得什么大善之事，自是用不着酬谢了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我生平不愿欠人恩情，你如不受酬谢，我也不敢有劳相助。”

林寒青暗暗忖道：“此女性格的强傲，和她那虚弱的身体，正好各走极端，但此事既然被我遇上，岂能袖手不管，一时之间，竟是不知该如何才好？”

就在他犹疑之间，忽觉一股暗劲，直袭过来，这劲道来得无声无息，却又强大异常，林寒青警觉之时，潜力已然逼近身后。

以林寒青的武功而论，虽然事出突然，亦可闪避开去，至少可避开那袭来的潜力的锐锋，就在念动身移之际，脑际中突然灵光一闪，想到了自己的停身之处，正巧挡住这白衣女，如一闪避开，那袭来暗劲，势必击中白衣女不可。

刹那间心念一转，运气硬挡一击。

这一掌落势奇重，林寒青只觉眼前一花，不自主向前一栽，

张嘴喷出一口鲜血，溅得那白衣女一身。

一条人影，疾跃而至，扬手一掌劈向林寒青后背的“命门”要穴。

就在那掌势将要及身之际，林寒青左手一按木榻，陡然间翻过身子，右手随势拍出。

砰的一声，双掌相接，林寒青身子摇了两摇，才站稳脚步，来人亦为林寒青反臂全力一击，震得后退了三步，似是这一招硬拼，双方都全力发掌，一时之间，都没有再攻的气力，一掌硬拼之后，双方都未再出手，相对而立。

林寒青勉提真气，稳住了浮动的气血，打量了来人一眼，不禁心头一震。

那是个身材魁伟的大汉，四旬上下的年纪，环目浓眉，一身劲装，竟然不是刚才那身材矮小的灰衣人。

双方相对而立，谁也不发一言，彼此似是都在争取时间，运气调息。

对峙之间，林寒青突觉后背被人点了一下，力道十分微弱，但点中之处，却是要害，这力道只要稍微强上一点，林寒青势必重伤不可，想到身后无人，定然是那白衣女所为，不禁心中怒火高张，正待发作，耳际间却响起白衣女的声音：“快些出手，他受了伤。”

林寒青暗道：我伤势只怕尤重过他，可能已无克敌之力，心中在想，人却举步行去，逼向魁伟大汉。

那魁伟大汉，缓缓抬起右掌，目注着林寒青，蓄势以待。

但闻那白衣女的声音，响道：“踏中宫欺身直上，至多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场面。”

林寒青忖道：“好啊！你明知我内伤甚重，已成强弩之末，无能胜敌，要我们打个两败俱伤，最毒妇人心，果是不错！”

但他手已提起，局势已成剑拔弩张，己不攻敌，敌必攻我，只好依言踏中宫欺上，攻出一招“直捣黄龙”。

那大汉举起右手，陡然推出，两人又硬打硬接地拼了一掌。

林寒青重伤未复，一掌硬拼之后，只觉全身气血浮动，眼前人影乱闪，身躯摇摆不定。

那魁伟大汉却闷哼一声，转过身子，步履踉跄地奔了出去。

林寒青勉强提聚真气，稳住身子，回头望去，只见那白衣女右手按在额间，脸上的惊愕神色未消，嘴角间泛起了微微的笑意，说道：“这结果比我料想的更好一些。”

林寒青神智未昏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在下伤的轻了一些，是吗？”

白衣女微微一叹，道：“你重伤在先，而且是伤及内腑，但那人只不过是和你反手一击的强大掌力，震得一时气血浮动，他攻力虽和你相差甚多，但你为了救我之命，身挡一击，伤势很重，利在速成速快，拖延时光，对你极为不利，一旦你散去了提聚的真气，那只有束手待死了。”

林寒青长长吁一口气，向后退了几步，全身靠在墙壁之上，缓缓闭上双目，运气调息，他此刻伤势沉重，已无法再用心听那白衣女子说的什么？

白衣女目光凝注在林寒青的身上，望了一阵，举起衣袖，拂拭一下脸上的汗水，缓缓下了木榻，直对林寒青行了过去。

林寒青仍然紧闭着双目，若无所觉。

白衣女行近了林寒青，陡然抬起右手，一指点在林寒青“中

乳”穴上。

林寒青重伤之躯，已难运气抗拒，又在骤不及防之下，竟被那白衣女一指点伤，登时觉全身一麻，倒在地上。

这一指，也似是用尽了白衣女全身的气力，林寒青故被她一指点倒，但她自己亦累得香汗淋漓，一连向后退了四五步，靠在木榻之上，才未摔倒。

在平时，她这全力一指，必然将累得跌倒在地上，但目下险恶的形势，却激发了她生命中的潜力，她靠在木榻上喘息一刻，突然又举步而行，直向外间行去。

两个青衣小婢，仍然静静地躺在厅中，闭着双目。

白衣女仔细地在两个青衣小婢身上看了一阵，突然飞起一脚踢了过去。

那被踢的青衣小婢身躯挣动了一阵，突然挺身坐了起来。

白衣女举起衣袖挥拭着头上的汗水，道：“快起来拍活素梅穴道。”

那青衣小婢应声而起，右手挥动，拍活了另一个青衣女的穴道。

二婢尽醒，那白衣女忽觉赖以支撑身躯的精神力量，突然散去，身躯摇摇欲倒。

两个青衣小婢同时惊叫一声：“姑娘！”齐齐扑了过去，分抓住那白衣女的双臂。

白衣女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我们要立时动身。”

两个青衣小婢，听得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姑娘，咱们和夫人约好在此相见，岂可随便离开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目下咱们行踪已经败露，多留在此地一刻时光，

就要多上一分危险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道：“素梅快去套车，停在后门的小巷之中。”
一个青衣小婢，应声奔了出去。

白衣女依靠在墙壁上，休息一阵，精神稍见好转，轻轻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香菊，你可知道，咱们都已是两世为人吗？”

香菊无限愧疚地应道：“婢子们该死，致使小姐受惊。”

白衣女不再理会香菊，靠在壁间，闭上双目养神。

那香菊虽然未脱稚气，但对这白衣女，却崇敬无比，看她闭目养神，立时不再多言，举起雪白的皓腕，在那白衣女前胸处不停地推拿。

片刻之后，素梅急急地奔了回来，低声对那白衣女道：“车已备好，可要立刻登程？”

白衣女睁开双目，说道：“快去收拾一下行囊。”

素梅奔入内室，但瞬即退了出来，讶然说道：“小姐，室中有一个倒卧在地上的年轻人……”

白衣女接道：“我知道，咱们带着他一起走，用布单把他包起，先送上车去。”

素梅不敢再问，退回内室，用布单包起了林寒青，香菊一手提着简单的行囊，一手扶着那白衣女，悄然离开群英楼。

群英楼后门外，是一条偏僻的小巷，但却早已停下了一辆黑篷的马车，素梅先把林寒青放入车中，又扶那白衣女登上马车，放下车帘，取过一件长衫穿上，又带上人皮面具，才挥鞭驰车而行。

马车出了小巷，驰行在热闹的大街上，但见人马，接踵而来，夹杂着很多佩刀带剑的武林人物。

素梅缓缓回过头去，低声说道：“小姐，咱们要到哪里去？”

篷车内伸出那白衣女的声音，道：“驰向城外的烈妇冢。”

素梅听得一怔，暗道：“那地方荒凉阴森，人迹罕至，不知要到那里作甚？”

心中虽是疑念重重，但口中却是不敢多问，挥鞭催马，轮声辘辘，篷车直驰烈妇冢。

车行五里，渐近烈妇冢，触目荒凉，野草丛生，沿途不见行人，马车行驶在崎岖不平的小径，速度大减。

又行了二里左右，车已到烈妇冢。

素梅停下马车，流目四顾，但见古柏林立，乱草虬结，一座高大的青冢，耸立在古柏环绕的丛草之中。

素梅四处打量了一阵，心中突然泛生起一股寒意，忍不住轻轻咳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姑娘，到了烈妇冢。”随手打开车帘。

香菊当先探出头来，四处望了一阵，不禁倒抽一口凉气，道：“唉呀！好荒凉、好阴森的所在啊！”

白衣女缓缓移出身躯，四处望了一阵，遥指那巨冢右面，微露的一片屋角，道：“咱们到那里去。”

素梅口中应了一声，心头却是暗暗发毛，扬起手中长鞭，啪的一声，驰动马车。

这烈妇冢，已然久无人迹，满地藤草连结，拖车健马，常为藤草绊足，不住仰首长嘶。

巨冢荒凉，古柏阴森，再加上马嘶不绝，更显得恐怖慑人。

停车处距那巨冢，只不过七八丈的距离，但足足走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才到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一座破落石屋，紧依巨冢而筑，这石屋修筑

坚固，虽历了久远的年代，仍然没有倒塌，除了木制的窗门腐朽之外，墙壁和屋顶，都甚完好，只是室中的青砖地上，长了青苔，和室外伸延而入的乱草。

白衣女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这地方很清静。”

那素梅年纪较大，已听出白衣女言外之意，大有留住这古墓石屋之心，不禁暗感骇然，忖道：“此地荒凉阴森，有如鬼域，难道姑娘真要留居此地不成？”

只听那白衣女低声说道：“快些把这入抬入那石室中去。”

素梅暗暗忖道：“糟糕，看来她是真要住在这里了。”

抱起林寒青，一跃下车，直向那石室中行去。

香菊茫然说道：“小姐，咱们可要住这里吗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嗯！扶我下车。”

香菊呆了一呆，扶那白衣女，下了马车，走向石室，一面低声问道：“这地方鬼气森森，住这里怕死人了。”

说话之间，已进入石室之中，白衣女望了林寒青一眼，傍着他身侧坐下，低声对素梅说道：“你去卸下马的健马，劈去马车，把马牵入这石室中来。”

素梅心里直打多嗦，问道：“车上的东西呢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也拿到这石室中吧！”

素梅应了一声，缓步而出，卸下健马，抽出利剑，劈了马车。

白衣女令二婢，把她劈碎的马车，移入石室后，望了那长程健马一眼，道：“马儿究竟非人，留它在此，只怕要坏了我们的事，不如放它去吧！”

素梅应了一声，牵马而去，白衣女高声接道：“记着，要行踪隐秘，不要让人发觉了咱们的停身之处。”

香菊目睹素梅去远，心中更是不安，回顾一下侧卧在地上的林寒青，望着微作娇喘的白衣女，说不出内心是一股什么滋味。

只听那白衣女娇脆的声音，传入耳际，道：“快些打开棉被，把他放好。”

香菊如梦初醒，摊开棉被，抱起林寒青放在地上。

只见白衣女缓缓走到林寒青停身之处，坐了下去，低头在林寒青脸上瞧了一阵，道：“香菊，拿我金针出来。”

香菊应了一声，打开行囊，取出一个锦袋，锦袋中一个玉盒，启开盒盖，里面放满长短不等的金针。

白衣女先取出一枚较短的金针，刺入了自己右臂“消乐”穴上，闭上双目，静坐不语。

片刻之后，她那苍白的脸色，登时泛升起一片红光，精神大振，才缓缓拔下臂上金针，以快速的手法，将九枚金针，刺入了林寒青九处大穴，长长吁一口气，那振奋起的精神，随着消失，又恢复了苍白的脸色，滴滴汗珠，洒落胸前。

香菊蹲下身去，挥动双手，替那白衣女按摩，一面低声问道：“小姐，这男人是谁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他救了咱们三人的性命，咱们自是应感恩回报。”

香菊道：“是啦！小姐可是要替他疗治伤势吗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他伤势虽重，但凭仗他精纯的内功，那是足以自疗。”

香菊道：“你刺他穴道，不是替他疗治伤势，还有什么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我要加长他的武功，在极短的时间之内，让他能得到很大的成就。”

香菊道：“为什么要帮他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帮他也就是帮助老爷、夫人。”

香菊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是越听越糊涂了，还是不要问吧！”

突闻衣袂飘风之声传来，划破了这古墓的沉寂。

香菊心头大震，拔剑而起。

但见人影一闪，一条人影冲进石室。

香菊正待喝问，已然看清来人正是素梅。

白衣女察言观色，已知素梅遇上了什么惊奇之事，正待动问，那素梅已抢先说道：“小姐，只怕咱们行踪已难保密了……”

香菊插嘴问道：“梅姐姐，你遇上了什么事？”

素梅道：“我看到了三匹快马，直奔这荒冢而来，当下抄捷径赶了回来，小姐咱们得……”

白衣女微微一叹，道：“咱们无法在片刻之间，收拾得不留痕迹，如其躲避，倒不如给他们个莫测高深的布置。”

素梅道：“如何布置？咱们得快些动手。”

白衣女脸色突然一整，苍白的脸上，一片肃穆，缓缓说道：“你们必须要听我的话，谁要是擅自行动，不遵我令，那就请她跪对青冢，横剑自绝。”

她平常柔和、娇弱，可怜生生，此刻严肃起来，不怒而威，竟有着震慑人心的气度。

二女急急说道：“小婢等不敢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把我蒙面的黑纱拿来。”

香菊应了一声，急急取过黑纱，双手递了上去。

白衣女取过黑纱，蒙在脸上，说道：“你们坐在我身侧，未

得我令，不许擅自出手。”

香菊回顾了林寒青一眼，道：“这个人怎么办呢？可要把他藏起来？”

白衣女星目流转，望了香菊一眼，笑道：“用那幅红绫，把他掩盖起来。”

香菊莫名其妙的脸上一红，从行囊之中，捡起一幅红绫，掩盖起林寒青，然后，在那白衣女身侧坐下。

高耸的青冢旁，荒凉的石室中，并坐着三个年轻的少女，两个容色端丽，一个面垂黑纱，再加上旁侧一幅红绫掩盖着一个不知死活的人，使这原来荒凉的所在，更增加一份神秘的气氛。

几人刚刚布置安当，耳际间已响起宏亮的声音，道：“郎兄，这地方够隐秘吗？”

另一个冷漠的声音，接道：“仇兄那地鼠之名，果非虚传。”

香菊、素梅早已得那白衣女的指示，紧闭双目，来人虽然到了石室之前，两人也不敢张目去看。

那白衣女借蒙面黑纱，微启着双目望去，只见两个劲装大汉，和一个身材矮小之人，并肩走了过来。

显然三人都为石室诡异的布置所惊，齐齐停下了脚步。

那两个劲装大汉，目光一转，手掌立刻反把握住了刀柄，两人对望一眼，腰边长刀出鞘半寸，便要一齐向石室冲进来，那身材矮小之人，却急急抓住了他两个，反将两人拉得后退几步。

其中一个劲装大汉浓眉转处，似是要说什么，但却又被那矮小之人使个眼色止住。

只见这三入退在石室之外，约莫丈余之地，嘀嘀咕咕，商议起来，但究竟说的是什么，石室中人，谁也无法听得清楚。

那两个劲装大汉，似是一心要待冲入石室，那矮小之人却将他两人全心劝阻！显然两个大汉俱是性情粗豪的莽夫，那矮小之人，却甚于心计，生怕这石室中奇异的布置，只是要诱他三人入伏陷阱，是以畏首畏尾，极力阻止。

香菊、素梅虽然紧闭着双目，但面色不住地变幻，显见情绪极不平定。

白衣女眼波四转，低声道：“你两人闭着眼睛也无妨，但面色上切莫作出这般神色。”

素梅声音更低，几乎教人无法听清，只听她轻轻道：“小姐，你能不能想个法子，教外面的人莫要进来。”

声音全自喉间发出，齿唇全未启动，莫说石室外面的人，就连白衣女都辨不出她在说话。

白衣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，我想个法子，要他莫要进来。”

突听白衣女大声道：“三位朋友，请进来坐坐如何？”

素梅、香菊齐地吃了一惊，不知她们小姐既然不愿三人进来，为何又要请三人进来，两人大惊之下，忍不住偷偷睁开了一丝眼缝。

只见那三人听了这话，竟不约而同退后几步，没有一人敢迈步往前。

白衣女道：“三位既然来了，为何不进来坐坐？喝杯茶再走？”

声音虽然轻细，但中气绵绵密密，风吹不散。

那三人又吃了一惊，又往后退几步，两个劲装大汉对望一眼，退得比那矮小之人更远。

白衣女轻轻笑道：“三位怕什么呢？咱们里里虽无羊羔美酒，犒劳三位，但也没有什么凶恶的埋伏，三位只管放心进来就是。”

那两个劲装大汉蹬地又退后一步，左面一人沉声道：“这女子要咱们进去，咱们却万万进去不得了，郎兄，仇兄，你说如何？”

那右面的人立刻颌首道：“是极！是极！她说那石室中绝无凶险，里面必定凶险甚多，郎兄，你说如何？”

那矮小之人，沉吟半晌，缓缓道：“她如此说法，咱们反可进去了。”

两个劲装大汉齐地怔了一怔，不约而同脱口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那矮小之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这石室之中若是真有凶险之埋伏，她三人自该不言不动，教咱们摸不透其中虚实，而此刻她竟如此说话，显见得是要用那诸葛武侯的空城之计了！”

两条劲装大汉又自对望一眼，齐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这妞儿用的想必是那空城之计，这石室之中想必什么也没有。”

那矮小之人沉声道：“纵然如此，咱们还是小心才是。”

左边一条大汉皱眉道：“既是空城计，咱们还小心个什么？”反腕拔出了腰畔一柄奇形长刀，当先向前奔了过去。

另一条大汉不甘落后，“呛”的长刀出鞘，纵身一跃，竟达两丈，显见这大汉性情虽粗鲁，身形虽笨重，但身体却极为灵便，武功亦是不弱。

那矮小之人苦笑着摇了摇头，也只得随后赶去，他随后抽下腰间兵刃，竟是一条武林罕见的外门兵刃“七煞乌骨鞭”。

石室中人见三人直奔室中而来，神情都不禁为之一变，白衣女轻轻长叹一声，道：“这一下我可真弄巧成拙了！”

素梅道：“瞧这三人武功俱都不弱，咱们只怕难以……”

突听一声大喝，那两条大汉已自室外跃了进来，左面一人厉

声道：“你三人是干什么的？鬼鬼祟祟，躲在这石室中作甚？”

白衣女轻轻笑道：“哟！咱们好意地请你们进来喝茶，和你们既无冤，更无恨，你们凶个什么？”

两条大汉各自一怔，回头去瞧那矮小人一眼，暗道：“是呀！人家又未惹咱们？咱们为何来惹人家？”

两人掌中长刀，刀尖渐垂地上，那矮小之人舞鞭护身，方自纵身跃入，口中也不答话，长鞭伸缩闪吐，已带着一阵阵尖锐的呼啸之声直向白衣女面门扫去。

素梅心知小姐从未习武功，这一鞭来势凶恶，如被点中，非得当场死伤不可，心头大急，顾不得白衣女相嘱之言，右手一伸，长剑疾出，对封一鞭。

那两条劲装大汉瞧得一呆，想不到这女娃儿出手，竟是如此的快捷，忽然间，只听那矮小之人暴喝一声，道：“两位瞧个什么？还不快和这几个丫头动手，更莫忘了那红绫之下还藏有奇怪的事物。”

香菊吃了一惊，忍不住取出兵刃，一跃而起。

白衣女摇了摇头，轻叹道：“傻丫头，老是这么沉不住气……”

话声未了，突见那矮小之人，抛下自己，探鞭往红布掩盖的林寒青飞身扑去！

素梅、香菊大骇之下，两柄长剑，交剪而出，抢先挡在林寒青身前，联手攻出五招，长剑化作一片光网，令人无法再越雷池一步。

那矮小之人武功虽高，但长鞭展出，抢攻数招之后，仍是无法闯入那片剑网，不禁大声道：“这红绫之下盖的必是关系重大

之物，否则她们也不会拼命阻挡，两位还不出手，岂非自失良机？”

口中说话，手并未停，长鞭又自攻出数招。

那两条劲装大汉精神一怔，左面一人道：“不错，红布里必是要紧物事，咱们今日瞧定了！”两人长刀齐展，便待出手。

突听那白衣女轻轻一笑，道：“两位请等一等好吗？”声音甜美柔和，闻之如聆仙乐。

两条大汉情不自禁顿住身形，那白衣女已缓缓抬起那青葱般的纤纤玉手，轻轻揭开了覆面的轻纱，露出了如花娇面，剪水双瞳，那种宜喜宜嗔、楚楚堪怜的神情，更是令人意乱魂消。

那两条大汉几曾见过这般倾国之绝色，目光转处，不觉都瞧得痴了。

白衣女轻轻笑道：“两位都是英雄男儿，为何要学那矮鬼一样，来欺负我们这些柔弱的女子！”她语声轻柔缓慢，说完了这句话，气力便似已不支，胸膛起伏，微微气喘，更是令人销魂。

那两条大汉对望一眼，长刀又垂落下去，四只眼睛瞪得滚圆，白衣女那轻描淡写两句话，显见已打动这两条粗壮汉子的心。

那矮小之人转目瞧见了两人神色，暗中一惊，又自大喝道：“这妖女路道不正，两位切莫被她花言巧语说动，中了她的奸计。”

两条劲装大汉这才定过神来，但目光仍似舍不得离开白衣女的模样。

那矮小之人眼珠儿一转，大喝又道：“这女子看来手无缚鸡之力，两位何不将她先擒住了，再慢慢……哈哈，再慢慢瞧个痛

快。”

素梅、香菊齐地吃了一惊，既担心自家小姐，又不能舍下林寒青。

只见两条大汉果似被那矮小之人说得心动，不约而同向白衣女跨出一步。

素梅、香菊更是惊慌，心神一分，招式稍慌，便被那矮小之人一条毒蛇般的长鞭紧紧困住，纵待分出一人赶去救援，亦有所不能。

但那白衣女却仍然神色不变，含笑瞧着那两条大汉，轻轻道：“两位堂堂男子汉，好意对我这样的女孩子出手么？”

两条大汉怔了一怔，脸也红了起来，左面一人道：“咱们还是去瞧瞧那红布究竟盖的是什么？”右面一人道：“正是！”两人果然不再向那白衣女出手，反身向素梅、香菊冲去。

香菊、素梅合手对付那矮子一条长鞭，勉强打个平手，眼见两条大汉又提刀而上，心中暗暗吃惊，这一战只怕是凶多吉少。

石室中地势狭窄，那矮子长鞭飞舞，攻势愈来愈见凌厉，二女已被他纵横的鞭影，圈在一起，智珠在握，取胜不过是早晚间事，两个劲装大汉提刀而上，反有着无从下手之感。

左面一个大汉一挥手中的奇形长刀，高声说道：“仇兄，你那长鞭难以在狭小的石室中发挥威力，还是让给兄弟吧！”

那矮子回首一望，只见那白衣女已然站了起来，手中举着一把金针，不禁心头一惊，忖道：“这石室之中，地方狭小，如若她施展金针暗器，还真是不好让避，当下急急喊道：“两位小心了！那女娃要用暗器。”

两个大汉吃了一惊，回头望去，果见那白衣女已然站了起

来，手中举着金针。

只见她左手疾落，一针刺在自己的肩上，粉脸上登时泛升起两颊红晕，星目中暴射出奕奕神光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们帮我把矮子擒下。”

两个大汉同时听得一怔，道：“什么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我要你们把矮子擒下。”

就这一刹之间，六目交投，两个大汉突然觉得心神微微一荡。

白衣女举步而行，直对两个大汉行了过来，她双目神采愈见明亮，两个劲装大汉，却感觉到心神不定，只觉她那笑容之中，隐藏着无限威严，神智渐失，心中一片茫然，白衣女扬起纤纤玉指，一指那矮子道：“快些给我擒下。”

两个大汉茫然应了一声，突然挥手一刀，向那矮子刺去。

这两人相距那矮子又近，出手又未招呼，猝然之间，两刀并出，那矮子虽是武功高强，也险些伤在刀下，一刀由头顶掠至，扫落一片头发，另一刀割破了右臂衣袖。

那矮子只吓得惊魂离体，一挫腕收回长鞭，斜避五尺，回头望着两个劲装大汉，道：“两位疯了吗？”

但见两人双目圆睁，暴射出怨毒之火，但眼珠子却静止不动，竟似当真中了疯魔一般。

他听人说过，武林中有种神秘诡异的奇功“摄魂大法”，但却是从未见过，此刻见这两个大汉的形状，颇似被人摄去魂魄，迷了神智，心头更是骇然，高声说道：“郎兄、常兄，两位连兄弟都不认得了吗？”

只听那白衣女娇声细细地说道：“快把那矮子擒下。”

两个劲装大汉不理那矮子的高声呼叫，却对白衣女娇细之言，听个明明白白，两刀一振，一右一左地扑了过去。

那矮子对这两人的武功，知之甚详，如是一对一的动手相搏，他是决计不怕，但两人合手而攻，他是万万不是敌手，看两人来势凶恶，只好疾挥长鞭，封架开两人长刀。

哪知这一接手，两个劲装大汉的攻势更见凌厉，双刀并飞，一味猛攻，竟然是拚命地打去。

石室狭小，那矮子手中软鞭有很多厉害的招术施展不开，但那两个劲装大汉手中兵刃，却是极适近身相搏，两人联手，攻势猛恶，十招一过，已把那矮子圈在一片刀光之中，有守无攻，败象渐呈。

那矮子又勉强支撑几合，心知再不设法脱身，今日势非得伤在这石室之中不可，但两人刀法愈打愈快，刚好又挡住了室门，想脱身逃走，亦是不容易的事。

激战之间，左面大汉，突然一招“瓜田李下”，刀光一闪，由上三路斜攻而至。

哪知矮子让得这一刀由上三路斜削而下，直攻到下三路，当下拚冒奇险，一提丹田真气，右手拍出一股掌风，逼开刀势，人却一跃而起，呼的一声，从两人头上掠过，直向室外奔去。

他应变虽快，但腿上但是挨了一刀，鲜血淋漓而下，洒在砖地上。

这两个劲装大汉身不由主，应变究是不够灵活，竟是未能封挡住那矮子去路。

白衣女纤手指着那矮子逃去的方向，娇声说道：“快追上去，把他杀了。”

两个劲装大汉微微一怔，放腿追去。

三人身法极快，片刻间走得踪迹不见。

香菊眼看三人去远，目光中流露出无限羡慕之情，说道：“小姐啊！这是什么武功，当真是好……”目光和白衣女目光一触，心神忽然一震。

白衣女伸手拔下臂上金针，脸上红晕，登时消退，娇喘一声，道：“累死我了……”头上冷汗，滚滚而下，仰身向后倒去。

素梅身子一侧，抓住了白衣女，急道：“小姐，小姐……”双手齐挥，在她胸前推拿。

这二婢久日追随小姐，常见她晕迷过去，故而心情虽是紧张，但却并不慌乱。

两人一阵推拿，白衣女渐渐地苏醒过来，睁开双目，长长吁一口气，挣扎坐起。

素梅叹道：“小姐身子还未复元，不宜劳动，好好休息一会儿再说了。”

白衣女摇头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咱们目下还在生死交关的险境之中，我哪里能有休息的时间。”站起身子，遂对林寒青走了过去，口中低声说道：“揭开他身上覆盖的红绫。”

素梅应声出手，揭去红绫。

白衣女突然长长地叹一口气，伸手拔下林寒青身上各处要穴上的金针，九针俱除，又低声说道：“素梅，拍他‘神关’、‘巨阙’、‘玉堂’三穴。”

素梅应声出手，拍了林寒青胸处三大要穴。

林寒青缓缓坐了起来，四周打量了一眼，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烈妇冢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烈妇冢……烈妇冢……”

白衣女道：“一座荒凉的孤坟，昔年她那贞节之事，早已被人淡忘去了。”

林寒青暗中运气一试，但觉全身穴脉畅通，心中暗自宽解不少，缓缓站了起来，道：“此地既称烈妇冢，想来定已在徐州郊外了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烈妇冢自然不会杂在‘群英楼’中了！”

林寒青回忆前情，知是她相救到此，当下一抱拳，道：“在下多承姑娘相救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你救了我们三人，我纵然救你一命，那还要欠你两条命了。”

林寒青忍不住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江湖之上，偶伸援手，乃极为平常之事，姑娘用不着这般认真……”

语音微顿，搬转话题，道：“此地距那徐州城，不知有多少路程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就在徐州城郊，不足十里。”

林寒青欠身说道：“令尊武功高强，世间少有敌手，姑娘如能常和令尊走在一起，那就不怕再遇上江湖上宵小之徒了。”

想到那日在青云观中，和李文扬联手相护周簧，和她父亲对掌过招之事，心中尤存余悸。

白衣女脸上神色，茫然地问道：“怎么了，你和我爹爹动过手吗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令尊武功高强，在下不是敌手。”

香菊突然插口说道：“只要你能接上一招两式，那就算了不

起啦！”

林寒青道：“二十招，在下自信还可应付。”

香菊道：“啊！那你很了不起。”

林寒青一拱手，道：“三位请多多保重，在下还要赶回徐州城去，就此别过。”大步向室外行去。

白衣女低声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林寒青人已出了石室，回过头来问道：“姑娘还有何见教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城中可是有人等你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不错。”

白衣女突然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那群英楼已不能再住下去，你如信得过我，就带着你那朋友一同来此。”

林寒青心中一动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目下这徐州城风云际会，各路江湖人物，大都集中此地，连各大门派亦都派了好手参与，大雨欲来风满楼，正会日期未到，但各路英雄人物，已开始勾心斗角，那群英楼是徐州最大的一家酒楼，但也是各路英雄人物彼此斗智斗力的是非之地。”

林寒青暗暗奇怪，她一个柔弱的女子，怎的通晓武林各种事端，忽然忆起她相送那天鹤上人之事，似是那也关系着一件武林的秘辛。

这柔弱女子，充满着神秘。

这本是他心中忖想之语，但那白衣女却似听到了一般，忽然格格而笑，道：“坐下来吧！有什么疑难之事，尽管问我。”

林寒青暗道：“此女身体弱不禁风，但言词却犀利如刀，句句字字刺入人的心中，叫人有着神秘莫测之感，当下一拱手，道：

“姑娘的雅意，在下感激不尽，但在下并无疑难心事，至于相救姑娘一事，已得姑娘疗伤酬报，在下就此别过。”

白衣女突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敢请留步，我还有余言未尽。”

林寒青停了下来，回头说道：“在下去心甚急，姑娘有话还请快说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你武功强过我们，虽能以保护我们三人的安全，但却无法在群雄毕集的徐州城中，独树一帜，秀出群伦……”

她急急喘息一阵，又道：“目下的情势很明显，咱们已成了可合不可分的局面，这一点，你心里总该明白吧！”

林寒青怔了怔，道：“愿闻高论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用你之力，用我之智，合我们两人之能，不难在徐州城中，做出一番惊人的大事，此机千载难逢，望你三思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旨在寻人，并无意在武林中大扬名声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告诉我，你要找的是什么人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找我师弟！”

白衣女道：“看你眉头耸动，好像很不耐烦和我说话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怕朋友等得心烦，急欲归去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你去志甚坚，看来是难以留得住你了。唉！咱们萍水相逢，蒙你舍命相救，我决定在这烈妇冢等你三日，三日之内，你如有疑难之事，或是想念到我，都可来此相会……”

她又是一阵重重的咳嗽，道：“如若过了三日你就不必来啦，咱们再没有见面的机会了。”

林寒青心中确有很多疑难之事，想请教她，只是处处被她抢先言中，自尊心大受伤害，一股潜在的高傲之性，产生极强的反抗力，不愿多问，再加上心中惦忘着韩士公，急欲返回徐州一行，

当下一抱拳，道：

“在下当谨记姑娘之言，如有疑难，三日内当来请教。”
转身离开石室，大步而去。

第十一回 遇险烈妇冢

林寒青出得烈妇冢，两三里处，只见两个手执奇形长刀的大汉，围住了一个手执软鞭的矮子恶斗，那矮子在两个大汉双刀急攻下，已无还手之力，形势危险异常。

那矮子一面挥舞软鞭，力拒双刀的猛攻，一面不住地高声呼叫，道：“两位可是疯了吗？怎的连兄弟都认不出来了？”

林寒青仔细看去，果然发现那两个手执奇形长刀的大汉，双目圆睁，神情十分痴呆，似是中了什么迷药。

那两个大汉身法不十分灵活，但两人的联手攻势，却是紧密异常，双方攻拒间，配合得天衣无缝，而且力大势猛。那矮子被圈入一片刀光中，脱身无望。

林寒青估计形势，不出十合，那矮子定要伤在两个大汉手中，心中暗暗忖道：“这两个大汉神情有些不对，听那矮子呼叫声，分明和这两人是极熟悉之人，我既然遇上此事，岂能不管？”

心念一转，陡然欺身而进，挥出一掌，向那大汉手上长刀拂去。

随手一股潜力，逼住那大汉的刀势，正待伸手去夺下他手中兵刃，却不料斜里一刀，直斩过来，劈向手腕。

原来这两个大汉，合搏之术十分紧密，彼此间互有救应，林寒青出手逼住了一个大汉的刀势，另一个大汉手中的兵刃，却极为自然地侧袭来救。

林寒青一沉腕，避开刀势，飞起一脚踢了过去。

那大汉一侧让开，挥刀斩来。

林寒青出手几招，虽未夺得两人兵刃，但却把两人结合紧密的刀光冲破，那矮子却借势收了软鞭，退出圈子。

矮子一退出，两个大汉手中的奇形长刀，立时全力攻向林寒青，这两人刀法不弱，尤以联手合搏之术，更见佳妙，林寒青出手时不愿施展毒手伤人，竟然被两人抢尽先机，一时间刀光如雪，幻起一片刀网，把林寒青圈在刀光中。

那矮子脱困后倒提软鞭，站在两三尺外，运气调息，看着三人搏斗，竟然不肯出手相助。

两个大汉，一轮急攻过后，林寒青突然展开反击，一连三招急攻，扳回劣势，抢了先机。

他已领教过这两个大汉的高强刀法，哪里还敢大意？指点掌劈，绝招频出。

那两个大汉久战身疲，如何还能挡得林寒青凌厉的迫攻？片刻工夫，两人尽为林寒青点中穴道，倒摔在地上。

林寒青点倒两人后：回头望了那矮子一眼，只听一阵急急的喘息声，传了过来，那矮子似是疲累仍未恢复。

林寒青冷哼一声，道：“阁下不用装了。”

那矮子脸一红，道：“兄台有何见教？”

原来那矮子早调息复元，但他老奸巨猾，却不肯出手相助，眼见林寒青点倒了两个大汉，回目望来，生恐林寒青出言相责，故作喘息，希望蒙混过去，让林寒青误认他体能未复，无法出手相助。

林寒青目光何等锐利，早已看出他体能恢复，心中暗骂矮子

狡诈，忖道：“早知你是此等之人，那就不用出手救你了。”

当下冷冷说道：“这两人可是你的朋友吗？”

矮子陪笑道：“兄弟叫地鼠仇速，这两位乃黔北七煞中的老六老七，和兄弟相交甚久了。”

林寒青暗道：“不知徐州发生了何等重大之事，竟有这么多武林人物赶来此地，口中却冷冷地问道：‘既是多年好友，何以会这般拼起命来？’”

仇速自被林寒青叫破伪装调息之后，不敢再谎言相欺，当下接道：“他们两位中了邪术，受那妖女之命，竟然不认多年故友，苦苦追杀于我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只怕是中了迷药，世上哪有邪术一事？”

仇速摇头说道：“在下亲眼看到，两位和那妖女目光触望一阵，立时神志昏乱，对我出手，岂不是中了邪术吗？”

林寒青心中一动，道：“那妖女现在何处？”

仇速道：“就在那烈妇冢旁一座石室之中。”

林寒青暗道：这一定说那白衣女子，想到她犀利的言词，句句震动人的心弦！不由得心中信了几成。

仇速目光一掠两个倒在地上的大汉，道：“你把他们两位穴道解开，看他们是否神智已复？”

原来仇速眼看林寒青点穴独成一路手法，害怕拍不活两人穴道，故意出言相激，要他自己出手。

林寒青双掌连挥，解开了两个大汉被点的穴道。

仇速生恐林寒青再行追问，赶忙搬转话题，道：“郎兄，常兄，两位可好些了？”

两个大汉睁开四目，四处打量了一阵，拱手对仇速道：“仇

兄，那位姑娘呢？”

仇速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贵兄弟双刀联手，逼得兄弟险象环生，兄弟能够未伤在两位刀下，那已是万分侥幸的了。”

这两个大汉似是对刚才的事，毫无记忆，相互望了一眼，左边一人说道：“有这等事？在下实在是不知，仇兄这一提起，倒使兄弟想起了拔刀出来的事来……”两人都凝目而思，似是极力在回忆一件事情。

林寒青看两人神情，神智已复，转身放腿而去。

他担心韩士公为自己失踪之事发急，一路急奔，赶回了群英楼。

韩士公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一见林寒青转了回来，才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兄弟，你可把老哥子我急死啦！你到哪里去了？”

林寒青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兄弟遇上一场麻烦，耽误了不少时间。韩兄可见过那铁旗金环秦飞虎了吗？”

他不愿说出相救那白衣女的事情，但又不善谎言，只有轻轻带过。

韩士公神情庄严地点点头，道：“见过了。”

林寒青急急道：“可打听出我那兄弟的下落吗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线索倒是有一点，只是不够详尽，秦总镖头已派人追去了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兄弟，眼下徐州群雄毕集，各大门派都有高手到此，据那秦总镖头相告，五毒宫、玄皇教，都已有人赶来，连那轻易不入江湖的参仙庞天化，也已亲身赶来，估算行程，今晚可到。此刻的徐州城，真可算龙盘虎踞，杀机弥漫，这群英楼更是各路豪雄们，斗智斗力的前哨，混乱异常，承那秦

总镖头相邀，要咱迁入神武镖局去暂住几日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兄弟和那秦总镖头素不相识，迁入神武镖局，岂不冒昧一些吗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那秦飞虎和我相交多年，为人十分豪爽，何况查寻你师弟下落，还得仗凭其人之力，先行认识，办事也方便一些。”

林寒青暗暗想道：这话倒是不错。当下说道：“韩兄既然觉着可行，兄弟敢不从命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咱们这就动身。”

两人出了跨院，但见人如穿梭，个个都是武林中人，大都似是刚刚赶到，马嘶人语，杂乱异常。

林寒青紧随在韩士公的身后而行，将出店门的当儿，突然被人撞了一下。

他这些日子中，江湖经验大增，心有警觉，回头望去。

只见一个身着儒衫，头戴方巾，手执折扇的人，一摇三摆地向前走去。

伸手一摸，那参商剑仍然放在怀中，全身既无不适之感，又未丢什么重要之物，也就不放在心上。

神武镖局，矗立徐州西大街上，重门广院，比起那群英楼气派得多。

韩士公进得大门，铁旗金环秦飞虎已得通报，亲自迎了出来。

此人久走江湖，礼数周到，不容韩士公引见，已抱拳说道：“这位想是林兄了？”

林寒青急急还了一礼，道：“在下林寒青。”仔细看去，只见

那秦飞虎，身躯高大，紫面浓眉，生相十分魁梧，双目中神光湛湛，威猛中不失精干。

韩士公道：“到此打扰秦兄……”

秦飞虎接道：“什么话，韩兄还要和兄弟见外不成，后厅中已摆好酒菜，兄弟已候驾甚久了。”侧身相让，韩士公也不再客气，当先大步而行。

敞开的后厅中，果然已摆好酒菜，一高一矮两个劲装汉子，早已在厅中相候。

秦飞虎指着两人道：“这两位是兄弟局子里最得力的助手，铁刀童山，铁腿陈进。”

韩士公一抱拳道：“久仰两位师父大名。”

童山、陈进急急还礼，道：“咱们久闻瘦猴王大名，今日有幸一会。”

秦飞虎道：“几位不用客套，咱们先入席再谈。”牵着韩士公、林寒青，让入上座，秦飞虎自坐主位，童山、陈进打横相陪。

韩士公端起酒杯，道：“兄弟借花献佛，先敬诸位一杯。”

林寒青暗道：“这些人豪放善饮，我不能扫了人家酒兴。”举杯就唇，还未喝下，忽见快刀童山眉头一皱，脸色大变，手中酒杯，当的一声，跌落在地上。

秦飞虎道：“童师父可是身体不适吗？”

童山定了定神，道：“这位林兄……”伸手指向林寒青左腕，却是接不下去。

秦飞虎顺着他手指望去，惊震尤过童山，手中酒杯，竟也跌落在地上。

林寒青暗暗奇怪，忖道：这两人不知是什么毛病，抬起左腕

一看，只见左面袖口上，插了一朵小小的白梅花，当下伸手拔了出来。

秦飞虎颓然坐了下去，脸色铁青，一语不发。

林寒青手托白梅花，心中念头电转，暗道：“他们这等惊愕，定然为了这朵白梅花了。”

只见那白梅花，雕工精致，托在掌中，十分轻巧，不知用何物打成。

韩士公经历虽然广博，但也看不出这白梅花的来历，望了林寒青一眼，道：“兄弟，这朵白梅花，从哪里来的？”

林寒青摇摇头道：“不知道！”忽然想起离开那群英楼时，被人撞了一下，接道：“咱们离开那群英楼时，兄弟在店门口被人撞了一下，也许就在那时候，被人在袖口上插下这朵梅花。”

韩士公拱手对秦飞虎道：“秦兄，这白梅花是何用意？”

秦飞虎叹道：“韩兄当真不知道吗？”

韩士公被绿绦在那桃花居中，囚禁了数年之久，对江湖上新近之事，自无所闻，当下说道：“兄弟自是不知，难道还要故问不成？”

秦飞虎突然抓过酒壶，仰起脸来，一口气，把一壶陈年老酒喝个点滴不存，才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白梅花，雕工精巧，雅致异常，但却是死亡的标帜，这白梅花出现的地方，必要有人惨死。”

林寒青剑眉耸扬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

秦飞虎借那壶老酒，壮了不少胆子，道：“兄弟目睹过两件惨事，都是和这朵白梅花有关，有次还是和童师父走在一起。”

快刀童山道：“不错……这回事……兄弟是一辈……也忘不

了……”

他牙齿打颤，这句话，说得结结巴巴，困苦无比。

林寒青道：“两位可否见告详情？”快刀童山摇着头，抢先说道：“我瞧是不用说了，不怕林兄见外，你也该去准备一下后事了……”

他颤抖的目光，缓缓由秦飞虎的脸上扫过，道：“咱们是都该有……挖目之罪……”

秦飞虎黯然点头，道：“自挖双目，可免惨死……”童山突然一探手，从腰间摸出了一把锋利的匕首，直向右眼刺去。

林寒青身子一探，右手疾出，扣住了童山的腕脉，一翻掌，夺下匕首。

韩士公一掌拍在桌子上，冷冷说道：“咱们在江湖上混，终日子里在刀下求生，生死何足畏，杀了头也不过是碗大个疤，两位吓得这等模样，那是趁快收山的好，不用开这镖局了……”

林寒青接道：“那人把这朵白梅花，插在兄弟的袖口之上，自然是找上了我，这和贵局何干？两位……”

他本想说两位这等害怕，不知何故，但话未出口，那快刀童山道：“因为兄弟看到了这白梅花，见者挖目，触者断手，妄谈者拔舌，妄听者刺聋双耳。”

林寒青冷冷接道：“这是什么人立的规矩？”

童山道：“那白梅花的主人！”

林寒青应声说道：“谁是这白梅花的主人？”

快刀童山，口齿启动，却是不敢说出声来，从他神色之间看出，显是心中十分忧急。

林寒青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想是你怕那拔舌之苦，不说也

就算了。”

童山果然闭上双目不言。

韩士公突然说道：“兄弟，你可看到那撞你的人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是一位身着儒衫、手摇折扇的书生。”

秦飞虎讶然失声道：“是位书生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是啊！不对么？”

秦飞虎闭口不再答话。

林寒青眼看场面尴尬至极，回头对韩士公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

韩士公想到这段时日里，遇上的故友、知交，个个都已非昔年的面目，太平堡的连环梭钱大同，把自己诱入罗网，差一点连林寒青也连累被害，这铁旗金环秦飞虎，盛名卓著，神武镖局，号称当今第一大镖局，行镖遍及大江南北，秦飞虎独创神武镖局，以一双铁旗，和十二金环称雄武林数十年，交游之广，认人之多，一时无两，想不到竟然对一朵小小的白梅花，畏如蛇蝎，愈想心中愈火，忍不住拂袖而起，冷哼一声，说道：“堂堂的神武镖局总镖头，竟然是这样贪生怕事之辈，算我韩某人瞎眼，认人不清，咱们数十年的交往之情，也就从此一刀两断，今后各不相干。”袍袖一拂，一阵乒乓声，席上的酒杯、酒壶，落了一地。

此老性格，一言不合，竟然是要拂袖绝交而去。

林寒青看得有些过意不去，低声说道：“韩兄，这又何苦呢？也许秦总镖头，确有难言的苦衷。”

韩士公冷哼一声，一把拉住了林寒青，道：“兄弟咱们走！我不信，这样大的徐州府，除了这神武镖局之外，就没有咱们兄弟的安身之处。”

只见秦飞虎脸色连变，突然站了起来，双手向腰中一探，左

手摸出了一把手叉子，右手却摸出五枚金环，托在手掌之上，说道：“韩兄留步。”

韩士公回头望了秦飞虎一眼，看他脸上黯然的神色，忽生不忍之感，忖道：我这当面叱责于他，不留余地，实是过分了一些，当下微一抱拳，道：“秦兄有何见教，只管请说，咱们多年兄弟，只要我力能所及，自当为秦兄代为分劳。”忽觉此言太过冒昧，当下住口不言。

秦飞虎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韩兄不用自咎，其实你骂得很对，大不了一个死字……”

忽听快刀童山，大叫一声：“白梅花！”

林寒青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在哪里……”目光转处，果见那筵席之上，端端正正地摆着一朵白梅花。

这朵梅花，来得无声无息，室中这多高手，竟然不知那白梅花何时出现在筵席之上。

秦飞虎站起的身子噗通又坐了下去。

那快刀童山更是全身瘫软，摇摇欲倒。

铁腿陈进突然伸出右手，扶住了童山的身躯，低声说道：“童兄，镇静些，大不了一个死字，世上难道有比死还可怕的吗？”

快刀童山大大地喘两口气，重重地咳了一声，道：“陈兄说的是，大不了一个死……”

话还未完，突听一阵阴森的冷笑，传了过来，这声音从远处传来，但听来却如在耳边响起一般。

林寒青心头微微一震，暗道：这人竟能凭仗他精湛的内功，施展“千里传音”之术，武功之高，的确是不可轻视。

快刀童山刚刚稍复镇静的神情，突然又变得迷乱起来，挣脱

了陈进的右手，放腿向厅外奔去。

林寒青左臂一伸，挡住了童山的去路，喝道：“童兄要到哪里去？”

快刀童山，面目惨白，上气不接下气，叫道：“快放开我。”右拳一晃，直对林寒青捣了过去。

林寒青健腕疾翻，一招“金丝缠腕”，扣住了童山右腕脉穴，随手一指，点了他的穴道，目注秦飞虎朗朗说道：“秦兄请恕在下失礼。”放开脚步，直向厅外行去。

这时，夜幕已垂，星辰微观，厅外一片寂然，不见半点可疑的事物。

韩士公大步追了出来，道：“兄弟，看到了人吗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没有，他用千里传音之术，把那声冷笑，送入厅中，感人耳目，武功虽是惊人，但用心却是诡诈。”

忽听秦飞虎大叫道：“秦某无知，多有开罪，愿按先生立下的规法自处，先挖双目，再断腕拔舌。”

林寒青心头大骇，翻身一跃，重入大厅，只见秦飞虎靠着一张木椅，双手抱拳，面如死灰，正在向人求饶。

转目望去，只见一个身着黑衣的人，面壁肃立在大厅一角，袖口长垂及地，不言不动。

那大厅角边，光线暗淡，如不留心，很难看得出来。

林寒青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阁下能把一声冷笑，施用‘千里传音’之法，送入这大厅之中，足见武功高明。”

那黑衣人生似未曾听得两人之言，仍是静静地站着不动。

秦飞虎突然举步行来，身躯晃动，步子不稳，显是惊骇过甚，全身都已没了气力。

林寒青暗暗叹息一声，忖道：“这白梅花主人，不知是何许人物，竟然能使这秦飞虎震骇如此？”

那秦飞虎越过林寒青三步后，双腿一软，噗通一声，跌坐在地上，说道：“在下冒犯大驾，那是罪该万死，挖目、拔舌，皆是咎由自取，但望能恕在下家小之罪，免予追究，秦飞虎纵然是死在九泉之下，那也是感激不尽！”

林寒青突然大行两步，一把拖起秦飞虎，冷然接道：“阁下可就是那白梅花的主人吗？”

那黑衣人仍然不言语。

林寒青怒道：“你装聋作哑，那可不要怪在下得罪了。”扬手一掌，劈了过去。

秦飞虎大为震惊，欲待出手拦阻，却已不及。

林寒青心想：这一击掌风极是强猛，那人必将回手封架。哪知掌力将要近身之际，那人仍然站着不动，有如不知身后有人施袭一般。掌近身侧，林寒青心中一动，觉着这等身后施袭，有欠光明，当下一吸真气，发出劲力，又陡然收了回来。

只听一个冷漠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敝主人有一件事，想烦请秦总镖头代办！”

敢情这来人并非那白梅花的主人。

秦飞虎听出来人并非那白梅花的主人，不禁胆子一壮，道：“不知何事？只要我秦某人力能所及，无不遵命。”

林寒青本想逼那人转过身来，瞧瞧他面貌，但听秦飞虎已和来人接上了话，只好忍了下去。

但闻那黑衣人道：“这次敝主人传下梅花令谕，召请天下武林高人，集会徐州，了却一桩昔年许下的心愿，烦请秦总镖头代

为准备上等酒席五十桌，款待天下英雄！”

秦飞虎道：“区区小事，敢不效劳，只不知几时应用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时间充分得很，三日后正午时分，请把五十桌上等酒席摆在烈妇冢。”

秦飞虎道：“秦某记下了，请上复贵主人，就说秦某得效微劳，极感荣幸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不可太早送去，亦不可延误了时刻。”

秦飞虎道：“秦某遵命，决不致有误贵主人的吩咐！”

黑衣人道：“敝主人的做事行径，未得允可前，不得妄谈一句，你是知道了的？”

秦飞虎道：“这个秦某当牢记心中！”

黑主人道：“好！别误了三日后酒席时刻，我要告辞了。”

秦飞虎道：“秦某人恭送梅花主人使者。”

黑衣人一拱手，道：“不用了。”缓缓移动身子，沿着厅壁向外行去。

他和秦飞虎谈话甚多，但始终面壁而立，脚不移步，头不回望，直挺挺地站在那里，有如一座木雕泥塑的神像。

林寒青心中原想他离此时，定然要转身出厅，早就凝神相注，希望能一观他的面貌，却不料他竟面壁移动身子，不肯转身，忍耐不下，大声喝道：“大驾留步！”双足微一用力，凌空飞跃八尺，拦阻在厅门口。

黑衣人停下身子，说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冰冷的声中，微带愠意。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林寒青，和这神武镖局毫无关系，和秦总镖头也不过刚刚相识，如若你要记下这拦路帐，可用不着和神武

镖局扯上关系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咱们既不相识，又无冤仇，不知何故，贵主人却在兄弟身上按上了这朵白梅花？”

插手入怀，摸出了白梅花，托在掌心上，伸了过去。

这时，两人相距，还有三四尺远，那黑衣人突然一抬左臂，长袖飞起，卷出了林寒青掌心中托的白梅花。

林寒青掌托梅花，伸手出去，本是早已有备，却不料那黑衣人出手奇快，长袖一扫之间，暗劲先至，一震之下，白梅花离手飞出，竟被他长袖卷去。

林寒青冷哼一声道：“出手一击，已见高明，在下想领教几招绝艺！”

只见那黑衣人左臂一动，一朵白梅花突然又飞了出来。林寒青左手一伸，接住白梅花。

就在一眨眼间，微风飒然，那黑衣人突然向外冲去。

林寒青左手疾出，一把没有抓住，右手跟着一掌拍了出去。他已知这黑衣人武功高强，非同小可，这一掌用出了七成内功。

那黑衣人已闪过了林寒青，长袖回拂，疾向林寒青的右掌上迎去。

一招接实，林寒青突觉身子一震，那黑衣人也情不自禁地退了一步，借势一个大转身，闪出厅门，隐失在夜色中不见。

两人这动手的几招，快如电光石火，那黑衣人左袖掩面，闯出了大厅，林寒青仍未能看出那人的庐山真面，但那人如不先行抛出白梅花，分散林寒青的精神，想闯出厅门，显非易事。

林寒青手托白梅花，望着寒星闪动的夜空，长长吁一口气，

口虽未言，但心中却感慨万千。

厅中群豪，目睹这场闪电一般的快速搏击，虽只一两招的交接，但已使人眼花缭乱，目不暇接。

韩士公目睹林寒青久注夜空，默然不语，心中大感不安，缓步走了过去，道：“兄弟，怎么样？”

林寒青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很好……”转望着秦飞虎道：“秦兄既已允诺，不谈那梅花主人的往事，咱们也不能多问了。”

秦飞虎道：“兄弟所知有限，纵然想说，只怕也难说出个所以然来。”

林寒青一抱拳道：“敝师弟下落，还得借重秦兄大力，林某感激不尽。”

秦飞虎道：“自当效劳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那白梅花的主人，既然遣人相告烦劳代备酒席，想来当不至再对秦兄有所不利，在下就此别过了。”

秦飞虎叹道：“兄弟礼貌不周，还得请两位多多担待。”抱拳送客，竟连一句挽留之言，也不敢说。

韩士公道：“咱们兄弟三日后在那烈妇冢见吧！”

秦飞虎面泛愧色，垂首不语。

韩士公、林寒青离开神武镖局，天色已是初更时分。

林寒青心中一直在想着那梅花主人的事，但觉此中错综复杂，千言万绪，竟理不出一眉目，不禁轻轻一叹，道：“韩兄常说江湖上，诡奇莫测，看来还难道尽个中的波谲变化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老哥子活了六七十岁，在江湖上跑了大半辈子，此等事，我也是初次见到，一个名不尽经传、从未听闻过的人，竟能凭一句白梅花，邀请到天下高手，集会徐州。”

林寒青：“更奇的是这些应邀之人，并不知道他们来此是为那白梅花的主人。”

韩士公一拍大腿，道：“不错，无怪我打听了甚久，竟打听不出这多武林高手，如何齐聚徐州府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这些来人，大半是盲从附和，听得传闻而来；而那些名重江湖的人，也要听候那梅花主人的摆布，就使人有些费解了！”

韩士公道：“也许他们有难言之隐！”林寒青道：“问题也就在此，几个名重江湖的人，决难凭一朵白梅花信使的传言，而肯轻易赶来徐州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对啊！参仙庞天化何等声威，数十年来未离他避尘山庄一步，拒和武林人物往来，连九大门派中人，一样不予接见，怎肯亲身来此？其中必有原因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不知原因何在？”

韩士公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唯一能使他亲身赴约的原因，必然是受了重大的要挟！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不知是受了何等的要挟？”

韩士公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个就难说了！”两人信步而行，沉吟不语，良久，林寒青才突然说道：“看来，非去问她不可了！”

韩士公道：“她是谁呢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就是咱们在群英楼见到的那位面垂重纱的白衣女！”

韩士公道：“她在哪里呢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烈妇冢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烈妇冢，可是那白梅花的主人，约晤天下英雄

之处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大概是吧！除非在这徐州近郊，还有一个烈妇冢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兄弟之意，可是想先到那烈妇冢去瞧瞧么？”

林寒青忽然想起那白衣少女之言，我在这烈妇冢等你三天，三天之内，你如遇上了什么不解和疑难之事，不妨来此问我，为什么她只限定三天呢？这限期似乎和那白梅花的主人，预定会晤天下英雄之事，暗暗地吻合！难道她真的已先知此事了么？”

那白衣女苍白的脸色，秀美的轮廓，和那一双圆圆的大眼睛中，云雾一般的光芒，以及那弱不禁风的娇躯，尖锐的言词，脆若银铃的笑声。

眼下的情景，似是只有去烈妇冢，再找那白衣女了，这隐秘，除了那白衣女外，当世之间，已无人能够揭穿。

林寒青反复地思量着，好像是一切都在那白衣女的预料之中。

他长吁一口气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不错，咱们得先到那烈妇冢去瞧瞧，也许她真的能解开那白梅花的隐秘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好吧！要去，咱们现在就走。”

趁着朦胧的夜色，两人放腿奔向那烈妇冢。

以两人的轻功脚程，这一点路程，片刻即到。入夜的烈妇冢，更显得阴沉、荒凉，耸立的古柏，及膝的乱草，一片肃静。

韩士公四顾了一眼，叹道：“好一片荒凉的所在，那白梅花的主人，选择了这样一处荒凉的所在，决非无因。”

林寒青轻车熟路，带着韩士公，直奔那青冢的石室中。

一盏孤灯，照亮了石室，一个全身白衣的少女，靠在石壁间，

微闭双目，在她的左右两侧，分坐着香菊、素梅。

二婢手中，还握着闪闪生光的宝剑，两人虽也是闭着双目，但身躯却不住轻微颤动着，显然，心中充满着畏惧。

林寒青轻轻咳了一声，还未及开口说话，那香菊却突然尖叫一声，跳了起来，举着手中宝剑，道：“梅姐，快起来，有鬼……”声音中充满了惊悸。

素梅几乎是和香菊同时执剑而起，但她年事较长，不像香菊一般的沉不住气，心中虽是和香菊一般害怕，但总算是没有惊呼出来。

林寒青沉声说道：“在下林寒青，有事求见白姑娘。”

那依壁而坐的白衣女，突然挺身坐了起来，睁开双目，笑道：“我知道你一定会来，所以我很耐心坐在这里等你，本来我很累了，早该睡觉的。”

这几句话，说得柔和天真，一片少女娇憨的神态，和她过去那犀利的词锋，大不相同。

林寒青道：“深夜打扰姑娘，在下等甚觉不安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最难风雨故人来，这石室僻处荒凉的孤冢之旁，古柏杂草，阴森可怖，你们深夜走访，惠然而临，也可帮我们壮胆子。”

林寒青回头指着韩士公道：“这位韩老前辈韩士公……”

白衣女点头一笑，道：“不用引见了，我们早已见过。”

韩士公一抱拳，道：“在下和令尊有过几面之缘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咱们也见过三次。”

一阵寒风吹来，灯光摇摇欲熄。

林寒青横跨两步，挡住了风势，说道：“我等深夜惊扰，一

来请教一桩疑难之事，二来转请姑娘早日离开这片是非之地。”

白衣女笑道：“那就先说第一件吧！”

林寒青心念电转，只觉其事复杂异常，千头万绪，一时间竟不知如何说起，过了良久，才道：“姑娘可识得此物吗？”探手入怀，摸出了白梅花，托在掌心，递了过去。

白衣女伸出来纤纤玉手，取过白梅花，笑道：“可是朵白梅花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不错，这白梅花的主人，三日后，要在烈妇冢大摆筵席，会晤天下英雄，姑娘在此，岂不是危险得很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你说的是第二件了。”

林寒青怔了一怔，只觉脸上一热，泛起来两层红晕，那白衣女虽未明白说出但言中之意，已隐隐表示出他说话没有层次。

韩士公哈哈一笑，抱拳说道：“我这位林兄弟，面嫩得很，还是由老朽来说吧！”当下把经过之情，说了一遍。

只见那白衣女缓缓闭上双目有似老僧入定一般久久不语。

韩士公心中暗道：这女娃儿不过十几岁的年纪，不论是何等聪慧之人，也难知那白梅花的来历。心念一转，微微笑道：“姑娘不用为难，如是你不知那梅花主人来历，那就不用多费心神了。”

只见白衣女突然睁开双目，灯光下，一双圆圆的大眼睛中，云雾迷蒙，低声吟道：“梅花江湖现，血流成渠尸如山……”

韩士公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什么？”

只听那白衣女接道：“神剑属天龙，修罗集大成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姑娘可是在念咒吗？”

林寒青却已听出眉目，大声说道：“姑娘既知浩劫已临，难

道就坐视不管吗？”

白衣女微微一叹，道：“我如何能管得了呢？”

林寒青想到她在那群英楼中，被那灰衣人相逼传艺之事，却似不会武功，这等杀伐搏斗之事，要她一个不会武功的女孩，如何能管得了，但对她这神秘奇异的预言，却又有着深沉怀疑，当下一抱拳道：“姑娘也许是深藏不露……”

白衣女摇摇头道：“我真的不会武功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那姑娘何以知天龙八剑？”

白衣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虽知其窍诀，却是无……”忽然两眼翻白，仰面向后倒去。

素梅、香菊同时伸出手去，扶住了那白衣女的身躯，缓缓在她身上推拿起来。

韩士公摇摇头，道：“林兄弟，我瞧是问不出所以然了，咱们走吧！”

林寒青道：“她已经说出来了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她说什么了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她说：梅花江湖现，血流成渠尸如山，岂不是说出了江湖浩劫已临，至于‘神剑属天龙，修罗集大成’，是两种武功的名称，可惜咱们的智能难以尽解个中之秘。”

韩士公想了一想，道：“证诸那铁旗金环秦飞虎，和快刀童山的畏惧之容，想来那梅花主人当是一个心地阴狠，手段毒辣的盖世魔头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兄弟适才和那梅花使者，动手相搏，虽只两招，已觉对手武功，不在兄弟之下，唉！而且连对方面目也未见到。”

这时，那晕倒的白衣女，已悠悠醒来，只是脸色更见苍白，

灯光下不见一点血色。

香菊望了林寒青一眼，道：“林相公，你坐下来休息一会，我们小姐每次病发之后，总要休息一阵，才能说话。”

林寒青回顾了韩士公一眼，道：“韩兄，咱们坐下来等一会吧！”

韩士公道：“应该等，等一夜也不算长。”

香菊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你们就快些坐下啦！”在这阴森、荒凉之地，她一直心存恐惧，如今有这两人在石室内相陪，自是求之不得。

足足过了一顿饭工夫之久，那白衣女才缓缓地由素梅怀中坐了起来。

韩士公早收敛起对她轻视之情，道：“姑娘醒了吗？”

白衣女举起纤纤玉手，轻轻揉下眼睛，道：“累你们久候了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！在下等心中还有一桩思解不明之事，还得姑娘指点、指点。”言词之间，十分恭敬。

白衣女轻轻叹息一声道：“你说吧……唉！不过，不要把我估计得太高了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姑娘适才所言‘梅花江湖现，血流成渠尸如山’，可就是指这白梅花的主人吗？”

白衣女闭目沉思片刻，道：“自然是了！”

韩士公道：“那白梅花主人，邀集天下英雄，三日后在这烈妇冢设筵大会群雄，岂不是大劫就在眼前吗？”

白衣人道：“想来不错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姑娘未卜先知，还望能为天下群豪一尽心力。”

白衣女摇头接道：“我手无缚鸡之力，岂能奢言救人？”

韩士公想到她适才那病发之情，此言似非故作谦虚，一时之间，竟不知如何接言，呆了半晌，开不出口。

林寒青一皱眉头，正待开口，白衣女却抢先笑道：“我虽无能救人，但却可告诉你们趋吉避凶的法子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在下恭聆教言。”

白衣女笑道：“那白梅花主人，邀集天下英雄，聚会徐州，是何等震动人心的大事，但天下尽多名山胜水，为什么他选择了这样荒凉的所在……”

韩士公喃喃自语道：“是啊！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处荒凉的所在呢？”

只听那白衣女娇声说道：“他选择这片荒凉所在，既非绝地，亦非死谷，纵然他武功高强，别人打他不过，但此处，四通八达，尽可一走了之……”

韩士公：“姑娘说的不错。”

白衣女喘息一阵，接道：“他要那秦飞虎，准备酒席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送入这烈妇冢，显是未存在酒菜之中下毒之心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他既然无能一网打尽与会之人，何苦尽树天下英雄为敌。”

白衣女叹道：“你难道还不明白吗？”言罢，娇喘不息。

韩士公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还望姑娘指点！”

白衣女取出一方白绢，拭去顶门间的汗水，道：“他如存心相谋与会之人，定当先作手脚，请君入瓮，此地满生荒草，深可及膝，那手脚必然作在深草之中，凡是进入这荒冢之人，自是无一幸免了。”

韩士公叹道：“姑娘才华，果是并明日月，世无人及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你总该明白了吧！”

韩士公道：“明白了，待在下通告与会之人，早作防备就是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不行，你如通告与会之人，那白梅花的主人，岂不一样知道？”

韩士公茫然道：“那该如何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以其人之道，还制其人之身，你们不会先他在这荒冢之内，做下手脚吗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不错，不错……”

白衣女讲过了这番话，人又累得娇喘起来，缓缓闭上双目，倚在素梅肩上休息。

韩士公连说了几个不错之后，却突然皱起了眉头，原来，他只觉那白衣女说得有条有理，言已尽意，但却不知该在这样深草之中，做下何等的手脚。

沉吟半晌，转望着林寒青，道：“兄弟，老哥已经被闹昏了头，你帮我想想看，咱们该在这深草之中做些什么手脚？”

其实，不用韩士公问，林寒青早已在苦苦思索，但一直想不到一个完善之策，当下摇头苦笑。

韩士公道：“如若那李中慧姑娘在此，那就用不着咱们发愁了……”

白衣女突然睁开眼来，问道：“李中慧是什么人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提起此人，大大有名，白姑娘可知黄山世家吗？”

白衣女微微点头，道：“听我爹爹说过！”

韩士公道：“那李中慧李姑娘，就是黄山世家第三代的传人，和乃兄李文扬齐名武林，喝！江湖上提起黄山世家李氏兄弟，谁都得伸起大拇指说一声，后起之秀。”

白衣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可惜我未能遇上那位李姑娘，日后倒是得见识一下。”

韩士公心中一动，暗暗骂自己糊涂，忖道：这眼下现有一个女诸葛，料事才华，只怕更强过那李姑娘，我却不知请教，当下一抱拳，道：“咱老猴儿，跑了半辈子江湖，自觉经验老到，但今宵得姑娘数言指点，深觉白跑了大半辈子江湖。”

白衣女微微一笑，也不谦辞。

韩士公轻轻咳了一声，接道：“姑娘每句每字，无不使在下心折，一事不烦二主，还请姑娘指点指点，对付那白梅花主人策略。”

此人古道热肠，处处以天下英雄安危为念，好像那与会之人，个个都和他有着深厚的友谊一般。

白衣女缓缓说道：“不能用毒！”

韩士公道：“这个老朽想过了，这法子纵然能够对付那白梅花的主人，但也将伤害到天下英雄。”

白衣女摇头说道：“武功如那白梅花主人者，只怕已百毒难侵，世间第一流用毒能手，也不过只能多伤几个与会的江湖英雄。”

韩士公叹道：“姑娘一言，又开了老朽茅塞，老猴儿当真是白活了这把年纪。”

白衣女凝目沉思了一阵，道：“那白梅花主人既敢邀集天下英雄，会集于此，自然是早有准备了，江湖上一般计谋，岂能害得了他……”她突然伸出手来，目注林寒青微笑说道：“扶起我到外面瞧瞧地形。”

这话对着林寒青说，韩士公虽想出手效劳，却也是不好出

来。

林寒青怔了一怔，缓步走了过去。

白衣女左手扶在林寒青的手腕上，站起娇躯，右手却从怀中取出一枚金针笑道：“接过去。”

林寒青缓缓接过金针，满脸茫然之色。

白衣女道：“你认穴之术如何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自信不致有误。”

白衣女笑道：“好吧！刺入我任脉‘紫宫’穴。”

林寒青举起金针，却是不敢下手，他不通医理，那‘紫宫’又是人身要穴，这一针关系非浅，不敢胡乱刺出。

白衣女道：“刺啊！只要你认穴的部位不错，我死了也不关你事。”

林寒青右手一探，那金针刺入了“紫宫”穴位。

只见那白衣女柳眉一耸动，大眼眨动了几下，那神光涣散的双目之中，突然暴射出奕奕神采，娇声笑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左手扶在林寒青肩头之上，缓步向外行去。

韩士公当先开道，香菊、素梅紧随在白衣女身后而行。

林寒青道：“到哪里去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绕着这巨冢走上一周。”

林寒青暗暗忖道：“此女的举动，诡奇、神秘，莫可预测，就依她吩咐行事吧！”其实此时此情之下，他已身不由主，只好依言行事，绕着那巨大的青冢而行。

那弱不禁风的白衣女，自经金针穿穴之后，精神突然大好起来，竟然能踏着及膝的杂草，绕着那巨大的青冢，行了一周。

她走得很慢，对所经之处的景物，也看得十分仔细，走一圈

足足耗去了近一个时辰的时光。

回转石室，天色已经是三鼓过后。

白衣女慢慢地坐下身子，说道：“我得休息一下了，太阳出来后，咱们再动手布置吧！”右手一抬，疾快地拔下“紫宫”上的金针。

金针一除，双目射出的神光，骤然消失，眉目间，一片困倦，缓缓倒了下去。

素梅展开锦被，盖在那白衣女身上，说道：“两位请找个安身之处，男女有别，不便同处一室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姑娘说的是。”转身向外行去。

韩士公道：“我等就在石室外面，替几位守夜。”

香菊笑道：“那是最好不过，有你两位守夜，我们也可以放心地睡了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几位尽管放心吧！”大步走了出去。两人在石室一处草丛中，坐了下来，闭上双目运气调息。

韩士公心中盘旋着无数的疑问，哪里能静得下心，扭头看去，只见林寒青胸腹微微起伏，似是已调匀真气。

他心中虽不愿惊动林寒青，但却忍耐不住，终于低声问道：“林兄弟，很累吗？”

林寒青睁开眼来，说道：“韩兄有何见教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看样子那白姑娘不会武功，倒不是装的了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她智慧过人，精通医理，故能按时辰计算出血脉运行之理，用金针刺入穴道，激发出生命潜力，至于不会武功，恐非虚言了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唉！咱们见过那梅花主人的使者，武功确是高

强，想那梅花主人定能强过属下，老朽就是想不通，一个全然不会武功的人，能凭藉智慧之力，和武林间第一流的高手相抗！”

林寒青接道：“也许她别有布置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这就是老朽想不通的所在了，既然不能用毒，那要如何才能使那梅花主人受挫屈服呢？”

林寒青思索片刻，道：“她才智绝世，胸中包罗玄机，想必穷通易理、五行奇术，看她查视四周形势的仔细，或将以奇门阵图之术，挫辱那梅花主人？”

韩士公喜道：“不错啊！老朽也听人说过这门学问，据说参仙庞天化，也很精于此道，避尘山庄中，到处都布奇门阵图……”忽然一皱眉头，尽敛脸上的喜笑之容，说道：“如若武林中，有很多人精于此道，那就谈不上什么绝学，咱们在那六星塘水阵中，冲来撞去难以寻到出路，想来那皇甫岚亦必精于此道，如是那梅花主人，也精于五行奇术，岂不是要白费咱们一番心机了？”

林寒青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明日即可分晓！如若那白姑娘是摆奇门阵图，咱们就先行问她一声。”

韩士公心知林寒青也难说出个所以然来，不再多问，闭上双目休息，但心中却是为此翻转不停，难以澄清胸中杂念。

好不容易盼到太阳出来，立时拉起林寒青奔入那石室之中。

那白衣女早已起身相候，见两人急急奔来，一笑而起，道：“两位来得正好，咱们也该动手了。”

韩士公生性急躁，直肠直肚，向来是存不住话，接口说道：“姑娘可是要用奇门阵图，对付那梅花主人么？”

白衣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可是怕他也精此术，咱们白费上

一番工夫吗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不错啊！老朽确有此忧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八卦、五行奇术，算不得什么旷世绝学，凡是稍具智慧、肯下功夫的人，都可以识一些此中学问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姑娘不是奇门阵图，对付那梅花主人了？”

白衣女笑道：“我一个柔弱女子，又不能抡刀、弄剑，如若不用奇门阵图对付那梅花主人，那要怎么办呢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姑娘可是料定那梅花主人不懂五行奇术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我想他不但懂得，而且还十分精于此道。”

韩士公微微一怔，默不作声，心中却暗暗忖道：“你这话不是白说了？明知他精于五行奇术，还要摆出奇门阵来对付他，岂不是自找麻烦？”

只见那白衣女缓步走出石室，向北行去，韩士公、林寒青不由跟在她身后而行，她身躯娇弱，行走在乱草之中，大有举步维艰之苦。

韩士公伸出左臂，道：“姑娘请扶住在下的手臂走吧！”

白衣女回眸一笑，道：“你这人真好心！”

韩士公轻轻叹了一声，道：“姑娘既然明知那梅花……”

白衣女接道：“正因为他自负精通五行奇术，才不把那些阵势放在眼中，才容易轻心涉险，自投罗网。”

韩士公冷哼了一声，虽未言语，但神情间，显然对白衣女这番言语，大不满意。

白衣女纤纤的玉手，扶在韩士公手臂之上，行动间方便不少。听得韩士公冷哼之声，淡淡一笑，接道：“你哼什么？可是

不信我的话吗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姑娘之言，在下是无不倾服，只有这几句话，叫在下难以相信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如若那梅花主人，不解五行奇术，看到咱们布成的五行奇阵，不肯进去，你可有方法，迫他进去吗？”

韩士公听得一呆，答不上话。

白衣女回顾了韩士公一眼，接道：“正因为他深通五行奇术，我才用五行奇术对付他，使他自陷泥淖，无能自拔，这就叫以其之道，还加于其人之身……”

她喘息了一阵，又道：“如若我的推想不错，那梅花主人定然也将在烈妇冢的四周，布置下五行奇阵，以困与会之人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难道与会之人，都不解五行奇术不成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依我推想，与会之人，会那五行奇术人的，恐怕还不少。”

韩士公摇头叹道：“姑娘越说，老朽是越糊涂了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那五行奇术，正如武功一般，多一分功力，就多一分威势，这其间变化繁杂，又非单纯的武功能望项背了。”

韩士公精神一振，道：“姑娘这番解释，使老朽明白了不少。”

白衣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明白，那就快动手吧！”

在那白衣女口述手指之下，韩士公、林寒青，加上香菊、素梅一齐动作，采集甚多木枝，布成了三座接连在一起的五行奇阵。

韩士公看那五行奇阵，不过是青竹、木枝插成的一片竹栅木林，心中大为不然，暗道：“凭几个青竹、木枝，也能退得强敌不成？”

忖思之间，只见那白衣女带着香菊、素梅，带了甚多鹅卵石，踏着乱草，行入阵中，只见轻折柳腰，缓舒玉手，亲自把那些鹅卵石，摆入竹阵之中。

韩士公疑目望去，只见那香菊、素梅神色紧张地紧随在那白衣女的身后，亦步亦趋，不敢有丝毫大意，好像一步失错，就有失落阵中之虑。

但那白衣女却是十分从容，堆好石头，在二婢护拥之下，缓步走了出来。

她身体娇弱，强打精神，工作完成，已然累得香汗淋漓，透湿了衣服。她举起衣袖，拂拭了一下头上的汗水，说道：“五行奇门阵，加上八阵图，那梅花主人，纵然聪明绝伦，谅他也难解得个中玄机……”一言甫落，忽的身子一仰，向后栽去。

素梅双手疾出，托住了白衣女的身躯，说道：“我家姑娘连连劳累，病势复发，两位要是再麻烦她，只怕她要没有命了！”

回顾了香菊一眼，道：“咱们走啦！”

韩士公和林寒青不禁面面相觑，林寒青低声叹道：“韩兄，这座青竹、树枝布成的阵势，是否真能困住那梅花主人，暂且不去谈它，但咱们已然尽了心力，那白姑娘身体虚弱，势难再受劳苦，咱们也不用打扰她了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话虽不错，但那白姑娘应咱们之求，摆这五行奇门阵，累发旧疾，咱们纵然要走，也该等她病势好了再走不迟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韩兄言之有理。”

两人又向那石室走去。

只见素梅双手插腰，当门而立，目注两人，冷笑一声，道：

“你们还来作甚，难道真想要把我们小姐累死不成，快些给我滚啦！”

韩士公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骂哪个？”

素梅眼圈一红，热泪夺眶而出，道：“骂你们，我家小姐身体素来虚弱，你们问这问那，又要她布的什么奇门阵，岂不是存心要累她吗？”唰的一声，抽出宝剑，道：“你们再不走，我就给你们拼命了。”

林寒青知她武功不济，如若出手制服于她，只不过是举手之劳，但想那到白衣女两番晕倒，确都是由己身而起，当下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堂堂七尺男儿，岂肯和你个孩子一般见识，韩兄，咱们走吧！”

韩士公一拱手，道：“白姑娘醒来之后，就说韩士公代天下英雄，向她致谢。”

素梅也不理会两人，长剑还鞘，退回石室。

且说林寒青和韩士公离开烈妇冢，直向徐州城中行去，林寒青心中闷气，一路上默不作声。

韩士公却在想着那几支青竹木枝排成的奇阵，如何能挡那梅花主人，越想越觉不对，忍不住大叫道：“不行，兄弟，咱们得回去瞧瞧！”

林寒青道：“瞧什么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如若那几支青竹木枝，排成的奇阵，当真能困得住人，咱们也不用起五更，熬半夜地练武功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纵然是困不住人，咱们去了又有何用？”忽然一皱眉头，道：“马队！”一把抓住韩士公，提气飞上道旁一棵大榆树上。

韩士公倾耳听去，果然闻得蹄声得得，似是一队快马，疾奔而来。

凝目遥望，徐州来路上，飞起了满天尘土，片刻间已可见到一列马匹，疾驰而来。

马快如飞，眨眼奔到，韩士公暗中一数，共有一十五骑，每匹马上坐着一个黑衣人，手捧着一捆白色木棒，伏在马背上，弥漫尘土中，只可见长发飘飞，看不清楚面貌。

韩士公看那一列马队奔向，正对烈妇冢，心中突然一动，道：“林兄弟，这些人装束诡异，定然是那梅花主人的手下了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韩兄说的不错，如若兄弟看的不错，那当先一骑的快马之上，可能就是咱们在那神武镖局中，见到的梅花使者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怎么？兄弟可是看到他的面貌了吗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没有，但我留心他穿的衣服，和那晚上所见一般。”

韩士公暗暗忖道：“那晚上我也在场，怎么就没有看出不同呢？”

林寒青似是已腾出韩士公心中不信，淡淡一笑，接道：“那梅花使者，穿着一件黑衫后领上裂开了一个三分长短的口子，除非还有一个人，穿着的衣服，和他一般模样，那人当是咱们在神武镖局中所见的梅花使者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如此说来，那是无可怀疑了。”

林寒青凝目沉思了片刻，道：“果然不出那白姑娘的预料，那梅花主人，也要在烈妇冢布一座五行奇阵。”

韩士公一拍大腿，道：“是了，那些人都带了一捆捆白色的

木棒，想来那定是布阵之用了？”

林寒青突然举手按在嘴上，嘘了一声，道：“又有人来了。”韩士公倾耳一听，不闻声息，正待出口相询，瞥见遥远处又有两条人影，疾如飘风而来，不禁暗道一声惭愧。

那两条人影来势之快，不输那狂奔快马，眨眼间，已到了两人隐身的大榆树下。

韩士公屏住呼吸，从茂密的枝叶中向下看去，只见两个身着天蓝劲装、背上斜插长剑的少年，靠在大榆树下，低声相谈，似是讨论什么事情。

两人研商一阵齐齐探手入怀，摸出两方黑巾，包在脸上，施展开上乘轻，疾向那烈妇冢方向奔去。

韩士公眼看两人去后，低声说道：“兄弟，你看出这两人的来路了吗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兄弟从未在江湖上走动过，如何看得出来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这两人都是避尘山庄，参仙庞天化的手下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韩兄何以敢于断言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庞天化艺高胆大，特别在属下衣着上做了鲜明的标识，故而一眼间即可看出是庞天化的属下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原来如此……”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那庞天化究竟非浪得虚名之士，竟然能查出那黑衣人的落脚所在，暗中派人盯梢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庞天化虽然不和武林同道来往，生性孤傲自赏，素不为人留下余地，但他如和那神秘、诡奇的梅花主人相较，老朽倒还是希望他能占得上风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只怕事情难如韩兄之料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唉！那梅花主人……”忽然一皱眉头道：“不好了！”

林寒青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韩士公纵身跃落树下，道：“咱们得赶回烈妇冢去，救那位白姑娘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话虽不错，但时间上只怕已是迟了一步？”说着飘身落地。

韩士公道：“难道咱们坐视不管吗？”林寒青道：“我想如她早已有拒敌之策，用不着咱们担心。”

韩士公忖道：“这话倒也不错，她既能替我们借箸代筹，难道不知自避凶锋？”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咱们要不要再回去瞧瞧，那梅花主人的属下究竟是在搞什么鬼……”目光一转，瞥见一条人影，疾如流星而来，急急说道：“又有人来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躲避不及了。”

那人影来势奇快，转眼之间，人已到了两人停身之处，目光一扫林寒青的背影，叫道：“那可是林兄弟吗？”

林寒青转身望去，只见来人一袭青衫，年不过二十四五，正是那差人送剑、曲意结交的六星塘少庄主皇甫岚，当下一拱手道：“皇甫兄别来无恙，小弟正是林寒青。”

皇甫岚早已急急奔了过来，握住林寒青右手笑道：“别后想念甚切，我也曾遣人到金陵青云观中相访，但林兄已然离去，正愁相见无期，竟然在此相遇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皇甫兄盛情赠剑，兄弟……”

皇甫岚接道：“区区之物，聊表心意，兄弟如再提此，那就是看不起我了……”

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我一向孤傲自负，甚少交游，唯独对兄弟一见投缘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得蒙垂顾，极感荣宠，兄不在六星塘中享福……”

皇甫岚一挥手，道：“别提了，兄弟这次是给人逼出来了，不但兄弟……”突然放低声音，接道：“连二十年未离开六星塘一步的家父，也一齐到了徐州。”

韩士公看两人谈得十分亲热，竟然把自己冷落一旁，忍不住接道：“可是为了那梅花主人吗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不错啊，老前辈也是被那白梅花诱迫到此吗？”抱拳一揖。

韩士公道：“我和林相公，彼此以兄弟相称，少庄主也不用客气了，咱们也平辈论交吧……”忽然想起，还未答复那皇甫岚相询之事，轻轻咳了一声，接道：“老猴儿四海漂泊，居无定所，那梅花主人纵然能下顾老朽，他也是无法寻得，我和林兄弟是碰上这件事情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皇甫兄既为那梅花主人而来，想必知这个中内情了？”

皇甫岚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说起来惭愧得很，不怕两位见笑，兄弟虽是被那白梅花逼来徐州，但对那梅花主人内情，却是一无所知……”他脸色突然转变得十分严肃，沉吟了一阵，接道：“半月之前一个晚上，六星塘突然被人侵入，无声无息地杀死了两个巡夜之人，留下了一张白笺……”

韩士公道：“留笺上说些什么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白笺上短短数语，如想找回失去之物，立刻赶往徐州待命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哼！想不到那梅花主人，竟还有鸡鸣狗盗之能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皇甫兄可查出失窃之物吗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兄弟遍点存物，竟是找不出失窃什么？正自奇怪，家父忽然派人把兄弟找去，要我立时收拾应用之物，动身赶来徐州，家父早已不问俗事，就是兄弟，也难得见他一面，突然提起要去徐州，心中甚是奇怪，他老人家吩咐一句之后，立时命我去准备应用之物，不容多问，当天我们就动身赶来徐州。一住旬日不闻消息，但眼看武林人物，连绵涌来徐州城中，想来定然有事，家父日夜盘膝坐息，用功甚勤，绝口不提此来原因，只告诉兄弟留心白梅花。今晨兄弟起床之后，店小二送上一封密函，说是昨夜有人交来，兄弟才开封简，里面赫然是一朵白梅花，附有短函，要我们明日中午，赶到烈妇冢去取失物。兄弟把封简呈阅家父，他看完之后，轻轻叹息一声，只说一句咱们依时赴约，就闭目用功。唉！他老人家虽然未肯多言，但我已看出他心情沉重，似有无限的隐衷难言，但却激起我先查一下烈妇冢的念头，想不到竟然和两位在此相遇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这么说将起来，那白梅花的主人，竟是一位身怀绝技，充满神秘的人物。”

只听蹄声得得，一匹健马，由东北方疾奔而来，一个身着黑色劲装的人横爬在马鞍上。

那快马本是沿着小径奔行，但一见路上有人时，突然一转头，转入荒草地中奔去。

韩士公道：“那马背上的人有点奇怪，咱们过去瞧瞧。”纵身

一跃，当先追去。

林寒青、皇甫岚联袂而起，紧随韩士公身后追去。

那快马听得有人追来，全力飞奔，三人追出了一里多路，才把那快马拉住。

韩士公一把托起那马上人的下颚一瞧，只见耳鼻间汨汨流出血来，早已气绝而死，脸上被人用尖利之物，刻着：“不守约定时限者赐死！”身上余温犹存，显系刚死不久。

皇甫岚冷哼一声，道：“这赐死二字，口气未免太狂妄了。”

忽然想起父亲那异常的神情，似是对那白梅花，有着极深的畏惧，不禁由心底泛起来一股寒气。

韩士公突然大叫一声：“不好，那白姑娘主婢三人，只怕也已遭了毒手，咱们得去看看。”转身向前奔去。

林寒青心道：此人能在江湖上闯荡多年，结识了无数朋友，这份急公好义的精神，实非常人能及，口中却大喝道：“韩兄不可造次。”纵身一跃，拦住了韩士公的去路。

皇甫岚追了上来，道：“哪一位白姑娘？”

韩士公指着那尸体道：“此人定然是去了烈妇冢，遇到那梅花主人属下，才遭杀害，那白姑娘留在烈妇冢石室之内，岂有不被他们发现之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咱们纵然要去，也得想个妥善之策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救人如救火，还想个什么？”一把推开林寒青，向前奔去。

林寒青不再拦阻，随他身后而行。

皇甫岚虽不明详情，但却听出有一位姓白的姑娘，现在烈妇冢，如是去得晚了，那位姑娘将有杀身之祸，救人事急，也不多

问，跟着两人，放腿疾奔。

这三人放开脚程，当真是奔马难及，片刻间已近烈妇冢。

忽然间，黑影一闪，韩士公看还没看清楚，突觉颈间一紧，人已离地而起。

原来是一条索绳，飞了过来，正套在韩士公的颈上。

但闻皇甫岚怒喝一声，纵身飞起，寒芒一闪，索绳应手而断。

韩士公一提气，一个大翻身，双脚落着实地。

林寒青低声赞道：“皇甫兄出剑好快！”

皇甫岚道：“林兄过奖，兄弟早已拔剑在手，预作戒备了。”

韩士公四目一望，只见皇甫岚右手中横着一柄寒光四射、长约尺许的短剑，心中暗叫一声惭愧，道：“多谢老弟相救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鬼蜮伎俩，决不止此，两位要小心一点。”

转脸看去，四无人踪，只有丈余外一棵大树。

林寒青望了那大树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那人隐在树上，敌暗我明，必得先迫他现身出来才好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这事容易。”忽的一扬右腕，一把金钱，脱手飞出，直向那大树上飞了过去。

他手法十分怪异，那一把金钱，飞近大树之后，突然相互撞击，只听一阵叮叮咚咚，六枚金钱，突然向四处散飞开来。

但见枝叶横飞，纷纷落下。

原来，金钱四面的锋刃锐利异常，四处施去，有如一把利刃在搅削一般。

直待六枚金钱镖力尽而落，仍不闻树上有何声息传来。皇甫岚微微一怔，道：“我到树上瞧瞧去。”纵身一跃，直向那大树上飞去。

林寒青暗蓄功力戒备，沉声说道：“皇甫兄小心了。”

但见皇甫岚左手一伸，抓住软枝，右手短剑护在前胸，一个跟斗翻上了大树。

哪知事情大大地出人意外，皇甫岚在大树上转了一周，飞身而下，说道：“奇怪呀！大树上哪有人踪？”

韩士公呆了一呆，道：“那绳索明明是由这大树之上飞下，怎的会没有人呢？”

只听一个冷冰冰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大会限期未到，不能擅越雷池一步，违者死。”

三人急急转脸望去，只见一个全身黑衣、头发长垂的怪人，站在两丈外另一棵大树之下，面对树身，背向三人。

林寒青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朋友，咱们的缘份不浅，这次是三度见面了。”

那黑衣人冷冷说道：“第一次是在那神武镖局了。”

林寒青接道：“第二次，是刚刚不久，只可惜你未觉察。”

韩士公想到适才索绳加颈之辱，心中大是忿怒，厉声喝道：“既敢现身拦路，何以不转过身来，以面目对人？”

黑衣人冷冷说道：“本门中人，向不愿以面目对人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在下代为效劳了。”双肩一晃，陡然欺了过去，动作奇快无比，左手一伸，直向黑衣人肩头上搭去。

只见黑衣人回手一抄，五指如钩，疾向皇甫岚左腕脉穴之上扣来。

这黑衣人头不回望，身不移转，但凭两耳听觉，回手一击中，拿脉认穴，竟然是准确无比。

皇甫岚吃了一惊，陡然向后闪开五尺，冷冷说道：“朋友出

手一击，已见武功不凡，可是那白梅花的主人吗？”

黑衣人冷冷道：“如是敝主人出手，哪还有你的命在！”

皇甫岚心下更是惊骇，暗道：“听这人的口气，只是那梅花主人一名属下，武功竟是如此高强，父亲为此忧心忡忡，实非过多之虑了。”

他自出道之后，除了败在林寒青手下一次之外，从未遇过敌手，这黑衣人的出手一击，使他警觉到，碰上了生平未遇劲敌。

只听那黑衣人冷漠地接道：“敝主人这次邀集天下英雄，聚会这烈妇冢，限期早已定明，明日午时，自会按武林规矩，迎接诸位，眼下时限未到，却是不许擅自闯入，此刻你们还来得及全身而退，如是再往前擅闯一步，那是自寻死路了。”

皇甫岚心萌退意，一则因对方武功高强，这些话并非是吓唬之言，二则急于回报父亲，也好使他早作准备。正待回身而去，却听那韩士公大声说道：“咱们要到烈妇冢去接人……”

那黑衣怪人冷冷接道：“不用去了。”

韩士公怒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黑衣怪人道：“如是他已不在烈妇冢，自是不用去接他了，如是他还留在那里，也是早已死了，明天再来收尸不迟。”

韩士公想到白姑娘那弱不禁风的身体，遇上这等武功高强的凶恶霸道之人，只怕是早已死在他们手下，不禁怒火上冲，大声喝道：“这烈妇冢既非你们所有，凭什么不让老夫进去？”

黑衣怪人接道：“你如是不想活了，那就不妨进去试试。”

韩士公心头一震，知他并非故作惊人之言，但他生具暴躁刚烈的脾气，纵是明知自己武功不济，难以是人敌手，也要闯去试试，当下举步向前行去，双目却盯在那黑衣怪人的身上，严作戒

备。

那黑衣怪人虽和几人说话不少，但人却一直面对着树身而立，始终未转望几人一眼！

但韩士公一移脚步，那黑衣怪人立时警觉，有如背后长有眼睛一般，右手一挥，人已欺到了韩士公的身前，来势虽快，但却仍是背对着韩士公。

瘦黑有如鸟爪一般的五指，反臂而出，抓向了韩士公的前胸。

这等背向敌人的攻袭，实为武林中从未闻见之事，但韩士公却未有半点轻敌之心，早蓄内劲的右掌，迎势拍出，左手一招“黑虎偷心”，击向那黑衣怪人背上的“命门穴”。那黑衣怪人突然横里移开两步，身法奇诡，有如莫可捉摸的飘忽幽灵，一转之间，不但避开了韩士公的攻袭之势，而且人也欺近了韩士公的身侧。

韩士公吃一惊，暗道：这是什么身法？右拳呼的一招“飞钹撞钟”，左手却疾施一招“拒虎门外”，封住了全身几处要害。

他闯荡江湖数十年，身经百战，这份对敌经验，实非林寒青和皇甫岚能够及得，这平常的两招，但见他运用的时机恰当，竟是大见威力。

那黑衣怪人欺近的身子，正好吃他击出一拳逼住，左掌又刚好封住那黑衣人反臂点向前胸的一指。

两人电光石火的交手两招，同是退了开去。韩士公左手一同黑衣怪人反臂点出的一指接实，一撞之下，有如和坚石冷冰相接，一股寒意，由掌指直传内心，心下骇然，一退七八尺远。

林寒青看出韩士公脸上神色不对，心中甚觉奇怪，这交手两

招，本是秋色平分之局，这韩士公却吃了大亏一般，忍不住低声问道：“怎么韩兄吃了亏吗？”

韩士公摇摇头，凝目不言，似是正在思索一件往事。

这时，那黑衣怪人仍然是背对着三人而立，凝立不动，长发、衣袂，在风中飘飞，挡在道中，拦住了三人去路。

皇甫岚收了短剑，道：“我再去会他一会。”纵身而上，一拳击向那黑衣人的后背。

他自重身份，不肯暗中施袭，拳势击出的同时，喝道：“小心了！”

那黑衣人仍然静立不动，似是未闻得皇甫岚喝叫之言。

这皇甫岚平日里虽是自负甚高，但今日所遇的敌人太怪，他本是人随那击出的拳势一齐向前冲上，左手却立掌胸前，准备应变，但见那黑衣人闻声不动，十分漠然自己的攻势，突然一沉丹田的真气，硬生生把向前疾冲的身子，停了下来，双脚点着实地，击出的右拳，突然向前一送，内力外传，一股暗劲击向黑衣人的后背。

皇甫岚眼看拳劲，击中了那黑衣人的后背，忽见那黑衣人身子随着拳劲一侧，竟然把一股拳劲滑了开去，皇甫岚暗叫了一声惭愧，如非我中途变卦，这一击是实拳中敌，势非要吃大亏不可。

忖思之间，那黑衣人已然发动反击，随着那侧转的身子，反臂推出一掌。

皇甫岚距那黑衣人还有四五尺远，料他反劈的掌势，决难伤得自己，待他招术用老，正好欺身而进，扣他的脉穴，攻他个措手不及，突听韩士公高声吼道：“小心了，阴风掌。”

一股奇寒的暗劲，无声无息地撞了过来。

皇甫岚听得韩士公喝叫之声，已自警觉，陡的一闪，横移五尺。饶是他应变够快，也被那奇寒的暗劲余力波及，只觉一股寒风，掠身而过，不禁打了一个寒噤。

忽然间，人影一闪，那黑衣怪人幽灵一般，已欺到身侧。五指箕张，抓向前胸。

皇甫岚一提真气，一招“画龙点睛”，食中二指一骈，点向那黑衣人右腕脉穴，左腿突然飞出，踢向那黑衣人的左肋。

目光一瞥间，只见那黑衣人抓来的五指，都留着很长的指甲，尖锐、森白，有如利齿一般。

黑衣人虽然背对皇甫岚，但举动却是有如目见一般，身子一斜，险险让过一脚，另一条手臂，却疾快地伸了过去，点向小腹。

皇甫岚暗抽一口冷气，一招“手挥五弦”，斜斜扫出。

这是一场武林中从未闻见的搏斗，那黑衣人始终是背对强敌，但他出手诡异，招术辛辣，双臂运转灵活，毫无背后御敌的滞笨情形。

皇甫岚尽展所学，忽掌忽指，突穴斩腕，门户封得十分严紧。片刻之间，两人已对拆了三十余招。

皇甫岚只觉那黑衣人，每劈出一掌，周围就增强了一些寒气，数十招后，有如置身在寒风冰雪中一般。

他一面要运功抗拒寒冷，一面破解那黑衣人奇诡的招术，掌指运用，渐见迟滞，不似初出手那般灵活。

林寒青有心出手替他下来，但又知他为人高傲自负，出手接替未必为他所欢，只好暗中凝聚功力，准备必要时出手相救。

忽听韩士公高声喝道：“那阴风掌是一种十分歹毒的武功，和人动手时，寒气能在不觉间，侵入人体，兄弟不要着了他们的道

儿。亮家伙对付他吧！”

皇甫岚也觉着，身上感觉寒气，愈来愈强，如若这般打下去，终将落败，只是一时间却想不出对付之策，韩士公这一叫，立时警觉，右手一探，取出短剑。

兵刃在手，豪气一振，短剑连挥，寒芒电掣，封挡那黑衣人的攻势，大声喝道：“在下手中的宝剑锋利，朋友也亮兵刃吧！”

那黑衣人冷冷答道：“我赤手空拳，也一样胜你。”右手突然一抡，由上面拍了下来。

这人的手臂，好似装有活动的机环一般，背身动手，运用自如，灵活异常。

皇甫岚只觉拍下来一掌，如同挟着冰雪而下，掌势未到，阴寒之气，已山涌而至，心头惊骇不已，闭住呼吸，右手短剑反撩而上，横里削去。

那黑衣人始终未回望一眼，但却知道皇甫岚手中的短剑利害，不落掌，立时收了回去。

右手收回的同时，左手却已攻出，五指齐张，一股冷风，点向皇甫岚的小腹。

皇甫岚被他上下交互攻势，迫得又向后跃退五尺。

他手中有了兵刃，仍然无法胜得这黑衣人，不禁又羞又怕，一退即进，长啸一声，挥舞短剑攻了上去。

短剑流转，愈来愈快，片刻间化成一团寒光，卷袭而上。

这时，皇甫岚虽已觉着全身寒意，愈来愈浓，但一股强烈的求胜之念，迫使他强提真气，逼住寒气不能内侵，短剑尽展所学，着着迫攻。

第十二回 正反五行阵

又斗了二十余合，皇甫岚已觉不对，只觉身上愈来愈冷，双手双腿，运用似已渐失灵活，心中大惊，如若不能在十合之内，胜得对方，不但英名将尽付注流水，且恐要伤在对方的掌指之下，情急之下，突施绝学，一招“流星赶月”，手中宝剑，银虹暴长。

但闻一声尖厉的长啸，血雨飞洒，溅落了皇甫岚一脸。那黑衣怪人有如一阵狂风般，飞奔而逝。

荒凉的草地上，遗落两枚枯黑瘦长、留有长指甲的手指。

韩士公急步跑了过来，道：“你留下来的他两个指头……”忽然发觉皇甫岚脸色苍白，神情不对，赶快伸手扶住，道：“皇甫兄，你怎么了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我有些冷。”

韩士公大惊失色，道：“你可是中了他的阴风掌了？”

皇甫岚强行一振精神，道：“不要紧。”

这时，林寒青也已跑了过来，伸手抵在皇甫岚后背之上，道：“我助你一臂之力，快些运气调息。”

皇甫岚微微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多谢兄弟了。”一语未毕，已觉出林寒青掌心内的热力，传入了体内，急忙镇定心神，运气和热力相和。

他内功深厚，又是童身，再加林寒青以本身内功助他，果然

驱除了不少寒意。

盏茶工夫之后，皇甫岚突然一挺身，脱开了林寒青的掌心道：“有劳兄弟。”

林寒青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些吗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好多了，咱们不能延误那白姑娘的性命，早些冲进去吧！”

林寒青道：“兄弟开道。”

韩士公、皇甫岚都已和敌人动过了手，只有林寒青仍是毫不在意，凝神待敌。

皇甫岚道：“兄弟，听我一句话好吗？”

林寒青回过头道：“有何教言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拔出剑来，他们掌指上练有邪门功夫，都是不需要兵刃动手的，犯不着和他们硬拼。”

林寒青看他关注之情，溢于言表，不忍负他好意，探手摸出参商剑，握在手中。

皇甫岚接道：“兄弟听我话，他们发出掌力中，有一股侵肌透骨的阴寒之气，这等邪门毒功，原本不足为奇，但如和他久战下去，却是大大的不利，因此，如一出手，不妨全力致胜，小兄的经验，前十招内，他们掌内蓄含阴寒之功，还难发挥出来，十招内如能伤了他们，那是最好不过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多谢指点。”仗剑当先而行。

哪知事情大出意外的是，一路之上，竟然未再遇上拦击，直入了烈妇冢。

荒凉的墓园，高大的青冢，依然是那样孤独萧索，所有的黑衣人，都不见踪迹何在？

韩士公看四周景物依旧，也未见黑衣人布下阵势、遗迹，不禁一怔，道：“奇怪呀！他们劳师动众而来，岂能一无作为而去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咱们先去瞧瞧那白姑娘再说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不错，兄弟如不提起，老猴儿几乎忘去了此来用心。”大步奔向石室。

但见石室中空空荡荡，哪里还有白衣女和两个小婢的人影。

韩士公一跺脚：“糟了，定然是被那些黑衣人生擒而去。”

林寒青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她作事极是谨慎，既有了防范之心，岂会再授人以可乘之机，也许她们主婢三人，早已避敌而去。”

只见一个娇如银铃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林相公，林相公。”

回头望去，只见香菊手横宝剑，急急奔了过来。

韩士公迫不及待地问道：“白姑娘好吗？”

香菊道：“小姐很好啊！”

韩士公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我还以为你们被擒了。”

香菊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想的不错啊，我们都被人擒去。”

韩士公知她会错了意，但懒得和她开口，捋髯一笑，默不作声。

香菊望了韩士公和皇甫岚一眼，笑道：“林相公，我们小姐请你移驾到她的新居一叙。”

林寒青茫然道：“新居？”

香菊笑道：“就在那五行奇阵中嘛！”

林寒青微微一笑道：“我倒是忘记了……”

香菊接道：“素梅那死丫头，把你们撵走之后，小姐就醒了

过来，立刻要我们迁到那五行奇阵之中，她说再晚些就来不及了，果然，我们迁入那阵中之后就有很多黑衣人到来。

韩士公听得三女无恙，心情一宽，忽又想起那些黑衣人的行踪来，忍不住问道：“那些黑衣人呢？”

香菊道：“一切都在小姐的算计之中，那些黑衣人带了甚多白色的木棒，竟也在这烈妇冢内布起阵来，那些黑衣人一个个笨得要死，摊开了一张图，左量右划了半天，才插上一根木棒，刚刚几根，就听到一阵凄厉的长啸传来，那些黑衣人闻得啸声，拔起已经插好的木棒，跃上马背，急急如丧家之犬一般跑了。”

韩士公想到那几根木枝、青竹插布的奇阵，岂能挡得那些黑衣人的视线，忍不住问到：“你们三人躲在那里，难道就未被黑衣人看到吗？”

香菊道：“我们在深草之中，铺上毛毡，躺在地上，他们自然是瞧不见了。”

林寒青默想那白衣女选择的布阵地势，果是乱草极深之处，如若隐身其间，敌人如不注意搜索，实是极难发现，但那片地势，却又位居这烈妇冢的心脏之区。

林寒青、皇甫岚、韩士公只得随她身后，向前跑去，绕过那高大的青冢，素梅早已在阵外相候，欠身说道：“小姐请林相公入阵一叙。”让过林寒青，却挡住了韩士公和皇甫岚。

韩士公一拉皇甫岚，退后了数尺，低声对皇甫岚道：“那白姑娘是一位充满着神奇的人物，我活了这把年纪，连听也没有听过世上有如她那般奇怪人物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如何一个奇怪法呢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她胸中熟记了天下最深奥的武功，但自己却是

手无缚鸡之力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这虽是有些奇怪，但也称不上神奇二字，如是她骨骼不适习武，但却有着过目不忘的聪明，机缘巧合，使她看到了那载述武功的秘籍，或是无意中听到别人谈起武功，默记于心，此等事，前有先例。”

韩士公笑道：“这一点老朽领教了，她身体弱不禁风，稍有劳累，人就要晕倒过去，可是她竟能借一枚金针刺入穴道之中，立时就精神大振，脸泛红光，精神的健旺，尤过常人。”

皇甫岚沉吟一阵，道：“这或是医道中高深之学，兄弟不解医理，不敢妄论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她体弱胆大，履险如夷，料事之能，如具神通，这又作何解释？”

皇甫岚略作沉吟，道：“兄弟未见过那位白姑娘，但听韩兄口中所言，那白姑娘当是一个具有大智大慧的才人，她信任自己的智慧、判断，虽是不会武功，却能临事镇静，心神不乱……”

他仰起脸来，凝目沉思了片刻，接道：“凡属智慧过人的人，一旦发觉事与愿违，判断错误，便十分轻淡生死，所谓大智者，必具大勇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高论，高论，兄弟这么一说，老哥哥又增长了一层见闻，唉！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胜旧人，眼看你和林兄弟这等少年英雄，实叫我这老哥哥，又是欢喜，又是感慨。”

皇甫岚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兄弟只不过随口乱言了几句，如何敢当韩兄这等夸奖，倒是那林兄弟……”

韩士公接道：“他怎么样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他气宇轩昂，相非常人，如若投身仕途，不失

侯相之位，如若是混迹武林之中，亦将为一代宗师身份，还望韩兄多多赞助于他，唉！可惜兄弟父母在堂，不能常年随他身侧，助他创出一番勋业，造福苍生。”

韩士公奇道：“兄弟，你可精通相人之术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家母精于此道，兄弟只不过得蒙指点一二，谈不上精通二字……”

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但林兄的内心之中，似必有着一种难言的苦衷，这使他人生中充满忧郁，如要他振奋雄心，在武林中争一派宗师身份，势必要先解去他心中的忧郁之结，这点还得韩兄随时相劝，如有用得着兄弟之处，只要四指宽一封便函，兄弟当尽起六星塘中精锐，兼程赶往候命……”

韩士公道：“自来英雄最相惜，你这般对待那林寒青……”

忽听香菊高声说道：“喂！你们两个人过来啦，我们小姐有请。”

韩士公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兄弟，这小妞儿，说话毫无礼貌，兄弟千万不要介意……”突然放低了声音，接道：“不过，她对咱们林兄弟，倒是温文有礼。”

皇甫岚微微一笑，默然不言。

香菊看两人神色不对，白了一眼，道：“鬼鬼祟祟的不说好话。”

两人也不理她，大步行了过去。

素梅迎立阵外，说道：“两位请紧随我身后入阵，若是走错了方向，陷入阵中，那可是自找麻烦。”

韩士公心道：“几根区区的木桩、青竹，难道还真的能挡住人不成？”心中虽是不信，但人却紧随那素梅身后而行。

但见素梅在阵中东转西折，明明是几乎可到的地方，她却偏偏绕了两个大圈子，转了几个弯子，进了奇阵中心，只见草地上铺了一幅红毡，那白衣女盘膝坐在毡上，林寒青坐在一侧，两人相距有两尺多远。

皇甫岚仔细打量白衣女一眼，实是人间绝色，除了稍嫌瘦弱些外，无一处不是生得丹青难绘。

韩士公对奇阵阻敌一举，虽然心中存疑，但对她料事之能，确已大为惊服，一抱拳道：“姑娘受惊了！”

白衣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很好，两位请坐啦！”

韩士公、皇甫岚，就地坐下，那白衣女又抢先说道：“那些人被三位逐离此地，决然不肯甘心，我料他们，即将去而复返，此地此刻，暂时不宜和他们正面冲突，特地请三位来此暂避敌锋……”

目光一转，投注到皇甫岚的身上，接道：“你受了伤吗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适才和强敌动手时，被他们一种外门掌风所伤，但此刻，在下已自觉不碍事了！”

白衣女摇头接道：“你用内功，抗拒住那阴寒之毒，暂时不能发作，实则阴寒滞积体内，再经剧战，或是染患小病，阴寒必将趁势内侵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姑娘高见，在下亦知体内积存的寒毒未除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如你肯信任我，我就用金针过穴之法，替你除去体内阴寒。”

皇甫岚原本打算返回徐州店中，再请父亲以内功代为逐出体内阴寒，但闻那白衣女自愿代为疗治的一番盛情，自是不便拒绝，当下笑道：“姑娘尽管出手。”

白衣女缓缓取过三枚金枚，笑道：“一点也不疼，不用害怕。”这两句话，说得天真烂漫，尤带稚气。

皇甫岚道：“纵然断去一臂，在下也自信忍受得住！”

白衣女扬起手来，分把三枚金针，刺入他左臂“天府”、“白侠”、“尺泽”三穴之中，说道：“你似是通达医道，竟然把侵入体内的阴寒之气，完全逼入了“手太阴肺经”之中，疗治起来方便不少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略知一二，姑娘见笑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你好好静坐一会……”目光一转，望着韩士公道：“从此刻起，到明日午时之前，你们都不能离开这座奇阵了……”

她娇喘了两声，接道：“等一会，定然有很多人在这阵外走动，你们且不可大惊小怪，只管伏在草地之中休息就是，也许还从他们的口中，听到一些内情。”

韩士公暗道：此刻离去，明天也要来参与这场盛会，多留在这里一夜也是一样。说道：“好吧！就依姑娘之见。”

忽听守在阵门的素梅叫道：“来了，咱们得隐起身子。”

皇甫岚突然接口说道：“在下必得赶回徐州城中一行，只怕是难遵姑娘之命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为什么？你定要回到徐州城中一行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因为家父还留在徐州城中，纵然是此行必死，在下也得冒千死万难而行。”

白衣女笑道：“我瞧是不用了。”

皇甫岚骇然道：“百善孝为先，姑娘此言，是何用心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令尊如若是心怀你的安危，定然会找到烈妇冢

来，咱们在此相候于他，接迎他入阵就是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如是家父不来呢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如若是令尊不来，他定然是一位智机绝世、大智大勇的人物，虽然父子情深，他也不愿轻身涉险，未届时刻，孤身轻试敌锋……”语音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你自己想想看，令尊到底会不会来？”

皇甫岚沉吟了一阵只觉两者皆有可能，竟是拿不定主意，霍然站起身来，拔出臂上金针，道：“多谢姑娘施救，兄弟不愿妄作预测，就此别过。”

林寒青突然挺身而出，道：“皇甫岚兄我伴你一行。”

皇甫岚摇头道：“林兄犯不着和我同冒此险，白姑娘说的不错，如若留在此地，生死各半，闯出去的话，却是九生一生。”

白衣女忽然盈盈一笑，道：“你不用劝他，他外貌随和，内里刚愎，看去对人冷漠，实则一腔热情，他除非忍下不说，如若说是话说出口，劝也无用！”

皇甫岚道：“你明白此去凶险异常，为什么要他轻身涉险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此乃兄弟之事……”白衣女笑道：“你们可听过老僧割肉喂鹰的故事吗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你要我们学那老僧，舍身全人，如若在下一己之死，却能救得天下武林同道，那死我一人，也就够了，如若在下之死，无补大局，又何苦那让林兄弟，陪上一条生命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你这人满蛮好心嘛……”淡淡一笑，又道：“可惜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这倒要听听高见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你一人之力，决难是那白梅花主人属下之敌，但

如你们两人联手，那情势就大大不同了，纵然失手被擒，亦必将惊动到那梅花主人，至低限度，将使他们大费一番手脚，只有惊动那白梅花的主人，你们才有生存之机。”

皇甫岚、林寒青若有所悟，但却又不尽了然，相互望了一眼，默不作声。

白衣女举手理一下鬓边散发，笑道：“如若你能伤得那白梅花主人几个属下高手，那是最好不过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白衣女笑道：“那才能使他动了生擒你们之心啊！”

林寒青冷冷说道：“大丈夫可杀不可辱，如其为他们生擒受辱，倒不如舍命一战。”

白衣女突然放声咯咯娇笑起来。

林寒青茫然说道：“你笑什么？我说的哪里不对了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匹夫之见，何足言勇！”

林寒青脸色一变，道：“姑娘讲话，最好是不要出口伤人！”

白衣女笑容突敛，圆睁着一双大眼睛，凝注在林寒青的脸上，瞧了良久，缓缓说道：“我不是有心骂你，但就事论事，你们决然脱不出那梅花主人属下的围击！”

只见素梅急急地跑了进来，说道：“小姐，那黑衣人去而复返，而且来人众多，不下三四十个之多。”

白衣女点头一笑，道：“不用大惊小怪，此事早已在预料之中。”突然取过两枚金针，目光一掠林寒青和皇甫岚，道：“趁他们阵势未成，我送你们出去。”

林寒青急道：“姑娘不是不会武功吗？那白梅花主人属下，个个武功高强，只怕我们保护不周。”白衣女淡淡一笑，“我如不送

你们，你们两人很难冲得出去……”回顾韩士公一眼，接道：“有劳你代守门户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老朽奉陪一行如何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不用了，我们送这位皇甫兄出阵之后，就立刻回来！”双手一扬，两枚金针尽刺入穴道之中。

金针入穴，白衣女那苍白的脸色上，立时泛现出一片艳红之色，星目中也暴射出奕奕神采。

只见她轻启红毡一角，缓缓取出一个玉盒，说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当先举步向阵外行去。

皇甫岚低声对林寒青道：“兄弟听家母说过，世间有一种深奥针穴之法，可激发一个人生命中的潜力，但此术失传已久，这位姑娘的手法，颇似那失传的针穴之术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她手无缚鸡之力，但那豪勇之气，却是大得惊人！”

说话之间，人已出了奇阵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一群黑衣人，并肩站在数丈之外，长发飘垂，脸上戴着黑色的面具，只露出两只眼睛，看上去诡奇无比。

林寒青一抬手拔出短剑，大迈两步，走在那白衣女的身前，神色凝重，横剑胸前，暗中凝集了功力戒备。

皇甫岚却落后一步，拔出短剑，护住那白衣女身后。

只见那并排而立的黑衣人，数十道目光，一齐盯注在三人身上，但却肃立不动，有如几十个木雕泥塑的黑衣神像一般。

那白衣女低声对林寒青道：“要他们执事人出来答话。”

她语声温柔娇脆，但却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威力，林寒青怔了一怔，高声说道：“哪一位当事，请出来答话。”

只听一声冷哼，遥遥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尔等不守信约，提前赶来此地，藐视梅花令谕，还是自裁了吧！”

林寒青转脸望去，只见数丈远一株古柏下面，站着一个黑衣人，面对古柏，背向三人。

皇甫岚短剑一挥，欺进了两步，说道：“姑娘请回阵中去吧……”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林兄弟，今日之局，只怕是难免一战，咱们闯吧！”

林寒青道：“好！”短剑挥摇，和皇甫岚联袂向前冲去。

但闻那白衣女娇声喝道：“不要鲁莽，快退回来。”

两人身法奇快，那白衣女话还未及出口时，两人已冲近了那黑衣人。

但见那数十个肃立不动的黑衣人，突然齐齐扬手，劈出一掌。

一股强猛绝伦的暗劲，挟着一股阴寒之气，直撞过来。

林寒青、皇甫岚同一心意，怕这强猛的掌风，伤了那白衣女，不约而同地运起内劲，挥掌硬接一击。

双方力道一接，林寒青、皇甫岚同时觉着心头一震，不禁心中一惊，返身一跃而退。

皇甫岚道：“姑娘有何指教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他们数十人一齐发掌，但却是内息互通，把数十人力量汇集在一起，你们两个纵然是内功深厚，也是难以硬挡锐锋，不过，他们的传力神功，还未练到登堂入室，难以发挥奇效，要不然，你们接那一击，非被震伤不可。”

林寒青心中暗道：“这话倒是不错。”他刚才接下一击，只觉对方力道猛而不继，而且来势先后不同，如若把那些来势先后不

同的力道，尽集一起，势非被震伤不可。

只听那数丈外，面树而立的黑衣人答道：“不错，这正是传力神功，你们三人就是武功再高一些，今日也是难逃厄运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传力神功何足为奇，想破它还不是容易得很。”

那黑衣人道：“那你就不妨试试？”

白衣女低声对林寒青、皇甫岚道：“你们两人，再冲上去，运气护住身体，凝功手掌，但却蓄而不发，待他们内劲发出，再以内功顺敌来势，引在一起，让他们自相拼斗，可惜你们没有学过那“导阴接阳”的手法，只怕难以得心应手，我此刻传你们口诀，你们用心听着，只要能依照去做，纵然不够熟练，难以尽导敌人的内劲相撞，但凭你们两人内功，运气护身，导引他们一半掌力相撞，也就不至受伤了。”

林寒青、皇甫岚来不及转第二个念头，那白衣女已然低声接道：“气聚丹田，劲凝右腕，左手接力，右腕抛出……”

林寒青、皇甫岚都是内家高手，听她低述口诀，不自主地用心思索起来。

只听那白衣女继续说道：“你们初次试用，那是决难得心应手，但当不无小助。”

这时，那些黑衣人已然逼近到几人身外数尺，散布成合围，但见林寒青和皇甫岚，二人屏息凝神，默不作声，毫无准备拒敌的样子，一时间，倒不敢莽撞出手。

那白衣女仍然低声解释那口诀所包罗的实用法门，两人听得渐渐入神，各自运用智慧，推敲那出手方位，竟连那黑衣人逼近身侧，亦不自知。

但闻那数丈外、面树而立的黑衣人冷漠的笑声，传了过来，

道：“你们已陷身入合围的阵中，还不束手就缚，更待何时？”

林寒青心神一清，冷笑接道：“大丈夫，生死何惧，你们尽管出手吧！”

那黑衣人冷哼一声，突然向后一仰，疾跃过来，这一跃之势，足足有数丈远近，停下身子之后，仍是背对三人而立。

林寒青心中大为奇怪，低声说道：“皇甫兄，这些人何以始终不肯转过身来，以面对敌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见怪不怪，其怪自败，江湖中不少标新立异之辈，故作诡奇，以博怪名。”

只听那黑衣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先试我一招看看？”反臂拍出一掌。

他虽是背对敌人，但出手认向，却是准确无比，一股森寒的掌风，直向皇甫岚前胸撞来。

那些围布在四周，戴着黑色面具的长发人，一见那黑衣人出了手，反而各自向后退了几步，空出了一大片草地，显然，是要那黑衣人和林寒青等，先来一场单打独斗。

皇甫岚右掌一探，硬接下了那黑衣人反臂遥击过的一记掌风，正待探剑欺身还击，林寒青却抢先飞步而出，说道：“皇甫兄，这一阵让小弟如何？”

说话之间，人已欺身而上，左手一探，向那黑衣人长发抓去。

那黑衣人右手反臂点出，食中二指，直点林寒青腕脉要穴。

皇甫岚高声叫道：“兄弟用兵刃，他们双手练有外门毒功，犯不着和他们硬拼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多承指点。”右手短剑疾伸，一招“空云摘星”，寒芒闪动，指袭向那黑衣人后背的“命门穴”上。

黑衣人左手反臂一抄，疾抓林寒青握剑右腕，出手神速，变化无方。

林寒青右腕一沉，避开那黑衣人一抓之势，短剑斜里一撩“王母卷帘”，寒芒闪动间，飘起了两朵剑花，扫向那黑衣人的左腕。

那黑衣人虽是背对林寒青，但举动的灵敏，却有如目睹一般，林寒青剑势一变，他左手已然收了回去。

林寒青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此人好快的身法！”短剑疾变，连出三招，刹那间寒芒电闪，幻出一片剑光，分袭那黑衣人数处大穴。

但见那黑衣人身躯乱闪，身法之奇异，竟然把林寒青三剑一齐避开，左手掌劈，右手指点，双手一齐交攻了出来。

两人电光石火地交手了六七招，竟然是谁也未能占到便宜。

林寒青仔细看那黑衣人的背上衣服，不见破裂之处，显是另一个人。

皇甫岚高声说道：“林兄弟，速战速决，不可拖延时间。”

林寒青大喝一声，剑法忽变，刹那间寒芒飞旋，剑气漫天，排山倒海般直压过去。

这一阵猛攻，势道凌厉，只看得皇甫岚击节赞道：“好剑法！”

但见林寒青剑势一变，奇招突出，朵朵剑花中，突然飞射出一道寒芒，笼罩在那黑衣人后背上十一处大穴。

那黑衣人似是亦知难以避过这一剑之危，右掌突然反臂疾劈而出，竟然是直入寒芒飞旋的剑花之中。

剑芒突敛，血雨溅飞，那黑衣人突然一跃而起，飞出去七八尺外。

就在那黑衣人飞起的同时，另一团黑影，越过了林寒青，直向后面飞去。

皇甫岚右手一探，抓在手中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条齐肘断了的小臂，正待开口赞扬林寒青几句，忽见那白衣女一撩白裙，疾步向前行去，一直行到了林寒青的身后，取过一枚金针，刺入了林寒青的后肩之上。

只听林寒青长长吁一口气，缓缓回过头来，望了那白衣女一眼，道：“多谢姑娘相救。”

皇甫岚一跃而至，低声说道：“兄弟，你受了伤吗？”

林寒青点点头，道：“伤得不重。”

凝目望去，只见林寒青右胸之上，一片血迹，似是那黑衣人的断臂，击在林寒青的前胸。

这时那断臂的黑衣人，已若飘风闪电般疾奔而去，转眼间踪迹全无。

那四周散布的黑衣人，已然组成一座方阵，把三人团团围在中间。

奇怪的是那些黑衣人并不出手，团团把几个围住，似是别有所待。

只听那白衣人低声说道：“时机转眼即逝，快些向外面冲吧！”

林寒青短剑一挥，当先向外冲去。

那些黑衣人眼看林寒青冲了出来，齐齐挥拳击去。

林寒青吃过一次苦头，心知这般人合力的一击，威势非同小可，当下暗中的一提真气，左手伸了出去，依照那白衣女传述的口诀，接下迎击而来的掌力。

这“导阴接阳”手法，是一种内外兼修的神奇之技，林寒青人极聪明，那白衣女传述方法又能兼极细微，是以林寒青听过一次后，竟能牢记心头，左掌一和那迎面撞过来的奇猛力道接触，立时凝劲护住要穴，同时运气内引，果有一股极强的暗劲，循臂而上，内腑五脏都感觉到强烈的震动，有如置身在澎湃的洪流中，虽是早已有备，运真气护住了要穴与心脉，但仍有心神震动、难以禁受的感觉，心头大骇之下，右手一推，蓄劲外发，本身力道引着那承受下来的一股暗劲，激射而出，倒海排山一般涌了出去，撞向那右侧的黑衣人。

但见右侧五个并立的黑衣人，迅快绝伦地变成纵立的姿势，由那当先一人挥掌推去。

一击之势，汇合了五人的内劲。

两股强猛的力道一触，立时旋起了一道白芒，直向南方冲去。

白衣女突然向前行了两步，紧随林寒青的身后，低声说道：“快些向前冲去！”

林寒青抬头看去，皇甫岚已冲入了阵中，短剑闪动起点点寒芒，和那些黑衣人展开了近身相搏。

原来，林寒青这一招“导阴接阳”手法，承受下一方的力道，反向另一个方向击了过去，使对方阵势一乱，皇甫岚借势冲入阵中，短剑左扫右刺，一阵猛攻，迫使敌阵无法复合，发挥了妙用。

林寒青道：“姑娘也要深入阵中吗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我紧随在你的身后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敌人众多，搏斗之间，必定异常混乱，只怕在下保护不周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时机稍纵即逝，趁他们高手还未赶到，快些冲入阵中去吧！”

林寒青短剑一挥，道：“姑娘珍重。”疾向近身一个黑衣人刺了过去。

那黑衣人武功不弱，身子一侧，避开了林寒青一剑，人却借势从旁侧欺身攻了上来，反手一把，扣拿林寒青据剑右腕。

林寒青心知眼下情势利在速战速决，拖延时间，无疑予敌以可乘之机，右手短剑刺出的同时，左手却在剑势的掩护之下，悄然递出，点向那黑衣人肋间。

那黑衣人右手抓出时，才发觉危亡一发，林寒青的指尖，已然将近右肋的“天池穴”。

此人武功确也了得，就在这间不容发的一瞬间，突然一吸真气，向前欺冲的身子，硬硬生生地向后缩回了半尺，险险避开了林寒青的一指。

林寒青暗暗吃惊道：“想不到这人武功如此高强！”五指一翻，易点为抓，随势一探，抓住那黑衣人飘飞的长发。

只听那黑衣人惊叫一声，一个翻身，疾向人群中冲了过去。

林寒青望着手中握住的长发，也不禁为之一呆，原来那黑衣人头上飘垂的长发，竟然是伪制而成，长发被抓落之后，露出一个光秃秃的脑袋，竟然是一个和尚。

但闻那白衣女娇柔的声音，在耳际响起，道：“趁他们惊魂未定，快冲过去。”

林寒青收好假发，抬头望去，果然见那黑衣人排成的阵势，已然大乱，正是破敌良机，长啸一声，挥剑直攻过去。

原来，那黑衣人长发被林寒青抓了下来，心中惊骇之下，放

腿狂奔，把刚刚重行摆好的阵势，又冲得七零八落。

林寒青、皇甫岚，并肩猛冲，剑刺掌劈，一阵猛攻，阵势更乱，原本出手有序、而持以御敌的奇阵，此刻，却不得不各自为战了。

这群黑衣人，因为人多手杂，阵势一乱，反有着碍手碍脚之感，恐怕伤了自己人，虽有绝艺，亦是难以施展。

林寒青和皇甫岚，虽可放手施为，但两人要兼顾那白衣女的安全，也有着甚多的顾忌，不能全力抢攻。

只听那白衣女高声说道：“你们抓他们的头发，这些人，都是戴的假发。”

此言一出，那些已然各自为战的黑衣人，更觉混乱起来。

要知他们身后飘垂的长发，动手时被风吹飘起，长达数尺，纵然是有着很好的武功，也无法不容这头发不披着。

皇甫岚大喝一声，一剑“浪卷流沙”，逼退了两个近身黑衣人，左手一探抓住了一绺飘飞的长发。

那人长发被抓，心中似是甚为焦急，右手一抄，搭上皇甫岚的左腕，左手全力一拳，捣向了皇甫岚，身子也随着拳势向皇甫岚扑了过去，竟然是不避凶险的拼命招数。

林寒青剑尖斜指“神龙摆尾”，横里刺了过去，正中那黑衣人前胸要害，惨叫声中，鲜血喷了出来。

皇甫岚左手用力一顿，那人头上的长发，果然应手而起，露出光秃秃的一个脑袋，竟然也是伪装的假发。

林寒青厉声喝道：“这些都是和尚，那梅花主人，定是伪冒的假名。”喝声中，剑势连变，刹那间寒芒转流，直攻过去。

皇甫岚长啸相和，挥剑抢攻。

这些黑衣人阵势已乱，再被两人先声夺人的气势所慑，更见慌张，片刻之间，被两人短剑连伤五人，冲开了一条血路，脱围而出。

林寒青心头惦记那白衣女，不禁回头望去，哪知一转脸，几乎和那白衣女撞个正着，只见她满脸堆笑，说道：“你可是放不下心我吗？”林寒青被她一言道破心事，反而答不上话，放腿向前奔去。

三人行出那烈妇冢，白衣女当先停下脚步，说道：“皇甫相公请吧！我们不送了。”

皇甫岚一抱拳道：“有劳两位相送，咱们明日午时再见。”转身急奔而去。

林寒青直待皇甫岚走得踪影不见，才回目望了那白衣女一眼，道：“姑娘，咱们要回去吗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自是要回去的，怎么？你怕了？”

林寒青吃她一激，豪气忽发，道：“在下只是担心姑娘的安危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这倒不劳费心。”

林寒青暗暗忖道：“她在兵刃拳掌的交飞之中，安然无恙地走了过来，如若完全不会武功，实是叫人难以置信。”心中暗想，口里却未追问，放步向前行去。

那白衣女紧紧地跟随在林寒青的身后，一面笑着说道：“我把生命身体，全都托付了你，你如打不过，咱们两个人，都不能活了。”

林寒青只觉心头一震，精神大为紧张起来，他适才和那些黑衣人动手，虽然击溃对方的阵势，八面威风，但却觉出了那些人，

并非是酒囊、饭袋，全要凭仗阵势变化和联手之力拒敌，每个人都有着深厚的功力，所以能破阵而出，一则是皇甫岚从中相助，二则因那些黑衣人先行自乱手脚，可算胜之不武，这番单人匹马，重陷敌阵，胜负很难预料，听白衣女重言相托，心中惶惶不安，回头说道：“白姑娘，生死决战，独御强敌，在下倒不畏惧，只是保护姑娘，在下一人之力，恐难胜任。”

白衣女笑道：“不要紧，我帮助你抗拒强敌。”

林寒青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姑娘不是不会武功吗？难道是隐技自珍，深藏不露？”

白衣女笑道：“我虽然不会武功，但却熟记了天下武功最深奥的各种窍诀，其中两种专以闪避强敌攻袭的步法，只要我精神支持得住，你又能阻挡得住当面来的敌人，他们就伤我不到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姑娘身体素弱，如何能支持得住？”

白衣女推了推手中的玉匣，笑道：“这玉匣中有一十二支金针，可以帮助我振奋精神。”

林寒青心中忽然泛生起一股寒意，忖道：“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子，如若是满身刺着金针，其状实是恐怖至极。”

凝目望去，只见她嫩脸上泛起了一片艳红，双目中神采奕奕，嘴角间似笑非笑，似是毫无畏惧，不禁豪气一振，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短剑护胸，大步向前行去。

就这一阵时光，那黑衣人，似都已悄然退走，阴风森森的古冢中，听不到一点声息。

林寒青一皱眉头，回头说道：“白姑娘，他们都退走了吗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如若不是那白梅花主人亲身驾到……”

一语未完，突闻一阵朗朗的笑声传来，道：“白梅花主人何

等身份，岂能轻易临敌。”只见一个身着长衫的人，从一棵大树之后，缓缓绕了出来。

林寒青仔细看去，只见那人穿着一身奇怪恐怖的衣着，全身上下，一色红衣，头上带着一顶红色帽子，除了露出一双眼睛之外，全身上下都罩在一身血红的颜色之中。

那人体态潇洒，步履十分轻松，目对两人停身之处走了过来。

林寒青有些手足无措的感觉，他虽有一腔豪气，但却毫无江湖经验阅历，看红衣人直行而来，不知如何才好？

只听那白衣女娇脆的声音，附在他耳际说：“不要怕他！”

林寒青胆气一壮，厉声喝道：“站住！再要向前逼近，可莫怪我要无礼了。”

这时红衣人已然逼近到两人停身处三尺左右，停下了脚步，说道：“兄台贵姓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林寒青。”

那红衣人道：“那青冢旁的五行奇阵，可是兄台的杰作吗？”

此人虽是衣着诡奇，但言词却温文客气。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没有那份能耐。”

那红衣人双目中寒芒一闪，道：“那是另有高人了？”

林寒青心中为难，不知是否该说出那白衣女来，正感为难之间，那白衣女突然挺身而出，道：“一座区区五行奇阵，算不得甚么。”

那红衣人两道目光凝注在白衣女的身上，由头到脚，仔细地打量一阵，道：“那是姑娘的手笔了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是又怎么样？”

红衣人声音突然转变得十分冰冷，道：“姑娘能摆出正反奇阵，足见高才。”

白衣女微微耸动了一下柳眉，显然，她的心中，起了一阵波动。

只听那红衣人接道：“姑娘在梅花主人邀宴天下英雄的会场之中，摆下了这座正反五行奇阵，不知有何用心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你既认得，为什么不把它破去，何用多费口舌？”

红衣人道：“一座正反五行奇阵，还难不住区区，但武林中有此才人，在下倒是不得不见识一下。”

林寒青突然厉声接道：“你究竟是何人？如若是那梅花主人，何以又不敢承认？”

红衣人一阵冷厉大笑，道：“如若你们想见梅花主人，眼下倒有一条捷径。”

林寒青豪气飞扬地说道：“哪种捷径？”

第十三回 危难见真情

红衣人道：“那就先胜得区区在下。”

白衣女抢先接口说道：“咱们要比些什么？”

红衣人道：“武功、文才任凭选择，琴棋书画，在下亦都奉陪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你的口气不小啊！”

红衣人道：“如非姑娘那一座正反五行奇阵，只怕也引不出在下现身。”

林寒青暗暗忖道：此情此景，只有比试武功，才能决定胜负，琴棋书画，徒耗时间。当下说道：“在下想领教武功。”

红衣人道：“很好，你出手罢！”

林寒青道：“你这身诡异的装束，既是吓不倒人，比武却是硬碰硬的事，你脱下，咱们再打不迟，也免得我胜之不武。”

红衣人道：“你如能够胜得，我再脱下这身红衣不迟。”

林寒青短剑平胸，说道：“那就请亮兵刃吧！”

红衣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和你动手，大概还用不着兵刃！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倒是忘了梅花主人门下，都练有外门奇功。”

那红衣人冷冷说道：“武功一道，博大精深，阳刚阴柔，各有所长，奇正变化，互相为用，内家外门，万流同源，阁下偏见，未免是坐井观天。”

白衣女娇声接道：“好一篇荒谬之论，强词夺理，还道人坐井观天，百流虽渊一源，但功分宗门，法有邪正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”

红衣人冷冷接道：“载舟之水，亦能覆舟，姑娘之论，不过化简为繁之说。”

林寒青暗暗忖道：眼下情势，不宜拖延时间，此地距那奇阵，不过十丈左右，如若能尽早击败红衣人，或可不失重返阵中的机会。

心念一转，接口说道：“各人修养不同，有以掌指见长，有以兵刃见胜，阁下既不愿意亮出兵刃动手，想必在掌指上定有惊人之学。”

红衣人道：“阁下如是迫不及待，何妨出手一试？”

林寒青短剑一吐“白鹤亮翅”缓缓递了过去。

红衣人左手圈打，斜里拍出，身躯却凝立不动，显是心存轻视，未把林寒青放在眼中。

林寒青冷哼一声，剑势突快，幻起三点寒芒，分袭那红衣人三处大穴。

那红衣人似未料到他剑势变得如此快，红衣飘动，退开了三尺，右手在胸前划了一个圆圈，疾推出去。

林寒青登时觉得一股潜力，涌了过来，逼住剑势，不能变化，不禁心头一震，暗道：“这人好雄浑的掌力！”暗中一提真气，短剑连环扫出。

他已把全身的真力，贯注在剑身上，攻出的剑势，带着强烈的剑风。

那红衣人已尽收轻敌之念，双目中精芒闪动，显出心中的凝

重，忽而掌劈，忽而指点，着着袭向林寒青的握剑右腕脉穴，逼使他的剑势难以尽展威力。

林寒青一连攻出三十多剑，仍然是一个不胜不败之局，那红衣人果然奇招百出，掌指变化莫测。

那白衣女静站一侧，冷眼旁观，对两人搏斗的情形，暗暗担心，那林寒青手中虽有兵刃，看上去攻势也十分凌厉，实则局势已逐渐为那红衣人控制；十招之后，那红衣人必将展开凌厉的反击，林寒青是否能够接得下来，大有疑问，立时用尽全力大喝一声：“住手！”

林寒青不知不觉中，已为那白衣女的绝世智慧倾倒，听得她呼喝之声，立时疾攻三剑，当先跃退。

那红衣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姑娘洞察细微，先知局势变化，这声呼喝，及时而发，这当真叫在下佩服得很！”

白及女淡淡一笑道：“你自信能够胜他吗？”

红衣人道：“如若不是你喝令他停手退下，在下相信十招内可控制全局，展开反击；二十招内可叫他兵刃离手，三十招内可以取他性命。”

白衣女娇笑一声，说道：“你如把他打败了，我们岂不是见不到那梅花主人了吗？”

那红衣人虽是口齿伶俐的善辩之士，但也未料到那白衣女会有此一问，不禁一呆，半晌答不上话。

只听那白衣女清脆的声音，接道：“因此，他不能打败。”

红衣人怒道：“姑娘之意，可是要在下和他订下后会之约，等他几年不成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天有不测不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谁知道你能不

能活上几年？”

红衣人更是恼怒，厉声喝道：“明天午时，就是敝主人约会天下英雄的限期，在下事务繁忙，无暇和姑娘斗口。”

白衣女接道：“你能等多少时间？”

红衣人仰脸望望天色，道：“他在我手下，走上三十余招不败，也算得武林中一流高手，让他多活上半个时辰就是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太多了，我只要一盏热茶工夫。”

红衣怪人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一盏热茶工夫之后，他就能胜得过我？”口气中充满着不信和讥讽之意。

白衣女道：“是啊！一盏热茶后，你如能接得下他三招，那就算我们败了，连我也束手就缚，任凭处置。”

她的夸大口气，显然使那红衣怪人心中有些震动，两道目光凝注在她脸上，瞧了良久，道：“在下心中有些不信。”

白衣女笑道：“那就试试看吧！”举手对林寒青招了一招，接道：“你过来。”转身向前行去。

她的娇唤轻呼中，似是有着莫大的威力，林寒青身不由己地走了过去。

那白衣女行约丈余左右停了下来，回头对林寒青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你听到没有？我已把自己的生死，当作赌注，这一场决胜之战，你不能输给他！”

林寒青摇摇头，黯然说道：“我打他不过，你明明知道，何苦要订此赌约？”白衣女道：“打得过，想着我已把生死付托于你，就会激发出生命中的潜力。”

林寒青接道：“武功一道，岂能取巧？我技不如人，死亦无憾，但你却何苦作茧自缚？唉！等我和他动手时，你借机会，绕

入那阵中去吧！”

白衣女道：“一言如山，岂可悔约？”

林寒青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在下纵然全力以赴，但取胜之机，微小得很，姑娘多多珍重。”

白及女突然取出一枚金针，说道：“你信任我的医道吗？”

林寒青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个……”

白衣女接道：“时间不多了，别害怕。”她脸上浮现出慈母般的光辉，嘴角露出了柔婉的笑意，纤纤玉指，举着金针，刺向林寒青的穴道之中。

林寒青但觉心头一股寒意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

但觉胸前一麻，金针已刺入了任脉“紫宫”穴中。

白衣女微微一笑，又取过一根金针，笑道：“转过身子，不要害怕，目下咱们是生死同命，我决然不会伤害你。”

林寒青似是已失去了自主的能力，缓缓转转过身去。

白衣女金针疾落，刺入林寒青督脉的“灵台”穴中，笑道：“你运气试试看，有些什么反应？”

林寒青一提丹田真气，顿觉一股热流，在任督二脉中流动，似是要冲破分限，连在一起，当下说道：“我二脉之中，真气流转激烈，人欲升空而去。”

白衣女笑道：“那就对了，这真气，被我金针过穴之术诱发，流动不息，你的内力，也就如长江大河一般，不会遏止，再和他动手时，就不用怕内力不继了……”

她那娇柔细细的声音，突然转变得十分严肃，道：“记着，天龙八剑第二招‘龙游大海’，刀山枪林如碧波，剑海浪涌任我游，这两句口诀，已道尽那招‘龙游大海’的威力，你要牢记心头。”

林寒青默诵了两遍，道：“记下了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听着我传你实用法。”

林寒青精神一振，道：“在下洗耳恭听。”

白衣女突然伸过头，附在林寒青耳际，低声道：“不能让那人听到……”一阵阵幽幽香气，随着那白衣女偎过的身子，沁入了林寒青的心中。

但他却不敢稍分心神，全神静听白衣女子低声解说着那招“龙游大海”的实用法门。

只听那红衣人高声说道：“在下已经等够一盏热茶工夫了。”

白衣女回头笑道：“就要好了。”又附在林寒青的耳际，道：“天龙八剑第五招龙飞凤舞。”

林寒青一收心神，道：“姑娘请说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你要牢记了，龙翔九天，风云色变，凤舞昆岗，百鸟朝伏。”

紧接道那白衣女又开始讲解那剑招的窍要、变化，她传授的方法，经纬分明，兼及细微，林寒青又全神贯注，一一记于心头。

林寒青的剑术，本已有了很深的基础，虽然这两招奇奥博大精深，一时难以尽得神髓，但尚可强记脑际。

白衣女突然又取出一枚金针，极快刺入了林寒青的后脑“百会穴”上，说道：“这一针可以帮助你增强记忆，动手时，不致忘去法诀，但你现在必须得先要澄清胸中的杂念，全心全意地，默想那两招剑法的变化。”

林寒青依言而行，屏除胸中杂念，全心全意地去想那两招剑法的变化。

刺入“百会穴”上的金针，帮助他灵活了思路，一去推想，

那两招剑势变化，立时绵绵不绝地展现脑际。

只听那红衣怪人高声喝道：“好了没有，在下已然有些等得不耐烦了。”

白衣女伸出纤巧滑嫩的玉手，轻轻握住林寒青的左手，笑道：“过去吧！他决然接不下你两招剑法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姑娘珍重。”缓缓挣脱被握的大手，大步行了过去。

白衣女高声叫道：“别忘了，我已把生死付托于你，决不能输给了他。”林寒青豪气飞扬，体内真气流转冲击，很想痛痛快快地打上一架，才能一舒体内的充沛真气。

那红衣人在林寒青行来的同时，也缓步迎了过来。

两人之间，也不过是丈余的距离，这一来一迎间，立时碰上了头。

相距三尺左右时，两人同时停下了脚步，相对而立。

林寒青缓缓扬起了寒芒闪烁的短剑，领动了剑诀。

这时，他心中只记着一件事情，就是要打败那红衣怪人。

那红衣人亦从林寒青神光暴射的双目之中，看出他胸中激昂的战志，和充沛的内力，不禁心头一震，暗道：这小子果然是有些变了，难道那白衣女娃儿，当真能在片刻之间，增进他的功力不成，果真如此，实是匪夷所思了。

目光转动，瞥见了林寒青前胸后背和后脑，各刺一枚金针。

但见林寒青手中剑诀一领，一招“天外来云”，刺向前胸。

红衣人已有戒心，横里闪开一步，右手斜里伸了过来，扣拿林寒青的右腕。

林寒青右腕一沉，短剑忽的翩向上面刺来，他对这位强敌，

心中戒意甚深，那普普通通的剑招，决难伤得到他，短剑翻上刺出，中途连易剑势。

红衣怪人心中有所顾忌，不似刚才那般见招破招的打法，看他剑势上翻刺来，立时向后退避开去。

林寒青脑际还在想着那“天龙剑法”，眼看机不可失，那红衣人的退避，正好给自己一个从容施展天龙剑招的机会，当下左足移动，站了乾位，右脚脚尖着地，虚触地，明踏八卦，暗合九宫，短剑遥遥指向那红衣怪人前胸，口中低声吟道：“刀山枪林如碧波，剑波浪涌任我游。”短剑疾探而出，攻向那红衣人。

那红衣人看他举剑不动，口中念念有词，正待出言喝问，忽见寒芒一闪，林寒青已连人带剑攻了过来，右掌一挥，劈出一股掌风，人却向左边闪去。

那知落足未稳，林寒青短剑，飘飘飞动，身躯不停折转旋动，每次都灵巧地避开了他劈出掌力的正面，手中短剑有如磁石吸铁一般，始终指向他前胸要害。

那红衣人又惊又怒，双掌连环疾劈，身躯随着那劈出的掌势，左右让避，倏忽之间，已劈出了二十四掌，闪移了一十二个位置。

但林寒青手中短剑，始终指定他前胸要害，如附骨之蛆，随行之影，挥之不去。

两人这等闪来转去，看去有如捉迷藏似的游戏一般，久久时间，不见出手互攻，其实，两人都已提聚了全身的功力，蓄势等待机会，那红衣人连劈数十掌，仍无法把林寒青逼退开去，已不再轻易出手，双目凝注在林寒青的短剑之上，俟机反击。

林寒青手中短剑，虽然一直指着那红衣人的前胸要害，但却

始终无法把剑势递出，因他一下找不出一个有把握的机会。

但见林寒青的脸上，滚下了滴滴汗珠，双方已成了无法罢手之局，只觉自己一直在那红衣人的掌力指影的笼罩之下，稍有失神，立时将伤在那红衣人的掌指之下。

那红衣人也有着难以停下之感，林寒青手中的利剑，一直指着他的要害，只要身子移动慢一步，立时将有伤在林寒青剑下之危。

他脸上虽然有着红布掩遮，无法看出他的神色，但却可闻得他沉重地喘息之声，显然，也有了筋疲力尽之感。

如若这不停息折转追逐之局，一直地延续下去，两人都必将活活地累死不可，但形势已成死结，谁也想不出一个解开这死结的法子，何况，谁也不敢分心去想。

只听那白衣女娇声说道：“他已经无力反击，快些改变剑招。”

这几句话，那红衣人也听得清清楚楚，但却是无法扳回劣势，回手反击。

林寒青暗中一提真气，任、督二脉中那流转的真气，又突然加速流转，内力绵绵而生，精神一震，剑招突变，施展出“龙飞凤舞。”

刹那间，剑凝一片清光，飞洒出点点寒芒。

那红衣人登时手忙脚乱起来，拼尽全力，劈出两掌，想拦住林寒青的剑势，人却疾向后面退去。

但见青芒流转，罩了过来，那红衣人心头大骇，右手“画龙点睛”，点了出去。

只感一阵寒气，直涌过来，赶忙缩回点出的右手。

那涌来寒芒，席卷而上，红衣人尽为剑光笼罩，匆忙间，一吸真气，仰身向后倒卧，想施展“金鲤倒穿波”的身法，让避开这一击，却不料林寒青的剑势，比他的身法，尤为快速，寒光已横扫而至。

红衣人一缩颈，忽觉头上一凉。

原来他头上戴的帽子，吃林寒青一剑扫过，削去一半，连头也发被削去了一半。

林寒青一收剑势，冷冷说道：“承让，承让。”

那红衣人圆睁着双目，望望林寒青，又缓缓把目光移注到那白衣女的身上，缓缓说道：“明日午时，在下当再向两位领教，现在，两位可以入阵去了！”缓缓转身而去。

他脸上的红布未除，无法看出他的神色，但从那语气之中听来，显然是十分沮丧。

白衣女娇声笑道：“站住！”

红衣人回过头来，道：“姑娘还有何见教？”

白衣女笑道：“咱们定有赌约，他如输了，我也束手就缚，任凭处置，如是要你输了，带我们去见那梅花主人，难道你想赖吗？”

红衣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那梅花主人，岂是人人可见的吗？听我良言相劝，不用去见他了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他那一剑，本可取你之命，斩你剑下，所以留下你不死，那无非是希望你能带我们去见那梅花主人。”

红衣人道：“明日午时，敝东主大筵天下群豪，两位届时见他，也是一样。”说完，又欲转身而去。

白衣女怒声喝道：“喂！你这人讲话算不算？”

红衣人回头说道：“我是一片好意，两位如是执意要去，在下自当带路。”

白衣女笑道：“我要去劝劝他，让他改变一下心意，不用大筵天下英雄了。”

红衣人道：“敝东主，向来是不听人劝的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他如不听我的劝告，说不得也要和他赌一场了。”

那红衣人头上帽子被林寒青削去了一半，乱发在风中乱飘乱舞，但自发以下，仍不能见，看上去更增恐怖之感。

只见他一双眼睛不停地在那白衣女脸上转动一阵，“敝东主武功、才智，强我何至十倍，纵然是姑娘亲至，不是他的敌手。”

他言词之中，尽量推托闪避，极力想打消那白衣女求见梅花主人的用意。

白衣女道：“不用我亲自出手，一样的也要胜他，不信你等着瞧瞧吧！”

红衣怪人语气突转冷漠，道：“怎么？你一定要见吗？”

白衣女笑道：“自然是一定要见。”

红衣人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好吧！纵然我被杀了，你们也别想活，跟我走吧！”转过身去，大步而行。

白衣女突然加快脚步，走在那红衣人身后，道：“你不用害怕，我可说动那梅花主人，不让他处你死刑就是。”

红衣人道：“就我所知，凡见过敝东主的人，还没有一个活在世上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我将是唯一的例外。”

那红衣人心中带怒，不再理她，只管放步而行。

白衣女举手一招，林寒青行快两步，和她并肩而行，低声说道：“姑娘有什么吩咐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咱们去见那梅花主人，你心中怕是不怕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生死，不足挂怀，倒是姑娘的安危，事关重大，如若咱们不幸死在那梅花主人手中，明日英雄大会，有谁能主持全局？”

那红衣人突然停下身来，说道：“这位兄弟说的不错，今夜中午，相隔不足十个时辰，早见晚见，都是一样，这位姑娘，最好是不要坚持己见了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你不过怕那梅花主人杀你，不敢带我们去见他。”

红衣人道：“梅花门规戒森严，凡未得敝东主允见之人，属下擅自带人去见他，律戒必死，从无破例。”

白衣女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你这人也算是个英雄人物，虽是生死交关，倒也不肯轻诺寡信，见是非得见他不可，但不用你带去就是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如是我们自己找着他，大概就不会连累你了吧！”

红衣人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那你揭开面罩，让我瞧瞧你的真面目，就不用你带我们去了。”

这本是极为简单的事，那红衣人只需举手之劳，揭开脸上的红色面罩，但却似遇上了绝大的难题，犹豫不决。

那白衣女突然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这人很重信诺，显然是出身正大门派，如若是江湖上真有梅花门这一脉武学，不论他如何

的隐秘，都难免要露出一点风声，但这梅花门却一直没有听人说过……”

那红衣人的身躯，突然一阵颤动，显然心灵上受了强烈的震撼。

林寒青暗暗忖道：“这话不错啊！那玄皇教组织是何等严密，但密林中亦有着该教的种种传说，这梅花门势力如此庞大，怎的却从未听人说过？”

只听那白衣女接道：“因此，我敢断言，你不是出身那梅花主人的门下。”

那红衣人两道森寒的目光，不停地在那白衣女脸上流转，缓缓取下了脸上的红色面罩。

林寒青凝目望去，只见那人皮肤嫩白，五官端正，该是位十分俊俏的人物，奇怪的是双颊之上，各有一朵梅花图纹，花纹深陷，似是用火烙成，每一颗烙印，足足有一寸方圆大小，正烙在双颊之间，毁坏了那俊俏的面容。

那红衣人又缓缓带上红色的面罩，道：“在下已遵从姑娘之言。”缓缓转过身子，急急奔去。

林寒青望着那红衣人的背影，默然出神，直待他消失不见，才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那白衣女仰脸望望天色，道：“扶我回到阵中去吧！我得要好好休息一下。”

林寒青心中有着重重疑云想问，但那白衣女已伸出手，搭在了他手肘之上，仰脸望天，凝目不语，显然，也正在用心思索。

两人回到那奇阵，韩士公早已等得心焦不耐，几次要冲出阵，寻找几人，都为素梅拦阻，看见两人归来，才放下心中一块

石头道：“你们哪里去了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一言难尽，这短短时光之中，所闻所见，足够三天三夜想明白了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快说啊！”

那白衣女扬起素手，拔下林长青身上的金针，道：“你刚才和那人剧战很烈，耗消真力甚大，得好好地休息一下。”

金针除后，林寒青忽觉着一阵阵困倦，涌了上来，不自禁地闭上眼睛。

白衣女匆匆拔下自己身上金针，倒卧在草地上。

韩士公只看得目瞪口呆，低声问素梅，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素梅道：“他们很累，得好好甜睡一阵，才能复元，最好别打扰他们。”

韩士公自在江湖上闯荡，但却从未遇上此等情势，一时间茫然无措，呆在当地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素梅缓缓坐下身去，守在那白衣女的身侧，眉目间泛现出重重忧虑。

韩士公心中充满了无数的疑问，但见素梅那副冷若冰霜的神情，担心碰她钉子，不敢开口。

较为活泼的香菊，也紧紧皱起了两道柳眉，站在素梅身后。

韩士公忍不住心头一股闷气，站起身来，道：“两位姑娘在这里守着他们，老朽到阵外走走去。”

素梅缓缓抬起头来，道：“不行，这阵中奥妙无穷，岂能是随便走得出去的吗？”

韩士公冷哼一声，默然不言，心中却是暗暗怒道：“我就不信，这几根竹竿、木枝布的阵势，当真能挡得住人？”

抬头望去，突见十几个黑衣人，健步如飞而来。

每人肩上，都扛着一捆木柴，堆在那竹阵以外。

黑衣人川流不息地往来，片刻间，在这竹阵的四周，堆满了木柴。

韩士公本想告诉素梅、香菊，但见两人全神贯注在那白衣女的身上，对其他的事，似是全然不放在心上。

他虽已是六七十岁的人，但仍然带一份赤子之心，心中赌气，暗暗忖道：“哼！老朽这一把年纪了，难道不如你们两个毛丫头沉得住气吗？咱们等下去吧！就算他们放起一把火来，把咱们活活烧死此地，老夫也比你们多活几十年。”

但见那木柴愈堆愈多，片刻之间，已把竹阵全部围了起来，已然难见四周的景物。

素梅、香菊，仍然是毫无所觉，四道目光一直凝注在那白衣女的身上，似是在全神准备应变。

韩士公暗暗忖道：“只怕这两个丫头，全心贯注主人，没有注意到阵外之行为，得告诉她们一声才好。”

心念一转，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两位姑娘……”

二婢头也未转动一下，似是根本未听到他呼叫之言。

韩士公心中有气，提高声音说道：“我说两个女娃儿，你们瞧到没有？”

素梅摇手说道：“别说话，好不好？”

香菊却伸出右手食指，放在樱唇上，轻轻嘘了一声。

韩士公心头有气，冷哼一声，不再言语。

夕阳西下，晚霞灿烂，天色已然是近黄昏的时分。

林寒青当先醒了过来，启开双目，顿见阵外堆满了枯枝乱

草，不禁心头大骇，道：“韩兄，那阵外枯枝乱草，是何人堆起来的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梅花主人的属下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他们堆下这些草，那是要存心把我们烧死在此地了！”

韩士公道：“大概是不错吧！”

林寒青看他面上仍有激忿之色，心中奇怪，笑道：“韩兄和谁生气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还不是那两个丫头，兄弟，你赶快想法子出阵去，老夫倒是要和她们比比看，到底是哪一个沉得住气？”

林寒青和他相处时间已久，对他为人，已甚了解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韩兄，何苦和她们女孩儿家一般见识。”

韩士公暗暗忖道：是啊！我这把年纪了，何苦和两位小姑娘家生气呢？不禁哑然一笑，道：“兄弟说的不错，不过这两个丫头十分可恶，强敌在阵外堆积柴草，分明是想把咱们活活烧死此地，老夫几次警告她们，两个丫头是理也不理，那我倒是要瞧瞧看，咱们谁怕死了？”

林寒青暗暗笑道：“六七十岁的人，还和孩子一般模样。”

转头看去，只见二婢各自执着那白衣女一双玉手，盘膝闭目而坐，右掌和那白衣女掌心相抵，正以本身真气渡入那白衣女的体内，助她复生。